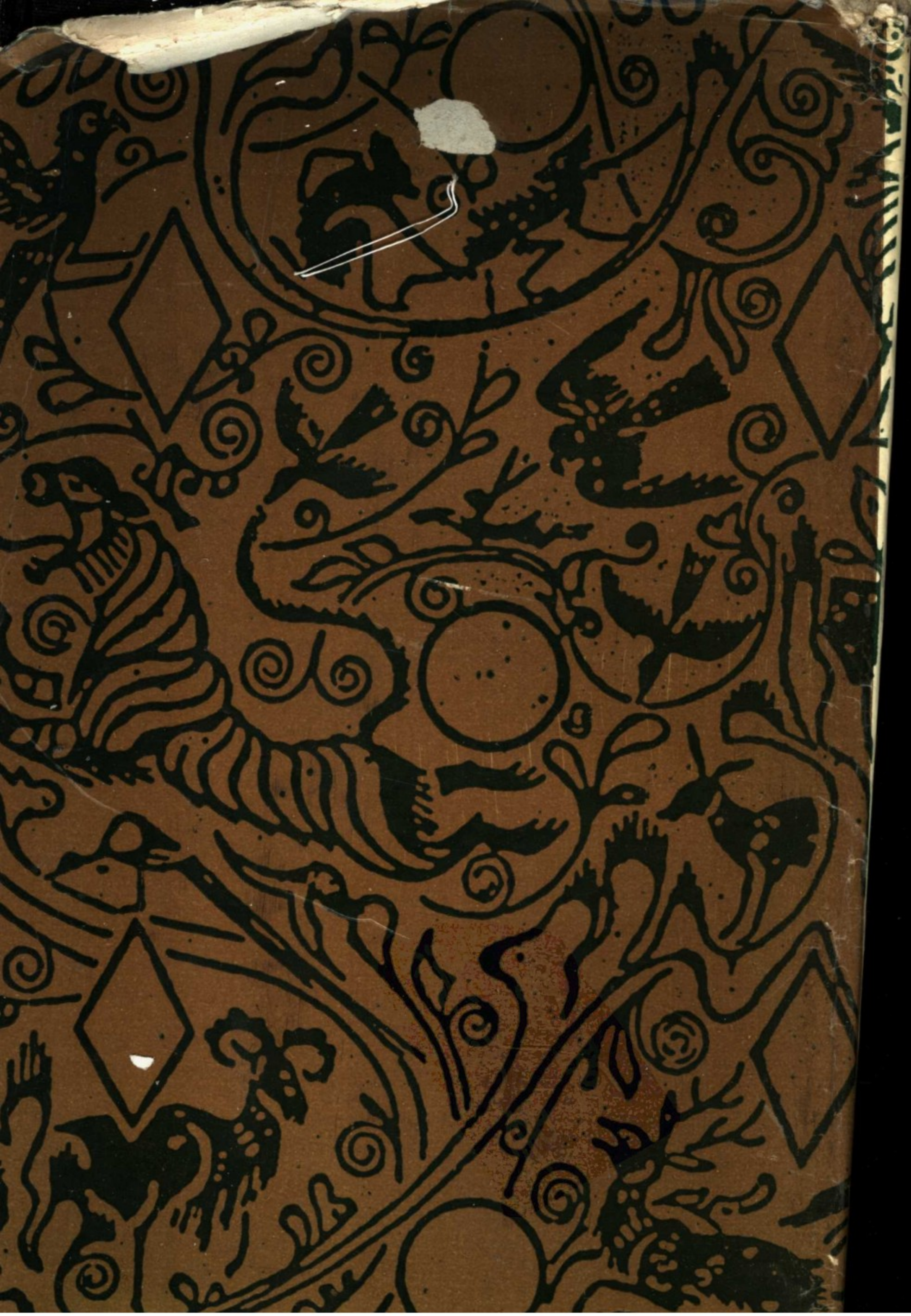


山海经校注

袁珂校注

巴蜀书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前言

《山海經校注》於一九八〇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迄今已逾十年，而其草創，則已將近三十年了。出版以後，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舉其要者，約有以下數端。一、八一年三月，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伊藤清司教授率領研究生來成都訪問，我和他們在錦江賓館晤見，研究生們人手一册新從上海購到的《山海經校注》，請我題詞留念，教授說這是他指定他們必讀的研究中國神話的參考書。二、八四年四月，法國雷米·馬蒂厄博士寄贈給我一部煌煌兩巨册的他的大著《山海經譯注》，內容豐博詳贍，諸家俱有徵引，尋檢書後索引，知博士採用拙著《校注》處，亦有六十餘處之多。三、同年九月，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科學研究成果首屆評獎，本書榮獲一等獎。四、臺灣和大陸，本是同氣相連，雖因政治關係暫處睽隔，臺灣文化界對大陸文化却是十分重視，拙著各書在臺灣多有翻印，特別是《校注》，據九一年十月臺灣《國文天地》雜誌報導：「臺北在七十年（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即有兩家出版社相繼翻印。」五、「五四」以來（特別是建國以後），古籍整理，蔚然成風，多數經典著作，其校注與翻譯，俱不乏重複之本，而惟《山海經》的譯注，尚付闕如。本書從神話角度對《山海經》作了初步重新整理，輕裝一册，便利學者，故書出以來，頗爲史學及神話界學人樂於研究引用。例如以研究《楚辭》與神話名家的蕭兵先生，即在他的大著《楚辭與神話》、《楚辭新

探》、《中國文化的精英》、《楚辭的文化破譯》諸書中，累次引用本書經文及舊注（間亦採納拙說），但標頁碼，初注以後不再重注。

由於受到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對於我這部草創的譾陋之作，也常惴惴不安，深恐疏漏與失誤之處過多，貽誤後學。但這種情況總是難於避免的，仔細檢點起來，約有二端。一是經文本身，由於校對及工作未精，還偶有脫文、誤字和標點失當之處。如原書一四三頁，「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服之不字」，「員葉」下脫「其實如蘭」四字。這是脫文。又如一〇三頁，「豺山，……其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獸」當爲「有獸」；一三七頁，「鬼山，……其陰有谷焉，名曰蘿谷」，「其陰」當作「其西」。這是誤字。又如一七四頁，「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這是標點失當之處。凡此之比，尚能舉出若干。二是注文，亦或時有疏誤。最大的使我感到難安者，是本書「柬釋」部分，乃後來增出，過於簡略，與「新釋」分量，畸輕畸重懸殊，極不相稱。爲彌補這一部分的疏漏，尚須增加一些注釋。因又酌採舊注，間附新意，作了適當的補充。再有整個注文，亦或偶有失妥或當充實之處，亦須加以修訂。如二五二頁「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初用郝懿行說：「削讀若稍，削船謂操舟也。」後採青年學者曹必文說，以「削船」爲「削治其船」，義乃較勝。又如二六三頁，「雨師妾在其北」，引郝疏云：「雨師妾蓋亦國名，即如《王會篇》有姑妹國矣。」我在按語中除贊同其說外，又加訂正語云：「至郝所謂《王會篇》有姑妹國，則當係姑蔑國之譌。」凡此瑣屑，亦有多處訂補。

諸所發現疏誤之處，恒隨時以紅圓珠筆記在初版《校注》頁端或近旁，積久漸多。出版十年期滿，收回版權，想出一個增補修訂的新的本子，以救此書的闕失。經過我和幾家出版社磋商，書稿終於給了就近的巴蜀書社，總算了却近二三年來的一樁心願。以巴蜀書社的出版條件和一向嚴謹的工作作風，我相信新出版的此書，在紙張、印刷、校對質量各方面，是會大致不負所望的。本書過去曾經三次印刷，現在第四次又將以新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了，希望能取得成功。

袁珂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成都

序

吾國古籍，瓌偉瑰奇之最者，莫《山海經》若。《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以歷時久遠，編簡失次，字譌句捝，向稱難讀。其中《海經》部分，保存神話之資料最夥，除《楚辭·天問》，他書均莫與京，爲研究神話之入門，而錯簡譌文亦倍於前，難讀尤甚。舊來注此書者，有晉郭璞，明王崇慶，清吳任臣、汪紱、畢沅、郝懿行諸家。然郭尚虛玄，王病迂膚，吳閎博而曼衍，汪小成而疏略，畢目光所矚，尚在山川古今異同。惟郝通才卓識，多所發明，後來居上，冠於諸家。然猶不免以人事現象釋神話，混神話於歷史，鑿枘難通，心竊悲之。自郝而下，迄今百六十年，雖有如魯迅、聞一多、沈雁冰諸前輩力闢神話研究之蹊徑，於豐草長林之途，斬除荆榛，貢其碩果，然尚以神話觀點釋茲經以通其本恉，粲其光華者，乃仍繼響無聞。余也不敏，生當盛世，比年究心神話，鑽研茲經，亦輒有所獲。乃取此經之《海經》部分，於舊注基礎上，略加詮解，謂之「新釋」。引類排比，創通其義者凡百餘事；棄其糟粕，取其菁華，亦「温故而知新」之意云耳，非敢以「新」榜也。至於文字校勘，亦稍稍及之，仍採舊説，并參己見。所用底本，則以通行之儀徵阮氏瑯環仙館刻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爲之，重郝疏故也。於舊注則郭氏全録，以其古而無多；郝疏則存其强半，以其近而精當。其餘諸家，間亦刺取一二，庶期毋流冗濫。又諸家引書，每有舉書名遺篇目、或舉篇目略書名者，亦均查明注入。力偶

不逮，仍付闕如。陶潛《讀山海經》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又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茲經之汪洋宏肆，有如海日；余之爲是書也，亦填海逐日之倫乎？雖然，余之不逮於精衛與夸父者又且遠矣。幸邦人君子，毅其愚蒙，明以教之！是爲序。公元一九六三年二月袁珂於成都。

四害既除，新猷是始，舉國欣欣，方將遠翔。余亦董理舊業，以應時需。是書既蒙接受，將付鉛鐫矣，主事者又以《山經》之釋囑命於余。以爲茲經瑰偉，將合《山》、《海》，始成全璧。而余於地理動植之學，素少究心，謝不敏者，亦已再矣。終囑將《山經》校點，合刊以行。余思《山經》譌挩，不下《海經》，既作校點，終當有言，盍如并文字而柬釋之，使讀者能略窺其要。因勉爲其難，齟此肯綮，而有《山經柬釋》之作。亦惟擇取舊注，去其枝蔓，期以簡明；間附己見，亦偏於神話，使與《海經》之釋，互爲照應。諸篇所載祀神典禮及祭物，舊注無釋或注釋含混者，亦略加疏理，稍爲發明。而於山川考證，則除有關神話者，均一概從略，非惟藏拙，亦庶符作書之本旨也。自夏徂秋，揮汗命筆，敢云逸豫，居然成書。自惟譾陋，聊備參考，大雅之作，誠望來哲。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珂又記。

山海經校注目録

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前言……一

序……一

山海經山經東釋

卷一　南山經（山海經第一）……一

南山經——誰山　招搖山　堂庭山　猨翼山　杻陽山　柢山　亶爰山　基山　青丘山　箕尾山

南次二經——柜山　長右山　堯光山　羽山　瞿父山　句餘山　浮玉山　成山　會稽山　夷山　僕勾山

南次三經——天虞山　禱過山　丹穴山　發爽山　旄山　非山　陽夾山　灌湘山　雞山　令丘山　侖者

咸陰山　洵山　虖勺山　區吳山　鹿吳山　漆吳山

山　禺稟山　南禺山

卷二　西山經（山海經第二）……二四

西山經——華山　錢來山　松果山　太華山　小華山　符禺山　石脆山　英山　竹山　浮山　羬次山　時

山　南山　大時山　嶓冢山　天帝山　皐塗山　黄山　翠山　鼓山

西次二經——鈐山　泰冒山　數歷山　高山　女牀山　龍首山　鹿臺山　鳥危山　小次山　大次山　薰吳山　厎陽山　衆獸山　皇人山　中皇山　西皇山　萊山

西次三經——崇吾山　長沙山　不周山　峚山　鍾山　泰器山　槐江山　昆侖丘　樂游山　嬴母山　玉山　三危山　騩山　天山　泑山　翼望山　軒轅丘　積石山　長留山　章莪山　陰山　符惕山　三

西次四經——陰山　勞山　罷父山　申山　鳥山　上申山　諸次山　號山　盂山　白於山　申首山　涇谷山　剛山　剛山尾　英鞮山　中曲山　邽山　鳥鼠同穴山　崆峒山

卷三　北山經（山海經第三）……八〇

北山經——單狐山　求如山　帶山　譙明山　涿光山　邊春山　蔓聯山　單張山　灌題山　潘侯山　小咸山　大咸山　敦薨山　少咸山　獄法山　北嶽山　渾夕山　北單山　罷差山　北鮮山　隄山

北次二經——管涔山　少陽山　縣雍山　狐岐山　白沙山　爾是山　狂山　諸餘山　敦頭山　鉤吾山　北嚻山　梁渠山　姑灌山　湖灌山　洹山　敦題山

北次三經——太行山　龍侯山　馬成山　咸山　天池山　陽山　賁聞山　王屋山　教山　景山　孟門山　平山　京山　虫尾山　彭毗山　小侯山　泰頭山　軒轅山　謁戾山　沮洳山　神囷山　發鳩山　少山　錫山　景山　題首山　繡山　松山　敦與山　柘山　維龍山　白馬山　空桑山　泰戲山　石山　童戎山　高是山　陸山　沂山　燕山　饒山　乾山　倫山　碣石山　鴈門山　帝都山　錞于毋逢山……一二一

東山經——樕蠡山　藟山　栒狀山　勃垒山　番條山　姑兒山　高氏山　嶽山　豺山　獨山　泰山　竹山
東次二經——空桑山　曹夕山　嶧皋山　葛山尾　葛山首　餘峩山　杜父山　耿山　盧其山　姑射山　北姑射山　南姑射山　碧山　緱氏山　姑逢山　鳧麗山　硜山
東次三經——尸胡山　岐山　諸鉤山　中父山　胡射山　孟子山　跂踵山　踇隅山　無皋山
東次四經——北號山　旄山　東始山　女烝山　欽山　子桐山　剡山　太山

卷五　中山經（山海經第五）……一四一

中山經——薄山　甘棗山　歷兒山　渠豬山　蔥聾山　湊山　脫扈山　金星山　泰威山　橿谷山　吳林山　牛首山　霍山　合谷山　陰山　鼓鐙山
中次二經——濟山　煇諸山　發視山　豪山　鮮山　陽山　昆吾山　葌山　獨蘇山　蔓渠山
中次三經——萯山　敖岸山　青要山　騩山　宜蘇山　和山
中次四經——釐山　鹿蹄山　扶豬山　釐山　箕尾山　柄山　白邊山　熊耳山　牡山　讙舉山
中次五經——薄山　苟牀山　首山　縣斷山　蔥聾山　條谷山　超山　成侯山　朝歌山　槐山　歷山　尸山　良餘山　蠱尾山　升山　陽虛山
中次六經——縞羝山　平逢山　縞羝山　廆山　瞻諸山　婁涿山　白石山　穀山　密山　長石山　傅山　橐山　常烝山　夸父山　陽華山
中次七經——苦山　休與山　鼓鍾山　姑媱山　苦山　堵山　放皋山　大䜌山　半石山　少室山　泰室山　講山　嬰梁山　浮戲山　少陘山　太山　末山　役山　敏山　大騩山

中次八經——荆山　景山　荆山　驕山　女几山　宜諸山　綸山　陸鄦山　光山　岐山　銅山　美山　大堯山　靈山　龍山　衡山　石山　若山　彘山　玉山　讙山　仁舉山　師每山　琴鼓山
中次九經——岷山　女几山　岷山　崍山　崌山　高梁山　蛇山　鬲山　隅陽山　岐山　勾檷山　風雨山　玉山　熊山　騩山　葛山　賈超山
中次十經——首陽山　虎尾山　繁績山　勇石山　復州山　楮山　又原山　涿山　丙山
中次十一經——荆山　翼望山　朝歌山　帝囷山　視山　前山　豐山　兔牀山　皮山　瑶碧山　支離山　祑簡山　堇理山　依軲山　即谷山　雞山　高前山　游戲山　從山　嬰硜山　畢山　樂馬山　葴山　嬰山　虎首山　嬰矦山　大孰山　卑山　倚帝山　鯢山　雅山　宣山　衡山　豐山　嫗山　鮮山　章山　大支山　區吳山　聲匈山　大騩山　踵臼山　歷石山　求山　丑陽山　奥山　服山　杳山　几山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　篇遇山　雲山　龜山　丙山　風伯山　夫夫山　洞庭山　暴山　即公山　堯山　江浮山　真陵山　陽帝山　柴桑山　榮余山

山海經海經新釋

卷一　海外南經（山海經第六）……二二二

結匈國——南山——比翼鳥——羽民國——二八神——畢方鳥——讙頭國——厭火國——三株樹——三苗國——臷國——貫匈國——交脛國——不死民——岐舌國——昆侖虛——羿與鑿齒戰——三首國——周饒國——長臂國——狄山離朱、視肉——南方祝融

卷二　海外西經（山海經第七）……二一五一
滅蒙鳥——大運山——夏后啓——三身國——一臂國——奇肱國——形天與帝爭神——女祭女戚——鳶鳥
鵸鵌——丈夫國——女丑之尸——巫咸國——并封——女子國——軒轅國——窮山——諸天之野——龍
魚陵居——白民國——肅慎國——長股國——西方摩收
卷三　海外北經（山海經第八）……二一七五
無脅國——鍾山之神燭陰——一目國——柔利國——禹殺相柳——深目國——無腸國——聶耳國——夸父
逐日——博父國——禹所積石山——拘纓國——尋木——跂踵國——歐絲之野——三桑無枝——范林——
務隅山（帝顓頊葬所）——平丘甘柤——北海諸獸——北方禺彊
卷四　海外東經（山海經第九）……二一九八
毚丘——大人國——奢比尸——君子國——蚩蚩——朝陽之谷神天吳——青丘國九尾狐——帝（禹）命豎
亥步——黑齒國——湯谷十日——雨師妾（國）——玄股國——毛民國——勞民國——東方句芒
卷五　海內南經（山海經第十）……三一六
甌居海中——三天子鄣山——桂林八樹——伯慮國——鼉陽國——兕——蒼梧山（帝舜與帝丹朱葬所）——
氾林——狌狌知人名——犀牛——夏后啓之臣孟涂——窫窳龍首——建木——氏人國——巴蛇食象——
旄馬——匈奴開題之國
卷六　海內西經（山海經第十一）……三三五
危與貳負殺窫窳——大澤——鴈門山——高柳——后稷之葬——流黃酆氏國——流沙——東胡——夷人——

貊國——孟鳥——海內昆侖之虛——赤水——河水——洋水——弱水——開明獸——開明西鳳皇、鸞鳥——開明北不死樹——開明東諸巫療窫窳——服常樹上三頭人——開明南樹鳥

卷七　海內北經（山海經第十二）……三五七

蛇巫山上操柸人——西王母及三青鳥——大行伯——犬封國（文馬吉量）——鬼國——蜪犬——窮奇——帝堯臺——大蠭、朱蛾——蟜——闐非——據比尸——環狗——袜——戎——林氏國騶吾——昆侖虛南汜林——從極之淵冰夷——陽汙之山——王子夜尸——宵明、燭光——蓋國——朝鮮——列姑射——射姑國——大蟹——陵魚——大鯾——明組邑——蓬萊山——大人之市

卷八　海內東經（山海經第十三）……三七九

鉅燕——國在流沙中者——國在流沙外者——西胡白玉山——雷澤中雷神——都州——琅邪臺——韓鴈——始鳩——會稽山——岷三江

卷九　大荒東經（山海經第十四）……三八九

少昊之國——皮母地丘——大言山——波谷山大人國——小人國靖人——犂魏尸——潏山——蔦國——合虛山——中容國——君子國——司幽國——大阿山——明星山——白民國——青丘國——柔僕民——黑齒國——夏州國——天吳——鞠陵于天山（四方神折丹）——禺虢、禺京——玄股國——有易殺王亥——女丑有大蟹——孽搖頵羝山（湯谷扶木）——奢比尸——帝俊下友五采鳥——猗天蘇門山——壎民國——壑明俊疾山——三青馬、三騅——女和月母國（四方神鳥）——應龍殺蚩尤與夸父——東海夔牛

卷十　大荒南經（山海經第十五）……四一八

跂踵、雙雙——氾天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葬所）——黑水玄蛇——巫山黃鳥——三身國——季禺國、羽民國、卵民國——不姜山——盈民國——不死國——去痓山——不廷胡余——四方神因因乎——季釐國——載民國——融天山——羿殺鑿齒——蜮民國——宋山楓木——祖狀尸——焦僥國——禹攻雲雨——伯服國——張弘國——驩頭——岳山（帝堯、帝嚳、帝舜葬所）——天臺高山——羲和生日——蓋猶山——小人菌人——南類山

卷十一　大荒西經（山海經第十六）……四四三

不周負子山——淑士國——女媧之腸——四方神石夷——狂鳥——白氏國——長脛國——西周國（叔均）——柜格松——先民國——北狄國——槁山太子長琴——五采鳥三名——有蟲狀如菟——豐沮玉門山——靈山十巫——沃民沃野——三青鳥——軒轅臺——龍山（三澤水）——女丑尸——女子國——桃山——丈夫國——弇州山鳴鳥——軒轅國——西海神弇茲——日月山（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天虞——常羲生月——青鳥黃鷺——孟翼之攻顓頊之池——鏖鏊鉅山——屏蓬——黃姖尸、比翼鳥、天犬——昆侖丘西王母——常陽山——女祭、女薎——壽麻國——夏耕尸——吳回——蓋山國朱木——一臂民——大荒山（三面一臂人）——夏后開（啓）——互人國——魚婦（顓頊死復蘇）——鵹鳥——偏句、常羊山

卷十二　大荒北經（山海經第十七）……四七八

附禺山（帝顓頊葬所、帝俊竹林）——胡不與國——肅慎國（蜚蛭、琴蟲）——大人國（大青蛇）——鯀攻程州山——先民山槃木——叔歜國（猎猎）——北齊國——先槐大逢山、禹所積石山——始州國——大澤——毛民國——儋耳國（北海神禺彊）——北極天櫃山（九鳳、彊良）——夸父追日——無腸國——

禹殺相繇——岳山尋竹——不句山——黃帝女魃（黃帝殺蚩尤）——深目民國——赤水女子獻——犬戎（赤獸戎宣王尸）——齊州山——一目人——繼無民——中輻國——犬戎國——苗民——洞野山若木——牛黎國——章尾山燭龍

卷十三　海內經（山海經第十八）……五〇一

朝鮮、天毒——蟜市——汜葉——鳥山三水——韓流生帝顓頊——不死山——肇山柏高——都廣之野（后稷葬所）——若木——靈山嘼蛇——鹽長國鳥氏——九丘建木——窫窳、猩猩——巴國（巴人）——流黃辛氏國——朱卷國黑蛇——贛巨人——黑人——贏民、封豕——苗民神延維——鸞鳥鳳鳥——菌狗、孔鳥——三天子之都山——九嶷山（舜葬所）——蛇山翳鳥——釘靈國——伯陵生鼓、延、殳——鯀——番禺、奚仲——般——帝俊賜羿彤弓素矰——晏龍——帝俊八子——巧倕、叔均——炎帝子孫（祝融、共工、后土、噎鳴）——鯀竊息壤……五四〇

附錄

山海經敘録……

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

東晉郭璞注山海經敘

附：舊本山海經目録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叙
所據板本及諸家舊注書目……五五二
山海經校注引用書目……五五四
索引……一

山海經索引

凡　例

一、本索引收録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經》中所有的神、人、鳥、獸、蟲、魚、草、木、山、水、地域、國度等的名稱。

二、凡同物異名或同物簡稱，例如："燭龍"又名"燭陰"、"帝舜"簡稱"舜"等，本索引均分别列爲條目，不作歸併。

三、凡同名異物，顯然可辨者，則分别列目，並於條目下酌加簡注。例如"蠻蠻"，見於《西次三經》者爲鳥，見於《西次四經》者爲獸，因分别列目，而於目下注明"鳥""獸"，以示區别。

四　本索引條目按各條首字筆畫排列，筆畫多少按新字形計算（參見《辭源》修訂本第四册後附《新舊字形對照表》）。筆畫相同者，按起筆筆形一丨丿丶乛順序排列。若首字相同，則依第二字定其次序，其餘類推。條目之後依次列出該目所在《山海經》的卷數和本書頁碼，斜綫前爲卷數，後爲頁數。例如：

大人之國　14／393
　　17／481

即"大人之國"分别見於第14卷393頁和第17卷481頁。

筆畫檢字表

一畫

一（10）

二畫

二（10） 十（10） 人（10）
八（10） 几（10） 九（10）
又（10）

三畫

三（11） 干（11） 于（11）
士（11） 土（11） 下（11）
大（11） 丈（12） 上（12）
小（13） 山（13） 乞（13）
勺（13） 尸（13） 弓（13）
子（13） 女（13）

四畫

王（13） 井（14） 天（14）
夫（14） 不（14） 木（14）
太（14） 犬（15） 支（15）
比（15） 戈（15） 互（15）
五（15） 少（15） 水（15）
日（15） 中（15） 牛（16）
毛（16） 升（16） 夭（16）
仁（16） 化（16） 凶（16）
月（16） 丹（16） 殳（16）
勾（16） 文（17） 方（17）
亢（17） 丑（17） 巴（17）
孔（17）

五畫

末（17） 去（17） 巧（17）
邛（17） 正（17） 玉（17）
甘（20） 北（20） 丙（21）
石（21） 平（21） 申（21）
田（21） 冉（21） 四（21）
矢（22） 禾（22） 生（22）
代（22） 丘（22） 白（22）
令（23） 印（23） 犯（23）
乎（23） 句（23） 氐（23）
玄（23） 半（24） 汜（24）
司（24） 皮（24） 台（24）
幼（24）

六畫

圭（24） 吉（24） 老（24）
芍（24） 芃（24） 芒（24）
芭（24） 芎（24） 机（25）
西（25） 共（25） 耳（25）
厓（25） 列（25） 歹（25）
百（25） 有（26） 夸（26）
成（26） 匠（26） 夷（26）

戎（26） 光（26） 吁（26）
虫（26） 因（26） 竹（26）
先（27） 朱（27） 牝（27）
休（27） 任（27） 伊（27）
延（27） 后（27） 舟（27）
合（27） 匈（27） 豺（27）
豹（27） 狆（28） 危（28）
夙（28） 交（28） 州（28）
冰（28） 江（28） 汔（28）
汎（28） 汜（28） 汝（28）
羊（28） 并（28） 那（28）
好（28） 羽（28）

七 畫

玕（28） 形（28） 弄（28）
均（28） 芫（28） 苣（28）
芘（29） 芭（29） 赤（29）
巫（30） 杠（30） 杜（30）
杞（30） 李（30） 杏（30）
車（30） 豕（30） 夾（30）
扶（30） 折（30） 求（30）
岐（31） 足（31） 吳（31）
兕（31） 困（31） 利（31）
牡（31） 何（31） 佐（31）
伯（31） 役（31） 余（31）
狂（31） 狄（31） 肝（31）
彤（31） 卵（31） 言（31）
沅（31） 沔（31） 沙（31）
沃（32） 沂（32） 汾（32）
汶（32） 汸（32） 沈（32）
沁（32） 決（32） 汴（32）
宋（32） 良（32） 狄（32）
即（32） 君（32） 尾（32）
阿（32） 附（32） 陂（32）

八 畫

青（32） 表（34） 孟（34）
長（34） 武（34） 邽（34）
茉（34） 苦（34） 若（34）
茇（34） 苴（34） 苗（34）
英（34） 苟（35） 范（35）
苕（35） 林（35） 枝（35）
柜（35） 枏（35） 松（35）
杻（35） 杼（36） 杳（36）
兩（36） 雨（36） 郁（36）
奇（36） 拘（36） 招（36）
東（36） 來（36） 叔（36）
虎（37） 非（37） 明（37）
昀（37） 忠（37） 昆（37）
昌（38） 具（38） 岷（38）
和（38） 委（38） 季（38）
依（38） 岳（38） 卑（38）
乳（38） 侖（38） 金（38）
肭（40） 采（40） 狙（40）
狌（40） 狐（40） 狍（40）
狨（40） 肥（40） 服（40）
兔（40） 娶（40） 周（40）
放（40） 於（40） 京（40）
育（40） 怪（40） 炎（40）
河（40） 泪（42） 洞（42）

泗（42） 汎（42） 泜（42）
波（42） 沟（42） 泠（42）
宗（42） 宜（42） 空（42）
門（42） 居（42） 建（43）
牀（43） 姑（43） 姓（43）
始（43） 孟（43） 承（43）

九 畫

珉（43） 封（43） 垂（43）
城（43） 胡（43） 南（43）
荆（43） 茈（44） 荀（44）
草（44） 柄（44） 柽（44）
柘（44） 柤（44） 相（44）
枳（44） 柞（44） 柏（45）
柢（45） 柳（45） 勃（45）
挺（45） 砆（45） 咸（45）
威（45） 韭（45） 峯（45）
思（45） 盼（45） 禺（46）
重（46） 牴（46） 係（46）
修（46） 信（46） 侯（46）
俊（46） 皇（46） 禹（46）
鬼（46） 待（47） 後（47）
俞（47） 弇（47） 食（47）
俎（47） 盾（47） 狪（47）
狡（47） 狰（47） 狻（47）
胘（47） 胜（47） 盈（47）
風（47） 帝（47） 寅（48）
恒（48） 洱（48） 洹（48）
洧（48） 洮（48） 洞（48）
洗（48） 活（48） 滄（48）
洛（48） 洵（49） 洋（49）
浪（49） 前（49） 首（49）
宣（49） 穿（49） 柒（49）
美（49） 姜（50） 迷（50）
袜（50） 祖（50） 神（50）
祝（51） 祆（51） 屏（51）
韋（51） 姚（51） 勇（51）
柔（51） 羿（51） 飛（51）
幽（51） 蚤（51）

十 畫

珪（51） 珊（51） 珠（51）
珧（51） 耕（51） 敖（51）
秦（51） 泰（51） 恕（52）
都（52） 華（52） 莽（52）
莽（52） 莒（52） 耿（52）
桂（52） 桔（52） 桐（52）
栒（52） 桃（52） 軒（52）
鬲（52） 真（52） 栗（52）
珏（53） 砥（53） 烈（53）
辱（53） 夏（53） 原（53）
逐（53） 晉（53） 柴（53）
馬（53） 時（53） 畛（53）
剛（53） 員（53） 晏（53）
氣（53） 乘（53） 倚（53）
條（53） 脩（54） 倭（54）
倫（54） 倍（54） 烏（54）
師（54） 射（54） 息（54）
皋（54） 徐（54） 般（54）
殺（54） 豹（54） 釘（54）

奚（54）　番（54）　狼（54）
胞（54）　留（54）　旄（54）
高（55）　庳（55）　剡（55）
凌（55）　浙（55）　涇（55）
涅（55）　涔（55）　海（55）
涂（56）　浴（56）　浮（56）
流（56）　宵（56）　冢（56）
弱（56）　展（56）　陸（56）
陵（56）　陳（56）　陶（57）
陰（57）　蚩（57）　嵌（57）
姬（57）　娥（57）　務（57）
桑（57）

十一畫

琅（57）　堵（57）　埻（57）
教（57）　乾（57）　萊（57）
菌（57）　茼（57）　萆（57）
菊(57)　菟(57)　菅(57)　菑(58)
黃（58）　堇（59）　焉（59）
梅（59）　梓（59）　基（59）
娶（59）　曹（59）　帶（59）
堊（59）　戚（59）　盛（59）
區（59）　硌（59）　奢（59）
爽（59）　虖（59）　堂（60）
常（60）　崦（60）　崍（60）
崆（60）　崌（60）　蛇（60）
跂（60）　崇（60）　晨（60）
曼（60）　畢（60）　婁（60）
敏（60）　符（60）　偏（60）
梟（60）　鳥（61）　術（61）
從（61）　猎（61）　猗（61）
狹（61）　猴（61）　猛（61）
脫（61）　彫（61）　祭（61）
象（61）　魚（61）　旋（61）
孰（61）　章（61）　鹿（62）
鄭（62）　清（62）　涿（62）
淒（62）　淑（62）　淖（62）
淒（62）　淮（62）　淫（62）
淪（62）　液（62）　淯（62）
涴（62）　深（62）　寇（62）
密（62）　渠（62）　梁（62）
視（62）　張（63）　隄（63）
陽（63）　隅（63）　隗（63）
崮（63）　參（63）　貫（63）

十二畫

貳（63）　琴（63）　絜（63）
博（63）　堪（64）　彭（64）
堯（64）　戴（64）　超（64）
蛩（64）　賁（64）　期（64）
葴（64）　葛（64）　蓇（64）
葆（64）　蒐（64）　葡（64）
葶（64）　萯（64）　蔞（64）
葵（64）　葯（64）　棘（64）
軨（64）　朝（64）　楮（64）
楛（65）　棷（65）　植（65）
棫（65）　椒（65）　椆（65）
棪（65）　椐（65）　惠（65）
雄（65）　雲（65）　雅（65）
蚩（65）　棠（65）　敞（65）

嗟 (65) 貺 (65) 蛫 (65)
蛟 (65) 䟽 (65) 景 (65)
單 (65) 黑 (66) 稌 (66)
黍 (66) 棃 (66) 犂 (66)
無 (66) 喬 (67) 筀 (67)
傅 (67) 儵 (67) 順 (67)
皐 (67) 衆 (67) 集 (67)
焦 (67) 奧 (67) 復 (67)
須 (67) 鈐 (67) 鉅 (67)
欽 (67) 舜 (67) 番 (67)
猩 (67) 猲 (67) 猾 (67)
猨 (67) 勝 (67) 竦 (67)
就 (67) 敦 (67) 童 (68)
廆 (68) 痠 (68) 勞 (68)
湖 (68) 湘 (68) 渤 (68)
減 (68) 溴 (68) 湯 (68)
温 (68) 渭 (68) 滑 (69)
湍 (69) 游 (69) 滋 (69)
渾 (69) 湣 (69) 寒 (69)
寓 (69) 寐 (69) 尋 (69)
犀 (69) 開 (69) 疏 (69)
登 (69) 發 (69) 結 (69)
彘 (69) 幾 (69)

十三畫

瑊 (70) 瑟 (70) 瑜 (70)
蓐 (70) 蓍 (70) 蓋 (70)
幕 (70) 蒨 (70) 蒼 (70)
蒼 (70) 蓬 (70) 蕷 (70)
蒲 (70) 蒙 (70) 楨 (70)
楊 (70) 槐 (70) 榆 (70)
椶 (70) 楓 (71) 楢 (71)
鼓 (71) 鄢 (71) 賈 (71)
楚 (71) 聖 (71) 蜃 (71)
雷 (71) 零 (71) 搖 (71)
歲 (71) 當 (71) 嶓 (71)
雎 (71) 號 (71) 蜂 (71)
蚨 (71) 蜀 (71) 黽 (71)
節 (71) 鳧 (77) 魋 (71)
徵 (72) 貆 (72) 貊 (72)
貉 (72) 鉤 (72) 會 (72)
奐 (72) 猼 (72) 獂 (72)
獋 (72) 肄 (72) 靖 (72)
亶 (72) 麂 (72) 雍 (72)
煇 (72) 溹 (72) 滅 (72)
滏 (72) 滔 (72) 澍 (72)
漨 (72) 滂 (72) 義 (72)
塗 (72) 肅 (72) 羣 (72)
彙 (72)

十四畫

瑶 (72) 碧 (73) 穀 (73)
嘉 (73) 壽 (73) 蓲 (73)
蔓 (74) 蔥 (74) 綦 (74)
榛 (74) 楠 (74) 榑 (74)
椶 (74) 榣 (74) 榴 (74)
酸 (74) 硜 (74) 碣 (74)
磁 (74) 厭 (74) 爾 (74)
蜚 (74) 雌 (74) 噓 (74)
鳴 (74) 蜮 (74) 蜼 (74)
蜪 (74) 踇 (74) 箕 (74)

箘 (74)　管 (74)　熏 (74)
僕 (75)　鴥 (75)　魃 (75)
[illegible] (75)　槃 (75)　瞂 (75)
領 (75)　貍 (57)　銅 (75)
銀 (75)　獙 (75)　獄 (75)
雒 (75)　鳳 (75)　誦 (76)
稾 (76)　豪 (76)　膏 (76)
端 (76)　齊 (76)　榮 (76)
漢 (76)　潢 (76)　漆 (76)
漂 (76)　漊 (76)　潚 (76)
漳 (76)　滱 (76)　精 (76)
[illegible] (76)　窫 (76)　肇 (77)
鳲 (77)　聞 (77)　閩 (77)
閭 (77)　嫗 (77)　鄧 (77)
翟 (77)　翠 (77)　熊 (77)
緒 (77)　綽 (77)　維 (77)
綸 (77)

十五畫

瑾 (77)　璆 (77)　璇 (78)
璋 (78)　璆 (78)　犛 (78)
墠 (78)　墦 (78)　頡 (78)
穀 (78)　赭 (78)　蕙 (78)
蕃 (78)　蔦 (78)　樕 (78)
樗 (78)　橡 (79)　鴈 (79)
甌 (79)　歐 (79)　豎 (79)
嶓 (79)　噎 (79)　蝡 (79)
蝮 (79)　蝗 (79)　蝯 (79)
數 (79)　暴 (79)　罷 (79)
遺 (79)　稷 (79)　稻 (79)
箴 (79)　箭 (79)　篇 (80)
黎 (80)　犖 (80)　儋 (80)
樂 (80)　毚 (80)　衛 (80)
虢 (80)　銷 (80)　餘 (80)
獜 (80)　膜 (80)　潁 (80)
鮮 (80)　鮛 (80)　魯 (80)
諸 (80)　潦 (80)　潕 (80)
潐 (80)　潘 (80)　澗 (80)
潏 (80)　羬 (80)　羭 (81)
糈 (81)　窮 (81)　鴆 (81)
駕 (81)　豫 (81)　樂 (81)
緱 (81)　緡 (81)　緣 (81)

十六畫

瑳 (81)　駱 (81)　駮 (81)
盩 (81)　磬 (81)　冀 (81)
據 (81)　雔 (81)　燕 (81)
薔 (81)　薝 (81)　薄 (81)
蕭 (81)　橐 (81)　賴 (81)
醜 (82)　翰 (82)　鴣 (82)
融 (82)　樹 (82)　樿 (82)
橘 (82)　歷 (82)　霍 (82)
盧 (82)　嶧 (82)　踵 (82)
鴞 (82)　縣 (82)　器 (82)
積 (82)　穋 (82)　舉 (82)
鴟 (82)　鴕 (82)　衡 (82)
鴒 (82)　錢 (82)　錫 (82)
錞 (82)　錄 (82)　獨 (82)
鴟 (83)　雕 (83)　鉏 (83)
鮒 (83)　龜 (83)　謁 (83)

龍(83) 嬴(83) 塵(83)
濩(83) 漾(83) 澠(83)
澧(83) 澤(83) 濁(83)
激(83) 憲(83) 羲(83)
彊(84) 鴟(84) 閡(84)
閼(84) 縞(84) 鴢(84)

十七畫

環(84) 壎(84) 雚(84)
薰(84) 蕡(84) 鞠(84)
韓(84) 橿(84) 檀(84)
橚(84) 聲(84) 轅(84)
臨(84) 翳(84) 駖(85)
鮆(85) 壑(85) 戲(85)
嬰(85) 螞(85) 鴗(85)
嶽(85) 鴸(85) 繁(85)
猷(85) 鍾(85) 谿(85)
鮪(85) 鮯(85) 鮨(85)
鮫(85) 鮮(85) 獳(85)
螽(85) 講(85) 襄(85)
應(85) 鵁(86) 麔(86)
麋(86) 䞣(86) 濫(86)
濛(86) 濕(86) 濟(86)
鳶(86) 燭(86) 鮆(86)
翼(86)

十八畫

瑤(86) 璿(86) 釐(86)
聶(86) 藟(86) 藷(86)
藥(86) 櫚(87) 櫄(87)
檿(87) 騊(87) 豐(87)
闒(87) 瞻(87) 瞿(87)
題(87) 顒(87) 蟲(87)
蟜(87) 顓(87) 鵠(87)
鏞(87) 礜(87) 鯈(87)
雙(87) 邊(87) 鼬(87)
歸(87) 雞(87) 鯀(87)
獺(87) 雜(87) 離(87)
麕(88) 濼(88) 禱(88)
璧(88) 鵕(88)

十九畫

麗(88) 藻(88) 櫟(88)
櫧(88) 璽(88) 礪(88)
礝(88) 鵸(88) 騩(88)
驒(88) 鷊(88) 獸(89)
羆(89) 羅(89) 鶩(89)
鯥(89) 鯢(89) 鯩(89)
鮨(89) 譙(89) 鶉(89)
蠃(89) 廬(89) 鏖(89)
麖(89) 類(89) 瀟(89)
瀤(89) 懷(89) 鵷(89)
鶌(89) 孽(89) 繩(89)
繡(89)

二十畫

蘡(89) 蘪(89) 櫨(89)
櫰(89) 騶(89) 鶡(89)
礨(89) 鐔(89) 饒(89)
瓔(89) 鰕(89) 鰌(89)

鯑 (90)　鰩 (90)　夔 (90)
灕 (90)　灌 (90)　繼 (90)

二十一畫

難 (90)　櫞 (80)　纍 (90)
鬭 (90)　鐵 (90)　鐻 (91)
鶾 (91)　鶹 (91)　鷩 (91)
臛 (91)　騰 (91)　鱨 (91)
麝 (91)

二十二畫

聽 (91)　鬱 (91)　鱉 (91)
蘼 (91)　驕 (91)　鬻 (91)
籜 (91)　軀 (91)　鱄 (91)
鱅 (91)　鰼 (91)　鱮 (91)
蠪 (91)　鷩 (91)　竊 (91)

二十三畫

蘴 (91)　鼷 (91)　蠱 (91)
鱖 (91)　鱓 (91)　欒 (91)
纓 (91)

二十四畫

鷬 (91)　觀 (92)　虈 (92)
靈 (92)　盬 (92)　蠵 (92)
鶡 (92)　鱋 (92)　鱯 (92)
鱣 (92)　鶬 (92)　讙 (92)
鸇 (92)　鷹 (92)　贛 (92)
鼈 (92)

二十五畫

鼉 (92)　蠻 (92)

二十六畫以上

鸓 (92)　鷅 (92)　驩 (92)
鑿 (92)　鸚 (92)　麔 (92)
鬱 (93)　鸜 (93)　鸞 (93)

一畫

一日 9／308
14／408
14／408
一目 8／279
一目國 8／278
一臂民 16／472
一臂國 7／256

二畫

二八神 6／230
二女之靈 12／373
十日 7／262
7／262
9／308
9／311
15／438
人 3／95
12／357
15／425
17／496
17／499
人（鳥喙有翼） 15／435
人魚 2／29
3／103
5／158
5／167
5／169
5／200
5／206
八隅之嶭 11／345
八齋 15／422
几山 5／213
5／213
九土 17／489
九山 8／279
九井 11／345
九日 9／308
九水 5／154
九丘 18／509
九代 7／253
九江 5／216
九州 18／532
18／536
九招 16／473
九門 11／345
九陰山 17／498
九野 7／269
九鳳 17／486
九歌 16／473
九嶷山 18／521
九嬪 8／291
13／385
17／478
九鍾 5／201
九辯 16／473
又原之山 5／197

三畫

三天子都 13／384
13／384
三天子之都 18／521
三天子鄣山 10／317
三毛 6／236
三毛國 6／235
三水 18／502
三危之山 2／64
三足龜 5／174
三足鼈 5／205
三身 18／532
18／532
三身國 7／256
三身之國 15／422
三青馬 14／411
三青鳥 2／64
12／358
14／411
16／457
三苗國 6／235
三面之人 16／472
三首 6／243
三首國 6／242
三株樹 6／234
三桑 3／101
8／291
8／291
8／292
17／478
三淖 16／457
三頭人 11／353
三嬪 16／473
三雕 14／411
14／411
15／441
15／442
16／455
干 7／258
于土山 16／458
士敬 15／435
士敬子 15／435
土螻 2／56
下傅 13／385
大人 9／300
14／393
17／481
大人之市 12／378
14／393
大人之堂 14／393
大人之國 14／393
17／481
大人國 9／299
大木 9／308
大支之山 5／211
大比赤陰 18／532
大玄之山 18／525
大行伯 12／359
12／359

大江 5／190
5／190
13／384
大次之山 2／42
大巫山 16／477
大杅 2／56
大言（山） 14／392
大阿之山 14／399
大青蛇 17／481
大虎 9／301
大物 17／478
大咸之山 3／90
大幽之國 18／525
大荒之山 16／472
大荒之野 16／472
大夏 13／380
13／381
大時之山 2／32
大蛇 1／22
3／119
4／129
4／130
4／134
大孰之山 5／207
大魚 5／208
大堯之山 5／186
大訾之山 5／174
大運山 7／253
7／253
大楚 13／384
大皞 18／509
18／514
大樂之野 7／253
大遺之野 7／253
大澤 2／53
3／114
8／284
11／339
11／343
12／373
17／484
17／487
大澤之長山 16／449
大踵 8／288
8／290
大壑 14／390
大蟹 12／375
14／407
大騩之山 5／180
5／181
大騩之山 5／211
大鵹 16／457
大鶚 2／50
大鯾 12／377
大蠭 12／365
丈夫 7／262
丈夫國 7／262
丈夫之國 16／458
上申之山 2／70
上窳 13／386

小人國 14／395
小次之山 2／ 42
小物 17／478
小咸之山 3／ 90
小侯之山 3／109
小華之山 2／ 26
山 11／342
13／383
15／424
山陽 13／386
山獾 3／ 92
山膏 5／172
乞姓 18／525
勺水 1／ 14
尸山 5／162
尸水 5／162
5／163
尸胡之山 4／133
4／135
尸鳩 2／ 32
弓 18／529
子桐之山 4／138
子桐之水 4／138
女几山 5／195
女几之山 5／183
5／189
女尸 5／171
女子 7／265
8／290
12／362
女子國 7／265
7／266
女子之國 16／458
女丑 7／262
7／263
14／407
14／407
女丑之尸 7／262
16／458
女和月母之國 14／412
女牀 2／ 42
女牀之山 2／ 40
女娃 3／111
3／111
女虔 16／469
16／469
女戚 7／261
女祭 7／261
7／261
16／468
女烝之山 4／137
女媧之腸 16／445
女薎 16／468

四畫

王子夜之尸 12／372
王母之山 16／454
王亥 14／404
14／404
14／404

王屋之山 3／106
井 5／161
井陘山 13／386
天山 2／ 65
天子鄣 13／384
天女 17／491
天井 5／200
天犬 16／465
天池之山 3／105
天吳 9／303
14／401
天狗 2／ 63
天神 2／ 53
天馬 3／104
天毒 18／501
天帝之山 2／ 34
天息山 13／385
天棉 5／173
天虞 16／463
天虞之山 1／ 17
1／ 23
天臺高山 15／437
天穆之野 16／473
天嬰 5／144
夫夫之山 5／215
5／219
夫諸 5／150
不句（山） 17／490
不死之山 18／504
不死之國 15／425
不死之藥 11／352
不死民 6／238
6／240
不死樹 11／350
不廷胡余 15／426
不周之山 2／ 47
不周負子（山） 16／443
不咸（山） 17／480
不姜之山 15／424
不庭之山 15／422
不距之山 18／523
木 1／ 15
2／ 45
3／101
4／135
4／136
5／184
木禾 11／345
11／351
木馬之水 3／114
木葉 15／425
木實 14／397
木蟲 2／ 30
太山 4／139
4／140
5／179
5／221
太子長琴 16／452
16／452
太水 5／179

太行之山　3／102
　　3／119
太室　5／181
太華之山　2／ 25
犬　4／126
犬戎（人）　17／495
　　17／495
犬戎（神）　17／497
犬戎國　12／362
　　17／497
犬封國　12／359
　　12／362
支離之山　5／202
比翼鳥　6／227
　　6／228
比翼之鳥　16／465
戈　6／241
　　12／359
互人　16／474
互人之國　16／474
五色之鳥　16／463
五采之鳥　14／409
　　14／410
少山　3／112
少水　5／145
　　5／166
少辛　5／178
　　5／191
少和之淵　15／422
少昊　14／390
　　15／427
少昊之子　17／496
少昊之國　14／390
少咸之山　3／ 91
少室　5／181
　　13／385
少室山　13／385
少室之山　5／176
少陘之山　5／179
少陽之山　3／ 96
少睥　18／529
少澤　3／107
少鶩　16／457
水玉　1／ 2
　　2／ 29
　　2／ 32
　　4／125
　　4／130
　　5／158
　　5／166
　　5／206
水伯　9／303
水馬　3／ 81
水碧　4／129
日月山　16／459
日次　1／ 17
中父之山　4／133
中曲之山　2／ 74
中谷　1／ 21
中皇之山　2／ 44

中容 14／397
中容人 14／397
中容之國 14／397
14／411
中輝（國） 17／497
牛 5／186
牛首之山 5／144
牛首之水 3／112
牛傷 5／174
牛黎之國 17／499
毛民 9／313
17／484
毛民之國 9／312
[illegible] ／48
升山 5／162
5／163
天野 7／269
仁羿 11／345
仁舉之山 5／188
化蛇 5／148
凶犂土丘 14／413
月 16／463
月支之國 13／380
丹 15／424
丹山 10／326
10／326
17／484
丹木 2／ 48
2／ 48
2／ 48
2／ 77
丹水 1／ 19
2／ 29
2／ 32
2／ 48
3／109
丹穴之山 1／ 19
丹林 3／110
丹林之水 3／110
丹貨 18／502
丹陽 10／326
10／326
丹粟 1／ 10
2／ 32
2／ 35
2／ 37
2／ 42
2／ 43
2／ 53
2／ 61
5／182
5／192
丹熏之山 3／ 85
丹腰 1／ 21
3／ 85
5／203
殳 18／527
勾姓 14／404
勾櫝 5／195
勾櫝之山 5／193

文山 5／195
文王 6／246
文文 5／174
文玉石 2／ 61
文玉樹 11／350
文石 3／ 80
3／104
3／105
3／110
5／145
5／158
5／160
5／165
5／166
5／215
5／217
文貝 2／ 63
3／ 85
4／138
15／420
15／437
17／478
文虎 6／246
6／246
8／283
8／291
文馬 7／257
文莖 2／ 27
文魚 5／182
文鰩魚 2／ 52

方山 16／451
亢木 5／178
丑陽之山 5／212
巴 10／326
巴人 18／514
巴蛇 10／331
10／332
巴國 18／514
巴遂山 18／515
孔鳥 18／520

五　畫

末山 5／180
末水 5／180
末塗之水 4／124
去痓（山） 15／425
巧倕 18／523
18／532
邛澤 3／ 99
正回之水 5／153
玉 1／ 1
1／ 6
1／ 7
1／ 12
1／ 13
1／ 13
1／ 14
1／ 14
1／ 15
1／ 15

1／18
1／19
1／20
1／22
1／23
2／36
2／37
2／37
2／39
2／43
2／43
2／53
2／53
2／59
2／64
2／65
2／65
2／67
2／70
2／70
2／73
2／74
2／77
3／81
3／82
3／84
3／85
3／90
3／90
3／94
3／95
3／96
3／96
3／98
3／98
3／99
3／99
3／100
3／101
3／101
3／101
3／102
3／103
3／104
3／105
3／106
3／107
3／107
3／107
3／109
3／109
3／109
3／110
3／110
3／112
3／112
3／112
3／112
3／113
3／113

3／114
3／114
3／114
3／115
3／117
3／118
3／119
3／119
3／120
4／121
4／122
4／123
4／123
4／124
4／124
4／125
4／127
4／130
4／131
4／131
4／133
4／134
4／135
4／138
4／139
4／139
5／147
5／147
5／147
5／149
5／149
5／154
5／155
5／156
5／157
5／158
5／162
5／165
5／166
5／166
5／167
5／168
5／168
5／169
5／176
5／178
5／181
5／182
5／183
5／184
5／185
5／186
5／187
5／189
5／192
5／193
5／196
5／200
5／205
5／207

	5／207
	5／211
	5／212
	5／215
	5／217
	5／218
	11／345
	15／424
玉山	2／59
	5／187
	5／193
	5／213
玉膏	2／48
	2／48
玉榮	2／48
玉璜	7／253
甘木	15／425
甘山	14／390
甘水	5／155
	11／351
	14／390
	15／423
	15／438
甘柤	8／292
	9／298
	14／411
	15／441
	16／455
甘棗之山	5／141
	5／146
甘華	8／92
	9／298
	14／411
	14／411
	15／441
	15／442
	16／455
甘淵	14／390
	15／438
甘露	7／267
	16／455
北山	13／385
北江	13／384
北狄	16／452
北狄之國	16／452
北姑射之山	4／130
北朐	10／319
北朐國	10／318
北海	3／101
	4／136
	8／294
	14／403
	18／501
	18／523
	18／524
北海之渚	17／485
北極天櫃（山）	17／486
北單之山	3／94
北號之山	4／136

4 ／140
北齊之國　17／483
北嶽之山　3 ／ 93
北鮮之山　3 ／ 94
北鶡之山　3 ／ 99
丙山　5 ／198
5 ／198
5 ／215
石　1 ／ 8
1 ／ 14
1 ／ 16
1 ／ 16
3 ／106
3 ／112
3 ／114
4 ／122
4 ／130
4 ／130
4 ／133
4 ／133
5 ／148
5 ／164
5 ／211
5 ／211
石山　3 ／115
石山　5 ／187
石夷　16／448
石者之山　3 ／ 86
石門　2 ／ 61
石涅　2 ／ 40
5 ／189
5 ／193
石脆之山　2 ／ 27
石膏水　4 ／137
平山　3 ／108
平水　3 ／108
平丘　8 ／292
8 ／292
平逢之山　5 ／164
5 ／170
申山　2 ／ 70
15／437
申水　2 ／ 72
申首之山　2 ／ 72
田祖　17／491
冉遺之魚　2 ／ 73
四蛇　7 ／267
7 ／267
13／385
四鳥　14／396
14／397
14／399
14／399
14／401
14／404
15／422
15／435
16／452
17／483
17／484

山海經山經東釋卷一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南山經》〔一〕之首曰誰山〔二〕。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三〕，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四〕而黑理，其華〔五〕四照，其名曰迷穀〔六〕，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狪狪〔七〕，食之善走。麗廱〔八〕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九〕，佩之無瘕〔一〇〕疾。

篇首注〔一〕。

〔一〕王念孫云：「《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無經字。」珂案：無經字是也，説見《海經新釋》卷一

狌狌

〔二〕郝懿行云：「任昉《述異記》作雀山，《文選》注王巾《頭陁寺碑》引此經作鵲山。」珂案：《太平御覽》卷五〇引此經亦作鵲山，誰，古鵲字。

〔三〕珂案：華，古花字，宋本作花，下同此。

〔四〕郭璞云：「穀，楮也，皮作紙。」郝懿行云：「陶宏景注《本草經》云：『穀即今構樹是也，穀構同聲，故穀亦名構。』」

〔五〕珂案：華，光華。

〔六〕珂案：經文迷穀，宋本作迷穀。

〔七〕王念孫云：「《類聚·獸部》引作有獸人面，名曰狌狌。」珂案：狌狌即猩猩，關於猩猩之傳說，見《海經新釋》卷五「狌狌知人名」節注〔二〕。

〔八〕郭璞云：「麝音几。」

〔九〕郭璞云：「未詳。」

〔一〇〕郭璞云：「痕，蟲病也。」

又東三百里，曰堂〔一〕庭之山，多棪木〔二〕，多白猿，多水玉〔三〕，多黃金。

〔一〕郭璞云：「一作常。」珂案：《文選·上林賦》注引此經正作常。

〔二〕珂案：《爾雅・釋木》云：「梫，櫏其。」郭璞注：「梫，實似柰，赤可食。」音掩。

〔三〕郭璞云：「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珂案：《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一〕，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二〕，多白玉，多蝮虫〔三〕，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二十七卷引此經作稷翼之山，多白玉。」珂案：王念孫云：「《一切經音義》九十三引作即翼之山，下文又有即翼之澤。」是也。

〔二〕郭璞云：「凡言怪者，皆謂狀貌倔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

〔三〕郭璞云：「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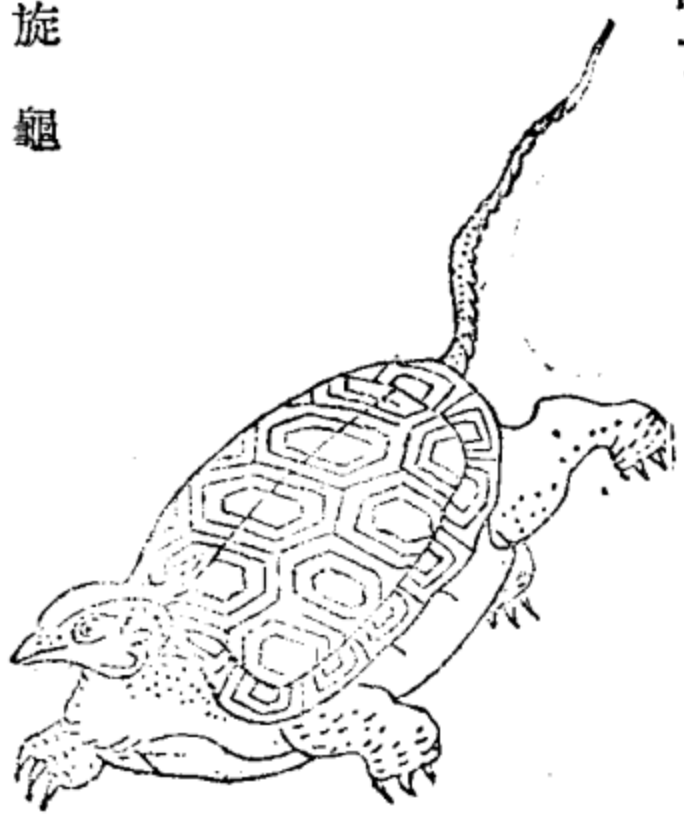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枇〔一〕陽之山，其陽多赤

鹿蜀

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二〕，其名曰鹿蜀，佩〔三〕之宜子孫。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四〕，佩之不聾，可以爲底〔五〕。

〔一〕郭璞云：「音紐。」

〔二〕郭璞云：「如人歌聲。」珂案：經文其音如謠上，《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作狀如馬而白文，頭如虎而長尾。



旋龜

〔三〕郭璞云：「佩謂帶其皮毛。」

〔四〕郭璞云：「如破木聲。」

〔五〕郭璞云：「底，瞗也；爲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爲。』」珂案：底同胝，足繭也；可以爲底，可以治足繭也。

又東三百里柢山〔一〕，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

翼，其羽在鮭〔二〕下，其音如留牛〔三〕，其名曰鯩，冬死而夏生〔四〕，食之無腫疾〔五〕。

〔一〕郭璞云：「柢音蔕。」珂案：經文又東，宋本無又字，經文柢山，宋本、吳寬抄本、明《藏經》本，柢上有曰字，此脫。

〔二〕郭璞云：「亦作脅。」郝懿行云：「《廣雅》云：『胠，脅也。』經作鮭者，蓋同聲假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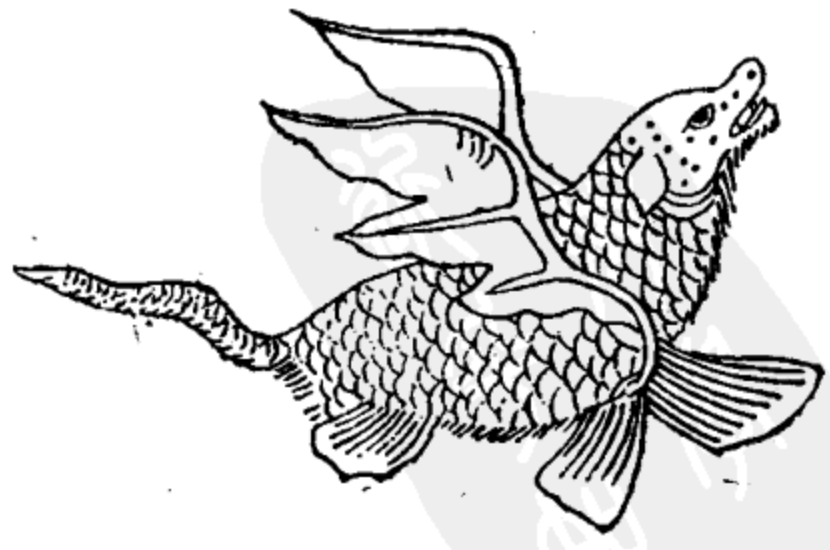
〔三〕珂案：留牛未詳；《東山經》首說鰼鰼之魚「其狀如犁牛」，郭璞云：「牛似虎文者。」或即此；留、犁音相近。

〔四〕郭璞云：「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

〔五〕郝懿行云：「《說文》云：『腫，癰也。』」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一〕，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二〕，

類



鮭

自爲牝牡，食者不妒。

〔一〕郭璞云：「亶音蟬。」

〔二〕郭璞云：「類或作沛，髦或作髮。」楊慎云：「今雲南蒙化府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珂案：經文有髦，《太平御覽》卷九一三作有髮。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一〕。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二〕，佩之不畏〔三〕。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鵂〔四〕，食之無卧〔五〕。

猼訑

鵸鵂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五〇引此經多怪木上有多金二字。

〔二〕郭璞云：「博施二音。施（詑）一作陁。」

〔三〕郭璞云：「不知恐畏。」

〔四〕珂案：《御覽》卷五〇引此作鵸鵌，畢沅、郝懿行均校作鵸鵌。

〔五〕郭璞云：「使人少眠。」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一〕，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二〕。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三〕，其音如嬰兒〔四〕，能食人；食者不蠱〔五〕。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六〕，名曰灌灌〔七〕，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八〕。其中多赤鱬〔九〕，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一〇〕。

〔一〕郭璞云：「亦有青丘國在海外。」珂案：青丘國見《海外東經》（《海經新釋》卷四）。

〔二〕郝懿行云：「雘當爲臒；《說文》云：『臒，善丹也。』《初學記》五卷引此經正作臒。」珂案：

九尾狐

赤鱬

畢沅校本亦作臛。

〔三〕郭璞云：「即九尾狐。」

〔四〕郝懿行云：「《玉篇》引《蒼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五〕郭璞云：「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

〔六〕郭璞云：「如人相呵呼聲。」

〔七〕郭璞云：「或作濩濩。」珂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貜貜之炙。」高誘注：「貜貜，鳥名，形則未聞。貜一作玃。」即此鳥也。

〔八〕珂案：見上文「猨翼之山」注〔一〕。

〔九〕珂案：鱬音儒；赤鱬，蓋人魚之類。參見《海經新釋》卷七「陵魚」節注〔一〕。

〔一〇〕郭璞云：「一作疾。」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一〕，其尾踆〔二〕于東海，多沙、石。汸〔三〕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其中多白玉。

〔一〕郝懿行云：「《玉篇》作箕山，無尾字。」

〔二〕郭璞云：「踆古蹲字，言臨海上；音存。」郝懿行云：「《說文》云：『蹲，踞也。』又云：

鳥身龍首神

『夋，倨也。』無踆字。」

〔三〕郭璞云：「音芳。」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一〕而龍首，其祠之禮：毛〔二〕用一璋玉瘞〔三〕，糈用稌米〔四〕，一璧，稻米、白菅爲席〔五〕。

〔一〕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卷引此經作人身。」

〔二〕郭璞云：「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珂案：毛謂祀神所用毛物也，猪雞犬羊等均屬之。此言「毛用一璋玉瘞」者，以祀神毛物與璋玉同瘞也。郭注不確，諸家亦竟無釋。

〔三〕郭璞云：「半圭爲璋；瘞，薶也。」

〔四〕郭璞注：「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稌，稌稻也，他覩反。」珂案：《楚辭·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糈，精米，所以享神。」郭注或本此。又《爾雅·釋

草》：「稌，稻。」郭此注疑衍一稌字。

〔五〕郭璞云：「菅，茅屬也；音閒。」郝懿行云：「席者，藉以依神。」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一〕，西臨流黃〔二〕，北望諸毗，東望長右〔三〕。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四〕。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五〕，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六〕，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七〕，其音如痺〔八〕，其名曰鵸鵌，見則其縣多放士〔九〕。

〔一〕郭璞云：「音矩。」

〔二〕珂案：國名，即流黃酆氏、流黃辛氏，見《海內西經》及《海內經》。

〔三〕郭璞云：「（諸毗、長右）皆山名。」珂案：諸毗亦水名，

鵸鵌

見後郭注。㪷音符夷切，畢沅云。

〔四〕郭璞云：「細丹沙如粟也。」

〔五〕郝懿行云：「《說文》云：『距，雞距也。』一作狸刀」四字，諸本俱無。

〔六〕珂案：吳任臣本有郭注「一作狸刀」四字，下文「其鳴自呼」、「其鳴自詨」等均此意。

〔七〕郭璞云：「其腳如人手。」

〔八〕郭璞云：「未詳。」吳任臣云：「《字彙》：『狸音脾，鶻鶉之雌者。』」

〔九〕珂案：自呼其名也；詩：「山鳥自呼名。」

〔一〇〕珂案：關於鵸鵌之神話，參見《海經新釋》卷一「讙頭國」節注〔三〕及卷五「蒼梧山」節注〔三〕。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一〕，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二〕，其音如吟〔三〕，見則郡縣大水〔四〕。

〔一〕郝懿行云：「《廣韻》引此經長右作長舌。」

〔二〕郭璞云：「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郝懿行云：「諸本俱無。」

長右

行云：「《廣韻》引此經作長舌。」

〔三〕郭璞云：「如人呻吟聲。」

〔四〕珂案：宋本郡縣上有其字，是也。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一〕。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二〕，其音如斲木〔三〕，見則縣有大繇〔四〕。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八一三引此經作克光之山，其陰多鐵。

〔二〕郭璞云：「滑懷兩音。」

〔三〕郭璞云：「如人斫木聲。」

〔四〕郭璞云：「謂作役也。或曰其縣是亂。」珂案：繇、亂形近易譌。《藏經》本作其縣亂，無是字。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一〕，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

〔一〕郭璞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其道里不相應，似非也。」珂案：鯀殛羽山見《海經新釋》卷十三「鯀竊息壤」節注〔三〕。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一〕，無草木，多金、玉。

〔一〕郭璞云：「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爲名云，見張氏《地理志》。」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一〕，東望諸毗〔二〕。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㺄，是食人。

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鱯魚〔三〕。

〔一〕郭璞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

〔二〕郭璞云：「水名。」珂案：諸毗亦山名，見上文柜山郭注。

〔三〕郭璞云：「鱯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珂案：鱯音咨。

㺄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一〕，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閼〔二〕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三〕虖勺〔四〕，其中多黃金〔五〕。

〔一〕郭璞云：「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

〔二〕郭璞云：「音涿。」珂案：《藏經》本閼水作閼水，王念孫校郭注音涿作音豕，是也。

〔三〕郭璞云：「一作流注于西」珂案：是經文虖勺上有西字。

〔四〕郭璞云：「虖音呼；勺或作多，下同。」

〔五〕郭璞云：「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穅，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玉英。』」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一〕，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二〕。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三〕。

〔一〕郭璞云：「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

〔二〕郭璞云：「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龍蔥，不分明。」珂案：武夫石參見《海經新釋》卷十三「九丘建木」節注〔六〕。

〔三〕珂案：溴音決。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溴〔一〕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一〕郭璞云：「一作浪。」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一〕郭璞云：「一作夕。」郝懿行云：「夕疑多字之譌。」珂案：勾易譌爲多字也。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一〕，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二〕，其名曰㺄㺄〔三〕。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閎〔四〕之澤，其中多茈贏〔五〕。

㺄㺄

〔一〕郭璞云：「一作旬。」

〔二〕郭璞云：「稟氣自然。」郝懿行云：「不可殺，言不能死也；無口不食，而自生活。」

〔三〕郭璞云：「音還，或音患。」

〔四〕郭璞云：「音遏。」

〔五〕郭璞云：「紫色螺也。」郝懿行云：「郭云紫色螺，即知經文茈當爲茈，字之譌也。古字通以茈爲紫。《御覽》引此經茈作茈。」珂案：見《太平御覽》卷九四一。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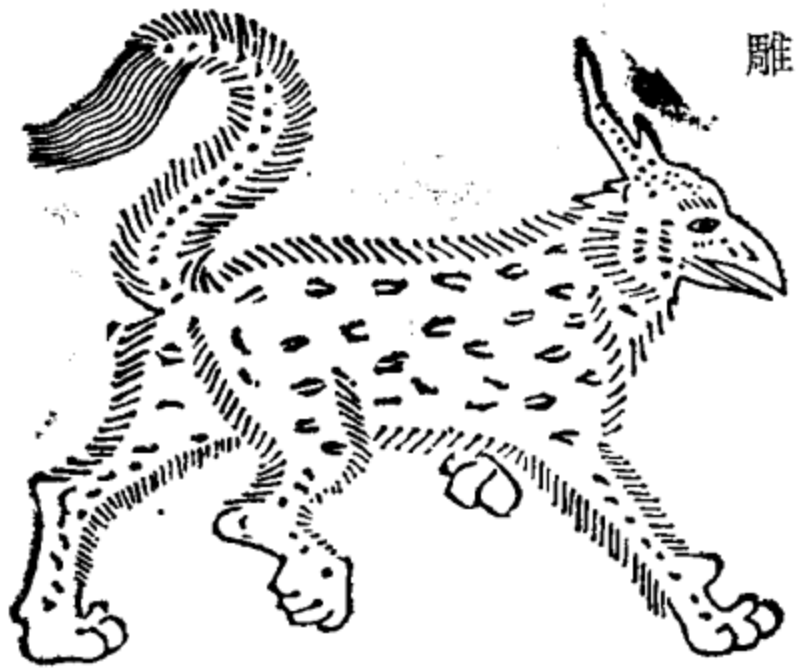
其下多荆、杞〔二〕。滂水〔三〕出焉，而東流注于海。

〔一〕郭璞云：「梓，山楸也；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

〔二〕郭璞云：「杞，苟杞也，子赤。」

〔三〕郭璞云：「音滂沱之滂。」

蠱雕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一〕有獸焉，名曰蠱雕〔二〕，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一〕珂案：王念孫校衍水字。下文其音如嬰兒之音，之音二字亦當衍。

〔二〕郭璞云：「蠱或作纂。」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一〕，

無玉。處于〔二〕東海〔三〕，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四〕，是惟日次〔五〕。

〔一〕郭璞云：「可以爲博碁石。」

〔二〕何焯云：「處于之上疑有脱文。」

〔三〕郝懿行云：「東海，一本作海東。」珂案：宋本、吴寬抄本并作海東，則東字宜屬下讀。

〔四〕郭璞云：「神光之所潛燿。」

〔五〕郭璞云：「是日景之所次舍。」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一〕。

〔一〕郭璞云：「稻穬也。」郝懿行云：「穬字疑衍，或稷字之譌」。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

龍身鳥首神

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一〕，多象。有鳥焉，其狀如鵁〔二〕，而白首、三足〔三〕、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

其中有虎

流注于海。

浪〔四〕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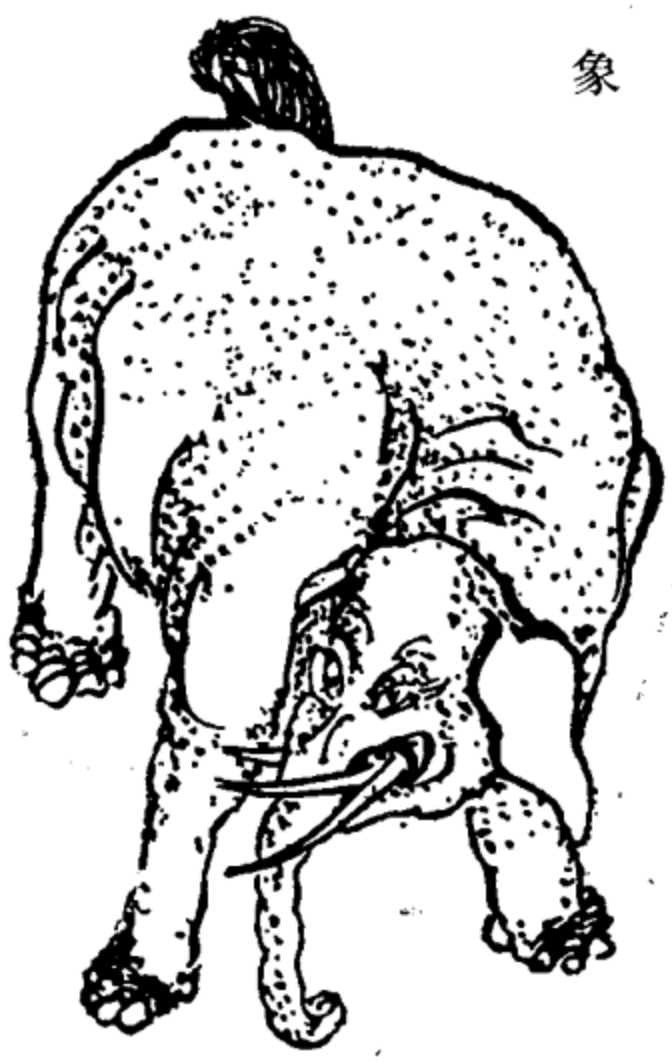
焉，而南

蛟〔五〕，其狀魚身而蛇尾〔六〕，其音〔七〕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八〕。

〔一〕珂案：犀、兕之狀見《海經新釋》卷五「兕」節注〔二〕及犀牛」節注〔一〕。

〔二〕郭璞云：「鵁似鳧而小，腳近尾。」珂案：

象



瞿如

鴢音交。

〔三〕郭璞云：「或作手。」

〔四〕郭璞云：「音銀。」

〔五〕郭璞云：「蛟似蛇，四足，龍屬。」

〔六〕珂案：《文選·江賦》注引此經蛇尾下有有翼二字。

〔七〕珂案：王念孫校音作首，引有多證，此不具。

〔八〕珂案：《太平御覽》卷七四三引此經已痔作爲痔，並引郭注云，爲，治也。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一〕。有鳥焉，其狀如雞〔二〕，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四〕。

虎蛟

〔一〕郭璞云：「渤海，海岸曲崎頭也。」

〔二〕郝懿行云：「《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文選》注顏延之《贈王太常詩》、《藝文類聚》九十九卷及

鳳皇

《初學記》五卷引此經，雞並作鶴；薛綜注《東京賦》引作鵠。」

〔三〕珂案：二句王念孫校作翼文曰順、背文曰義，引有多證。郝懿行亦同王校。

〔四〕珂案：鳳皇見《海經新釋》卷十三「鸞鳥鳳鳥」節注〔一〕。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一〕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一〕郭璞云：「或作器。」珂案：吳任臣本、《百子全書》本、宏道堂本器均作喪；器同喪，見《廣韻》。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一〕，多怪鳥，凱風自是出〔二〕。

〔一〕郭璞云：「（遺）或作隧。」

〔二〕郭璞云：「凱風，南風。」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一〕，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

〔一〕郭璞云：「一作灌湖射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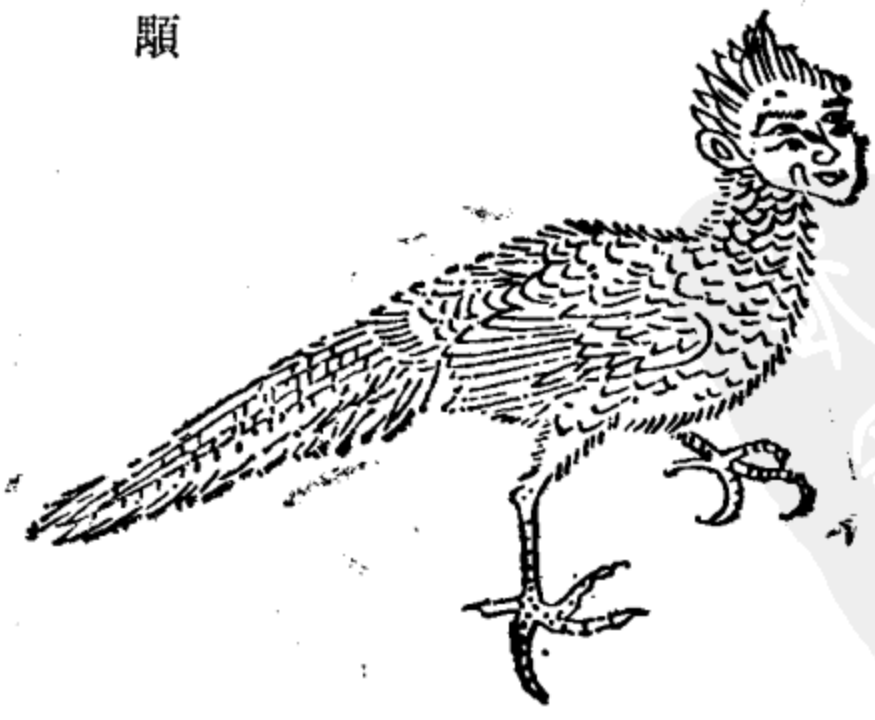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臒〔一〕。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魚〔二〕，其狀如鮒〔三〕而彘毛〔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一〕郝懿行云：「《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臒，丹也。』」

〔二〕郭璞云：「音團扇之團。」

〔三〕郝懿行云：「《廣雅》云：『鮒，鱨也。』即今鯽魚。鯽、鱨同，字見《玉篇》。」

〔四〕郝懿行云：「《廣韻》作豕尾。」珂案：《太平御覽》卷三五作彘尾，《文選·江賦》注同。



顯

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二〕，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一〕郭璞云：「東北風爲條風。」

〔二〕郭璞云：「音娛。」郝懿行云：「《玉篇》、《廣韻》並作鵌。」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一〕，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二〕而赤理，其汗〔三〕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四〕，其名曰白苓〔五〕，可以血玉〔六〕。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五〇引無者之二字。

〔二〕珂案：穀當爲穀，字之譌也。

〔三〕郝懿行云：「經文汗當爲汁，字之譌；《東次四經》云，其汁如血，可證。」珂案：《太平御覽》卷五〇引作其汁如漆，汪紱本汗正作汁。

〔四〕郝懿行云：「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勞，憂也。」

〔五〕郭璞云：「或作睪蘇；睪蘇一名白苓，見《廣雅》，音羔。」

〔六〕郭璞云：「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稟〔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一〕珂案：宋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稟均作稾。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一〕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雛〔二〕。

〔一〕珂案：經文出，宋本、《藏經》本、何焯校本、吳任臣本並作春。

〔二〕郭璞云：「亦鳳屬。」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一〕。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二〕，糈用稌。

〔一〕郝懿行云：「今才一十三山，五千七百三十里。」

〔二〕郭璞云：「祈，請禱也。」畢沅云：「祈當爲毓；《說文》云，以血有所刲涂祭也。」

右南經之山志（郝懿行云：「篇末此語，蓋校書者所題，故舊本皆亞於經。」珂案：此疑是古經原有之總結，止作「南經之山」，無「志」字，「志」字是後人妄加，說見《海經新釋》卷一篇首注〔一〕），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山海經山經東釋卷二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一〕。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二〕，其脂可以已腊〔三〕。

〔一〕郭璞云：「澡洗可以礪體去垢坋。礪，初兩反。」郝懿行云：「礪當爲瓶，《説文》云，磋垢瓦石。」

〔二〕郭璞云：「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羊六尺爲羬，謂此羊也。」珂案：羬音咸。郭注月氏國大羊即大尾羊，尾可供食，蓋視肉之類也；見《海經新釋》卷一

羬羊

「狄山」節注〔七〕。

〔三〕郭璞云：「治體皴；腊音昔。」郝懿行云：「《說文》云：『昔，乾肉也，籀文作腊。』此借爲皴腊之字。今人以羊脂療皴有驗。」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一〕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鴸渠〔二〕，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朦〔三〕。

〔一〕郝懿行云：「《水經注》作灌水。」珂案：王念孫、畢沅並校改作灌。

〔二〕郭璞云：「鴸，音彤弓之彤。」

〔三〕郭璞云：「謂皮皴起也。」珂案：朦音暴。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一〕，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二〕，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三〕，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四〕。

肥遺

〔一〕珂案：即西岳華山，在今陝西省華陰縣西南。

〔二〕郭璞云：「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郝懿行云：「明星玉女，華山峯名也。」

〔三〕郝懿行云：「蠵當爲遺；劉昭注《郡國志》及《藝文類聚》九十六卷並引此經作肥遺。」

〔四〕郭璞云：「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珂案：郭云「復有肥遺蛇」，見《北次三經》渾夕山、彭毗山。又有肥遺鳥，見此經下文英山。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一〕，其木多荊、杞，其獸多牲牛〔二〕，其陰多磬石〔三〕，其陽多瑾瑜之玉〔四〕，鳥多赤鷩〔五〕，可以禦火，其草有葶苧〔六〕，狀如烏韭〔七〕，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一〕郭璞云：「即少華山。」

〔二〕郭璞云：「今華陰山中多山牛羊，肉皆千斤，牛即此牛也，音昨。」

〔三〕郭璞云：「可以爲樂石。」

〔四〕珂案：瑾瑜，音嶼浮，玉名，形態未詳，《山經》中多記有之，此其一也。

〔五〕郭璞云：「赤鷩，山雞之屬；音鼈。」

〔六〕珂案：葶苧，香草，《楚辭·離騷》作薜荔，音薇戾。

〔七〕郭璞云：「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曰垣衣。」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一〕。其鳥多鴟〔二〕，其狀如翠〔三〕而赤喙，可以禦火〔四〕。

〔一〕郝懿行云：「此即野羊之一種，今夏羊亦有赤鬣者。」　蔥聾

〔二〕郭璞云：「音旻。」郝懿行云：「鴟當爲鵰；《御覽》引此正作鵰。《說文》云：『鵰，鳥也。』《廣韻》云：『鵰鳥似翠而赤喙。』」

〔一〕郭璞云：「翠似燕而紺色也。」

〔二〕郭璞云：「畜之辟火災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一〕之山，其木多椒、桐，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二〕，食之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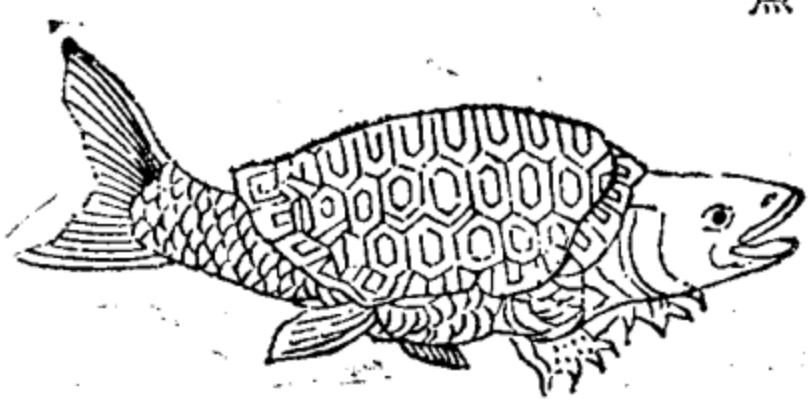
疥。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三〕，以塗牛馬無病〔四〕。

〔一〕珂案：脆，王念孫、畢沅、郝懿行並校作脆。脆，音毳，即脆之正字。《藝文類聚》卷八九引此經作脆山，無石字。

〔二〕珂案：條草與上文同名異狀。

〔三〕郭璞云：「赭，赤土。」

〔四〕郭璞云：「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



鮭魚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柤、櫃〔一〕，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二〕，其中多鮭魚〔三〕，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其陽多箭、篠〔四〕。其獸多牲牛、羬羊。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五〕，可以殺蟲。

〔一〕郭璞云：「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音紐；橿，木中車材，音姜。」

〔二〕郭璞云：「音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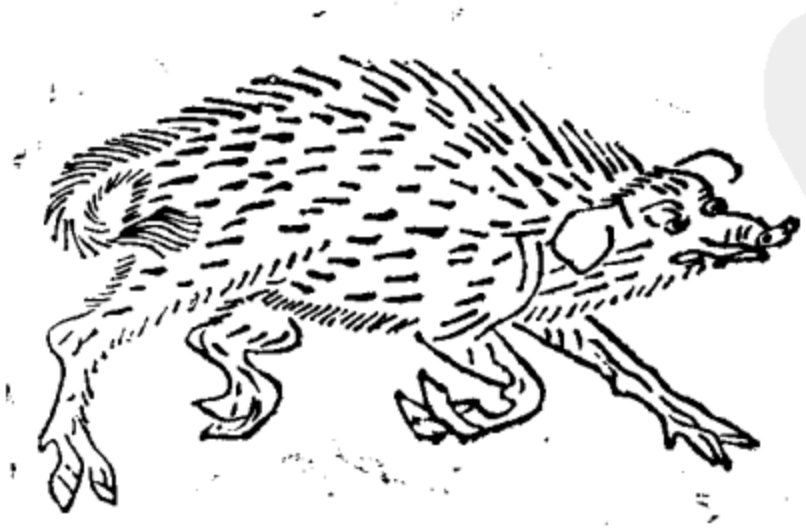
〔三〕郭璞云：「音同蚌蛤之蚌。」

〔四〕郭璞云：「今漢中郡出簹竹，厚裏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簹音媚。」

〔五〕郭璞云：「癘，疫病也；或曰惡創。」失名云：「一音賴。」珂案：癘同厲，《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厲憐王。」復通癩，即今所謂大麻瘋是也。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藿，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一〕，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二〕。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三〕，多蒼玉。丹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四〕。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五〕，大如笄〔六〕而黑端〔七〕，名曰豪彘〔八〕。

豪彘



〔一〕郭璞云：「紫赤色。」

〔二〕郭璞云：「治腑腫也；音符。」

〔三〕郭璞云：「箭，篠也。」珂案：篠，音小，《説文》作筱，云：箭屬，小竹也。

〔四〕郭璞云：「如鯖魚四脚。」珂案：關於人魚，見《海經新釋》卷七「陵魚」節注〔一〕。

〔五〕珂案：王念孫、郝懿行俱校毛下復有毛字，屬下讀，是也。

〔六〕郭璞云：「笄，簪屬。」

〔七〕珂案：《文選·長楊賦》李善注引此經黑端下有以毛射物四字，疑今本脱去之。

〔八〕珂案：即豪豬，俗稱箭豬。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一〕，枳葉而無傷〔二〕，木蟲居之〔三〕。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四〕，佩之可以已癘。

〔一〕郭璞云：「音美目盼兮之盼。」郝懿行云：「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譌。」

〔二〕郭璞云：「枳，刺針（鍼）也，能傷人，故名云。」珂案：《廣雅》云：「傷，箴也。」此言枳葉有刺，盼木葉似枳葉而無刺，故云無傷也。

〔三〕郭璞云：「在樹之中。」

〔四〕郭璞云：「蘼蕪，，香草；《易》曰：『其臭如蘭。』一眉無兩音。」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一〕，其

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二〕。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蠪〔三〕。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𦈡〔四〕，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五〕。

〔一〕郭璞云：「棫，白桜也；音域。」

橐𦈡

〔二〕郭璞云：「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珂案：經文嬰垣之玉，江紹原謂當即嬰脰之玉，見下文《西次三經》「渤山」注〔三〕。

〔三〕郭璞云：「亦在畏獸畫中，似獑猴投擲也。」珂案：蠪，郝懿行云，蠪、嬰聲相近；畢沅校本作囂，云囂、嬰形相近；《說文》云：「嬰，母猴，似人。」蠪當即嬰之訛變也。參見《海經新釋》卷九「東海夔牛」節注〔二〕。

〔四〕郭璞云：「(𦈡)音肥。」珂案：經文曰橐𦈡上王念孫校增名字。

〔五〕郭璞云：「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雷)或作災。」珂案：經文服之不畏雷，王念孫校，疑衍畏字，雷當作厽

（災）。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一〕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一〕郭璞云：「或作遂。」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一〕，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獸多猛豹〔二〕，鳥多尸鳩〔三〕。

〔一〕郝懿行云：「即終南山，《詩》謂之南山，在渭水之南。」

〔二〕郭璞云：「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郝懿行云：「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聲近而轉」。

〔三〕郭璞云：「尸鳩，布穀類也；或曰胡鶻也。鳩或作丘。」郝懿行云：「鳩或作丘者，聲近假借字。」

猛豹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上多穀〔一〕、柞〔二〕，下多枏、樿，陰多銀，陽多白玉。涔〔三〕水出焉，北流注于漢水。

〔一〕珂案：穀字吳任臣本作穀，是也，即構，諸本作穀皆誤。

〔二〕郭璞云：「柞，櫟。」

〔三〕郭璞云：「音潛。」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一〕，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瞫水出焉，北流注于湯〔二〕水。其上多桃枝、鉤端〔三〕，獸多犀、兕、熊、羆，鳥多白翰〔四〕、赤鷩。有草焉，其葉如蕙〔五〕，其本〔六〕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菩蓉〔七〕，食之使人無子。

〔一〕郭璞云：「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

〔二〕郭璞云：「或作陽。」

〔三〕郭璞云：「鉤端，桃枝屬。」珂案：桃枝，竹名；《爾雅·釋草》：「桃枝四寸有節。」疏：「凡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竹。」

〔四〕郭璞云：「白翰，白鶾也，亦名鶾雉，又曰白雉。」

〔五〕郭璞云：「蕙，香草，蘭屬也。」

〔六〕郭璞云：「本，根也。」

〔七〕郭璞云：「菩音骨。」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椒、桐，下多菅、蕙〔一〕。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二〕，席其皮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三〕，名曰櫟〔四〕，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狀如葵〔五〕，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六〕，可以走馬〔七〕，食之已癭〔八〕。

〔一〕郭璞云：「菅，茅類也。」珂案：菅疑蕑之借字，蕑，蘭也，見《中山經》吳林山注〔一〕。

〔二〕郭璞云：「或作谷遺。」

〔三〕郭璞云：「音汲甕之甕。」珂案：《說文》四云：「翁，頸毛也。」

〔四〕郭璞云：「音沙礫之礫。」

〔五〕郝懿行云：「《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此經作葉如葵。」

〔六〕郭璞云：「香草也。」

〔七〕郭璞云：「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

〔八〕郝懿行云：「《說文》云『癭，頸瘤也。』《淮南・墜形訓》云：『險阻氣多癭。』《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癭。』」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之山〔一〕。薔〔二〕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

山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三〕。有草焉，其狀如藁茇〔四〕，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五〕，馬足人手〔六〕而四角，名曰玃如〔七〕。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八〕。

〔一〕郝懿行云：「《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此經作鼻塗。」

〔二〕郭璞云：「音色，或作蕢，又作蒉。」

〔三〕郭璞云：「今礜石殺鼠，音豫；鹽食之而肥。」

〔四〕郭璞云：「藁茇，香草。」畢沅云：「即藁本也；本、茇聲之緩急。」珂案：藁本見《中次三經》青要之山，藁作藳，字同。

〔五〕郝懿行云：「《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此經無白尾二字。」

〔六〕郭璞云：「前兩脚似人手。」

〔七〕珂案：王念孫、郝懿行並校玃如當作玃如。

玃如

旄牛

〔八〕郭璞云：「或作癇。」郝懿行云：「《說文》云：『癇，病也。』《玉篇》云：『小兒癎癇。』《後漢書·王符傳》云：『哺乳多則生癇病。』」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無草木，多竹、箭。

盼水出焉〔一〕，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犎〔二〕。

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鴟〔三〕。

〔一〕郭璞云：「音美目盼　麤兮之盼。」郝懿行云：「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譌。」珂案：上文浮山盼木，郭音與此相同。

〔二〕郭璞云：「音敏。」珂案：《周書·王會篇》云：「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即此。

〔三〕珂案：即鸚鵡。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棷、椐，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一〕、玉，其陰多旄牛、麢、麝〔二〕；其鳥多鸓〔三〕，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一〕珂案：項絪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黃下無金字。

〔二〕郭璞云：「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麝似獐而小，有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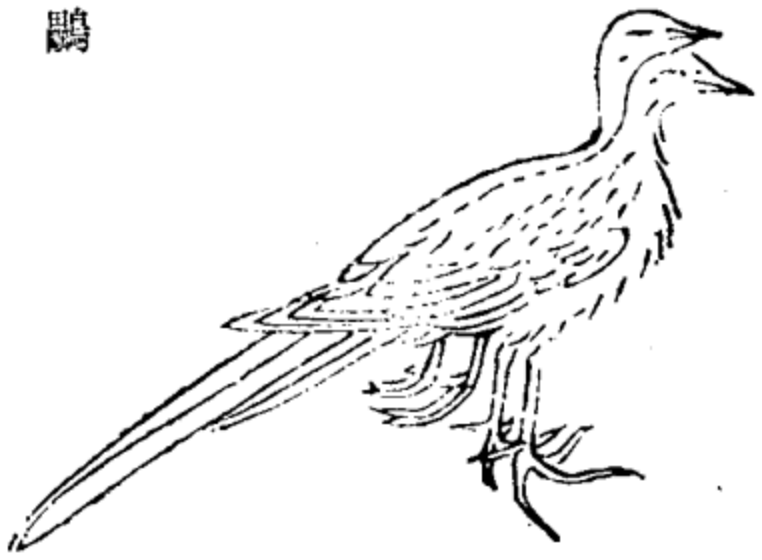
〔三〕珂案：經文鸓，王念孫、畢沅、郝懿行並校作鸓；音疊。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一〕，是錞〔二〕于西海，無草木，多玉。淒〔三〕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四〕、黃金，多丹粟。

〔一〕郭璞云：「音巍；一音隗嘳之隗。」

〔二〕郭璞云：「錞猶隄埻也；音章閏反。」汪紱云：「錞蓋蹲字假音也。」

〔三〕郭璞云：「或作淒。」



鸓

〔四〕郭璞云：「采石，石有采色者；今雌黄、空青、碧緑之屬。」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一〕，其祠之禮：太牢〔二〕。羭山神也，祠之用燭〔三〕，齋百日以百犧〔四〕，瘞用百瑜〔五〕，湯〔六〕其酒百樽，嬰〔七〕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八〕用一羊祠之〔九〕。燭者，百草之未灰〔一〇〕。白蓆采等純之〔一一〕。

〔一〕郭璞云：「冢者，神鬼之所舍也。」

〔二〕郭璞云：「牛羊豕爲太牢。」

〔三〕郭璞云：「或作煬。」郝懿行云：「《説文》云：『燭，庭燎火燭也；煬，炙燥也。』」

〔四〕郭璞云：「牲純色者爲犧。」珂案：經文齋，汪紱本作齊，是也，古齋字多作齊。

〔五〕郭璞云：「瑜亦美玉名；音臾。」

〔六〕郭璞云：「或作溫。」郝懿行云：「湯讀去聲；今人呼溫酒爲湯酒本此。」珂案：湯酒，今作燙酒。

〔七〕郭璞云：「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珂案：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云，嬰係以玉祀神之專稱，其説近是，可供參考。

〔八〕郭璞云：「牷謂牲體全具也。」珂案：牷音全。

〔九〕失名云：「一吳（吳琯、吳任臣）本均作牢，恐非。」珂案：經文用一羊祠之，汪紱本無用字，於義爲長。

〔一〇〕郝懿行云：「此蓋古人用燭之始，經云『百草未灰』，是知上世爲燭，亦用麻蒸葦苣爲之。詳見《詩疏》及《周禮疏》。」

〔一一〕郭璞云：「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綵也。」珂案：經文蓆，藏經本作席。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一〕，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一〕郭璞云：「音髡鉗之鉗，或作冷，又作塗。」

西二百里，曰泰〔一〕冒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二〕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三〕，多白蛇〔四〕。

〔一〕郭璞云：「或作秦。」珂案：《初學記》卷六及《太平御覽》卷六二引此經正作秦。

〔二〕珂案：浴水，《初學記》及《御覽》並引作洛水，是也。

〔三〕郭璞云：「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棗，音練。」珂案：《初學記》及《御覽》引此經多藻玉並作有藻玉。

〔四〕郭璞云：「水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鵡。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一〕。

〔一〕郭璞云：「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又西百五十里高山〔一〕，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二〕、雄黃，其木多椒，其草多竹。涇〔三〕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青碧。

〔一〕珂案：宋本、吳寬抄本、吳任臣本、汪紱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經文高山上並有曰字，此脫。

〔二〕郭璞云：「碧，石之青美者。」此碧所以稱青碧也。

〔三〕郭璞云：「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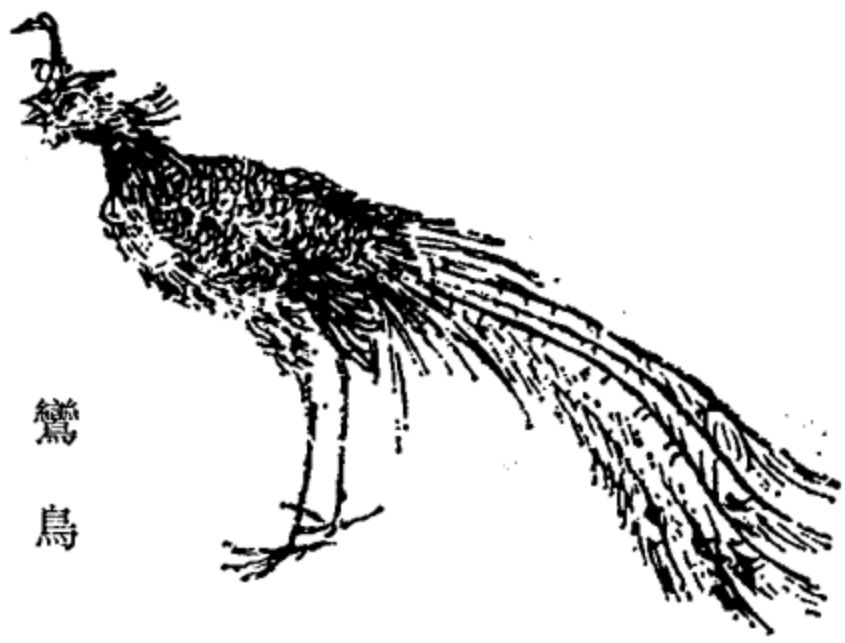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一〕，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二〕，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三〕。

〔一〕吳任臣云：「《本草》：『黑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南人謂之畫眉石。』楊慎《補注》曰：『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涅而不淄」，即此物也。又可以書字，謂之石墨。』」

〔二〕郭璞云：「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鸑；鸑，雕屬也。」珂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經翟作

作鶴，五采作五色。

〔三〕郭璞云：「舊説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



鸞鳥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黄金，其陰多鐵。苕水〔一〕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二〕，其中多美玉。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此經作若水。畢氏云，苕當爲芮。竝字形相近。」

〔二〕珂案：宋本、毛扆校本東南流上有而字。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牲牛、羬羊、白豪〔一〕。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鳴自叫也〔二〕，見則有兵。

〔一〕郭璞云：「豪，貆豬也。」珂案：豪即豪彘，已見上文竹山；以其毛白，故稱白豪。

〔二〕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卷引此經面作首，鳴作

名，蓋形聲之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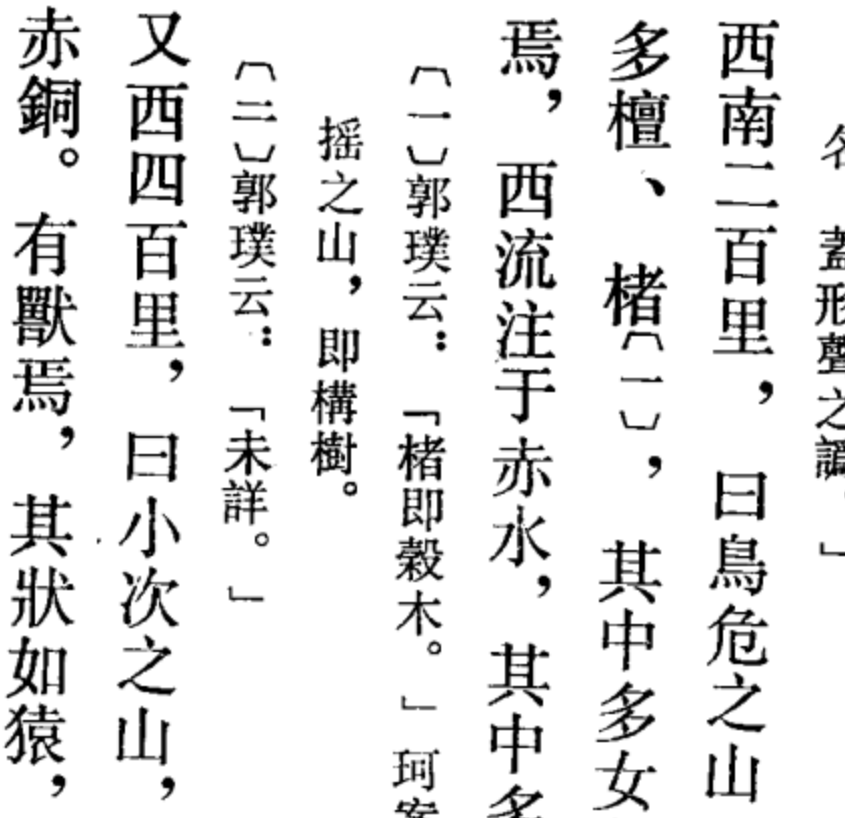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陰多檀、楮〔一〕，其中多女牀〔二〕。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一〕郭璞云：「楮即穀木。」珂案：穀木已見《南山經》首招搖之山，即構樹。

〔二〕郭璞云：「未詳。」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

〔一〕郭璞云：「一作見則有兵起焉，一作見則爲兵。」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卷、《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九卷引此經竝作見則有兵。」



鳧徯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一〕，其陰多碧，其獸多牦牛、麢羊。

〔一〕郭璞云：「堊似土色，甚白；音惡。」郝懿行云：「《中山經》：『葱聾之山，多白堊，黑、青、

黃堊。」明堊非一色，不獨白者名堊也。」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厎〔一〕陽之山，其木多椶〔二〕、枏、豫章〔三〕，其獸多犀、兕、虎、豹〔四〕、牸牛。

〔一〕郭璞云：「音旨。」珂案：經文厎，王念孫、畢沅、郝懿行並校作厎。

〔二〕郭璞云：「椶似松，有刺，細理；音即。」

〔三〕郭璞云：「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珂案：注文復字，王念孫、孫星衍、郝懿行並校衍。

〔四〕郭璞云：「豹，音之藥反。」郝懿行云：「《玉篇》云：『豹，獸，豹文。』音與郭同。」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一〕。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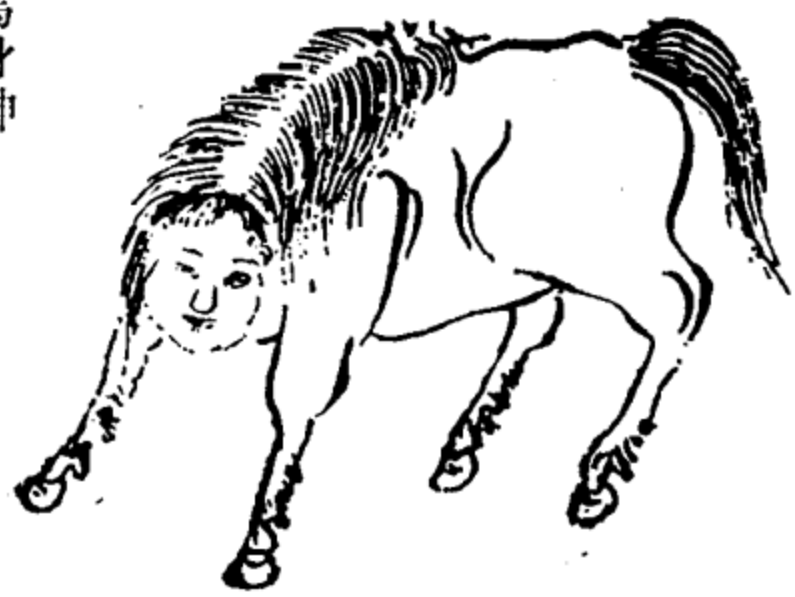
〔一〕郭璞云：「即雌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吳任臣云：「蘇頌云：『階州山中，雄黃有

青黑色而堅者，名曰熏黃。」青雄黃意即此也。珂案：青與雄黃，當是二物；郭云青即空青、曾青之屬，意畫家所用作顏料之石青更爲近之。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一〕。

〔一〕郭璞云：「彤棠之屬也。蕙或作羔。」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一〕、鹿、



人面馬身神

牸牛。

〔一〕郭璞云：「麋大如小牛，鹿屬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一〕，是食人。

〔一〕郭璞云：「羅羅之鳥，所未詳也。」郝懿行云：「《海外北經》有青獸，狀如虎，名曰羅羅，此鳥與之同名。」珂案：參見《海經新釋》卷三「北海諸獸」節注〔四〕。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

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一〕，白菅爲席。其十輩〔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三〕；毛采〔四〕。

〔一〕郭璞云：「羊豬爲少牢也。」

〔二〕郝懿行云：「輩猶類也。」

〔三〕郭璞云：「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不以米。」郝懿行云：「鈐疑祈之聲轉耳，經文祈而不糈，即祠不以米之義；思訓未詳。」

〔四〕郭璞云：「言用雜色雞也。」珂案：此言祠此人面馬身之十輩神，毛物但用一雜色雄雞，而不以米也。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一〕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二〕，南望番〔三〕之澤，西望帝之搏〔四〕獸之丘〔五〕，東望蟜〔六〕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七〕，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八〕，食之宜子孫。

人面牛身神

舉父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九〕而善投，名曰舉父〔一〇〕。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一一〕，見則天下大水。

〔一〕郝懿行云：「《博物志》及《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此經並作崇丘；《博物志》又作參嵎。」

〔二〕郭璞云：「山名。」

〔三〕郭璞云：「音遥。」

〔四〕郭璞云：「搏或作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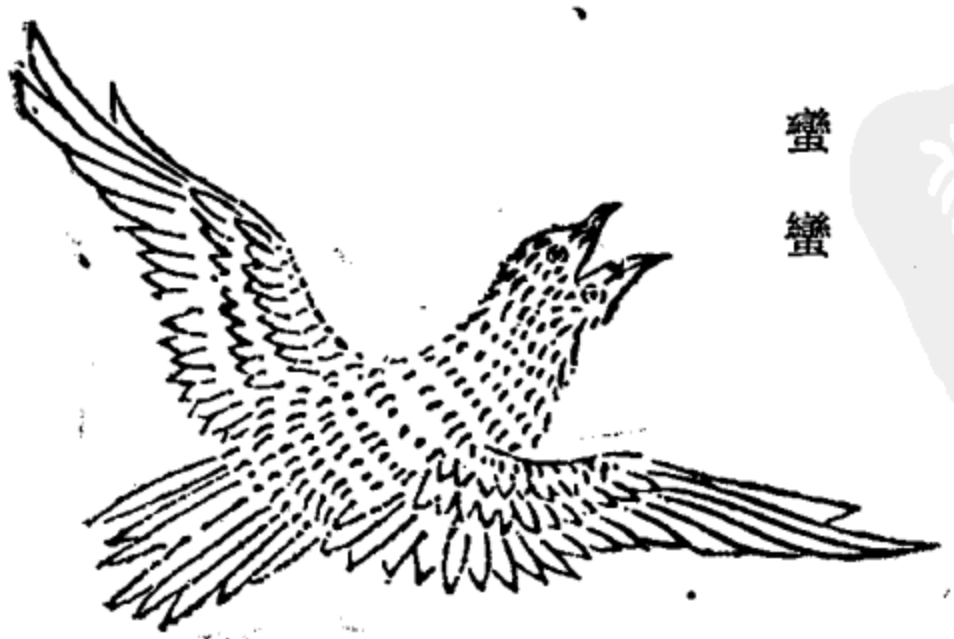
〔五〕珂案：經文丘，邵恩多校本、何焯校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並作山。

〔六〕珂案：蠵音焉。

〔七〕珂案：柎，花萼房也，音附。

〔八〕郝懿行云：「《説文》云：『枎，木，似橘。云：『橘逾淮而北，爲枳。』」」《考工記》

〔九〕吳任臣云：「字有誤。」珂案：經文虎，疑是尾字之誤。



蠻蠻

〔一〇〕郭璞云：「或作夸父。」珂案：郝懿行云：「《爾雅》云：『虡，迅頭。』郭注云：『今建平山中有虡，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獲類也。』如郭所說，惟能舉石擿人，故經曰善投，因亦名舉父。舉、虡聲同，故古字通用；與夸聲近，故或作夸父。」則夸父者，猿類之獸也。《東山經》豺山有獸，「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北次二經》梁渠之山有鳥，「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鵸鵌，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均形似猿猴之怪鳥獸也。而神之多力奮迅者，亦或以夸父名矣。參見《海經新釋》卷三「夸父逐日」節注〔一〕。

〔一一〕郭璞云：「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珂案：參見《海經新釋》卷一「比翼鳥」節注〔一〕。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一〕。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洞水〔二〕，無草木，多青雄黃。

〔一〕郝懿行云：「《穆天子傳》云：『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即此。」

〔二〕郭璞云：「音黝，水色黑也。」珂案：即下文云「東望洞澤」是也。

又西北三百里，曰不周之山〔一〕。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洞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二〕。爰有嘉果，其實如桃〔三〕，其葉如

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四〕。

〔一〕郭璞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帀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珂案：郭注「山形有缺」，乃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之所致也；參見《海經新釋》卷三「禹殺相柳」節注〔一〕及卷十一「不周負子山」節注〔一〕。

〔二〕郭璞云：「渾渾泡泡，水濆湧之聲也；衮咆二音。」

〔三〕珂案：《漢武故事》「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著子」云云，說蓋本此也。

〔四〕郝懿行云：「勞，憂也。《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卷引此經作其實如桃李、其華食之不飢，與今本異。」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崞山〔一〕，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二〕，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三〕，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四〕。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崞山之玉榮〔五〕，而投之鍾山之陽〔六〕。瑾瑜之玉爲良〔七〕，堅粟精密〔八〕，濁澤有而光〔九〕。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一〇〕之，以禦不祥。自崞山至于鍾

山，四百六十里〔一〕，其閒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一〕郭璞云：「音密。」郝懿行云：「郭注《穆天子傳》及李善注《南都賦》、《天台山賦》引此經俱作密山，蓋峯、密古字通也。」

〔二〕郭璞云：「后稷神所憑，因名云。」珂案：關於后稷，參見《海經新釋》卷十一「西周國」節注〔二〕。

〔三〕郭璞云：「玉膏湧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

〔四〕郭璞云：「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

〔五〕郭璞云：「謂玉華也。」珂案：《穆天子傳》卷二云：「天子于是得玉榮、枝斯之英。」即此。

〔六〕郭璞云：「以爲玉種。」

〔七〕郭璞云：「言最善也。或作食。覲臾兩音。」珂案：此段通篇多係韻語，作食則於韻不協，疑郭所見別本已譌。

〔八〕郭璞云：「說玉理也。」郝懿行云：「王引之說經文粟當爲栗。」珂案：王念孫（引之父）校正作栗。

〔九〕郭璞云：「濁謂潤厚。」珂案：經文澤，郘恩多校宋本、吳慈培臨黃蕘圃校宋本、吳寬抄本均

作黑，於義爲長。又經文有而，唯吳任臣本同，汪紱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並作而有，應乙正。

〔一〇〕珂案：服謂佩帶也。

〔一一〕郝懿行云：「下又云四百二十里。」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一〕人面而龍身〔二〕，是與欽鴉〔三〕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四〕，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嶇崖〔五〕，欽鴉化爲大鶚〔六〕，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七〕，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八〕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九〕，見則其邑大旱。

〔一〕珂案：經文如字，王念孫校衍，是也。

〔二〕郭璞云：「此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啓筮》。《啓筮》曰：『麗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亦似此狀也。」珂案：經文「鍾山，其子曰鼓」者，謂鍾山山神之子曰鼓也。《海外北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其爲物人面蛇身。」正與鼓之狀合，是知鼓即鍾山山神燭陰（燭龍）之子耳，參見《海經新釋》卷三「鍾山之神燭陰」節注〔一〕。又郭注「其類皆見《歸藏·啓

筮》」者，謂諸山水神之子之狀皆見《歸藏・啓筮》也。所舉麗山之子之狀，即其一例。又《文選・鸚鵡賦》注引《歸藏・啓筮》云：「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亦其一例。

〔三〕郭璞云：「音邳。」郝懿行云：「《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作欽駓，《莊子・大宗師篇》作堪坏，云：『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釋文云：『崔作邳之見劉。』李善注引此經作祖江。又陶潛《讀山海經》詩亦作祖江。

作欽負。是欽堪、坏負並聲類之字。」

〔四〕郭璞云：「葆或作祖。」珂案：《文選・思玄賦》云：「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弔祖江

鼓

〔五〕珂案：經文嶕崖，王念孫云：「《張衡傳》注、《御覽・妖異》三作瑤岸。」郝懿行亦校瑤岸。

〔六〕郭璞云：「鶡，鶡屬也，音鄂。」

〔七〕郭璞云：「晨鵠，鸍屬，猶云晨鳧耳。」

〔八〕郭璞云：「音俊。」

〔九〕郝懿行云：「《說文》云：『鵠，鴻鵠也。』」珂案：此經之「帝」，蓋黃帝也。黃帝戮鼓與欽鴉，亦猶黃帝梏貳負與危之類是也；參見

《海經新釋》卷六「危與貳負殺窫窳」節注〔三〕。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一〕，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二〕，狀如鯉魚〔三〕，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四〕西海，遊于東海〔五〕，以夜飛。其音如鸞鷄〔六〕，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七〕。

〔一〕珂案：經文觀水，《呂氏春秋·本味篇》作藿水，高誘注：「藿水在西極。」《文選·吳都賦》及曹植《七啓》李善注引此經均作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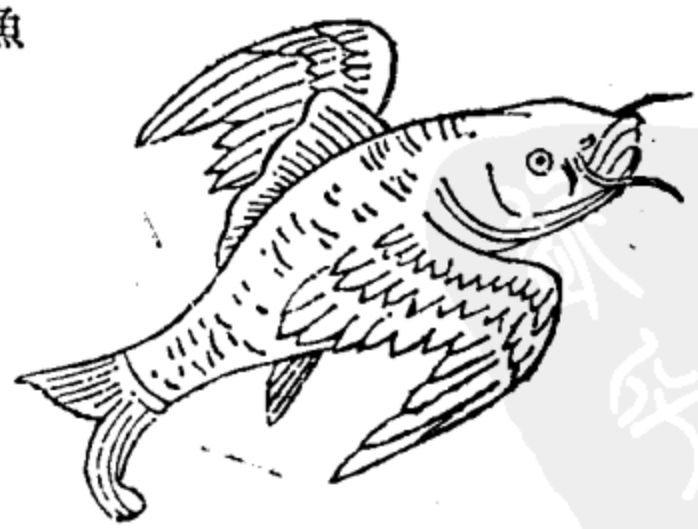
〔二〕郭璞云：「（鰩）音遥。」珂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作鰩魚，《文選·吳都賦》及曹植《七啓》注引此經止作鰩魚，無文字。

〔三〕珂案：經文鯉魚，王念孫校衍魚字。

〔四〕珂案：經文常行，《呂氏春秋·本味篇》及《初學記》卷三十均作常從。

〔五〕珂案：經文遊于東海，《文選·吳都賦》及曹植《七啓》注引遊上均有而字。

〔六〕郭璞云：「鸞鷄，鳥名，未詳也；或作欒。」郝懿行云：



文鰩魚

「鸞或作欒，古字假借，鸞鷄疑即鸞也。《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無雞字。」〔七〕郭璞云：「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郝懿行云：「魚見則大穰者，詩言衆魚占爲豐年，今海人亦言歲豐則魚大上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洮水。其中多嬴母〔一〕，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二〕，其陰多采黄金、銀〔三〕。實惟帝之平圃〔四〕，神英招司之〔五〕，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六〕于四海，其音如榴〔七〕。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八〕。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九〕；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一〇〕。北望諸毗〔一一〕，槐鬼離侖居之〔一二〕，鷹、鸇〔一三〕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一四〕，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一五〕。爰有淫水，其清洛洛〔一六〕。有天神焉，其

神英招

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一七〕，見則其邑有兵。

〔一〕郭璞云：「即蠃螺也。」珂案：經文贏，音螺；郭注蠃螺，《中次三經》青要之山作僕纍。

〔二〕郭璞云：「琅玕，石似珠者；藏猶隱也。郎干二音。」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臧，善也：此言琅玕、黃金、玉之最善者。」

〔三〕郝懿行云：「采謂金銀之有符采者。」

〔四〕郭璞云：「即玄圃也。」珂案：玄圃，《穆天子傳》、《淮南子·墜形篇》作縣圃，玄、縣聲同，古字通用。

〔五〕郭璞云：「司，主也。招音韶。」

〔六〕郭璞云：「徇謂周行也。」

〔七〕郭璞云：「音留，或作鶹；此所未詳也。」郝懿行云：「疑此經榴當爲搯。《莊子》云：「挈水若抽抽。」即搯字。」

〔八〕郭璞云：「皆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

〔九〕郭璞云：「后稷生而靈知，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爲之神，亦猶傅說騎箕尾也。」畢沅云：「即稷澤，稷所葬也。」珂案：稷葬所參見《海經新釋》卷六「后稷之葬」節注〔一〕。

〔一〇〕郭璞云：「榣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爲若，見《尸子》。」

〔一一〕郭璞云：「山名。」珂案：諸毗亦水名，見《南次二經》浮玉山。

〔一二〕郭璞云：「離侖其神名。」

〔一三〕郭璞云：「鵸亦鴟屬也。」

神陸吾

〔一四〕郭璞云：「成亦重也。」珂案：經文恒山，王念孫、郝懿行並校作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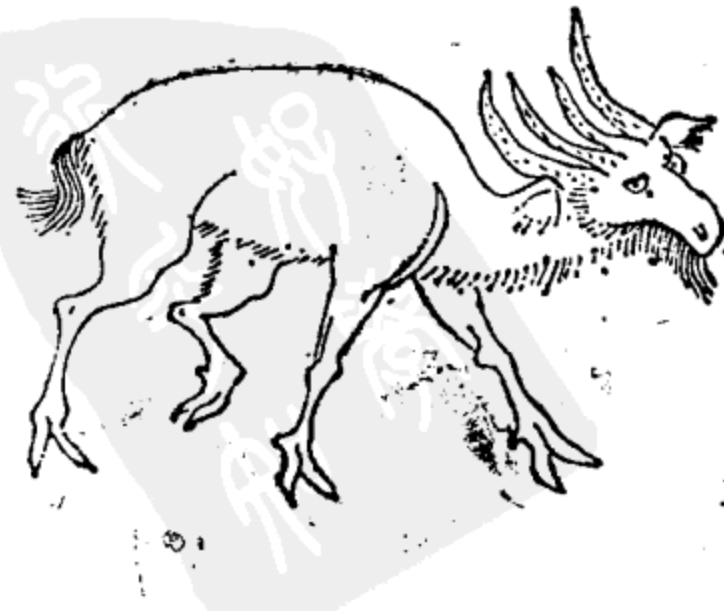
〔一五〕郭璞云：「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號耳。搏亦作摶。」

〔一六〕郭璞云：「水留下之貌也。淫音遥也。」郝懿行云：「陶潛《讀山海經》詩云：『落落清瑶流。』是洛洛本作落落，淫本作瑶，皆假借聲類之字。」

〔一七〕郭璞云：「勃皇未詳。」郝懿行云：「勃皇即發皇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翼鳴者』，鄭注云：『翼鳴發皇屬。』發皇《爾雅》作蚾蝗，聲近字通。」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一〕惟帝之下

都〔二〕，神陸吾司之〔三〕。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四〕；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五〕。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蠭〔六〕，大如鴛鴦，名曰欽原〔七〕，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八〕。有鳥焉，其名曰鶉鳥〔九〕，是司帝之百服〔一〇〕。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一一〕，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一二〕。有草焉，名曰薋草〔一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一四〕。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一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一六〕。洋水出焉〔一七〕，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一八〕。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一九〕。是多怪鳥獸〔二〇〕。



土螻

〔一〕珂案：經文是實，王念孫校衍是字，實作寔。

〔二〕郭璞云：「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珂案：郭注天帝即黃帝，見《海經新釋》卷六「海內昆侖之虛」

節注〔二〕。

〔三〕郭璞云：「即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郝懿行云：「郭說見《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四〕珂案：此神即《海內西經》之開明獸也，見《海經新釋》卷六「海內昆侖之虛」節注〔三〕。

〔五〕郭璞云：「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也。」

〔六〕珂案：經文蠭，宋本作蜂，即蜂字。

〔七〕郭璞云：「欽或作爰，或作至也。」

〔八〕珂案：蠭音弱，螫也。

〔九〕郝懿行云：「鶡鳥，鳳也；《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有鳳皇，此是也。《埤雅》引師曠《禽經》曰：『赤鳳謂之鶡。』」

〔一〇〕郭璞云：「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郝懿行云：「或作藏者，百藏，言百物之所聚。」

〔一一〕郭璞云：「棠，棃也。」珂案：經文黃華赤實，宋本、毛扆本作華黃赤實。

〔一二〕郭璞云：「言體浮輕也；沙棠爲木，不可得沉。」

〔一三〕郭璞云：「音頻。」郝懿行云：「《文選》注陸機《擬古詩》十二首引此經文，引字書曰：『蘱亦蘋字也。』」

〔一四〕珂案：「已勞，謂已憂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注：「蘋，

大蘋，水藻也。」

〔一五〕郭璞云：「山名。」

〔一六〕珂案：《大荒南經》云：「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即此山此水。見《海經新釋》卷十「禹攻雲雨」節注〔一〕。

〔一七〕郭璞云：「（洋）或作清。」

〔一八〕郭璞云：「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珂案：《大荒南經》云：「有山名歿塗之山，青水窮焉。」

〔一九〕郭璞云：「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珂案：九首開明獸，六首樹鳥，並見《海內西經》（《海經新釋》卷六）。

〔二〇〕郭璞云：「山名也。」

鯩魚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一〕，是多白玉。其中多鯩魚〔二〕，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

〔一〕珂案：稷澤已見上文崙山。

〔二〕郭璞云：「音滑。」珂案：經文鯩、注文滑，王念孫、

神長乘

畢沅、郝懿行並校作鯛、渭。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贏母之山〔一〕，神長乘司之〔二〕，是天之九德也〔三〕。其神狀如人而豹〔四〕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一〕珂案：此處經文，疑當作西水行四百里，流沙二百里，至于贏母之山，曰字衍。

〔二〕郝懿行云：《水經注》云：『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疑即此神。」珂案：郝引《水經注・洮水》文，「黑玉」下當有「書」字。

〔三〕郭璞云：「九德九（之）氣所生。」

〔四〕郭璞云：「之藥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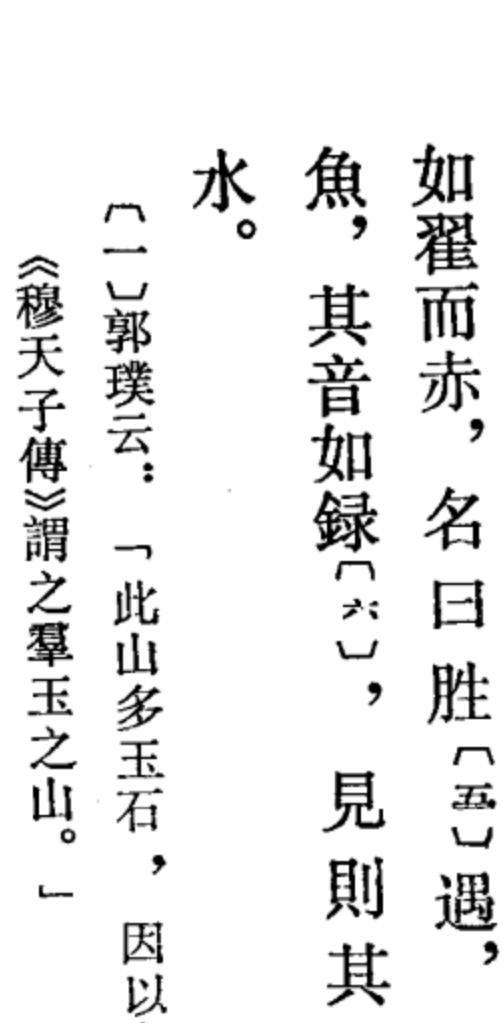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二〕，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三〕。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有鳥焉，其狀

如翟而赤，名曰胜〔五〕遇，是食魚，其音如録〔六〕，見則其國大水。

〔一〕郭璞云：「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

〔二〕郭璞云：「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郝懿行云：「《莊子釋文》引此經作蓬頭戴勝，郭云玉勝者，蓋以玉爲華勝也。」珂案：《太平御覽》卷三九二引郭注作蓬髮，亂髮，于義爲長。

〔三〕郭璞云：「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珂案：關于西王母，參見《海經新釋》卷七「西王母」節注〔一〕。


西王母

〔四〕郭璞云：「或作羊。」

〔五〕郭璞云：「音姓。」

〔六〕郭璞云：「音録；義未詳。」吳任臣云：「疑爲鹿之借字。」郝懿行云：「經文作録，郭復音録，必有誤。」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一〕，無草木。洵〔二〕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

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一〕郭璞云：「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

〔二〕郭璞云：「音詢。」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一〕。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

〔一〕郭璞云：「冒，猶覆也。」珂案：經文西流，王念孫、郝懿行並于西下校增南字。又關於積石山，參見《海經新釋》卷三「禹所積石山」節注〔一〕。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一〕，其神白帝少昊居之〔二〕。其獸皆文尾〔三〕，其鳥皆文首〔四〕。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五〕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六〕。

〔一〕郝懿行云：「長留或作長流；《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于祀主秋。』蓋留通作流也。」珂案：經文長留，《太平御覽》卷三八八正引作長流。

〔二〕郭璞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珂案：關於少昊，見《海經新釋》卷九「少昊之國」節注〔二〕。

〔三〕郭璞云：「文或作長。」

〔四〕郭璞云：「文或作長。」

〔五〕郭璞云：「音隗。」

〔六〕郭璞云：「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郝懿行云：「是神，員神，蓋即少昊也；紅光，蓋即蓐收，見下文沙山。」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一〕。所爲甚怪〔二〕。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三〕，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猾〔四〕。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五〕，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六〕。

〔一〕郭璞云：「碧亦玉屬。」珂案：經文章莪，《太平御覽》卷八〇九引作章義，多瑤碧上有是字。

〔二〕郭璞云：「多有非常之物。」

〔三〕郝懿行云：「赤豹，《廣韻》引此經無赤字。」

〔四〕珂案：經文如猾，宋本、吳寬抄本並作曰猾，王念孫、孫星衍、郝懿行校同，是也。

〔五〕珂案：關於畢方，見《海經新釋》卷一「畢方鳥」節注〔一〕。

猾

畢方

〔六〕郭璞云：「譌亦妖訛字。」珂案：譌火，即怪火也。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一〕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貍〔二〕而白首，名曰天狗〔三〕，其音如榴榴〔四〕，可以禦凶。

〔一〕珂案：經文濁浴，《太平御覽》卷八〇七、卷九一三並引作濁谷。

〔二〕郭璞云：「或作豹。」

〔三〕珂案：《大荒西經》《大荒西經 新釋》卷十一「黃姖尸、比翼鳥、天犬」節注〔六〕。

〔四〕郭璞云：「或作貓貓。」

天狗

亦有獸，名曰天犬，與此性態各異，參見《海經新釋》卷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一〕，其上多棪、栒，

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二〕。

〔一〕郭璞云：「（惕）音陽。」郝懿行云：「《藝文類聚》二卷、《太平御覽》九卷及十卷並引此經作符陽之山，與今本異。」

〔二〕郝懿行云：「《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即斯類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一〕。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二〕四角，其豪如披蓑〔三〕，其名曰徼徊〔四〕，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鸞〔五〕，其名曰鴟。

徼徊

〔一〕郭璞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珂案：三青鳥參見《海經新釋》卷七「西王母」節注〔三〕。

〔二〕郝懿行云：「《廣韻》引此經作白首。」

〔三〕郭璞云：「蓑，辟雨之衣也；音梭。」珂案：郭注辟雨之衣，宋本作辟雨草衣；音梭作音催。

〔四〕郭璞云：「傲噎二音。」珂案：經文徼徊，王念孫校作獥狪。

〔五〕郭璞云：「鸏似鵰，黑文赤頸；音洛。」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一〕，其音常如鍾磬〔二〕。其下多積蛇。

帝江

鴟

〔一〕郭璞云：「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二〕郝懿行云：「此亦天授然也，其孫長琴，所以能作樂風，本此。亦見《大荒西經》。」珂案：關於老童，參見《海經新釋》卷十一「太子長琴」節注〔二〕。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一〕。有神焉〔二〕，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三〕，六足

四翼，渾敦〔四〕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爲帝江也〔五〕。

〔一〕珂案：此與《海外東經》及《大荒東經》所記之湯谷蓋異地同名。

〔二〕郝懿行云：「《初學記》、《文選》注引此經竝作神鳥，今本作焉，字蓋譌。」珂案：汪紱本、畢沅校本作神鳥，惟吳寬抄本、吳任臣本、《百子全書》本仍作焉。

〔三〕郭璞云：「體色黃而精光赤也。」

〔四〕郝懿行云：「《初學記》八卷引此經無敦字。」

〔五〕畢沅云：「江讀如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珂案：經文實爲帝江，宋本、毛扆本作實惟帝江，於義爲長。畢說江讀如鴻，是也；謂帝江猶言帝江氏子，則曲說也。古神話必以帝鴻即此「渾敦無面目」之怪獸也。帝鴻者何？《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注：「帝鴻，黃帝。」《莊子・應帝王》：「中央之帝爲渾沌。」正與黃帝在「五方帝」中爲中央天帝符，以知此經帝江即帝鴻亦即黃帝也。至于《大荒東經》又謂「帝俊生帝鴻」者，神話傳說之紛歧，每每如是，無足異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洵山〔一〕，神濛收居之〔二〕。其上多嬰短之玉〔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四〕，神紅光之所司也〔五〕。

〔一〕郭璞云：「泑，音黝黑之黝。」郝懿行云：「李善注《思玄賦》引此經作濛山，蓋即《淮南子》云，日至於蒙谷是也。」

〔二〕郭璞云：「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毛），執鉞，見《外傳》云。」珂案：關於蓇收，見《海經新釋》卷二「西方蓇收」節注〔一〕。

〔三〕郭璞云：「未詳。」珂案：即嬰垣之玉，已見上文羭次之山，郭注云：「垣或作短。」謂此也。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謂垣、短均當係脘字之誤，嬰脘之玉，即作爲頸飾之玉，其說近是，足供參考。

〔四〕郭璞云：「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

〔五〕郭璞云：「未聞其狀。」郝懿行云：「紅光蓋即蓇收也。」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一〕，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謹〔二〕，其音如棄百聲〔三〕，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四〕。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五〕，服之使人不厭〔六〕，又可以禦凶。

〔一〕郭璞云：「或作土翠山。」珂案：《中次十一經》首曰翼望之山，與此同名；或一山之連麓。

〔二〕郭璞云：「謹音歡；或作原。」

譴

〔三〕郭璞云：「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郝懿行云：「奪，《説文》作夻，蓋形近誤作奪也。」珂案：吳寬抄本字正作奪。

〔四〕郭璞云：「黄癉病也；音旦。」珂案：《北山經》帶山有鳥，名曰鵸鵌，自爲牝牡，與此同名。

〔五〕郭璞云：「猗餘兩音。」珂案：吳寬抄本字正作猗。

〔六〕郭璞云：「不厭夢也。」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一〕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三〕，糈用稷米。

鵸鵌

〔一〕珂案：經文崇吾之山上當脫自字。

〔二〕郝懿行云：「今才二十二山。」

〔三〕郭璞云：「玉加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一〕，上多穀〔二〕，無石，其草多韭、薔〔三〕。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一〕珂案：上文已有陰山，與此同名。

〔二〕珂案：經文穀，汪紱本、毛扆校本、吳任臣本並作穀，是也。

〔三〕郭璞云：韭，鼠葵也；薔，青薔，似莎而大；卯煩兩音。」珂案：韭，宋本、吳任臣本、汪紱本、畢沅校本均作茆，韭、茆字同。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茈草〔一〕。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一〕吳任臣云：「即紫草。」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一〕。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二〕。

〔一〕珂案：經文罷父，王念孫、吳任臣、畢沅、郝懿行並校作罷谷。

〔三〕郝懿行云：「茈、碧二物也；茈即茈石。」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一〕珂案：經文穀，汪紱本、毛扆校本、吳任臣本並作穀，是也。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一〕，下多榛、楛〔二〕，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三〕，其狀如雉，以其髯飛〔四〕，食之不眴目〔五〕。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硌，磊硌，大石貌也；音洛。」

〔二〕郭璞云：「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爲箭。《詩》云：『榛楛濟濟。』臻怙兩音。」

〔三〕郭璞云：「（扈）或作户。」

〔四〕郭璞云：「髯，咽下須毛也。」

〔五〕珂案：眴目，即瞬目；音舜。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椒，其草多葯、蘼蕪、芎藭〔一〕。多泠石〔二〕。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葯，白芷別名；蘼蕪，香草也；芎藭一名江蘺。葯音烏較反。」珂案：芎藭音穹窮，即川芎也。

〔二〕郭璞云：「泠或音金；未詳。」郝懿行云：「《說文》泠本字作淦，云泥也，蓋石質柔軟如泥者，今水中土中俱有此石也。」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一〕。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或作白翠。」郝懿行云：「雉、翟一物二種，經白翟當爲白翠。」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櫟、檀〔一〕，其獸多牲牛、臧羊，其鳥多鶡鴟〔二〕。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於生水。

〔一〕郭璞云：「櫟即柞。」

〔二〕郭璞云：「鴞似鳩而青色。」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一〕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

〔一〕珂案：經文申首，王念孫、吳任臣、郝懿行並校作由首；申蓋由字之譌也。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一〕。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一〕郭璞云：「或無之山二字。」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一〕，多瑾瑜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魁〔二〕，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三〕。

神魁

〔一〕汪紱云：「柒即漆字。」

〔二〕郭璞云：「魁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回反。或作媿。」郝懿行云：「魁疑當爲魑字之或體；《說文》云：『魑，神獸也，從鬼佳聲。』與郭音義俱合。又云或

作魄者，魄當爲魃，《說文》云：『魄，厲鬼也。』〔三〕郭璞云：「欽亦吟字假音。」郝懿行云：「《說文》云：『欽，欠皃。』蓋人呵欠則有音聲也。」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一〕，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蠻蠻

〔一〕郝懿行云：「蠻蠻之獸，與比翼鳥同名，疑即獑也。獑、蠻聲相近。《說文》云：『獑或作獑，獑屬。』《文選·羽獵賦》注引郭氏《三蒼解詁》曰：『獑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一〕出焉，而北流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二〕，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三〕，可以禦凶。

冉遺魚

〔一〕郭璞云：「涴或作浣，音冤枉之冤。」郝懿行云：「《玉篇》正作浣，云水出莫靴山，蓋英鞮山之異文也。」

〔二〕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作無遺之魚，疑即蒲夷之魚也，見《北次三經》碣石之山下；蒲、無聲相近，夷、遺聲同。」

〔三〕郝懿行云：「《說文》云：『眯，艸入目中也。』珂案：此固眯之一義，然以此釋此經之眯，則未當也。「艸入目中」，偶然小事，勿用服藥；即令服藥，亦何能「使人不眯」？《莊子·天運篇》云：「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釋文引司馬彪云：「眯，厭也。」厭，俗作魘，即厭夢之義：此經文眯之正解也，與下文「可以禦凶」之義亦合。《西次三經》翼望之山鵸鵌，「服之使人不厭」，郭注云：「不厭夢也。」《山經》凡言「不眯」，均當作此解。

駮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一〕，其名曰駮，是食虎豹〔二〕，可以禦兵〔三〕。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四〕，食之多力。

〔一〕珂案：經文音如鼓音，王念孫、畢沅、郝懿行並校無下音字。

〔二〕郭璞云：「《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畏獸畫中。」珂案：《爾雅・釋獸》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關於駮，參見《海經新釋》卷三「北海諸獸」節注〔二〕。

〔三〕郭璞云：「養之辟兵刃也。」

〔四〕郭璞云：「音懷。」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一〕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獆狗，是食人〔二〕。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三〕，贏魚〔四〕，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窮奇

〔一〕郭璞云：「音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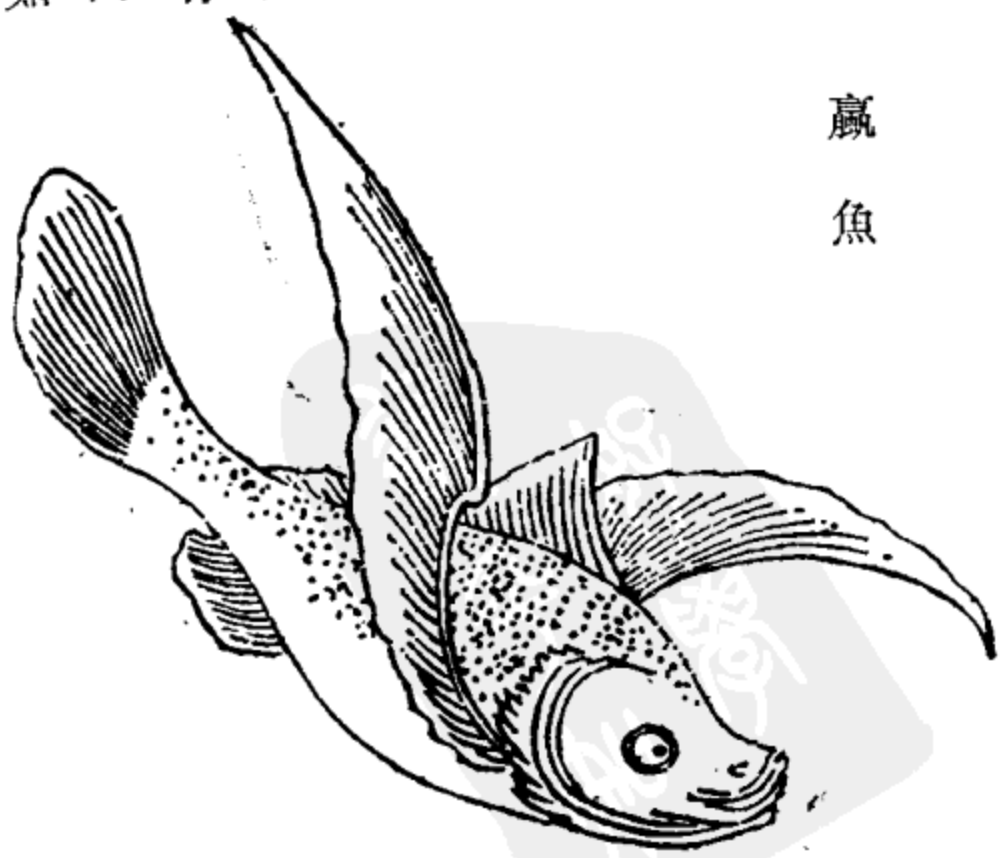
〔二〕郭璞云：「或云似虎，蝟毛有翼。」珂案：關於窮奇，參見《海經新釋》卷七「窮奇」節注〔一〕。

〔三〕郭璞云：「貝，甲蟲，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四〕郭璞云：「音螺。」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一〕，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魚〔二〕，其狀如鱣魚〔三〕，動則其邑有大兵〔四〕。濫〔五〕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漢水。多鴟鮆之魚〔六〕，其狀如覆銚〔七〕，鳥首而魚翼魚尾〔八〕，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鳥鼠同穴



贏魚

〔一〕郭璞云：「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也。」

〔二〕郭璞云：「音騷。」

〔三〕郭璞云：「鱯魚，大魚也，口在頷下，體有連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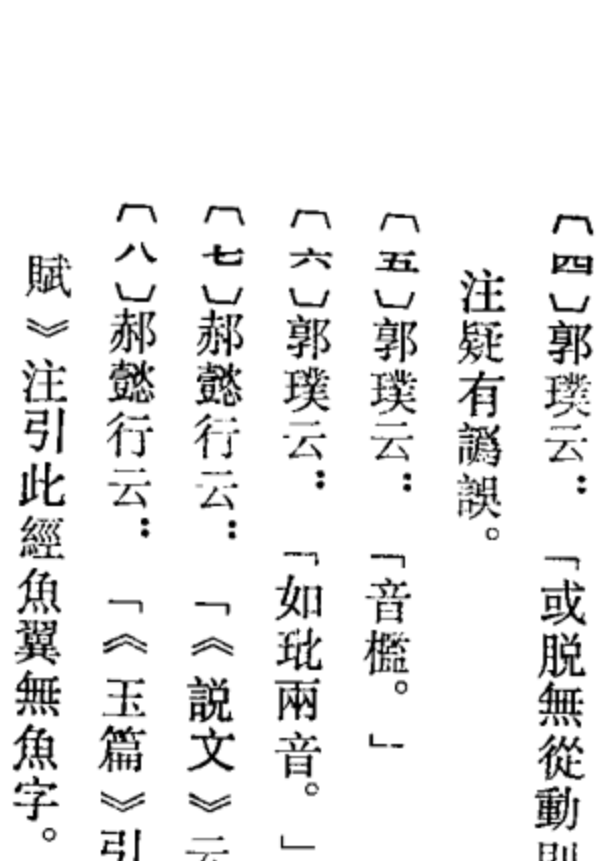
〔四〕郭璞云：「或脫無從動則以下語者。」珂案：郭注疑有譌誤。

〔五〕郭璞云：「音檻。」

〔六〕郭璞云：「如玷兩音。」

〔七〕郝懿行云：「《說文》云：『銛，溫器也。』」

〔八〕郝懿行云：「《玉篇》引此經無魚翼二字，《江賦》注引此經魚翼無魚字。」



鴸鮥魚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一〕，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二〕，其實大如瓜，赤符〔三〕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四〕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五〕，其中多砥、礪〔六〕。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七〕，名曰孰湖。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八〕，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孰湖

〔一〕郭璞云：「日没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

珂案：《離騷》云：「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

〔二〕珂案：經文穀，宋本、汪紱本、吳任臣本作穀，是也。

〔三〕畢沅云：「（符）借爲柎也。」

〔四〕郭璞云：「或作若。」郝懿行云：「若水疑即蒙水也。若、苕字形相近，上文龍首之山，苕水出焉，《初學記》亦引作若水。」

〔五〕郭璞云：「《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珂案：《楚辭·離騷》云：「朝濯髮乎洧盤。」王逸注引《禹大傳》與郭注同，是郭以洧盤即苕水矣。

人面鴞

〔六〕郭璞云：「磨石也；精爲砥，麤爲礪也。」

〔七〕郭璞云：「喜抱舉人。」

〔八〕郭璞云：「蜼，獼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音誰；見《中山經》。尾又作眭。」珂案：蜼見《中次九經》鬲山。此經下文云：「其名自號」，而經無其名，疑文有闕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一〕。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一〕郝懿行云：「祈當爲幾，已見上文，畢氏云。」

右西經之山（郝懿行云：「山下脱志字。」珂案：山下本無志字，志字乃後人所妄加，説見《海經新釋》卷一篇首注〔一〕），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山經東釋卷三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一〕，多机木〔二〕，其上多華草〔三〕。滫〔四〕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洐水〔五〕，其中多茈〔六〕石、文石。

〔一〕郝懿行云：「《玉篇》、《廣韻》竝作巉孤山。」

〔二〕郭璞云：「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楊慎云：「即今之楮也。」

〔三〕珂案：華草，未詳。

〔四〕郭璞云：「音逢。」

〔五〕珂案：洐水已見《西次三經》長沙之山。

〔六〕郝懿行云：「疑茈當爲茈，茈古字假借爲紫也。」珂案：經文茈，汪紱本正作茈。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魮之水〔一〕。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二〕，赤背，其音如梧〔三〕，食之已疣〔四〕。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五〕牛尾，其音如呼〔六〕。

〔一〕郭璞云：「水出諸魮山也。」珂案：《西次三經》云：「槐江之山，北望諸魮。」即此山也。

〔二〕郭璞云：「鱓魚似蛇，音善。」珂案：即鱔魚，俗稱黃鱔。

〔三〕郭璞云：「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郝懿行云：「義當如據梧之梧；《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司馬彪云：梧，琴也；崔譔云：琴瑟也。」

〔四〕郭璞云：「疣，贅也。」

〔五〕郭璞云：「臂，前脚也。」珂案：《太平御覽》卷八九六引此經文臂上有而字，是也。

〔六〕郭璞云：「如人叫呼。」郝懿行云：「呼，謂馬叱吒也。」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一〕，其名曰臞〔二〕疏，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三〕，是自爲牝牡，食之不疽〔四〕。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五〕之水，其中多鯈魚〔六〕，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七〕，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一〕郭璞云：「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郝懿行云：「錯，依字正當爲厝。《説文》云：厝，厲石也；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今《詩》通作錯。」

〔二〕郭璞云：「音歡。」

〔三〕珂案：鵸鵌已見《西次三經》翼望之山，與此異。

〔四〕郭璞云：「無癰疽病也。」

〔五〕珂案：經文芘，《太平御覽》卷九三七引作芘。

〔六〕郭璞云：「音由。」珂案：《御覽》卷九三七引作鯈；郝懿行云：「鯈與鯈同，《玉篇》作鯈。」

〔七〕珂案：經文四首，王念孫、郝懿行並校作四目。郝云：

鯈魚

「今圖正作四目。」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一〕，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二〕，其音如榴榴〔三〕，名曰孟槐，可以禦凶〔四〕。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五〕。

何羅魚

〔一〕珂案：《初學記》卷三十引此經作犬吠。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異魚圖贊》云：「何羅之魚，十身一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竊糈于春（舂？），傷隕在臼；夜飛曳音，聞春（雷？）疾走。」則是關於此魚之異聞也。意十首一身之姑獲鳥（鬼車），其此魚之所化乎？王崇慶云：「何羅之魚，鬼車之鳥，可以並觀。」是也。

〔二〕郭璞云：「貆，豪豬也；音丸。」珂案：貆豬白豪，已見《西山經》竹山。

〔三〕珂案：《西次三經》陰山天狗，亦「音如榴榴。」

〔四〕郭璞云：「辟凶邪氣也。亦在畏獸畫中也。」

〔五〕郭璞云：「一作多青碧。」

鯩鯩魚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瞗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鯩鯩之魚〔一〕，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椐、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二〕。

〔一〕郭璞云：「音袴褶之褶。」

〔二〕郭璞云：「未詳；或云即鴞，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一〕，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二〕，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獸多橐駝〔三〕，其鳥多寓〔四〕，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

橐駝

羊，可以禦兵。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此經並作號山，《爾雅疏》作貜山，貜即號之異文也。」

〔二〕郭璞云：「桐，梧桐也；椐，樻木，腫節中杖。椐音袪。」

〔三〕郭璞云：「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珂案：即今駱駝。

〔四〕郝懿行云：「《方言》云：『寓，寄也。』此經寓鳥，蓋蝙蝠之類。」

寓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

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鼄〔一〕，多丹臒。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二〕，其音如獳犬，以其尾飛〔三〕，名曰耳鼠〔四〕，食之不腜〔五〕，又可以禦百毒。

〔一〕郭璞云：「皆山菜；《爾雅》有其名。」珂案：《爾雅·釋草》云：「萑，山韭；勀，山韰。」韰音械，同薤。

〔二〕珂案：《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此經作兔頭麋耳。王念孫云：「《御覽·獸》廿二作麋耳，《初學》同，《白帖》九十八作鹿耳。當係耳字。」

〔三〕郭璞云：「或作髯飛。獋音豪。」

〔四〕郝懿行云：「疑即《爾雅》鼯鼠夷由也，耳、鼯、夷並聲之通轉；其形肉翅連尾足，故曰尾飛。」

〔五〕郭璞云：「脺，大腹也，見《裨蒼》；音采。」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一〕。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二〕白身，名曰孟極善，是伏〔三〕，其鳴自呼。

〔一〕郝懿行云：「碧，《藏經》本作玉。」

〔二〕郭璞云：「題，頟也。」珂案：頟，即額字。

〔三〕王崇慶云：「善伏，言善藏也；或伏卧之伏。」

孟極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一〕，多蔥〔二〕、葵、韭、桃〔三〕、李。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洵澤〔四〕。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五〕，善笑，見人則卧〔六〕，名曰幽鴳〔七〕，其鳴自呼。

〔一〕郭璞云：「或作春山。」郝懿行云：「《穆天子傳》有春山，即鍾山也，已見《西山經》。」

〔二〕郭璞云：「山蔥，名茖，大葉。」珂案：山蔥見《爾雅·釋草》。

〔三〕郭璞云：「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珂案：榹桃見《爾雅·釋木》。

〔四〕珂案：洵澤已見《西次三經》不周之山。

〔五〕珂案：經文文身，《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作文背。

〔六〕郭璞云：「言佯眠也。」

〔七〕郭璞云：「或作嬉嬾。鴳音遏。」珂案：經文幽鴳，《御覽》卷九一三引作幽頷，據郭音，作幽頷是也。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一〕，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蹏，見人則呼〔二〕，名曰

足訾

足訾〔三〕，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四〕，其毛如雌雉，名曰鵸鵌〔五〕，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一〕郭璞云：「萬連二音。」

〔二〕王念孫云：「《御覽·獸》廿五呼作笑。」

〔三〕珂案：足訾說見下文灌題山竦斯。

〔四〕郭璞云：「朋猶輩也。」

〔五〕郭璞云：「音交；或作渴也。」郝懿行云：「《玉篇》鵸云：『白鵸鳥羣飛，尾如雌雞。』疑經文毛當爲尾字之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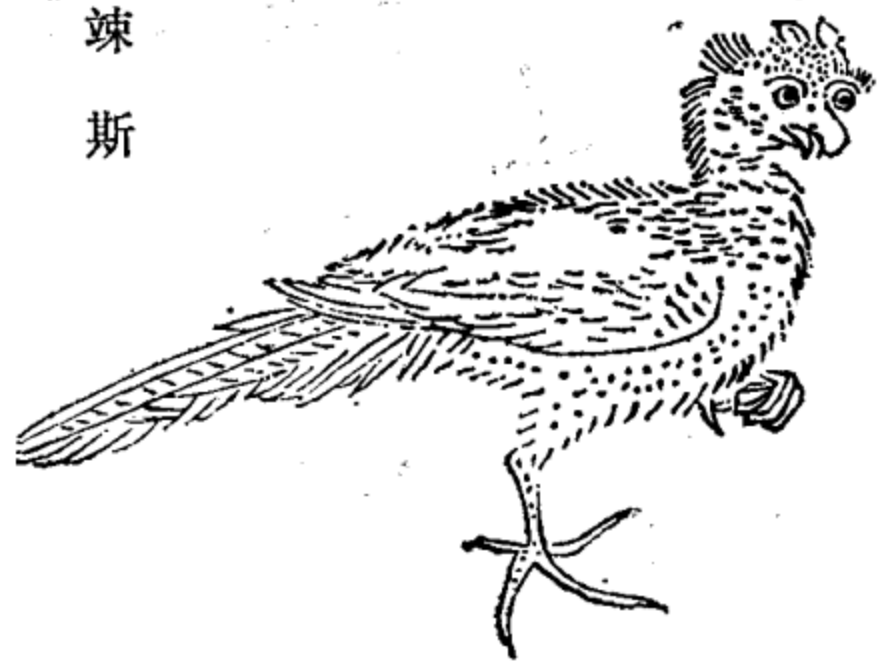
珂案：郭注鵸或作渴，疑即《爾雅》所謂鴟雉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一〕，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

諸犍

櫟水出

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竦斯

〔一〕郭璞云：「音如犍牛之犍。」郝懿行云：「郭既音犍，經文必不作犍，疑當爲楗字之譌。」珂案：張宗祥校録《足本山海經圖贊》作諸蜼，亦可存以俟考。

〔二〕郭璞云：「音夜。」

〔三〕郭璞云：「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爲嗌，音隘。」

〔四〕郭璞云：「癡，癡病也。」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一〕，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二〕，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洈澤，其中多磁石〔三〕。

〔一〕郭璞云：「如人呼喚；訓音叫。」

〔二〕郝懿行云：「《楚詞·卜居》云：『將呢訾慄斯。』王逸注云：『承顏色也。』呢訾即足訾，其音同；慄斯即竦斯，聲之轉。」珂案：上文足訾「見人則呼（或笑）」，此竦斯「見人則躍」，正王逸注所謂「承顏色」之狀；郝說可信。

〔三〕郭璞云：「可以取鐵。《管子》曰：『山上有慈石者，下必有銅。』音慈。」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一〕。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一〕郭璞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珂案：關於旄牛，參見《海經新釋》卷五「旄馬」節注〔一〕。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一〕，其毛如彘豪〔二〕，其音如鼓柝〔三〕。

〔一〕珂案：《淮南子·本經篇》云：「羿斷修蛇於洞庭。」即此之類。參見《海經新釋》卷五「巴蛇食象」節注〔一〕。

〔二〕郭璞云：「說者云長百尋。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鬐，此其類也。」

〔三〕郭璞云：「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其中多赤鮭〔一〕，其獸多兕、旄牛〔二〕，其鳥多鳲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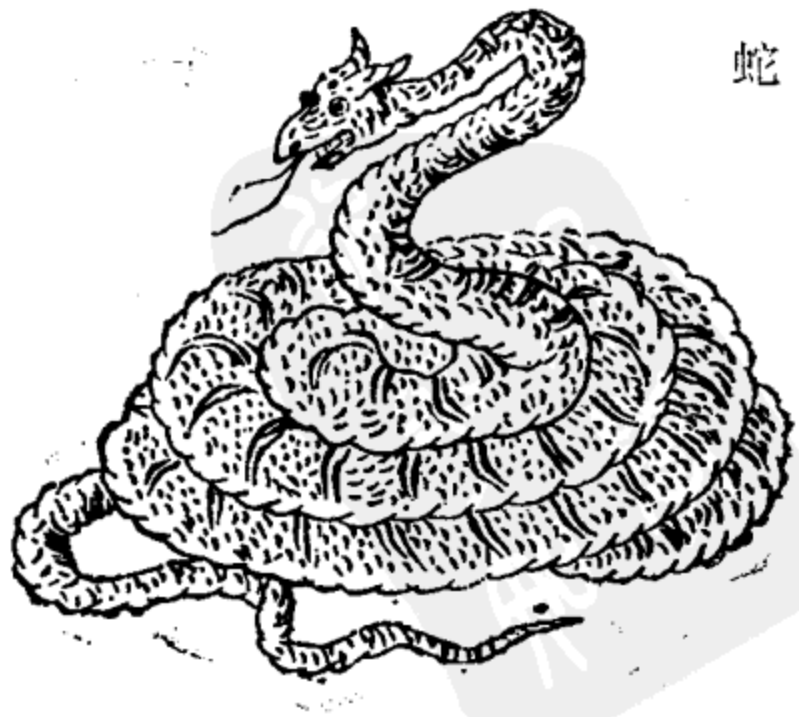
〔一〕郭璞云：「今名鯸鮐爲鮭魚；音圭。」

〔二〕郭璞云：「或作樸牛，樸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珂案：《楚辭·天問》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注：「朴，大也。」當即此樸牛矣。然朴牛又即服牛，有「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易·繫辭》）之義，及該（王亥）、恒（王恒）失之得之之由，此郭云「所未詳」也。參見《海經新釋》卷九「王亥」節注〔五〕。

〔三〕珂案：經文鳲鳩，宋本、《藏經》本、毛扆本均作尸鳩。郝懿行云：「鳲當爲尸。」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

長蛇



人面、馬足，名曰窫窳〔一〕，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二〕，其中多鮨鮨之魚〔三〕，食之殺人。

〔一〕郭璞云：「《爾雅》云：『窫窳似貙，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郝懿行云：「《海內南經》云：『窫窳龍首，居弱水中。』《海內西經》云：『窫窳蛇身人面。』又與此及《爾雅》不同。」珂案：關於窫窳，見《海經新釋》卷五「窫窳龍首」節注〔一〕及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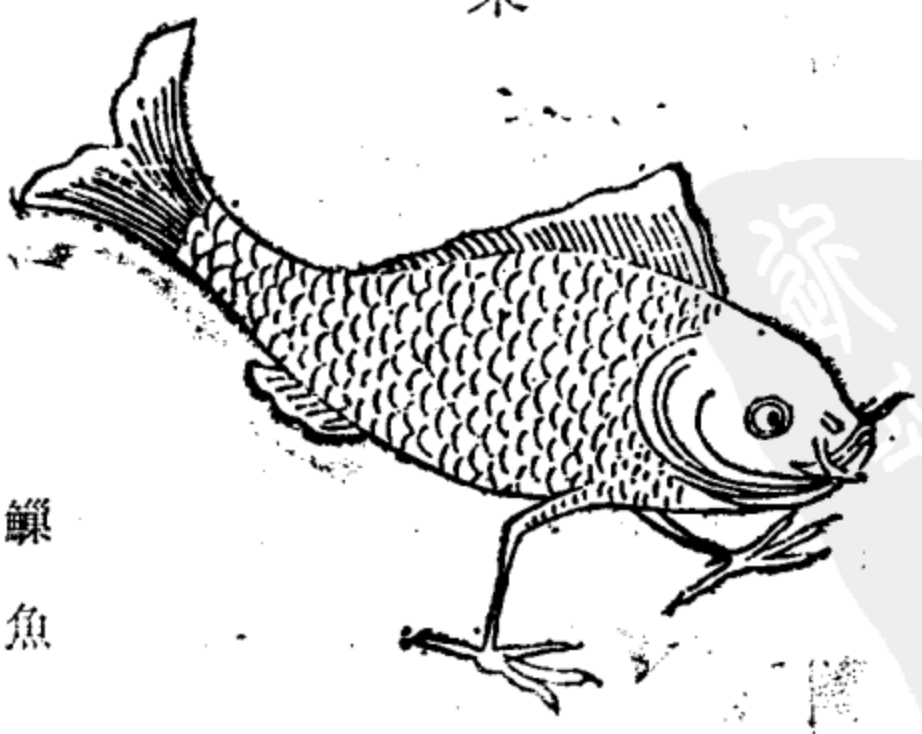
〔二〕郭璞云：「水出鴈門山間。」

〔三〕郭璞云：「音沛；未詳。或作鮫。」畢沅云：「即鯩魚也，一名江豚。」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滭〔一〕澤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鱯魚〔二〕，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狸〔三〕，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一〕郭璞云：「音懷。」

〔二〕郭璞云：「音藻。」



鱯魚

山猬

〔三〕郭璞云：「音暉。」珂案：山猬蓋即舉父、梟陽之類也；舉父已見《西次三經》崇吾之山，梟陽見《海經新釋》卷五「梟陽國」節注〔四〕。又經文其名山猬，名下應有曰字，汪紱本正有曰字，應據補。

又北二百里〔一〕，曰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二〕。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䣄水，其中多鮨魚〔三〕，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四〕，食之已狂。

諸懷

〔一〕珂案：經文二百里，吳寬抄本作一百里，邵恩多校同。

〔二〕郭璞云：「檀柘之屬。」

〔三〕郭璞云：「音詣。」

〔四〕郭璞云：「今海中有虎鹿魚及海豨，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豬，此其類也。」郝懿行云：「推尋郭義，此經鮨魚蓋魚身魚尾而狗頭，極似今海狗，本草家謂之骨（膃）肭獸是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瞴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一〕。

〔一〕郭璞云：「《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蝘，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

肥遺

鮨魚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一〕。

〔一〕郭璞云：「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一〕。

〔一〕郭璞云：「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一〕，多馬。有獸焉，

狡

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狡〔二〕。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三〕。

〔一〕郭璞云：「或作陖，古字耳。」

〔二〕郭璞云：「音幺。」

〔三〕郝懿行云：「龍、龜二物也；或是一物，疑即吉弔也，龍种龜身，故曰龍龜。」珂案：當是一物。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一〕。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二〕。

〔一〕郭璞云：「言祭不用米，皆薶其所用牲玉。」

〔二〕郭璞云：「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一〕，其首枕汾〔二〕，其名曰管涔之山〔三〕。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閭

〔一〕王崇慶云：「北次二經之首，下當遺山字。」珂案：王所見甚是，否則不辭矣；諸家皆漏略。然所遺「山」字，當在「之首」上，本作「北次二山之首」，迨改山字爲經字，始成此不辭之語。此亦爲《山海經》之「經」本當爲「經歷」之「經」確證之一也；參見《海經新釋》卷一篇首注〔一〕。

〔二〕郭璞云：「臨汾水上也；音墳。」

〔三〕郭璞云：「涔音岑。」

又西〔一〕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二〕。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三〕。

〔一〕珂案：經文西，宋本、吳寬抄本並作北，郝懿行校《藏經》本亦作北，作北是也。

〔二〕郭璞云：「銀之精也。」

〔三〕郭璞云：「《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一〕，其鳥多白翟、白鵠〔二〕。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而赤

麟〔三〕，其音如叱，食之不驕〔四〕。

〔一〕郭璞云：「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蹏，角如麈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

〔二〕郭璞云：「即白鹇也；音于六反。」珂案：白鹇即白翰，已見上文《西山經》嶓冢之山。

〔三〕郭璞云：「小魚曰鯈。」珂案：經文鯈，宋本作鯈，鯈、鯈字通。經文麟，宋本、汪紱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並作鱗，麟、鱗聲同。

〔四〕郭璞云：「或作騷，騷臭也。」郝懿行云：「騷臭蓋即蘊羝之疾，俗名狐騷也。」珂案：經文其音如叱，宋本、何焯校本叱作吒。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一〕，是多白玉。

〔一〕郭璞云：「出山之頂，停其底也。」

又北四百里〔一〕，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一〕郝懿行云：「《藏經》本百作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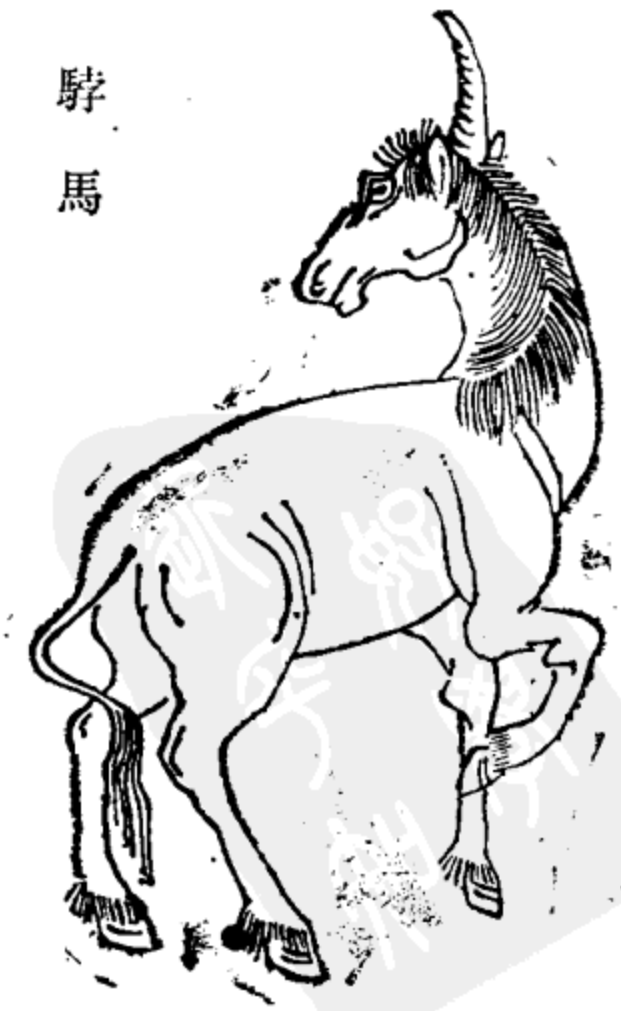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一〕，其中多駃馬〔二〕，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一〕珂案：經文印澤，王念孫、郝懿行並校印澤，即下文北鼜山卬澤也。汪紱本、畢沅校本亦俱作卬澤。

〔二〕郭璞云：「音勃。」



駃馬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一〕，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二〕。

〔一〕珂案：《文選》陳琳《爲袁紹討豫州檄》注引此經無其狀如三字，其目作其口；郝懿行校《藏經》本亦無如字，如字疑衍。

〔二〕郭璞云：「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珂案：關於狍鴞，參見《海經新釋》卷十「宋山楓木」節注〔二〕。

狍鴞

又北三百里，曰北嚻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一〕。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鶺鴒〔二〕，宵飛而晝伏〔三〕，食之已暍〔四〕。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卬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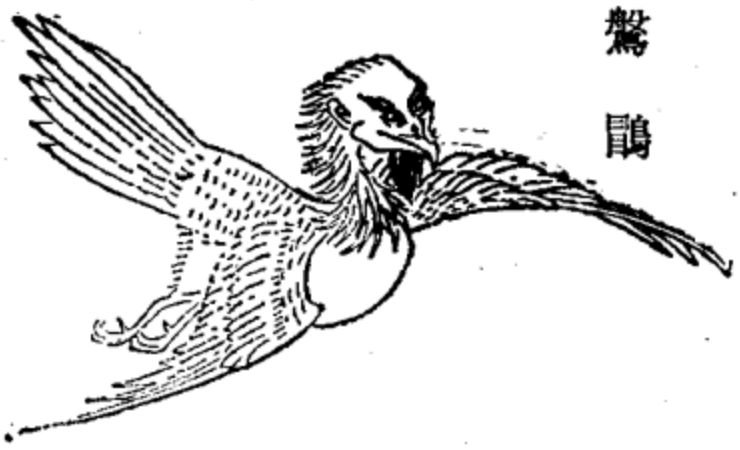
獨狢

〔一〕郭璞云：「音谷。」

〔二〕郭璞云：「般冒兩音；或作夏也。」郝懿行云：「夏形聲近賈，《大荒南經》有鷹賈，郭注云賈亦鷹屬；《水經注》引《莊子》有雅賈，蓋是烏類，經言此鳥狀如烏，疑是也。」

〔三〕郭璞云：「鵂鶹之屬。」

〔四〕郭璞云：「中熱也；音謁。」汪紱云：「今鵂鶹亦可治熱及頭風。」



鶡鶹

〔五〕珂案：即上文敦頭之山印澤；以知卬、印二字之易譌也，則《大荒西經》「黎卬下地」之爲「黎印下地」，于此又得一證矣；見《海經新釋》卷十一「日月山」節注〔七〕。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一〕，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二〕，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三〕，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鶹，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四〕。

鶹

〔一〕郭璞云：「水名。」

〔二〕郭璞云：「彙，似鼠，（赤）毛如刺（猬）也；彙音渭。」

〔三〕郭璞云：「或作舉父。」珂案：舉父已見上文《西次三經》崇吾之山。

〔四〕郭璞云：「治洞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鮨〔一〕。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一〕郭璞云：「亦鱣魚字。」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一〕，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一〕珂案：關於三桑，參見《海經新釋》卷三「三桑無枝」節注〔一〕。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一〕于北海。

〔一〕珂案：經文錞之義，已見上文《西山經》騩山郭注，郭云錞猶隄埻也；郝懿行云，蓋埤障之義。

汪紱釋錞爲蹲字假音，尤洽。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一〕，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二〕；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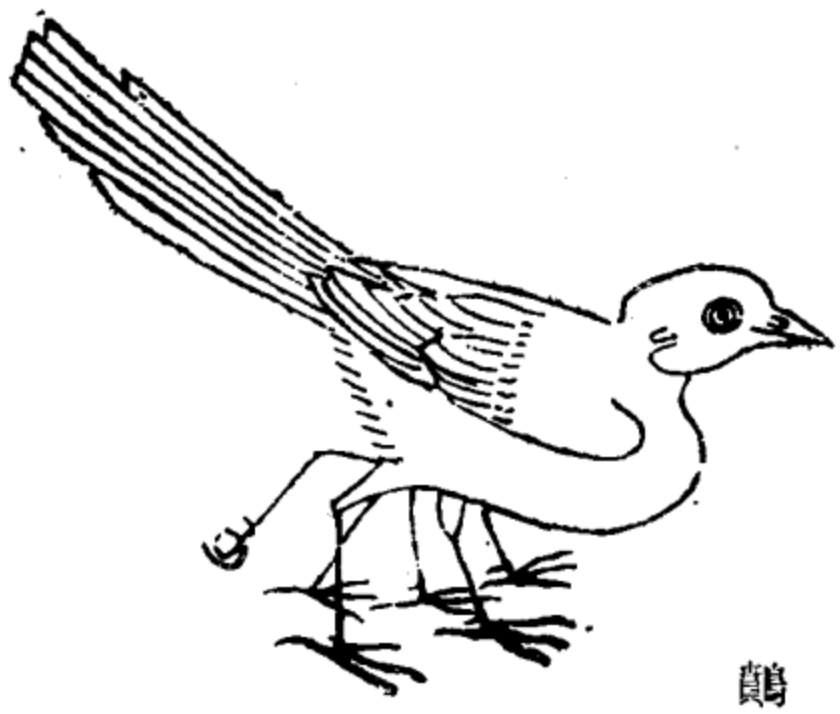
〔一〕郝懿行云：「今才十六山。」

〔二〕郭璞云：「藉之。」珂案：藉同埋，宋本作埋；謂毛物用一雄雞與一彘埋之也。

〔三〕郭璞云：「擿玉於山中以禮神，不藉之也。」糈，不以精米祠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一〕。有獸焉，其狀如麢羊〔二〕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三〕，其名自訓〔四〕。有鳥焉，其狀如鵲〔五〕，白身〔六〕、赤尾、六足，其名曰鶡〔七〕，是善驚，其鳴自詨〔八〕。

驒



鶡

〔一〕郝懿行云：「《藝文類聚》七卷引此經碧下有玉字。」

〔二〕郝懿行云：「劉昭注《郡國志》引此經麋作麋，無羊字。」

〔三〕珂案：還音旋，盤旋而舞也。驩音暉。

〔四〕珂案：訓同叫；吳任臣本作叫。

〔五〕郝懿行云：「《廣韵》說鶡云似鵠。」

〔六〕郝懿行云：「《廣韵》此下有三目二字。」

〔七〕郭璞云：「音犇。」

〔八〕郭璞云：「今吳人謂呼爲詨，音呼交反。」

人魚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一〕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二〕，四足，其音如嬰

兒，食之無癡疾〔三〕。

〔一〕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卷引此經決水，決字不作重文。」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

〔二〕郭璞云：「鯥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嘵，今亦呼鮎爲鯥，音曉。」珂案：《中次七經》少室山休水多鯥魚，即郭注所云「見《中山經》」者。又人魚，《西山經》竹山竹水亦有之，見該節注〔四〕。

〔三〕郝懿行云：「《說文》云：『癡，不慧也。』《中山經》云：『鯥魚食者無蠱疾。』與此異。」

天馬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一〕，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訓。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鶡鶡〔二〕，其鳴自訟，食之不飢，可以已寓〔三〕。

〔一〕郭璞云：「言肉翅飛行自在。」

〔二〕郭璞云：「屈居二音。」

〔三〕郭璞云：「未詳；或曰，寓猶誤也。」郝懿行云：「寓、誤蓋以聲近爲義，疑冒忘之病也。王引之曰：『案寓當是瘑字之假借，《玉篇》、《廣韻》並音牛具切，疣病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一〕，草多茈草。條菅〔二〕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三〕，食之已癘。

〔一〕珂案：疑經文是當作木。

〔二〕珂案：菅音姦。

〔三〕郭璞云：「所未詳也。」王崇慶云：「器酸或物之可食而酸者，如解州鹽池出鹽之類；蓋澤水止而不流，積久或酸，故曰三年一成。」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一〕，其名曰飛鼠。滭水出焉，潛于其下，其中多黃堊〔二〕。

飛鼠

〔一〕郭璞云：「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

〔二〕郭璞云：「堊，土也。」珂案：堊已見《西次二經》大次之山，詳該節注〔一〕。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一〕，其狀如句瞿〔二〕，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鮪〔四〕父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五〕。

〔一〕珂案：腎音臀。

〔二〕郭璞云：「言頸上有肉腎；句瞿，斗也，音劬。」

〔三〕郝懿行云：「《說文》云：『領，項也；胡，牛頤垂也。』此牛頸肉垂如斗，因名之領胡與？」

〔四〕郭璞云：「音陷。」

〔五〕郝懿行云：「嘔當爲歐，《說文》云，吐也。」珂案：《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即吐絲也。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一〕。

〔一〕郝懿行云：「即礬石也。《淮南·俶真訓》云：『以涅染緇。』高誘注云：『涅，礬石也。』」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一〕，是多石。瀙水〔二〕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

〔一〕珂案：在今山西省陽城縣西南。經首太行山，則起自河南省濟源縣，北入山西省境，與王屋山遥相對，《列子》謂之「太形」。云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天帝感愚公移山之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云云，則二山在神話傳説中原本一地也。

〔二〕郭璞云：「灘音聾。」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一〕，其上有金、玉。

〔一〕珂案：蓋謂兩山處乾河中，有似神人所發彈丸，故命爲發丸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一〕，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蕷〔二〕，其草多秦椒〔三〕，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四〕。

〔一〕郭璞云：「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或無販字。」珂案：《水經注·涑水》及《太平御覽》卷八六五引此注鹽池上並有解縣二字，則正沈括《夢溪筆談》所謂「解州鹽澤，滷色正赤，俚俗謂之『蚩尤

酸與

血」者，見《海經新釋》卷九「應龍殺蚩尤與夸父」節注〔二〕。

〔二〕郭璞云：「子似椒而細葉，草也。」

之山藥也。

〔三〕郭璞云：「根似羊蹏，可食；曙豫二音。」郝懿行云：「即今

〔四〕郭璞云：「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一〕，其上多蒼玉，

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二〕。

〔一〕郭璞云：「《尸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河之隥。』」

〔二〕郝懿行云：「涅石已見上文賁聞之山。」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東二百里〔一〕，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玄

礪〔二〕。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一〕珂案：經文又東二百里，何焯校二作三。

〔二〕郭璞云：「黑砥石也；《尸子》曰：『加玄黃砥。明色非一也。礪音竹篠之篠。』」

又東二百里〔一〕，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黃澤。

〔一〕珂案：經文又東二百里，何焯校二作三。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一〕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泭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一〕珂案：經文彭毗，何焯校本、黃丕烈、周叔弢校本均作鼓毗。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鵸鵌〔一〕，食之不灂〔二〕。

〔一〕郭璞云：「姑習二音。」

〔二〕郭璞云：「不瞧目也。或作矚。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一〕水出焉，南注于虖池〔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一〕郭璞云：「音恭。」

〔二〕郭璞云：「呼佗二音；下同。」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一〕，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一〕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云：『方揚以黃鳥。』《爾雅》云：『皇，黃鳥。』蓋皆此經黃鳥也。」珂案：郝說非是，郝此注移於《大荒南經》「巫山黃鳥」節則是矣；見《海經新釋》卷十「巫山黃鳥」節注〔三〕。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婁侯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汜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無草木，有金、玉。濛〔一〕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音其。」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一〕，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二〕。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三〕。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

〔一〕郭璞云：「音如倉囷之囷。」郝懿行云：「囷即倉囷之囷，郭氏復音如之，知經文必不作囷，《廣韵》引作神箘，疑是也。」

〔二〕郝懿行云：「《史記·周本紀》云：『蜚鴻滿野。』索隱引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日滿野，故爲災。』又《後漢書·南蠻傳》云：『鹽神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亦此類也。」

〔三〕郭璞云：「洹音丸。」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一〕，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二〕，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三〕，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四〕。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珂案：長子縣今屬山西省；發鳩山亦名發苞山、鹿谷山、廉山，爲太行山分支。

〔二〕郝懿行云：「《廣韵》引此經作白首赤喙。」

〔三〕郭璞云：「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珂案：關於炎帝之神話，見《海經新釋》

卷十一「五人國」節注〔三〕。

〔四〕郭璞云：「堙，塞也；音因。」珂案：《述異記》云：「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則是此一神話之流傳演變也。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

〔一〕珂案：經文東流下疑脱注字。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一〕。

〔一〕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云：『西北方曰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枸〔一〕，其草多芍藥、芎藭〔二〕。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三〕、鮭〔四〕。

〔一〕郭璞云：「木中枚也，音荀。」珂案：《說文》六云：「枚，榦也，可爲杖。」

〔二〕郭璞云：「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珂案：芍蘑已見《西次四經》號山。

〔三〕郭璞云：「鼜似鮎而大，白色也。」

〔四〕郭璞云：「鼈黽似蝦蟆，小而青，或曰，鼜黽一物名耳。」珂案：郭注鼈黽，郝懿行以爲當爲耿黽之譌；《爾雅·釋魚》：「在水者黽。」郭注云：「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即郭此注之鼈黽也。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漆水〔一〕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泜水〔二〕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泜澤。

〔一〕珂案：漆音索。

〔二〕珂案：泜音底。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一〕。

〔一〕珂案：洧音鮪。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一〕。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一〕郭璞云：「未詳也。音雷。或作壘；磈壘，大石貌。或曰石名。」汪紱云：「言肥水中多磈礨大石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沱〔一〕。

〔一〕郭璞云：「呼佗二音。」珂案：經文虖沱，宋本作虖池，即上文泰頭之山虖池是也，郭注並云「呼佗二音」。下文虖沱宋本均作虖池。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一〕，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

〔一〕郭璞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郝懿行云：「《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今才得十六山，疑經正脫此一山也。」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

㹠㹠

目，目在耳後，其名曰㹠㹠〔一〕，其鳴自訆。

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濩〔二〕水。液〔三〕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

〔一〕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善也；《西次三經》槐江之山多藏黃金玉，義與此同。」

〔二〕郭璞云：「音屋棟之棟。」

〔三〕郭璞云：「音樓。」珂案：經文濩，吳寬抄本作婁。

〔三〕郭璞云：「液音悅懌之懌。」

〔一〕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善也；《西次三經》槐江之山多藏黃金玉，義與此同。」

〔二〕郭璞云：「音尺蠖之蠖。」

〔三〕珂案：吳任臣本南上有西字。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濩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一〕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檓，其

草多條。滤水〔二〕出焉，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音茲。」

〔二〕郭璞云：「音寇。」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郩水〔一〕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或作鄹水。」郝懿行云：「郩字《説文》、《玉篇》、《廣韵》俱無之，嚴可均曰：『《説文》云，黄帝娶于姜水。』」

又北二百里，曰沂〔一〕山。般〔二〕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音祈。」

〔二〕郭璞云：「音盤。」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一〕。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郝懿行云：「嬰疑燕聲之轉，未必取嬰帶爲義。」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瑶、碧，其獸多橐駝〔一〕，其鳥多鸜鵒〔二〕。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

人〔三〕。

〔一〕珂案：經文橐駝，宋本作橐駝，已見上文《北山經》號山。

〔二〕郭璞云：「未詳。或曰，鶣，鵂鶹也。」

〔三〕郭璞云：「未詳。或作鯢。」郝懿行云：「師，《玉篇》作鰤，非也。郭云或作鯢者，師、鯢聲之轉，鯢即人魚也，已見上文。《酉陽雜俎》云：『峽中人食鯢魚，縛樹上，鞭至白汁出如構汁，方可食，不爾有毒也。』正與此經合。」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一〕。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獜〔二〕，其鳴自詨。

〔一〕汪紱云：「據此，則乾當音干。」

〔二〕郝懿行云：「獜當爲獜，見《說文》。」珂案：畢沅校本獜正作獜。

獜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一〕，

其名曰羆〔二〕。

〔一〕郭璞云：「川，竅也。」畢沅云：「《爾雅》云：『白州驪。』郭云：『州，竅。』則川當爲州。」珂案：經文川，王念孫、孫星衍並校作州。

〔二〕郝懿行云：「《藏經》本作羆九，郭氏《圖讚》亦作羆九，疑經文羆下有九字，今本脱去之。」珂案：經文羆，王念孫、孫星衍亦均校作羆九。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一〕。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一〕郭璞云：「未詳。」珂案：蒲夷魚疑即冉遺魚，已見《西次四經》英鞮之山。

羆（九）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一〕，無草木。

〔一〕珂案：《海内西經》云：「鴈門山，鴈出其閒。在高柳北。」即此山也。見《海經新釋》卷六「鴈門山」節注〔一〕。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鎈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一〕，其風如颸〔二〕。西望幽都之山〔三〕，浴水出焉〔四〕。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馬身人面神

〔一〕郝懿行云：「《説文》、《玉篇》引此經作惟號之山。」

〔二〕郭璞云：「颸，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

〔三〕珂案：幽都之山在北海之内，見《海經新釋》卷十三「幽都山、大幽國」節注〔一〕。

〔四〕郭璞云：「浴（水）即黑水也。」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一〕，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二〕。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三〕玉。其祠之，

皆玉，不瘞〔四〕。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五〕。

〔一〕郝懿行云：「今四十七山。」

〔二〕郭璞云：「藻，聚藻；莒，香草，蘭之類，音昌代反。」珂案：經文藻莒，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謂疑是藻珪之誤，其説近是，可供參攷；古祠神皆以玉瘞，未聞以聚藻香草瘞者。參見《中山首經》篇末注〔二〕。

〔三〕郝懿行云：「載亦戴也，古字通。」

〔四〕郭璞云：「不薶所用玉也。」

〔五〕郝懿行云：「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已見《北山經》首。」

彘身八足神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山經東釋卷四

山海經第四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蠃〔一〕之山，北臨乾昧〔二〕。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鰼鰼之魚，其狀如犁牛〔三〕，其音如嚘鳴〔四〕。

〔一〕郭璞云：「速柚二音。」

〔二〕郭璞云：「亦山名也；（昧）音妹。」

〔三〕郭璞云：「牛似虎文者。」

〔四〕珂案：《太平御覽》卷九三九引此經止作其音如嚘，無鳴字，是也。

又南三百里，曰藟〔一〕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

水，其中多活師〔二〕。

〔一〕郭璞云：「音誄。」

〔二〕郭璞云：「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一〕，其名曰蛩〔二〕鼠，見則其邑大旱。汎〔三〕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鰷〔四〕，其喙如箴〔五〕，食之無疫疾。

從從

〔一〕郝懿行云：「毛，《說文》作尾。」珂案：今圖正作鼠尾。

〔二〕郭璞云：「音洛。」

〔三〕郭璞云：「音枳。」

〔四〕郝懿行云：鰷即鯈字。」

蜚鼠

〔五〕郭璞云：「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吳任臣云：「鱵魚大小形狀與鱠殘魚相似，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鍼爲異耳；《臨海志》謂之銅晩魚，俗名姜公魚。」

又南三百里，曰勃𠔃〔一〕之山，無草木，無水。

〔一〕汪紱云：「𠔃，古齊字。」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一〕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二〕。

〔一〕郭璞云：「音同減損之減。」郝懿行云：「減即減損之字，何須用音，知經文必不作減，未審何字之譌。」

〔二〕郭璞云：「一名黃頰；音感。」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一〕。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一〕郭璞云：「可以爲砥（砭）針治癰腫者。」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一〕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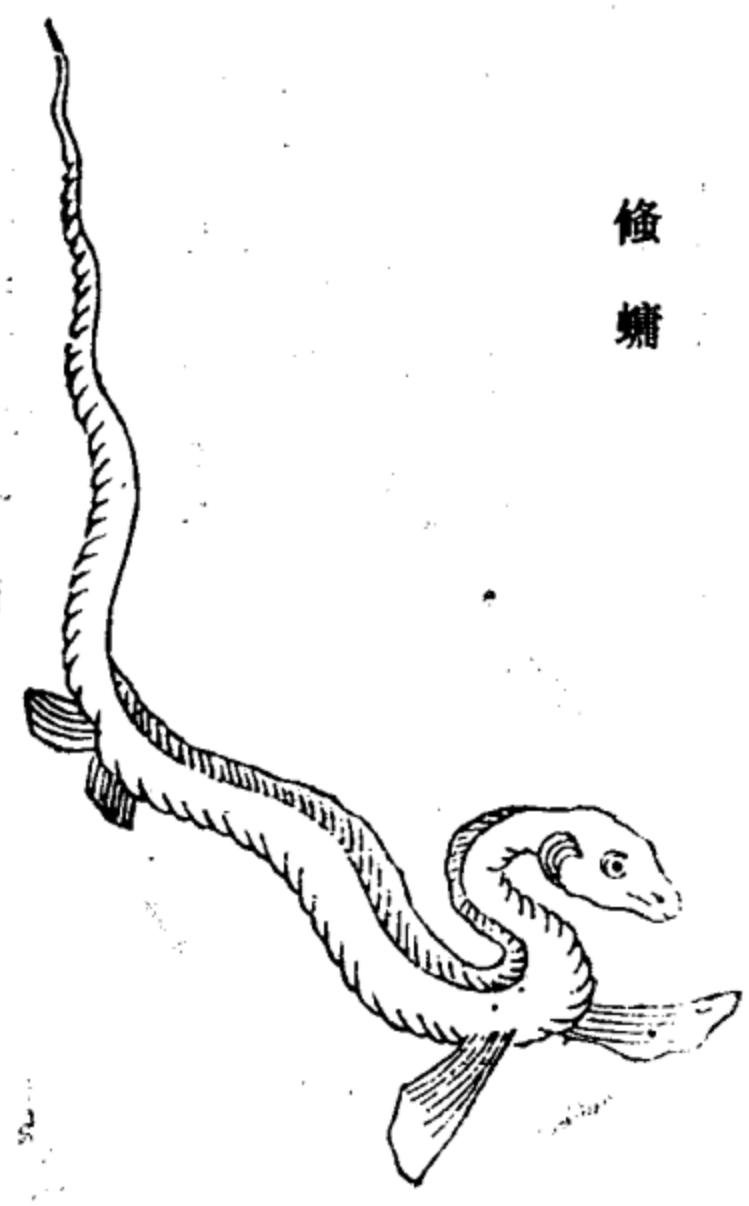
〔一〕珂案：濼音落。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一〕，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二〕之魚。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一〕郝懿行云：「犲即豺別字。」

〔二〕郭璞云：「未詳；（孖）音序。」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　其中多鯈蟰〔一〕，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鯈蟰

〔一〕郭璞云：「條容二音。」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一〕，其上多玉〔二〕，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三〕，其鳴自訓。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四〕，其中多水玉。

〔一〕郭璞云：「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也。」珂案：泰山在今山東省泰安縣北。

〔二〕珂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此經玉作石。

〔三〕珂案：狪音通。

〔四〕郭璞云：「一作海。」郝懿行云：「當作汶；《水經注》引此經作注于汶。」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鎒于江〔一〕，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芘嬴〔二〕。

〔一〕郭璞云：「一作涯。」郝懿行云：「江亦當作汶；竹山當即蜀山，在今汶上縣，獨立波心，故名曰蜀。」

〔二〕郝懿行云：「嬴當爲嬴，字之譌；芘嬴，紫色嬴也。」珂案：吳任臣、何焯、畢沅校同；汪紱本正作嬴。

人身龍首神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蠚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一〕，珥用魚〔二〕。

〔一〕珂案：畢沅云，祈當爲蠲；見《南次三經》篇末注〔一〕。

〔二〕郭璞云：「以血塗祭爲珥也。《公羊傳》之珥社。」珂案：經文及注文之珥，汪紱本、畢沅本均作餌，郝懿行亦校作餌，謂餌者釁也，將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又謂郭引《公羊傳》乃《穀梁傳》之誤。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一〕，北臨食水〔二〕，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湨澤〔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四〕，其名曰軨軨〔五〕，

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一〕郭璞云：「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珂案：《淮南子・本經篇》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誘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又《文選・思玄賦》舊注云：「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均即此。

〔二〕吳任臣云：「即楸蠡山食水。」

〔三〕郭璞云：「音旻。」

〔四〕郭璞云：「或作吟。」

〔五〕郭璞云：「音靈。」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一〕而無水，多鳥獸。

〔一〕珂案：穀當作穀，諸本皆誤，唯吳任臣本作穀，是也。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二〕，其中多蜃珧〔三〕。

〔一〕郭璞云：「音亦。」

〔二〕郝懿行云：「《爾雅疏》引此經作激汝之水，《玉篇》同。」

〔三〕郭璞云：「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遥兩音。」郝懿行云：「《爾雅》云：『蜃小者

珧。」即小蚌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蠙魚〔一〕，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二〕。

〔一〕郭璞云：「音蠯。」珂案：《文選·江賦》注、《太平御覽》卷九三九引此經魚上有之字；《御覽》珠蠙作珠蠯，郝懿行云，珠朱、蠙蠯並古字通用。

〔二〕珂案：經文胏，宋本、汪紱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並作肺，作肺是也。

珠蠙魚

〔三〕郝懿行云：「此物圖作四目；《初學記》八卷引《南越志》『海中多珠蠯，狀如胏（珂案：蘊石齋本《初學記》作肺），有四眼六足而吐珠。』正與圖合，疑此經有目當作云：，字之譌也。」珂案：郝說是也，王念孫校同郝注。

〔四〕郭璞云：「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蠙，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峩之山，其上多梓、柟，

其下多荆、芑〔一〕。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黄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二〕，名曰狐狸〔三〕，其鳴自訓，見則螽蝗爲敗〔四〕。

〔一〕郝懿行云：「《南山經》序勺之山下多荆杞，此經作芑，同聲假借字也；下文竝同。」

〔二〕郭璞云：「言佯死也。」

〔三〕珂案：經文狐狸，王念孫、畢沅、郝懿行並校作狐狸，音几余，

〔四〕珂案：《説文》十三云：「螽，蝗也，蝗，螽也。」螽蝗只是一物。經文螽蝗爲敗，《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蟲敗田苗」，是也。於義爲長。「爲敗」者，郭璞注云「言傷

朱獳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一〕，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二〕，其鳴自訓，見則其國有恐。

〔一〕郭璞云：「亦水玉類。」

〔二〕郭璞云：「音儒。」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一〕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鴛鴦〔二〕，其狀如鴛鴦而人足〔三〕，其鳴自訓〔四〕，見則其國多土功。

〔一〕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卷引此經盧其作憲期。」

〔二〕郭璞云：「（鴛）音黎。」

〔三〕郭璞云：「今鵜鶘足頗有似人脚形狀也。」

〔四〕郝懿行云：「《御覽》引訓作呼。」

鴛鴦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一〕，無草木，多水。

〔一〕珂案：《海内北經》有列姑射，有姑射國，即此姑射之山之國也，見《海經新釋》卷七「列姑射」節注〔一〕。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又南五百里，曰綏氏之山〔一〕，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一〕郭璞云：「一曰俠氏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一〕，見則天下大旱。

獙獙

〔一〕郭璞云：「音斃。」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一〕，名曰蠪姪〔二〕，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一〕郝懿行云：「《廣韻》說蠪蛭無九首二字，餘並同。」

〔二〕郭璞云：「龍蛭二音。」珂案：經文蠪姪，注文龍蛭，王念孫、郝懿行並校作蠪蛭、龍姪。

蠪姪

又南五百里，曰碮山〔一〕，南臨碮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二〕、四

莜　莜

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莜莜〔三〕，見則其國多狡客〔四〕。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一〕王崇慶云：「硜音真。」

〔二〕郝懿行云：「《藏經》本目作首。」

〔三〕郭璞云：「音攸。」郝懿行云：「《說文》、《玉篇》無莜字，疑莜當爲莜，古从艸之字或从屮，屮亦艸也，《海内經》有菌狗，即菌狗，亦其例。」

〔四〕郭璞云：「狡，狡猾也。」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硜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一〕。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一〕郭璞云：「麋鹿（屬）角爲觡；音格。」

獸身人面神

又《東次三經》之首〔一〕，曰尸胡之山，北望狉〔二〕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蜚〔三〕胡，其鳴自訓。

〔一〕珂案：汪紱本東次三經上無又字，是也。

〔二〕郭璞云：「音詳。」

〔三〕郭璞云：「音婉。」

虎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一〕。

〔一〕郭璞云：「即鮇魚，音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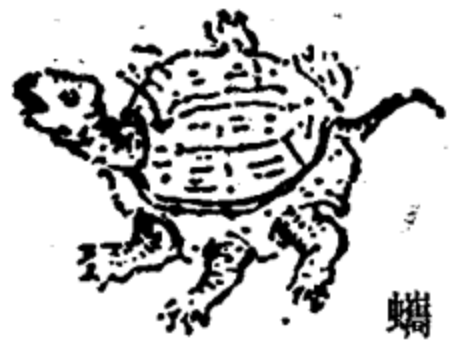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一〕，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

蒲〔二〕，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三〕。

〔一〕珂案：畢沅本作孟于之山，云據《藏經》本。

〔二〕郭璞云：「未詳。」

〔三〕郭璞云：「鮪即鱣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鮥鱘，一名鱏也。」



蠵龜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一〕，有山焉，曰跂〔二〕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三〕，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四〕。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五〕之魚，其名自叫〔六〕。

〔一〕珂案：疑經文本作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五百里，《次二經》葛山之尾及北姑射之山相同句式可證。

〔二〕郭璞云：「跂音企。」

〔三〕郭璞云：「今河東聞喜縣有濕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

〔四〕郭璞云：「蠵，觜蠵，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珂案：蠵音攜。鮯　鮯

〔五〕郭璞云：「音蛤。」

〔六〕郝懿行云：「名，《藏經》本作鳴，是。」珂案：汪紱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均作鳴。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一〕，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一〕郝懿行云：「《玉篇》、《廣韻》並作踇偶山。」珂案：踇隅音畝宇。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一〕，東望榑木〔二〕，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一〕郭璞云：「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

〔二〕珂案：即扶桑。見《海經新釋》卷四「湯谷十日」節注〔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一〕。

〔一〕珂案：言人身羊角之神見，則風雨水敗害田禾也。

又《東次四經》之首〔一〕，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癘。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狪狙〔二〕，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魶雀〔三〕，亦食人。

〔一〕珂案：汪紱本東次四經上無又字，是也。

〔二〕郝懿行云：「經文狪狙當爲獨狙，《玉篇》、《廣韻》並作獨狙，云，狙，丁旦切，獸名，可證今本之譌。」珂案：王念孫校同。

〔三〕郭璞云：「（魶）音祈。」郝懿行云：「《楚詞·天問》云：『魶堆焉處？』王逸注云：『魶堆，奇獸也。』柳子《天對》云：『魶雀在北號，惟人是食。』則以魶堆爲即魶雀字之誤，王逸注蓋失之。」

鰼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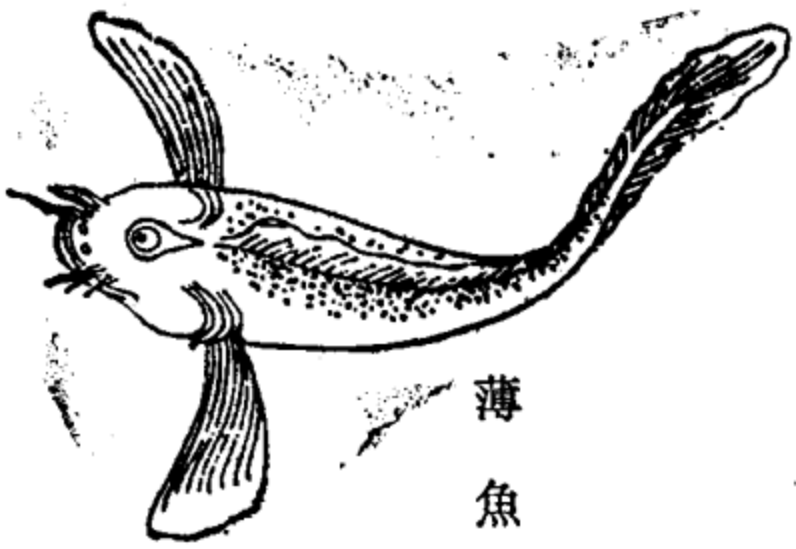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鰼魚〔一〕，其狀

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二〕。

〔一〕郭璞云：「今鰕鱠字，亦或作鱴，音秋。」珂案：鱴即鰍，俗名泥鰍。

〔二〕郝懿行云：「疣當爲肬。」珂案：即贅肬。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如血，不實，其名曰芑〔一〕，可以服馬〔二〕。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三〕，其臭如蘼蕪，食之不糈〔四〕。



薄魚

〔一〕郭璞云：「音起。」郝懿行云：「李善注《西京賦》引此經作杞，云『杞如楊，赤理』，是知杞假借作芑也。經內多此例。」

〔二〕郭璞云：「以汁塗之，則馬調良。」

〔三〕珂案：何羅魚亦一首十身，見上文《北山經》譙明山。

〔四〕畢沅云：「《廣韻》云：『糈同屁，氣下洩也，匹寐切。』」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一〕，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二〕，見則天下大旱〔三〕。

當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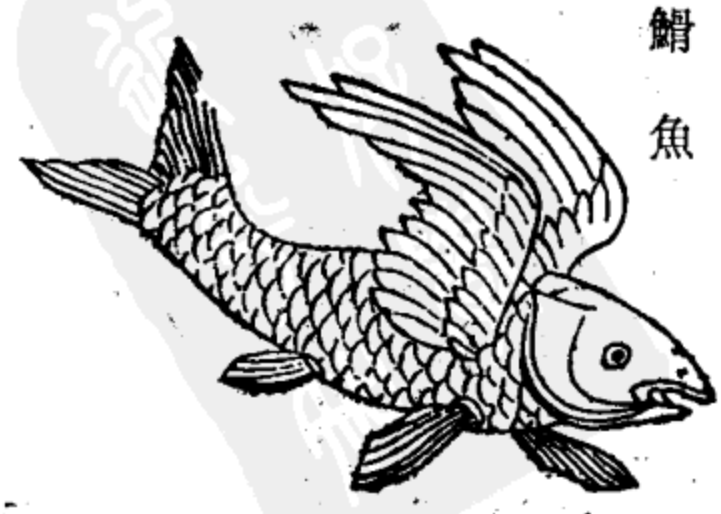
〔一〕郝懿行云：「《玉篇》、《廣韵》並作鱯魚，又云似鯉也。」

〔二〕郭璞云：「如人嘔吐聲也。」

〔三〕珂案：《初學記》卷三〇引此經作見則天下反。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澤，其中多鱯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一〕。

〔一〕郝懿行云：「當康大穰，聲轉義近，蓋歲將豐稔，茲獸先出以鳴瑞，故特記之。」



鯩魚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鯩魚〔一〕，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一〕郭璞云：「音滑。」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一〕郭璞云：「音庾。」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一〕。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二〕，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三〕。鉤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鱯魚。

合窳

蜚

〔一〕郭璞云：「女楨也，葉冬不凋。」

〔二〕郭璞云：「音如翡翠之翡。」

〔三〕郭璞云：「言體含災氣也。」郝懿行云：「《廣韵》

引此經作見則有兵役，與今本異。」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一〕。

〔一〕珂案：畢沅本里字作三，有注云「此下當脱里字」。又此經不言神狀及祠物，疑文有闕脱。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六百六十里。

山海經山經東釋卷五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一〕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二〕，黃華而莢實，名曰籆〔三〕，可以已瞢〔四〕。有獸焉，其狀如猬鼠〔五〕而文題，其名曰鼸鼠〔六〕，食之已癭。

〔一〕郭璞云：「音恭。」

〔二〕郭璞云：「或作楷葉。」

〔三〕汪紱云：「籆音托。」

〔四〕郭璞云：「音盲。」珂案：《説文》四云：「瞢，目不明也。」

〔五〕郭璞云：「蚘鼠，所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

〔六〕汪紱云：「音耐；或作熊。」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一〕，其上多橿，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揀，服之不忘〔四〕。

〔一〕畢沅云：「即歷山也，在今蒲州府南。《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括地志》云：『蒲山亦名歷山。』即此。經云歷兒者，語之緩。」珂案：舜所耕歷山，蓋傳說中地名，所在多有，非可實指，此藉使能證成，亦不過傳說中之一耳。

〔二〕郭璞云：「音厲。」

〔三〕珂案：是木，指橿木。

〔四〕珂案：經文揀，汪紱本、畢沅校本均作棟，王念孫、汪紱云：「棟音煉。棟木似槐子，如指頭，色白而粘，可搗以浣衣，服之益腎。此服之不忘，謂令人健記，蓋亦棟類也。或作簡，非。」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一〕，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二〕。

豪魚

〔一〕郭璞云：「鮪似鱣也。」珂案：鮪音委。

〔二〕郝懿行云：「《說文》云：『癉，乾瘍也。』」珂案：《太平御覽》卷七四二引此經，尾上有赤字，可以上有食之二字；同書卷九三九引此經，赤喙上有而字。

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一〕。

〔一〕郭璞云：「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涔山〔一〕，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一〕郭璞云：「音倭。」

名曰植楮，可以已癉〔一〕，食之不眯〔二〕。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椒莢，

〔一〕郭璞云：「癉，病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癉』也。」珂案：郭引《淮南子·說山篇》文，「已癉」今作「愈鼠」。

〔二〕珂案：謂不厭夢也，已見上文《西次四經》「英鞮之山」注〔二〕。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一〕，可以已痤〔二〕。

〔一〕郝懿行云：「《本草別録》云：『龍骨生晉地川谷、及太（大？）山巖水岸土穴中死龍處。』」

〔二〕珂案：《説文》七云：「痤，小腫也。」汪紱以「皮上瘣磊病」釋之，良是。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一〕，其中多鐵。

〔一〕郭璞云：「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一〕，其中多赤銅。

〔一〕郭璞云：「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蓇草〔一〕。

〔一〕郭璞云：「（蓇）亦菅字。」郝懿行云：「《説文》云：『蓇，香艸，出吳林山。』本此經爲説也。《衆經音義》引《聲類》云：『蓇，蘭也。』又引《字書》云：『蓇與蒩同，蒩即蘭也。』是蓇乃香艸，郭注以蓇爲菅字，菅乃茅屬，恐非也。」珂案：菅亦蓇之借字，《西山經》天帝之山「下多菅、蕙」，此菅即蓇，亦即蘭也。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有草焉，名曰鬼草〔一〕，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滀水〔二〕。是多飛魚，其狀如鮒

魚〔三〕，食之已痔衕。

〔一〕珂案：經文鬼草，《太平御覽》卷四六八引作鬼目。

〔二〕郭璞云：「音如譎詐之譎。」

〔三〕珂案：經文鮒魚，《太平御覽》卷四四引無魚字。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一〕，養之可以已憂。

〔一〕汪紱云：「朏音菲。」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一〕，是多薔棘〔二〕。

〔一〕郝懿行云：「《玉篇》作金谷多薔棘。」

〔二〕郭璞云：「未詳；（薔）音瞻。」郝懿行云：「《本草》云：『天蘆冬一名顛棘。』即《爾雅》『髦，顛棘』也。薔，《玉篇》云：『丁敢切。』疑薔、顛古字或通。」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一〕，多礪石〔二〕、文石。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三〕，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四〕，食之

已聾。

〔一〕郭璞云：「一曰險山。」

〔二〕郭璞云：「礪石，石中磨者。」珂案：磨，字本作礳，石磴也，今俗呼磨子；言可以爲石磴者。

〔三〕郝懿行云：「《西次二經》云：『中皇之山，多蕙棠。』郭云彤棠之屬，此作彫棠，疑形近而譌。」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一〕。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二〕，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三〕。

〔一〕郭璞云：「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珂案：例以下文縣嬰，疑此處縣下脱嬰字。

〔二〕珂案：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謂經文桑封係藻珪之誤，桑主即藻玉，嬰係以

玉獻神之專稱；其說近是，可供參考。

〔三〕珂案：經文桑封者桑主也已下十九字，畢沅謂疑是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者，或當是也。桑封若從江說係藻珪之誤，則此釋乃尚在說明藻珪即藻玉之形狀，而郭璞注乃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未免望文生義，漫爲立說矣。

鶡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一〕。

〔一〕郝懿行云：「《玉篇》云：鶡，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死而止。」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

鳴蛇

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一〕。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二〕，名曰蠪蚳〔三〕，食之不眯。

〔一〕郭璞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珂案：昆吾亦人名，見《海經新釋》卷十「有國曰顓頊」節注〔三〕。

〔二〕郭璞云：「如人號哭。」

〔三〕郭璞云：「上已有此獸，疑同名。」郝懿行云：「蚳疑當爲蛭；已見《東次二經》鬲鼆之山。」珂案：王念孫、何焯校並同郝注。

化蛇

又西百二十里，曰蓇〔一〕山，蓇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

蠪蚳

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一〕，可以毒魚。

〔一〕珂案：菱音姦。

〔二〕郭璞云：「音忘。」郝懿行云：「芒草亦單謂之芒；《海內經》說建木云：『其葉如芒。』郭注云：『芒木似棠棃。』本此經爲說也。」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一〕。

〔一〕珂案：《水經注·沔水》云：「沔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鄹頭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鄹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名爲水虎者也。」其形性均近此馬腹。又經文人面，畢沅校本作人而，於義爲長。或人面上疑衍如字。

凡濟山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

馬腹

人面而鳥身。祠用毛〔一〕，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一〕郭璞云：「擇用毛色。」珂案：言以毛物祠神也。

《中次三經》萯山〔一〕之首，曰敖〔二〕岸之山，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三〕。北望河林，其狀如萯而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一〕郭璞云：「萯音倍。」

〔二〕郭璞云：「或作獻。」

〔三〕郭璞云：「（玉）或作石。」

神熏池

〔四〕郭璞云：「說者云，萯、舉皆木名也，未詳；萯音倩。」郝懿行云：「萯，草也；舉，木也。舉即櫸柳。《本草》陶注詳之。」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一〕。

是多駕鳥〔二〕。南望堙渚〔三〕，禹父之所化〔四〕是

多僕纍、蒲盧〔五〕。魋武羅司之〔六〕，其狀人面而

豹文，小要而白齒〔七〕，而穿耳以鐓〔八〕，其鳴

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九〕。畛〔一〇〕水出焉，而

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鴢〔一一〕，其狀

鳧，青身而朱〔一二〕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

其狀如葵〔一三〕，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

本〔一四〕，名曰荀草〔一五〕，服之美人色〔一六〕。

夫諸

〔一〕郭璞云：「天帝曲密之邑。」珂案：例以《西次三經》「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語，此天帝蓋即黃帝也。

〔二〕郭璞云：「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鴛，鴛鵝也；音加。」

〔三〕郭璞云：「水中小洲名渚。堙音填。」

〔四〕汪紱云：「《左傳》言鯀化黃熊，入於羽淵，而又云在此，世之隨處而附會以爲古蹟，類

魄武羅

似此也。」

也。

〔五〕珂案：郭璞云：「僕纍，蝸牛也。」郝懿行云：「蒲盧爲蜃蛤之屬。僕纍、蒲盧，同類之物，並生於水澤下溼之地。」

〔六〕郭璞云：「武羅，神名；魄即神字。」珂案：郭此注或據《説文》九「魄，神也」爲説，而段玉裁云：「當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自以段説爲長。《玉篇》云：「魄，山神也。」説亦較單以神釋魄貼切。

〔七〕郭璞云：「或作首。」珂案：齒或作首者，首、齒形近易譌；然揆經文之意，仍以作齒爲是。又經文小要，宋本作小腰，吳寬抄本、項絪本、黄丕烈、周叔弢校本均作小腰；要即腰字之古寫。

〔八〕郭璞云：「鏤，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郝懿行云：「《説文》新附字引此經，云：『鏤，環屬也。』」

〔九〕吳任臣云：「《淮南子》『青要玉女、降霜神也』，本此傳會之。」珂案：今本《淮南子·天文篇》作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無「青要玉女」語，或吳氏別有所本，當在闕疑。

〔一〇〕郭璞云：「音軫。」

〔一一〕郭璞云：「音如窈窕之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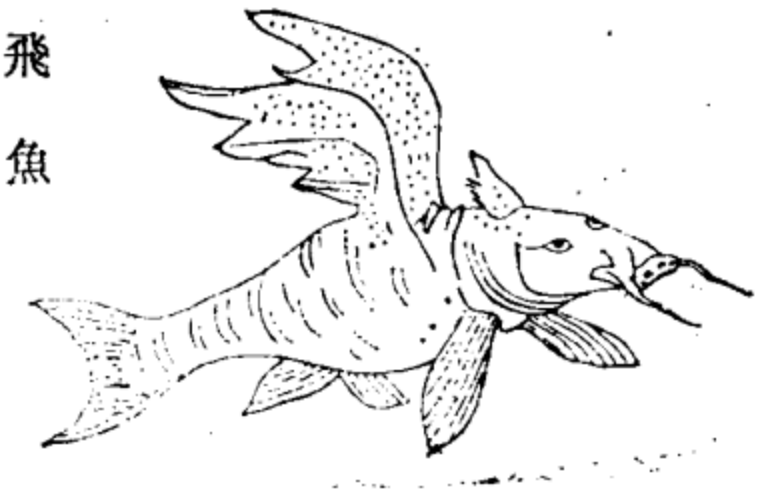
〔一二〕郭璞云：「朱，淺赤也。」

〔一三〕珂案：薜，蘭也；已見上文吳林山。

〔一四〕郭璞云：「根似藁本，亦香草。」

〔一五〕郭璞云：「或曰苞草。」

〔一六〕珂案：綜上經文所敘，魋武羅者，蓋《楚辭·九歌·山鬼》所寫山鬼式的女神也。「小要（腰）白齒」，所以「窈窕」、「宜笑」；「赤豹文貍」，或即「人面豹文」之演化；「荀草服之美人色」，山鬼所采「三秀」，說者亦謂是使人駐顏不老的芝草之屬；而山鬼所思之「靈修」，亦此魋武羅所司密都之「帝」，均高級天神也。



飛魚

又東十里，曰騩〔一〕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瑾瑜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二〕。

〔一〕郭璞云：「音巍。」

〔二〕珂案：《藝文類聚》卷二引《山海經》云：《初學記》卷一引郭璞《圖讚》畧同，惟無羽作無鱗，雷也作雷音，義較長；疑此即讚也。「食之辟兵」可以爲經文「服之禦兵」作詮解。又上文牛首山勞水已有飛魚，與此同名，非一物也。

泰逢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一〕。浦浦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是多黃貝。

〔一〕郭璞云：「未詳。」郝懿行云：「《廣雅》云『牡荊，曼荊也。』曼，《本草》作蔓，此經蔓居，疑蔓荊聲之轉；蔓荊列《本草》木部，故此亦云蔓居之木也。」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一〕。是山也五曲〔二〕，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三〕，其狀如人而虎尾〔四〕，是好居于賁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五〕。

〔一〕郭璞云：「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二〕郭璞云：「曲回五重。」

〔三〕郭璞云：「吉猶善也。」

〔四〕郭璞云：「或作雀尾。」

〔五〕郭璞云：「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貧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於民室，見《呂氏春秋》也。」珂案：見《呂氏春秋・音初篇》。

凡貧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一〕，嬰用吉玉。其二神〔二〕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一〕汪紱云：「副同，音劈；《周禮》：『以疈辜祭百物。』言分磔牲體以祭也。」

〔二〕珂案：二神，謂騩山與宜蘇山之神。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泠石〔一〕。

〔一〕郭璞云：「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郝懿行云：「泠當爲泠；《西次四經》『號山多泠石』是也。郭云『泠或作涂』，涂亦借作泥塗字，泠又訓泥，二字義同，故得通用。又涂或淦字之譌

也，《說文》泠、淦同。」珂案：王念孫亦校改泠作汵、涂作淦。吳寬抄本作冷石，非。汵、淦均音紺。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一〕。有獸焉，其狀如貉〔二〕而人目，其名曰麐〔三〕。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瓀石〔四〕。

〔一〕郝懿行云：「礝當爲碝。《說文》云：『碝，石次玉者。』《玉篇》同，云亦作瑌，引此經作瑌石，或所見本異也。張揖注《上林賦》云：『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珂案：礝爲碝之或字，見《集韻》；音耎。

〔二〕郭璞云：「貉或作貗，古字。」

〔三〕郭璞云：「音銀；或作麋。」

〔四〕郝懿行云：「瓀亦當爲碝。」

犀渠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蒐〔一〕。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二〕。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獸焉，名曰獺〔三〕，其狀如獳犬

而有鱗〔四〕，其毛如彘鬣〔五〕。

〔一〕郭璞云：「音搜；茅蒐，今之蒨草也。」

〔二〕郝懿行云：「犀渠蓋犀牛之屬也。《吳語》云：『奉文犀之渠。』《吳都賦》云：『户有犀渠』。疑古用此獸皮蒙楯，故因名楯爲犀渠矣。」

〔三〕郭璞云：「音蒼頡之頡。」

〔四〕珂案：《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此經獺作獺，獳犬作鱐，無有鱗字。

〔五〕汪紱云：「毛出鱗間如彘鬣也。」

獺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一〕，多涂石〔二〕，其上多璹琈之玉。

〔一〕珂案：經文穀，宋本、汪紱本、吳任臣本並作穀，作穀是也。

〔二〕珂案：上文鹿蹄之山多泠石，郭璞注：「泠或作涂。」即此。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

可以毒魚〔一〕。

〔一〕郭璞云：「芟一作艾。」郝懿行云：「《爾雅》云：『芄，魚毒。』《說文》芄从艸作芫，疑作艾者，因字形近芫而譌。」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椒。浮濛之水〔一〕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二〕，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葵而赤華，名曰葶薷〔三〕，可以毒魚。

〔一〕珂案：《水經注·洛水》及《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此經並作浮豪之水。

〔二〕珂案：《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此經而西下有北字，水玉作美玉。

〔三〕郭璞云：「亭甯、耵聹二音。」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一〕，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箭，其獸多牲牛、羬羊，鳥多赤鷩〔二〕。

〔一〕郝懿行云：「《爾雅疏》引此經作牝山，《藏經》本作壯山。」

〔二〕郭璞云：「音閉；即鷩雉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一〕。此二山者，洛閒也〔二〕。

〔一〕郝懿行云：「上文蔓渠山馬腹，一本作馬腸，蓋此是也。《大荒西經》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亦其例。」

〔二〕珂案：謂讙舉、玄扈二山夾洛水閒也。《水經注・洛水》云：「玄扈之水，出於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祠之〔一〕；以采衣之〔二〕。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三〕；

〔一〕郭璞云：「言直祈禱。」郝懿行云：「祈當爲幾。」案：《説文》五云：「幾，以血有所刉涂祭也；从血，幾聲，渠稀切。」則以作幾爲是，幾爲祭禮之一，非「直祈禱」之謂也。

〔二〕郭璞云：「以采飾雞。」

獸身人面神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一〕，曰苟林之山〔二〕，無草木，多怪石。

〔一〕畢沅云：「此薄山即山西蒲州山，《中次五經》之山與《中山經》同起薄山爲次也。」

〔二〕郭璞云：「或作苟林山。」郝懿行云：「下文正作苟林山，《文選·江賦》注引此經亦作苟林山。」

東三百里，曰首山，其陰多穀、柞，草多荒、芫〔一〕，其陽多瑾瑜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鴟〔二〕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録〔三〕，食之已墊〔四〕。

鴟鳥

〔一〕汪紱云：「荒，山薊也，有蒼朮、白朮二種；芫，芫華也；皆入藥用。」

〔二〕汪紱云：「鴟音地。」

〔三〕郝懿行云：「蓋鹿字假音，《玉篇》作音如豕。」

〔四〕汪紱云：「墊，下溼病。」

又東三百里，曰縣斷〔一〕之山，無草木，多文石。

〔一〕汪紱云：「斷音斫，又音祝。」

又東三百里，曰蔥聾之山〔一〕，無草木，多㻬石〔二〕。

〔一〕珂案：上文已有此山，疑是其連麓。

〔二〕郭璞云：「未詳。」畢沅云：「庥當爲玤；《說文》云：『石之次玉者。』」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亹冬〔一〕。

〔一〕珂案：亹當爲虋，音門，俗亦作門；門冬有二種：一麥門冬，一天門冬，均入藥用。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一〕。

〔一〕珂案：《中次一十一經》云：「視山有井，夏有水，冬竭。」與此適反。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一〕，其草多芃〔二〕。

〔一〕郭璞云：「似樗樹，材中車轅。」郝懿行云：「《說文》云，杶，或作櫄，即今椿字也。」

〔二〕郝懿行云：「芃，《說文》訓草盛，非草名也。疑芃當爲芃字之譌；芃音交，即藥草秦芃也，見《本草》。」珂案：郝說是也，王念孫校同郝注。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一〕，谷多金、錫。

〔一〕珂案：畢沅本槐山作穐山，云穐當爲稷，稷即稷字古文，稷山在今山西省稷山縣，后稷播時百穀於此，遂以名山。關於后稷，參見《海經新釋》卷十一「西周國」節注〔二〕、〔五〕。

又東十里，曰歷山〔一〕，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一〕郝懿行云：「即上文歷兒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麢〔一〕。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一〕郭璞云：「似鹿而小，黑色。」畢沅云：「郭說非也。《爾雅》：『麢，大鹿。』《說文》云：『牛尾一角，或從京。』則此是大鹿。凡云京皆大也，郭義失之。」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一〕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一〕郝懿行云：「《水經注》作蟲尾。」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蕷、薰〔一〕，多寇脫〔二〕。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璇玉〔三〕。

〔一〕郭璞云：「薰，香草也。」珂案：薰已見上文《西山經》浮山及蟠冢山。

〔二〕郭璞云：「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

也。」

〔三〕郭璞云：「石次玉者也，孫卿曰：『璇玉瑤珠不知佩。』璇音旋。」珂案：經文璇玉，《文選》顏延之《陶徵士誄》李善注引作琁玉；郭注引孫卿曰云云，今《荀子·賦篇》亦作琁玉瑤珠不知佩，作琁玉是也，琁音瓊；琁玉，璿玉，美玉也。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一〕。

〔一〕郭璞云：「《河圖》曰：『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珂案：《水經注·洛水》引此經，臨于玄扈之水之下，尚有是爲洛汭四字，今本蓋脫去之。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一〕，二千九百八十二里。

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魁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二〕；干儛〔三〕，置鼓〔四〕；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五〕，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六〕。嬰用吉玉，采之〔七〕，饗之〔八〕。

〔一〕郝懿行云：「今才十五山。」

〔二〕郭璞云：「以糞作醴酒也。」

〔三〕郭璞云：「干儺，萬儺；干，楯也。」

〔四〕郭璞云：「擊之以舞。」

〔五〕郭璞云：「天神之所憑也。」

〔六〕郭璞云：「以血祭也；刲，猶割也。」珂案：刲，本作刉，音機；謂殺牛羊等取血以釁也。

〔七〕郭璞云：「又加以繒彩之飾也。」

〔八〕郭璞云：「勸强之也。《特牲·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珂案：《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答拜，執奠，祝饗。」鄭注云：「饗，勸强之也。」是郭注所本。

《中次六經》綸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一〕，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二〕，是爲螫蟲〔三〕，實惟蜂蜜之廬〔四〕。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五〕。

〔一〕郭璞云：「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爾。」珂案：穀城山在今山東

驕蟲

省東阿縣東北，一名黃山。

〔二〕珂案：《太平御覽》卷九五〇引此經作嬌蟲。

〔三〕郭璞云：「爲螫蟲之長。」

〔四〕郭璞云：「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一郝懿行云：「赤疑亦字之譌，蜂凡數種，作蜜者即呼蜜蜂，故曰蜜亦蜂名。」

〔五〕汪紱云：「禳，祈禱以去災惡，使勿螫人，其雞則放而勿殺也。」

西十里，曰綸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庵〔一〕山，其陰多璆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藿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鴟鶹〔二〕，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交觴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一〕郭璞云：「音如瓌偉之瓌。」

〔二〕郭璞云：「鈐要二音。」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澍〔一〕水出焉，而東南

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二〕，而東流注于穀水。

〔一〕郭璞云：「音謝。」

〔二〕珂案：王念孫校，經文出下應增于字。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其中多芘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一〕。

〔一〕郭璞云：「皆未聞。」郝懿行云：「麋石或是畫眉石，眉、麋古字通也；櫨丹疑即黑丹，櫨、盧通也。」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穀水〔一〕，其中多碧綠。

〔一〕珂案：經文穀山、穀水字均宜作穀，見《水經注·洛水》引；唯多穀之穀作穀是也，《水經注》仍引作穀，則非矣。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

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一〕。無草木。

〔一〕珂案：旋龜已見《南山經》柢陽之山。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一〕。

〔一〕郭璞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即此類也。」珂案：鳴石，蓋磬石之類；郭說襄陽郡上鳴石，見《晉書·五行志》。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一〕。其西有林焉，名曰墦〔二〕冢。穀水〔三〕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珢玉〔四〕。

〔一〕珂案：人魚已見上文《西山經》竹山竹水、《北次三經》龍侯山決決水及《中次四經》熊耳山浮豪水。

〔二〕郭璞云：「音番。」

〔三〕珂案：經文穀水當作穀水。

〔四〕郭璞云：「未聞也，珢音堙。」珂案：《水經注·穀水》引此經作珢玉，影宋本《太平御覽》卷六二引作珢玉；《玉篇》云：「珢，齊玉，奇殞切。」則珢玉蓋珢玉之譌也。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一〕，多楠木〔二〕，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三〕。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黽〔四〕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一〕郝懿行云：「樗當爲桴；《說文》云：『桴木出橐山。』謂此也。」

〔二〕郭璞云：「今蜀中有楠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珂案：經文楠木，王念孫云：「木字疑衍。」

〔三〕郭璞云：「蕭，蒿；見《爾雅》。」郝懿行云：「《爾雅》云：『蕭，荻。』郭注云：『即蒿也。』」

〔四〕郭璞云：「黽，蛙屬也。」

脩辟之魚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堊。潐水〔一〕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一〕郭璞云：「音譙。」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一〕，其木多椶、枏，多竹、箭，其獸多牸牛、羬羊，其鳥多鷩〔二〕，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三〕，是廣

員三百里，其中多馬〔四〕。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珚玉〔五〕。

〔一〕郝懿行云：「山一名秦山，與太華相連，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

〔二〕珂案：宋本驚上有赤字，何焯校亦增赤字。

〔三〕郭璞云：「桃林，今宏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饒野馬山羊山牛也。」珂案：桃林，畢沅說即鄧林，是神話中夸父棄杖所化而成林者；見《海經新釋》卷三「夸父逐日」節注〔六〕。

〔四〕珂案：《太平御覽》卷一五八引此經，多馬下尚有造父于其中得驊騮騄耳之乘以獻穆王十六字，或係逸落之郭注誤入經文也。

〔五〕珂案：珚玉亦當爲琱玉，已見上文傅山注〔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藷蕷，多苦辛〔一〕，其狀如櫺〔二〕，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癉。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玄礵〔三〕。緡〔四〕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出〔五〕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六〕。

〔一〕珂案：經文苦辛，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均作苦莘，邵恩多校本同。

〔二〕郭璞云：「即椒字也。」

〔三〕郭璞云：「黑砥石生水中。」

〔四〕郭璞云：「緝音蓄。」

〔五〕珂案：經文出，宋本、毛扆本作至。

〔六〕王念孫云：「門水出于河云云，乃郭注誤入正文，水無出河出江之理，作至于是也。」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一〕，以六月祭之〔二〕，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一〕汪紱云：「此條無中嶽，而曰嶽在其中，蓋以洛陽居天下之中，王者于此以時望祭四嶽，以其非嶽而祭四嶽，故曰嶽在其中；此殆東周時之書矣。」

〔二〕郭璞云：「六月亦歲之中。」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一〕。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二〕，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三〕，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四〕，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爲篠〔五〕。

〔一〕郭璞云：「與或作輿；下同。」

〔二〕郭璞云：「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

〔三〕郭璞云：「檮祀百神，則用此石。」

〔四〕郝懿行云：「《說文》云：『蓍，蒿屬。』《廣雅》云：『蓍，耆也。』」珂案：蓍音尸，《埤雅》云「草之多壽者」，古取其莖爲占筮之用。

〔五〕珂案：篠音幹，箭幹也。

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一〕。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二〕，其名曰焉酸〔三〕，可以爲毒〔四〕。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一〕郭璞云：「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鼓鍾也。」郝懿行云：「《初學記》八卷引郭注此山句下有在伊闕西南五字，蓋今本脫去之。」

〔二〕郭璞云：「葉三重也。」

〔三〕郝懿行云：「焉酸，一本作烏酸。」珂案：《太平御覽》卷四二引此經正作烏酸。

〔四〕郭璞云：「爲，治。」郝懿行云：「治去之也。」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一〕。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葝〔二〕草，其葉胥成〔三〕，其華黃，其實如菟丘〔四〕，服之媚于人〔五〕。

〔一〕郭璞云：「（媱）音遥；或無之山字。」

〔二〕郭璞云：「亦音遥。」

〔三〕郭璞云：「言葉相重也。」

〔四〕郭璞云：「菟丘，菟絲也。」

〔五〕郭璞云：「爲人所愛也；一名荒夫草。」珂案：《文選·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云：「赤帝（炎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王因幸之。遂爲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爲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此瑶姬神話之概略也。《別賦》注引《高唐賦》（今本無）記瑶姬之言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曰靈芝。」乃與此經所記之女尸化爲蓂草契合焉，知瑶姬神話乃蓂草神話之演變也。此一神話，又再變而爲瑶姬於巫山助禹治水，則唐末道士杜光庭於《墉城集仙録》所記是也，而群衆之意願體現于斯矣，至今巫峽民間猶傳述之。參見《海經新釋》卷十「禹攻雲雨」節注〔七〕及卷十一「互人國」節注〔二〕。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一〕，赤若丹火，善詈〔二〕。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三〕。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四〕，服之不癭。

〔一〕郭璞云：「即豚字。」畢沅云：「借遯字爲之，逐又遯省文。」郝懿行云：「遯，古文作遂，

是此經之逐，從遯或遂省，當讀爲豚。」

〔二〕郭璞云：「好罵人。」畢沅云：「即山都也。」珂案：畢說是也；是蓋山都、山獿、山獟、梟陽之類，乃傳說中猩猩、狒狒之神話化也。《禮·曲禮》云：「猩猩能言。」《唐國史補》云：「猩猩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云云，此同于山膏之「善詈」也。

〔三〕郭璞云：「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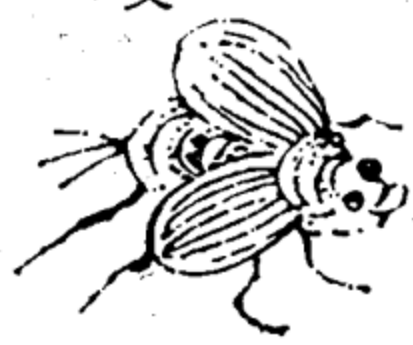
〔四〕珂案：無條已見《西山經》皋塗之山，與此同名異物。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楯〔一〕，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唾〔二〕。

〔一〕郭璞云：「音鞮。」

〔二〕郭璞云：「食不噎也。」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一〕。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



蜂，枝尾而反舌，善呼〔二〕，其名曰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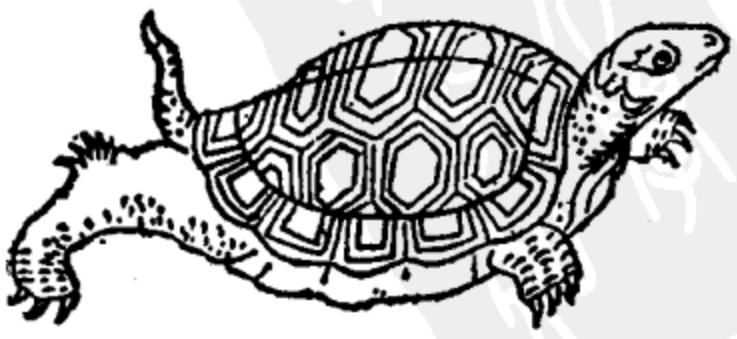
〔一〕郭璞云：「放或作效，又作牧。」

〔二〕郭璞云：「好呼喚也。」

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𦍒〔一〕之山，多瑀琈之玉，多麋玉〔二〕。有草焉，其狀葉如榆〔三〕，方莖而蒼傷〔四〕，其名曰牛傷〔五〕，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六〕，可以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七〕，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三足龜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九三一引此經作大苦，畢沅校本亦作大苦，今本作大𦍒，而郭注無音，知本爲苦字明矣。

〔二〕郭璞云：「未詳。」郝懿行云：「麋，疑瑂之假借字也。《說文》云：『瑂，石之似玉者，讀若眉。』」

〔三〕珂案：經文其狀葉如榆，王念孫、郝懿行并校其葉狀如榆；畢沅本作其狀如榆，無葉字。

〔四〕珂案：蒼傷，蒼刺也。《方言》卷三郭璞注云：「《山海經》謂刺

爲傷也。」即指此。

〔五〕郭璞云：「猶言牛棘。」

〔六〕郭璞云：「厥，逆氣病。」

〔七〕珂案：《爾雅·釋魚》云：「鼈三足，賁。」郭璞注此經謂「今吳興有三足六眼鼈」，亦異聞也。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一〕，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二〕。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鮨〔三〕魚，黑文，其狀如鮒〔四〕，食者不睡〔五〕。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騰〔六〕魚，狀如鰼，居逵〔七〕，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癭〔八〕。

〔一〕郭璞云：「初生先作穗，卻著葉，花生穗間。」

〔二〕郭璞云：「不畏雷霆霹靂也。」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卷引此經霆上有畏字？注無雷霆二字，今本脫衍也。」

〔三〕郭璞云：「音倫。」

〔四〕郝懿行云：「《廣雅》云：『鱮，鮒也。』即今之鯽魚。」

〔五〕郝懿行云：「李善注《江賦》引此經作食之不腫，《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亦引作食者不腫。」

〔六〕郭璞云：「音騰。」

〔七〕郭璞云：「鰿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遠，水中之穴道交通者。」珂案：鰿音桂。

〔八〕郭璞云：「癭，癰屬也，中多有蟲。《淮南子》曰：『鷄頭已癭。』音漏。」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一〕。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二〕，黃華黑實〔三〕，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四〕，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鯑魚，狀如鯔雌〔五〕而長距，足白而對〔六〕，食者無蠱疾〔七〕，可以禦兵。

〔一〕郝懿行云：「言草木屯聚如倉囷之形也。」

〔二〕郭璞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

〔三〕珂案：《藝文類聚》卷八八引此經黑實作黑葉。

〔四〕郭璞云：「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得上也；《詩含神霧》云。」

〔五〕郝懿行云：「盩當爲盩，《廣雅》云：『狖，雌也。』狖、盩聲相近。郭注《爾雅》云：『雌似獼猴。』鯔即鯢也，鯢省作兒，《周書·王會篇》云：『兒若獼猴。』與此經合。」珂案：王念孫亦校盩作盩。盩音舟。

〔六〕郝懿行云：「對蓋謂足趾相向也。」

〔七〕郝懿行云：「《北次三經》云：『人魚如鮨魚，四足，食之無癡疾。』此言『食者無蠱疾』，蠱，疑惑也；癡，不慧也：其義同。」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一〕。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棃而赤理，其名曰栯〔二〕木，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茱〔三〕，白華黑實，澤如蔓薁〔四〕，其名曰蓫草〔五〕，服之不昧〔六〕。上多美石〔七〕。

〔一〕郭璞云：「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珂案：嵩高山今在河南省登封縣北。

〔二〕郭璞云：「音鬱。」

〔三〕郭璞云：「茱似蔰也。」珂案：茱即朮之本字，朮有蒼朮、白朮二種。

〔四〕郭璞云：「言子滑澤。」汪紱云：「蔓薁蔓生，細葉，實如小葡萄，或以爲櫻桃，或以爲葡萄，皆誤。」郝懿行云：「蓋即今之山葡萄。」

〔五〕珂案：此蓫草與上文姑媱之山蓫草同名異實。

〔六〕珂案：經文不昧，王念孫校改不眯；不眯，不厭夢也，已見上文《西次四經》「英鞮之山」注〔二〕。

〔七〕郭璞云：「次玉者也；啓母化爲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珂案：啓母化石生啓事，今

本《淮南子》無，惟見《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今本蓋脱去之。參見《海經新釋》卷二「夏后啓」節注〔六〕。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一〕赤實，可以禦凶。

〔一〕郭璞云：「反傷，刺下勾也。」珂案：傷，刺也；已見上文「大𦍒之山」注〔四〕。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一〕。

〔一〕郭璞云：「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珂案：錞于字已見上文《西山經》騩山，錞，汪紱釋爲蹲，引申固亦有依附之義也。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一〕不蠱。汜〔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三〕，上多少辛〔四〕。

〔一〕珂案：經文食之，宋本、吳寬抄本作食者。

〔二〕郝懿行云：「汜音似。」

〔三〕郭璞云：「言此中出蛇，故以名之。」

〔四〕郭璞云：「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菌草〔一〕，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蔓荑，食之不愚〔二〕。器〔三〕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四〕。

〔一〕郭璞云：「音剛。」

〔二〕郭璞云：「言益人智。」

〔三〕郭璞云：「或作顓。」

〔四〕郭璞云：「（役）一作侵。」珂案：王念孫校役爲没，云即下文没，其所據項絪本也。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一〕。有草焉，名曰棃，其葉狀如荻〔二〕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三〕；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四〕。

〔一〕汪紱云：「此太山在鄭，非東岳太山。」

〔二〕珂案：經文荻，郝懿行云，當爲萩字之譌。萩音秋，《爾雅·釋草》云：「蕭，萩。」郭注云：

「即蒿。」合於今本郭注「荻亦蒿也，音狄」之義。郭注荻、狄字亦當作萩、秋。

〔三〕珂案：經文役水，宋本、汪紱本作没水，項網本役亦作没。

〔四〕珂案：經文役，宋本、汪紱本作没，項網本同；下疑應增水字。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役〔一〕。

〔一〕珂案：經文役，宋本、項網本并作没；汪紱本作投，誤也。下疑亦應增水字。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注于河。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葡柏〔一〕，服者不寒。其陽多瑾瑜之玉。

〔一〕郭璞云：（葡）音計。」郝懿行云：「《玉篇》云：『葡，俗薊字。』《初學記》二十八卷引《廣志》云：『柏有計柏。』」計、葡聲同，疑是也。」

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美玉、青堊〔一〕。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狼〔二〕，服之不夭〔三〕，可以爲腹病〔四〕。

〔一〕珂案：經文青堊，《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作多美堊。

〔二〕郝懿行云：「《玉篇》云：『狼，胡懇切，草名，似蓍，花青白。』《廣韻》同。是狼當爲

人面三首神

葪。」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葪音很。

〔三〕郭璞云：「言盡（益）壽也。（夭）或作芙。」郝懿行云：「芙即夭，古今字爾。」

〔四〕郭璞云：「爲，治也；一作已。」珂案：經文病，宋本作疾。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一〕，嬰用一藻玉瘞〔二〕。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一〕郭璞云：「言以羊爲薦羞。」

〔二〕郭璞云：「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郝懿行云：「藻玉已見《西次二經》泰冒山。此藻疑當與璪同，《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也。』藻藉，見《周官·大行人》。」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一〕、檀。睢〔二〕水

出焉，東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三〕。

〔一〕郭璞云：「杼音椽柱之柱。」

〔二〕郭璞云：「睢音癰疽之疽。」

〔三〕郭璞云：「有斑彩也。」珂案：《楚辭·九歌·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當即此。

東北百里，曰荊山，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一〕，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二〕。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黃金，多鮫魚〔三〕。其獸多閭、麋〔四〕。

〔一〕郭璞云：「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貍，一音來。」

〔二〕郭璞云：「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珂案：櫾，本字作柚。黃丕烈、周叔弢校本云，「多橘櫾并傳十字應在其草多竹上。」

〔三〕郝懿行云：「鮫魚即今沙魚。」

〔四〕珂案：經文麋，王念孫、郝懿行並校作麈；郭璞云：「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一〕。神蠪圍〔二〕處之，其狀如人面〔三〕，羊角虎爪，恒遊于睢、漳之

蠪圖

淵〔四〕，出入有光。

〔一〕珂案：「桃枝、鉤端已見上文《西山經》嶓冢之山。

〔二〕汪紱云：「《廣韻》蠪字注本此文，無面字。」珂案：「蠪音駝。」

〔三〕郝懿行云：「蠪面字之誤，屬下讀。郭璞注《海外東經》毛民國云：「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宋本、毛扆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吳任臣本而俱作面，可證。

〔四〕郭璞云：「淵，水之奧府也。」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麈〔一〕，其鳥多白鶡〔二〕，多翟，多鴆〔三〕。

〔一〕郭璞云：「麂似獐而大，猥（獷）毛，豹（狗）腳；音几。」

〔二〕郭璞云：「鶡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驕。」

〔三〕郭璞云：「鴆大如鴟，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郝懿行云：「《說文》云：『鴆，毒鳥也。』體有毒，古人謂之鴆毒。」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一〕出焉，而南流注于漳，其中多白玉。

〔一〕郭璞云：「音詭。」

又東北二百里，曰綸山〔一〕，其木多梓、枏，多桃枝，多柤〔二〕、栗、橘、櫾，其獸多閭、麈、麢、㚇〔三〕。

〔一〕郭璞云：「音倫。」

〔二〕郭璞云：「柤似棃而酢濇。」珂案：柤音渣；參見《海經新釋》卷三「平丘甘柤」節注〔四〕。

〔三〕郭璞云：「㚇似菟而鹿腳，青色；音綽。」

又東二百里，曰陸郇〔一〕之山，其上多瑀琈之玉，其下多堊〔二〕，其木多杻、橿。

〔一〕汪紱云：「郇音鼄。」

〔二〕郝懿行云：「李善注《南都賦》引此注云：『堊似土，白色也。』今本無之。已見《西次二經》大次之山。」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一〕。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

㚇

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一〕郝懿行云：「木疑水字之譌。」珂案：王念孫校亦作水，汪紱本木字正作水。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一〕，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䵷〔二〕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神涉䵷

神計蒙

〔一〕郭璞云：「石似玉者；音旻。」

〔二〕郭璞云：「(䵷)徒何切；一作䵷，笑遊切。」郝懿行云：「䵷字音義並所未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一〕，其木多穀、柞、柤、栗、橘、櫾其獸多豹〔二〕。

〔一〕郝懿行云：「銅山，蓋以所產三物得名。」

〔二〕郝懿行云：「豹，本或作豹，非。豹音灼，豹文獸也，見《西次二經》厎陽之山。」珂案：吳任臣本、畢沅本作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一〕，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麋、臭。

〔一〕珂案：机，机木也；已見上文《北山經》首單狐之山。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一〕。

〔一〕郭璞云：「梅似杏而酢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一〕，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

〔一〕郭璞云：「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郝懿行云：「此物雖生於木，其質則草，故《廣雅》列於《釋草》、《釋木》，而寄生樹今亦謂之寄生草也。」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膢，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一〕，其上多璆琈之玉，多赭〔二〕，多邽石〔三〕，多寓木，多柘。

〔一〕郭璞云：「若或作前。」
〔二〕郭璞云：「赤土。」
〔三〕郭璞云：「未詳。」王念孫云：「下文虎尾之山多封石，邽、封二字必有一誤，篇內作邽石者二，作封石者六。」珂案：是邽石當作封石也。郝懿行校同。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堯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柏〔一〕。

〔一〕郭璞云：「一作楢。」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一〕，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錫。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八一二引此經作濯山。下文邽石亦應作封石。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一〕，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二〕，其獸多豕、鹿，多白犀，其鳥多鴆。

〔一〕郭璞云：「椒爲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蠚死。」

〔二〕珂案：洗石已見上文《西山經》首錢來之山。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鷄祈瘞〔一〕，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二〕一璧。

〔一〕郭璞云：「禱請已薶之也。」郝懿行云：「祈當爲鑾。」珂案：鑾見上文《中次四經》末段注〔一〕。

〔二〕珂案：經文嬰毛，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謂當係嬰用之誤，是也。嬰爲以玉獻神之專稱，

嬰用一璧者，以一璧祠祭于神也。準此，上文用一藻圭，亦疑當作嬰用一藻圭，脫嬰字。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荒。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其獸多虎、豹。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鼉〔一〕。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二〕，其鳥多翰、鶩〔三〕。

〔一〕郭璞云：「似蜥易，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珂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顓頊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鱓音駝，即鼉之或字，是關於鼉之神話也。

〔二〕郭璞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即《爾雅》所謂

鼉

魏。」珂案：郭注魏，今本《爾雅》作犨。

〔三〕郭璞云：「白翰赤鷩。」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一〕，東流注大江〔二〕。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鼈、韭，多藥〔三〕、空奪〔四〕。

〔一〕郭璞云：「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珂案：邛來山今作邛崍山，在四川省榮經縣西。

鶡脂

〔二〕珂案：經文東流注大江，汪紱本、畢沅校本注下并有于字，王念孫校亦增于字。

〔三〕珂案：藥，白芷也，已見上文《西次四經》號山。

〔四〕汪紱云：「空奪即寇脫也。」珂案：汪説疑是。寇脫已見上文《中次五經》升山。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峨〔一〕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二〕，多鱉魚〔三〕，其木多楢〔四〕、杻，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㺄、犀、兕。有鳥焉，狀

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五〕，可以禦火。

〔一〕郭璞云：「音居。」

〔二〕郭璞云：「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也。」

〔三〕郭璞云：「音贊；未聞。」

〔四〕郭璞云：「稍，剛木也，中車材；音秋。」

〔五〕郭璞云：「今呼小青雀曲觜肉食者爲竊脂，疑非此也。」郝懿行云：「與《爾雅》竊脂同名異物。」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狍〔一〕狼，見則國內有兵〔二〕。

狍狼

〔一〕汪紱云：「狍音巳。」

〔二〕郭璞云：「一作國有内亂。」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鸛〔一〕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雌〔二〕。

〔一〕郭璞云：「音薨。」

〔二〕汪紱云：「雌，猨屬，仰鼻岐尾，天雨則自懸樹，而以尾塞鼻。」

雌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艧，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一〕，東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

〔一〕珂案：經文「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中間，疑有脱文，姑爲斷句如此。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一〕、梓，多杻、楮。減水〔二〕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一〕郭璞云：「梅或作藠。」

〔三〕郝懿行云：「劉昭《郡國志》注引此經作城水，城疑城字之譌，或古本減有作城者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檉〔一〕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

〔一〕珂案：檉音珽。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椒、檉〔一〕，多楊。宣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二〕。其獸多閒、麋，多麈、豹、虎〔三〕，其鳥多白鶡。

〔一〕郭璞云：「椒木，未詳也；檉木白理，中樞。騶、善二音。」

〔二〕郝懿行云：「水蛇也，一名公蠣蛇。」

〔三〕珂案：經文疑當作其獸多閒麋麈，多豹虎；倒。

麈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章、楩、柟，其獸多豕、鹿、麢、臭，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一〕。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一〕珂案：《太平御覽》卷五四引此經熊之穴作熊穴，冬啓作若冬啓夏閉。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荊、芑〔一〕。

〔一〕郝懿行云：「芑蓋芑字之譌，芑又杞之假借字也。《中次十一經》云：『歷石之山，其木多荊芑。』竝以荊芑連文，此誤審矣。」珂案：宋本、吳寬抄本芑正作芑。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璇石〔一〕，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獸多麋、麝，其草多嘉榮。

〔一〕珂案：《文選·子虛賦》云：「璇玑玄厲。」張揖注云：「璇、玑，石之次玉者。」如淳云：「璇，音緣；玑，音勒。」據此，經文璇石石字疑衍。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柤、栗、

橘、櫾，其中多龍脩〔一〕。

〔一〕郭璞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珂案：《古今注》云：「世稱皇帝（黃帝）鍊丹於鼎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墮而生草，曰龍鬚。」是關于龍須（鬚）之神話，脩、須聲近而轉耳。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鷄瘞，糈用稌。文山〔一〕、勾檷、風雨、騩之山〔二〕，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三〕，少牢具，嬰毛〔四〕一吉玉。熊山，席也〔五〕，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儺，用兵以禳〔六〕；祈，璆冕舞〔七〕。

〔一〕郝懿行云：「此上無文山，蓋即岷山也；《史記》又作汶山，并古字通用。」

〔二〕珂案：經文騩之山，疑衍之字。

〔三〕郭璞云：「先進酒以酹神。」

〔四〕珂案：經文嬰毛一吉玉與下文嬰毛一璧之毛字，當俱係用字之譌，説已見上文《中次八經》末段注〔二〕。

馬身龍首神

〔五〕郭璞云：「席者，神之所馮止也。」郝懿行云：「席當爲帝，字形之譌也；上下經文并以帝冢爲對，此譌作席，郭氏意爲之説，蓋失之。」珂案：郝説是也，王念孫亦校席作帝。

〔六〕郭璞云：「禳，祓除之祭名；儺者，持盾武舞也。」

〔七〕汪紱云：「求福祥則祭用瑤玉，舞者用冕服以舞也。」珂案：「瑤，琳，玉也。」郭璞注：「美玉名。」二句意當爲禳則干舞，祈則冕服持玉以舞也。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一〕，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一〕郝懿行云：「《本草別録》云：『封石味甘，無毒，生常山及少室。』下文游戲之山、嬰侯之山、豐山、服山、聲匈之山并多此石。」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一〕之山，其木多楮、柘，其草多枝勾〔二〕。

〔一〕郭璞云：「音潰。」

〔二〕汪紱云：「枝句，蓋桃枝句端也。」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踵〔一〕，見則其國大疫。

鸓鴒

〔一〕郭璞云：「（跂）音企。」珂案：《太平御覽》卷七四引此經彘尾作彘毛，跂踵作企踵。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一〕，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

〔一〕郭璞云：「一作渚州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艧，其陽多白金，其陽多黃其名曰跂

跂踵

其陰多鐵，其鳥多鸓鴞〔一〕。

〔一〕郭璞云：「鴟鴞也。《傳》曰：『鴟鴞來巢。』音臘。」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琇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欽杻〔一〕。

〔一〕郭璞云：「欽義所未詳。」郝懿行云：「《方言》云：『欽，長也，東齊曰欽。』郭注云：『欽，古矧字。』然則欽杻，長杻也。杻爲木多曲少直，見陸璣《詩疏》。此杻獨長，故著之。俟考。」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一〕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人面神

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鷄瘞，糈用五種之糈〔二〕。堵山〔三〕，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五〕；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一〕郝懿行云：「首山即首陽山。」

〔二〕汪紱云：「黍、稷、稻、粱、麥也。」

〔三〕珂案：即上文「楮山多寓木」之楮山。

〔四〕珂案：經文嬰毛，仍當是嬰用之譌，說已見上文《中次八經》末段注〔二〕。

〔五〕郝懿行云：「其當爲具字之譌。」

《中次一十一山經》〔一〕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二〕水出焉，東流注于濟；貺〔三〕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四〕。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一〕珂案：經文原當作中次一十一山，迨劉秀校録此書，始改山爲經，亦有改而未盡者，即此是也，於是山、經二字乃互相抵觸矣。吳任臣本挖去山字，空出一格，殆亦已知其爲抵觸，卻不知去經存山始符原貌也。說見《海經新釋》卷一篇首注〔一〕。

〔二〕珂案：湍音專。

〔三〕郭璞云：「音況。」

〔四〕郭璞云：「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一〕之山。潕〔二〕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其中多

人魚。其上多梓、柟，其獸多麋、麈。有草焉，名曰莽草〔三〕，可以毒魚。

〔一〕汪紱云：「此非河北紂都之朝歌。」珂案：上文已有朝歌之山，見《中次五經》。

〔二〕郭璞云：「音武。」

〔三〕汪紱云：「即芒草也。」珂案：芒草已見上文《中次二經》蔈山。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一〕，其陽多璵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二〕。

〔一〕郝懿行云：「囷，《廣韻》引作箘。」

〔二〕珂案：鳴蛇已見上文《中次二經》鮮山。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一〕。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一〕珂案：《中次五經》云：「超山有井，冬有水而夏竭。」與此適反。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一〕，其木多楮〔二〕，多柏，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一〕郝懿行云：「郭注《中次八經》若山云：『若或作前。』」

〔二〕郭璞云：「似柞子，可食，冬夏生（青），作屋柱難腐；音諸，或作儲。」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一〕，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二〕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三〕，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四〕。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一〕珂案：蝯同猨，即今猿字。

〔二〕珂案：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引《文選·南都賦》注云：「耕父，旱鬼也。」其注《禮儀志》引《東京賦》注同，今注並無之。

〔三〕郭璞云：「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之。」珂案：郭注西鄂縣原作西號郊縣，今依畢沅、郝懿行校正之。

〔四〕郭璞云：「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八卷引此經及郭注知並作和，疑今本字形之譌。」珂案：據郭注，作和於義爲長。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蕷〔一〕，其草多鷄穀〔二〕，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一〕汪紱云：「藷蕷非木也，此疑當是櫧芧，芧，小栗也。」

〔二〕珂案：經文雞穀，汪紱本、《百子全書》本並作雞穀。郝懿行云：「穀字古有構音。」則以作雞穀

爲是。下文(《中次十二經》)夫夫山又作雞鼓，亦即雞穀也。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多梓、柏，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一〕，其木多梓、柏，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蛩〔二〕，名曰鴆〔三〕。

〔一〕珂案：《藝文類聚》卷八九引此經瑤作搖。

〔二〕郭璞云：「蛩，負盤也；音翡。」郝懿行云：「蛩見《爾雅》，郭注云：『蛩，負盤，臭蟲。』」珂案：食蛇鴆已見上文《中次八經》女几山。

鴆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一〕之山。濟水〔二〕出焉，南流注于漢。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三〕，其鳴〔四〕自呼。多牸牛，多羬羊。

〔一〕珂案：經文支離，王念孫、孫星衍、郝懿行並校作攻離。

〔二〕珂案：經文濟水，王念孫、郝懿行並校作淯水。畢沅本亦作淯水。

〔三〕郭璞云：「似酒勺形。」郝懿行云：「鵲尾似勺，故後世作鵲尾勺，本此。」

〔四〕珂案：經文鳴，吳寬抄本作名。

嬰勺

又東北五十里，曰秩簡〔一〕之山，其上多松、柏、机柏〔二〕。

〔一〕郭璞云：「（簡）音彫。」

〔二〕珂案：經文机柏，宋本作机桓，王念孫、郝懿行亦並校作机桓，云即無患子，可以浣衣去垢。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臒，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一〕之山，其上多杻、橿，多苴〔二〕。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三〕，善駃笨〔四〕，食者不風〔五〕。

〔一〕郭璞云：「音枯。」

〔二〕郭璞云：「未詳；音葅。」郝懿行云：「經內皆云其木多苴，疑苴即柤之假借字也；柤之借爲苴，亦如杞之借爲芑矣。」

〔三〕郭璞云：「言體有鱗甲；音吝。」

〔四〕郭璞云：「跳躍自撲也；鞅奮兩音。」

〔五〕郭璞云：「不畏天風。」汪紱云：「或云無風疾也。」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一〕，多閭、麈，多麢、㚇。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玄豹

〔一〕郭璞云：「黑豹也，即今荊州山中出（之）黑虎也。」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一〕。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二〕，帝臺之漿〔三〕也，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一〕郝懿行云：「《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即此，泉，前聲同也。」

〔二〕郭璞云：「或作潛。」

〔三〕珂案：經文帝臺之漿，《藝文類聚》卷八引漿下有水字，《太平御覽》卷五九同。《中次七經》休與之山有帝臺之棋，爲帝臺所以禱百神者，則帝臺者，蓋治理一方之小天帝，猶人間徐偃王之類是也。《晉書・束晳傳》云：「《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今本《穆傳》已無帝臺事，蓋闕佚也。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檀、穀，多玉，多封石。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一〕，食之無蠱疫〔二〕。

〔一〕郭璞云：「三足鼈名能，見《爾雅》。」郝懿行云：「李善注《江賦》引此經作岐尾，岐、枝古通用。」

〔二〕王念孫云：「疫字因下文其國大疫而誤，當爲疾；上文云，鯩魚食之無蠱疾。」珂案：鯩魚已見《中次七經》少室之山。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一〕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楩〔二〕。

〔一〕郭璞云：「（硜）音真。」

〔二〕郝懿行云：「櫄即杶字，見《說文》。」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一〕，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瑀琈之玉。

〔一〕汪紱云：「視當作瀙，今南陽汝寧間有瀙水。」珂案：畢沅、郝懿行校同；見下文視水郭璞注。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一〕，赤如丹火，其名曰猴〔二〕，見則其國大疫。

〔一〕吳任臣云：「彙，猬鼠也。」

〔二〕郭璞云：「音戾。」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葴〔一〕山，視水出焉〔二〕，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三〕。

〔一〕珂案：葴音緘。

〔二〕郭璞云：「或曰視宜爲瀙，瀙水今在南陽也。」

〔三〕郭璞云：「如青狗。」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橿〔一〕、椐。

〔一〕郭璞云：「橿，未詳也，音彫。」郝懿行云：「《類篇》云：『橿寒而不凋。』」

狙如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一〕，其中多白堊。

〔一〕郝懿行云：「視當爲溉。《水經注》云：『溉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孰之山，東北流注於溉。』」

顛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櫟〔一〕。

〔一〕郭璞云：「今虎豆貍豆之屬；櫟一名欙，音誄。」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

狀如鼠〔一〕，白耳白喙，名曰狙如〔二〕，見則其國有大兵。

〔一〕郭璞云：「《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

〔二〕汪紱云：「狙音蛆。」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臒。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灃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一〕，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二〕，其枝四衢〔三〕，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四〕青柎，名曰帝女之桑〔五〕。

〔一〕珂案：經文五十五里，宋本、毛扆本均無下五字。經文視水，郝懿行校仍當作濕水。

〔二〕郭璞云：「圍五丈也。」

〔三〕郭璞云：「言枝交互四出。」

〔四〕珂案：經文黃華，《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作青華，《太平御覽》卷九五五引作青葉。

〔五〕郭璞云：「婦女主蠶，故以名桑。」珂案：《太平御覽》卷九二一引《廣異記》云：「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嶧山桑樹上，赤帝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畢沅云：「案《水經注》，（宣）山在今河南泌陽縣界，今失名。」泌陽縣，漢時稱比陽縣，屬南陽郡，則宣山即嶧山矣，宣山帝女之桑即嶧山帝女桑也。赤帝女居此桑火焚升天，故桑以帝女而名，郭釋以「婦女主蠶」云云，殊未諦也。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一〕，其上多青膹，多桑，其鳥多鸛鴿。

〔一〕郭璞云：「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珂案：此衡山非南嶽衡山，郭注以爲即南嶽衡山，失之，見《海經新釋》卷十三「三天子之都山」節注〔一〕。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一〕，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二〕，可以爲皮張〔三〕。

〔一〕珂案：上文已有豐山，此山蓋與連麓而別一山，非重出也。

〔二〕郭璞云：「一名鬼桃。」

〔三〕郭璞云：「治皮腫起。」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鷄穀〔一〕。

〔一〕珂案：雞穀已見上文兔林之山。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楰、杻、苴，其草多薑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一〕，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二〕，名曰狢即〔三〕。

〔一〕郝懿行云：「大當爲犬字之譌，《廣韻》作犬，可證。膜犬者，即西膜之犬，今其犬高大獷毛，猛悍多力也。」

〔二〕郝懿行云：「《廣韻》說狢即出則大兵。」

〔三〕郭璞云：「（狢）音移。」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一〕，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皐水出焉，東流注于灃水，其中多䏰石〔二〕。

〔一〕郭璞云：「或作童山。」郝懿行云：「經章山當爲皐山，注童山當爲章山，並字形之譌也。見《水經注》。」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畢沅本經文正作皐山，注作章山。

〔二〕郭璞云：「未聞。」珂案：䏰，俗作脆；郝懿行云：「《說文》云：『䏰，小耎易斷也。』此石耎薄易碎，故以名焉。」

狢即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木〔一〕。

〔一〕珂案：經文無草木，宋本、毛扆本均止作無草，何焯校亦衍木字，郝懿行校同：木字實衍。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梁渠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一〕，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一〕郭璞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珂案：大騩山已見《中次七經》。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一〕石之山，其木多荊、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一〕郭璞云：「或作磨。」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箭〔一〕。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一〕郭璞云：「篠屬。」郝懿行云：「篠，箭，見《爾雅》。又《中次十二經》云：『暴山多竹、箭、箘。』是箘亦箘屬，中箭也。」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鴸鵌〔一〕，可以禦火。

〔一〕珂案：鴸鵌音枳徒。宋本、毛扆本、汪紱本並作鴸餘。

又東三百里，曰奥山，其陽多瑾瑜之玉。奥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一〕。

〔一〕珂案：此視水亦當作瀙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鴸鵌

又東百十里〔一〕，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一〕珂案：經文百十里，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汪紱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並作三百里。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楮、檀、杻，其草多香〔一〕。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豻〔二〕，見則天下大風。

〔一〕郝懿行云：「草多香者，即如下文洞庭之山草多蓇、蘼蕪、芍藥、芎藭之屬也。」

〔二〕郭璞云：「音鄰；豻亦作㹠，音瓠。」郝懿行云：「郭云一作㹠，蓋鄰字之譌也。《玉篇》云：『鄰，獸名。』本此。」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一〕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二〕。禾山〔三〕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四〕；用一璧，牛無常〔五〕。堵山、玉山冢也〔六〕，皆倒祠〔七〕，羞毛少牢，嬰毛吉玉〔八〕。

〔一〕郝懿行云：「祈當爲幾。」

〔二〕郭璞云：「備五穀之美者。」珂案：謂用五種精米以祀神；《中次十經》末云：「糈用五種之糈」此精字或是糈字之譌。

〔三〕郝懿行云：「上文無禾山，或云帝囷山之脫文，或云求山之誤文。」

聞豻

〔四〕郭璞云：「薦羞反倒牲薶之也。」

〔五〕汪紱云：「不必犧牷具也。」

〔六〕郝懿行云：「堵山見《中次十經》，玉山見《中次八、九經》，此經都無此二山，未審何字之譌。」

〔七〕郝懿行云：「倒祠，亦謂倒毛也。」已見上文《中次八經》末段注〔三〕。

〔八〕珂案：經文嬰毛吉玉，江紹原亦以爲毛係用字之譌，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一〕遇之山，

〔一〕郭璞云：「或作肩。」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

其下多瑾瑜之玉〔一〕。

〔一〕珂案：《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此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又引郭注云：「腊乾，梅也。」今經無之，蓋脱。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桐、椐，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多扶竹〔一〕。

〔一〕郭璞云：「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箠竹〔一〕，多黃金、銅、鐵，無木。

〔一〕郝懿行云：「箠亦當爲桂，桂陽所生竹，因以爲名也。」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一〕，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二〕、文石，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一〕珂案：《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此經作鳳伯之山，風、鳳古本一字也。

〔二〕郭璞云：「未詳痠石之義。」郝懿行云：「《廣韻》云：『痠，素官切，音酸。』《廣雅》云：『痠，痛也。』」

神于兒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一〕，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二〕。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三〕，常遊

于江淵，出入有光。

〔一〕郝懿行云：「吳氏云，《釋義》本作大夫之山，《續通考》引此亦大夫山。又案《秦繹山碑》及漢印篆大夫都作夫夫，則二字古相通也。」

〔二〕畢沅云：「即上雞穀草，穀、鼓聲相近。」

〔三〕珂案：經文身操兩蛇，汪紱本、畢沅校本並作手操兩蛇，是也；身字譌。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櫾，其草多荽、蘼蕪〔一〕、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二〕，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鳥。

（洞庭）怪神

神，狀如人而載蛇〔三〕，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一〕郭璞云：「蘼蕪，似蛇牀而香也。」

〔二〕郭璞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也。」汪紱云：「帝之二女，謂堯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傳謂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二妃奔赴哭之，隕於湘江，遂爲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珂案：

帝之二女

堯之二女即天帝之二女也，蓋古神話中堯亦天帝也。參見《海經新釋》卷七「宵明、燭光」節注〔七〕及卷十三「蒼梧丘」節注〔二〕。

〔二〕郭璞云：「簜亦篠類，中箭；見《禹貢》。」

〔三〕郝懿行云：「載亦戴也，古字通。」

〔三〕珂案：麖音几，即麂。

〔四〕郭璞云：「就，鵰也；見《廣雅》。」珂案：《文選・鵾鷄賦》注引此經作景山。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一〕，其木多椶、枏、荊、芑、竹、箭、簜〔二〕，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麖〔三〕、就〔四〕。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一〕，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瑾瑜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二〕，是可以禦火。

〔一〕珂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蜥胡豰蛫。」索隱載姚氏引此經作即山，無公字；作山經，無海字。

〔二〕郭璞云：「音詭。」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有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荊、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茉。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一〕，曰真陵之山〔二〕，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三〕。

〔一〕珂案：畢沅校本東下有南字。

〔二〕郝懿行云：「《初學記》柳下引此經作直陵之山。」

〔三〕珂案：榮草已見上文《中山經》首鼓鐙之山。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檀、杻、厥〔一〕楮，其獸多麋、麝。

〔一〕珂案：厥，山桑也，音掩。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石〔一〕、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二〕。

〔一〕珂案：泠石當作泠石，已見上文《中次四經》鼓鐙山。

〔二〕郭璞云：「即螣蛇，乘霧而飛者。」珂案：《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螣蛇伏地。」謂此也。一作螣蛇，見《爾雅・釋魚》。

又東二百三十里〔一〕，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二〕多怪蛇、怪蟲。

〔一〕珂案：宋本、毛扆本，東下有南字，何焯、黃丕烈、周叔弢校同。

〔二〕郝懿行云：「《海外南經》云，南山人以蟲爲蛇。」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一〕，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二〕，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三〕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四〕，祈酒太牢祠，

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五〕。

〔一〕郭璞云：「刋亦割刺之名。」

〔二〕郭璞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薶藏之。」

〔三〕珂案：經文嬰毛，江紹原亦以爲是嬰用之誤，已見上文。

〔四〕郭璞云：「肆竟然後依前薶之也。」

〔五〕郭璞云：「惠猶飾也；方言也。」郝懿行云：「惠義同藻繪之繪，蓋同聲假借字也。」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

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珂案：《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此經作名山五千三百五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一〕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二〕，居地也。言其五臧〔三〕，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四〕。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五〕

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六〕。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七〕，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八〕。

〔一〕郝懿行云：「經言禹所經過也。」珂案：郝說是也，見《海經新釋》卷一篇首注〔一〕。

〔二〕珂案：劉昭注《郡國志》引此經作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義尤曉明。

〔三〕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才浪切，《漢書》云，山海天地之藏，故此經稱五藏。」

〔四〕珂案：劉昭注《郡國志》引此經作三千六百九，無十字；又上句作出水者八千里，無之山二字。《管子·地數篇》同。

〔五〕珂案：《管子·地數篇》作刀幣，似於義爲長。

〔六〕珂案：：劉昭注《郡國志》作儉則有餘，奢則不足。非禹言也。

〔七〕郭璞云：「《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珂案：此爲管仲對齊桓公之言，

〔八〕畢沅云：「自此天地之分壤樹穀者已下，當是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郝懿行云：「今案自禹曰已下，蓋皆周人相傳舊語，故《管子》援入《地數篇》，而校書者附著《五藏山經》之末。」

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郝懿行云：今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字）。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一

山海經〔一〕第六〔二〕

海外南經〔三〕

〔一〕珂案：《山海經》之「經」，乃「經歷」之「經」，意謂山海之所經，初非有「經典」之義。《書·君奭》：「弗克經歷。」注：「不能經久歷遠。」此「經歷」連文之最早者也。《孟子·盡心下篇》：「經德不回。」注：「經，行也。」猶與「經歷」之義爲近。至於由「常」、「法」之「經」引申而爲「經典」之「經」乃較晚矣。《史記·大宛傳》稱「《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山海經》之名見於載籍者始此。以好奇如司馬遷者，尚以此書與《禹本紀》(已佚)同列而謂「不敢言之」，其在彼眼光中爲過於荒怪之書可知。則《山海經》乃其固有之名，非後人亦非史公以其重要而特尊之爲「經」也。考先秦典籍之稱經者唯墨家書，《莊子·天下篇》：「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徒，俱誦《墨經》。」是其證。今《墨子》篇目中有《經》與《經說》，墨書之稱經蓋有由矣。然孫詒讓《墨子閒詁》猶謂此數篇爲「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恉」。《管子》書前九篇亦稱「經言」，以下各篇，稱

「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等，似已具經傳并收之體例，然猶未逕以「經」名。儒家書如《詩》、《書》、《易》、《禮》、《春秋》等，雖後世均特尊之爲「經」，而在稱引《山海經》之太史公書中，則尚未著「經」字（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莊子·天運篇》雖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語，然說者多謂是後人所羼，殆不足憑信。觀乎此，則《山海經》尤以其中成書較早之《五藏（藏）山經》（約成於戰國時代）之稱「經」，其非「經典」而只是「經歷」之意，亦可以明矣。求其內證，可得而言者凡四：

一、古《山經》於每篇末尾，但云「右西經之山、若干里」，所謂「西經」、「東經」者，決當是「經歷」之義，本甚明白。迨經劉秀校錄整理，於每篇之首加「西山經」、「東山經」等標題，後人不明古誼，遂因劉秀之題，妄於「山」下加「志」字，成爲「東經之山志，凡若干山、若干里」等等，遂模胡而不甚可解，「經歷」之義始晦而「經典」之義轉著。幸《西山經》末有「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一條，偶遺落未加「志」字，尚得略窺古書本貌。郝懿行於下注云：「案山下脫志字。」其實原無「志」字，非「脫」也。

二、「《南山經》之首曰誰山」，《文選·頭陁寺碑文》注引此無「經」字，無「經」字是也。「《南山經》之首」云云，非著書人應有之語而係尊經者之語，文亦扞格難通。若「南山之首」則明白曉暢而立言得體矣。推而論之，已下「南次二經」、「南次三經」等，均當是「南次二山」、「南次三

山」等。改「山」爲「經」，自當是劉秀校録此書時所爲。亦有改而未盡者，如「中次一十一山經」，於劉秀體例本當作「中次一十一經」，此「山」字即係删改而未盡者。

三、《山經》末有「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云云，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引此經則作「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經」爲「經歷」之「經」，其義尚顯，迨移上成爲「名山經」，「經典」之義遂著而「經歷」之義則晦矣。清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於「名山經」下特加注云：「經，言禹所經過也」，以其卓識，猶知此「經」之義爲「經歷」，恐人誤解爲「經典」，故注以闡明之，可知以此爲「經歷」而不以爲「經典」者蓋鮮矣。如郝所注，則「經」字當屬下讀，而爲「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

四、《海外南經》、《海外西經》等原來篇首標題，亦均僅作「海外自西南隅至東南隅者」、「海外自西南隅至西北隅者」……，云「自某所至某所」，猶均是「經歷」之義，迨校録者題以「海外南經」、「海外西經」等字樣，「經歷」之義始晦而「經典」之義著矣。

〔三〕珂案：《山海經》共分十八卷：即第一，《南山經》；第二，《西山經》；第三，《北山經》；第四，《東山經》；第五，《中山經》；第六，《海外南經》；第七，《海外西經》；第八，《海外北經》；第九，《海外東經》；第十，《海内南經》；第十一，《海内西經》；第十二，《海内北經》；第十三，《海内東經》；第十四，《大荒東經》；第十五，《大荒南經》；第十六，《大荒西經》；第十七，《大荒北經》；第十八，《海内經》。前五篇稱《五臧（藏）山經》，又簡稱《山經》；後十三篇無專名，以其以《海外》、《海内》各經爲主，

當名之爲《海經》(畢沅說)。此篇爲《海經》首篇，於全書之次，則居第六，故標題爲「山海經第六」。

〔三〕畢沅云：「此秀（劉秀——珂）所題也，下同。」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一〕，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二〕，神靈所生，其物異形〔三〕，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四〕。

〔一〕郭璞云：「四方上下爲六合也。」

〔二〕珂案：已上《淮南子·墜形篇》用此文，唯「四海」作「四極」，「照之」作「昭之」。高誘注「要之以太歲」云：「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案太歲有年太歲、月太歲、旬中太歲之別。年太歲亦名歲陰、太陰，亦曰青龍、天一，昔時所稱以紀歲者。此所謂太歲，即年太歲。

〔三〕畢沅云：「《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大禹曰六合之閒』云云凡四十七字，正用此文。」又云：「此無者，蓋此文承上卷『禹曰天下名山』云云，劉秀分爲二卷耳。」珂案：畢說是也。又《湯問篇》「其物異形」作「其物其形」，與下文「或夭或壽」對，正是。

〔四〕郭璞云：「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狀。」珂案：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本(以下簡稱宋本)、明《藏經》本、清汪紱本、吳任臣本、《百子全書》本、畢沅校本「情狀」均作「情變」，作「情變」是也。

海外自西南隃〔一〕至東南隃者〔二〕，

〔一〕郭璞云：「隃猶隅也，音鰩。」

〔二〕珂案：《山海經·海外》各經已下文字，意皆是因圖以爲文，先有圖畫，後有文字，文字僅乃圖畫之說明。故郭璞注此，屢云「畫似仙人也」（《海外南經》），「畫亦似仙人也」（《海外南經》），「畫四面各乘雲車，駕二龍」（《海內北經》），等等；陶潛《讀山海經》詩，亦有「流觀《山海圖》」之語，知本以圖爲主而以文字爲輔。故此標題亦從圖畫之順序而曰「海外自西南隃至東南隃者」，或「海內東南隃以西者」（《海內南經》）。已下各篇均同此。

結匈國〔一〕在其〔二〕西南，其爲人結匈〔三〕。

〔一〕畢沅云：「《淮南子·墜形訓》有結胸民，作『胸』，非。」珂案：《淮南子·墜形篇》云：「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俱本此經文爲說。唯自西北至西南，多天民，無巫咸國、軒轅國；自西南至東南方，多裸國民，無厭火國、載國、周饒國；自東南至東北方，無青

丘國、雨師妾國（即《海外東經》所記雨師妾，郝懿行謂是國名，詳該節注）；自東北至西北方，無
聶耳國、夸父國（「夸」字《海外北經》原作「博」，非，詳該節注）：是其異。

〔二〕珂案：此「其」字指鄰近結匈國「海外自西南隅至西北隅」（《海外西經》）之滅蒙鳥；所謂「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爲鳥青，赤尾」者是也。

〔三〕郭璞云：「臆前肰出，如人結喉也。」郝懿行云：「《說文》（四）云：『肰，骨差也，讀與跌同。』郭注《爾雅》（《釋畜》）『犦牛』云：『領上肉膞肰起。』義與此同。」珂案：結匈，疑即今之所謂雞胸。《史記・秦本紀》稱「秦王爲人……摯鳥膺」，或即此也。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一〕。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二〕。

〔一〕郭璞云：「以蟲爲蛇，以蛇爲魚。」郝懿行云：「今東齊人亦呼蛇爲蟲也。《埤雅》（卷一『鰌』條）云：『《恩平郡譜》蛇謂之訛。』蓋蛇古字作它，與訛聲相近；訛，聲轉爲魚，故蛇復號魚矣。」

〔二〕畢沅云：「凡『一曰』云云者，是劉秀校此經時附著所見他本異文也。舊亂入經文，當由郭注此經時升爲大字。」

比翼鳥〔一〕在其東，其爲鳥青、赤〔二〕，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一〕吳任臣云：「即蠻蠻也。」珂案：蠻蠻，見《西次三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

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博物志·異鳥》亦云：「崇邱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旹，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旹即蠻蠻也。又云：「比翼鳥一赤一青，在南參嵎山。」是將一物誤記爲二。《周書·王會篇》云：「巴人以比翼鳥。」孔晁注云：「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鶼鶼亦即蠻蠻之音轉也。至於《鄒嬛記》（元伊士珍撰）所云：「南方有比翼鳥，飛飲止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則傳說之演變，愈趨而愈繁矣。《大荒西經》云：「有比翼鳥。」即此。

〔二〕郭璞云：「似鳧。」珂案：郭注蓋本《西次三經》「蠻蠻」「如鳧」爲說。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一〕**頰**〔二〕。

〔一〕郭璞云：「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羽民。《楚辭·遠遊》云：「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云：「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是以羽民即仙人矣，而郭璞注云：「畫似仙人。」又云：「能飛不能遠，卵生。」《博物志·外國》亦云：「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鷺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觀此，則

羽民國

郝懿行云：「《文選・鸚鵡賦》注引《歸藏・啟筮》曰：『羽民、羽蒙聲相轉。』」也，羽民、羽蒙聲相轉。」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一〕司夜于此野〔二〕。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三〕。盡十六人〔四〕。

〔一〕珂案：帝，天帝。《山海經》中凡言帝，均指天帝，而天帝非一：除《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而外，其餘疑均指黃帝。此處之「帝」，以二八神既在黃帝神鳥畢方（說見後）西，附近又有生赤水上與黃帝神話有密切關係之三珠樹（說見後），亦應是黃帝。

〔二〕郭璞云：「晝隱夜見。」楊慎云：「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之夜游神，亦不怪

羽民自是殊方一族類，非仙人也。王逸引《山海經》「羽人之國」以證丹丘之羽人失之；丹丘之羽人則仙也，有說詳後「不死民」節注中。郭璞《山海經圖贊》云：「鳥喙長頰，羽生則卵；矯翼而翔，能飛不遠，人維倮屬，何狀之反。」末二句最能得其本真。

〔二〕郭璞云：「《啟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三〕珂案：《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之「帝」指堯而外，其餘疑均指黃帝。此處之「帝」，以二八神既在黃帝神鳥畢方（說見後）西，附近又有生赤水上與黃帝神話有密切關係之三珠樹（說見後），亦應是黃帝。

〔二〕郭璞云：「晝隱夜見。」楊慎云：「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之夜游神，亦不怪

也。」珂案：郝懿行云：「薛綜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案野仲、游光二人，兄弟各八人，正得十六人，疑即此也。」說亦可供考。《淮南子・墜形篇》云：「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高誘注云：「連臂大呼夜行。」「人」當是「八」之譌，「大呼」則其異聞也。

〔三〕郭璞云：「當脾上正赤也。」珂案：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校本「脾」作「胛」，明《藏經》本同，作「胛」是也。胛，肩甲，與經文「赤肩」之「肩」義正相應。郝懿行云當作「膊」，「膊」亦「胛」也。

〔四〕郭璞云：「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畢沅云：「郭說是也。此或秀釋二八神之文。」

畢方鳥〔一〕在其東，青水西〔二〕，其爲鳥人面〔三〕一脚。一曰在二八神東。

〔一〕珂案：《西次三經》云：「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淮南子・氾論篇》云：「木生畢方。」高誘注：「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文選・東京賦》薛綜注：「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說均與此小異。而《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并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則畢方又是黃帝隨車之神鳥。實則「畢方」

當是「爆燐」一詞之音轉。《神異經·西荒經》云：「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燐而出，臊（山獠）皆驚憚。」「爆燐」即「爆燐」也。或又作「燐爆」，《集韻》曰：「竹火聲。」「燐爆」——「爆燐」，蓋無非竹木燃燒時嘈雜作聲也。音轉而爲「畢方」，故《淮南子》云：「木神謂之畢方。」《駢雅》云：「畢方兆火鳥也。」則「畢方」者，生於竹木之火，猶今之所謂「火老鴉」也。神話化遂爲神鳥畢方，或「見則其邑有譌火」，或「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又轉而爲致火之妖物矣。郭璞《圖讚》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早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災流，火不炎上（「上」原作「正」，據《匡謬正俗》卷七引改，音「省」——珂）。」最能得其概要。

〔二〕珂案：《海內西經》云：「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三〕郝懿行云：「《西次三經》說畢方鳥不言人面。」吳承志云：「畢方人面，人面涉下謹頭國人面有翼鳥喙而衍。」

謹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朱國〔二〕。

〔一〕郭璞云：「謹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珂案：《神異經·南荒經》云：「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鵜兜。《書》曰：『放鵜兜於崇山。』一名讙兜。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

謹頭國

犯死乃休耳。」《博物志・外國》亦云：「讙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讙兜。民常魚捕海中，人面鳥翼。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文有譌挩，姑釐正如上。）均當本此爲説。

〔二〕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謹頭國。謹頭國或謹朱國當即是丹朱國。鄒漢勛《讀書偶識》二云：「讙兜（《舜典》、《孟子》）、讙頭、讙朱（《山海經》）、鵗呅（《尚書大傳》）、丹朱（《益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童書業《丹朱與讙兜》（《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五期）亦云：「丹朱、讙兜音近：謹兜《古文尚書》作鵗呅，鵗字從鳥，丹朱可讀爲讙兜之證。」蓋堯子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讓諸舜，三苗之君同情丹朱，而非堯之所爲。堯殺三苗之君（見前郭璞注），使「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海内南經》郭璞注引《竹書紀年》），三苗餘衆，亦遷居於丹水以就丹朱，是爲南蠻（「苗」「蠻」一聲之轉，「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吕氏春秋・召類篇》）或又傳爲「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漢學堂叢書》輯《六韜》），是其證）。丹朱與南蠻旋舉叛旗，堯乃戰之於丹水之浦，人因遂謂「堯殺長子」（《莊子・盜跖》），實則丹朱兵敗懷慚，乃自以爲「有罪」，因「自投南海而死」，

堯「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見前郭璞注），其後子孫繁衍，遂爲此讙頭國或曰讙朱國，實則當是丹朱國。《南次二經》云：「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鵸鵌，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即是丹朱神話之異聞。吳任臣云：「陶潛《讀山海經》詩：『鵸鵌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或云鵸鵌當爲鵸鵌。」爲鵸鵌正是也。

厭〔一〕火國在其國〔二〕南，獸身黑色，生〔三〕火出其口中〔四〕。一曰在讙朱東。

〔一〕珂案：厭，音饜，義同饜，飽也，足也。

〔二〕王念孫云：「《類聚》（《藝文類聚》）八十引此無『生』字，《御覽》六（《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同，又『獸身』上有『其爲人』三字，《御覽·火部二》（卷八六九）引無『生』字。」珂案：《博物志·外國》云：「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獼猴，黑色。」「厭火」作「厭光」「火出其口中」作「光出口中」，亦無「生」字，「生」字實衍。

〔四〕郭璞云：「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珂案：吳任臣云：「《本草集解》曰：『南方有厭火

厭火國

之民，食火之獸。」注云：「國近黑崑崙，人能食火炭，食火獸名禍斗也。」則於異人之外又增一異獸矣。明鄺露《赤雅》云：「禍斗，似犬而食犬糞，噴火作殃，不祥甚矣。」馮夢龍《情史》卷十九「白螺天女」條略謂：吳堪少孤，得一白螺歸，螺變爲美女，助其炊爨。縣宰欲圖其妻，先索蝦蟆毛及鬼臂二物。後乃索蝸牛，妻牽一獸形如犬者以致之。獸食火而糞火，「宰身及一家，皆爲灰燼，遂失吳堪及妻」（按實出唐皇甫氏《原化記》，見《舊小說》乙集四，「蝸牛」作「蝸斗」）。此「蝸牛」者，即「禍斗」也。

三株樹〔一〕在厭火北，生赤水上〔二〕，其爲樹如柏，葉〔三〕皆爲珠〔四〕。一曰其爲樹若彗〔五〕。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二十七卷引此經作『珠』，《淮南·墜形訓》及《博物志》同。」珂案：作「珠」是也；陶潛《讀山海經》詩云：「桑桑三珠樹，寄生赤水陰。」字正作「珠」。

〔二〕郝懿行云：「《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乃一古老神話傳說故事，故《淮南子》記之，又增攫剔（攫剔原作捷剔，從王念

孫說改）。其《人閒篇》云：「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攫剫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即象罔也。《修務篇》亦云：「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捔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亦云攫捔（攫剫）。可見黃帝失玄珠神話漢初已有小異，當非如郝氏所說係本三珠樹爲說之純粹寓言也。意者此生赤水上之三珠樹，或爲黃帝失玄珠所生樹乎？

〔三〕王念孫云：「《御覽·木部三》（卷九五四）作實。」珂案：《初學記》卷二七引仍作葉。

〔四〕珂案：《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北有珠樹。」即此之類。

〔五〕郭璞云：「如彗星狀。」郝懿行云：「彗，埽竹也，見《說文》（三）；彗星爲欃槍，見《爾雅》（《釋天》）。」珂案：據經文，則以如埽竹爲是。

三苗國〔一〕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二〕。一曰三毛國〔三〕。

〔一〕郭璞云：「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珂案：《淮南子·墬形篇》有三苗民。《修務篇》云：「禹三苗於三危。」高誘注云：「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蓋謂」云者，乃臆想之辭，難於憑信。實則三苗即有苗，亦即苗民。《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即此苗民。苗民實天帝之裔孫。然關於苗民之神話傳說，一則以附同蚩尤以抗皇帝（黃帝），故皇帝

乃「遏絶苗民」，使「無世在下」（《書・呂刑》）；一則以聯結丹朱以抗堯，故堯乃「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漢學堂叢書》輯《六韜》），使敗入南海而爲三苗國：以其頗表現如高爾基所謂之「反抗神的意願」（《蘇聯的文學》），是以在舊時統治階級文人筆下，頗見詆諆。至於如《神異經》所描繪：「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腋，音各——珂）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則輕詆尤甚，不足道矣。

〔二〕珂案：當即相隨遠徙南海之象也。

〔三〕畢沅云：「苗、毛音相近。」

戴國〔一〕在其東，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二〕。一曰戴〔三〕國在三毛東。

〔一〕郭璞云：「音秩，亦音替。」郝懿行云：「戴疑當爲戴，見《説文》（十）。《玉篇》作戠，云：『戠，國名也，在三苗東。』本此。」

〔二〕郭璞云：「《大荒經》」珂案：郭注「大荒經」乃《大荒南經》，云：「有戴民之國。帝舜生無淫，無淫降戴處，是謂巫戴民。巫戴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蓋是沃民（《海外西經》、《大荒西經》）之流亞也。

〔三〕珂案：此「戴」字當別是一字。經文中凡有「一曰」云者，均校書人就別本所見異文而附著之

者，苟國名不異，則僅須書「在××東」或「在××西」而已，無緣復著此同名之國之理。《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此經作「一曰盛國」，作「盛國」是也。蓋載國之「載」本作「戠」，《集韻》：「戠，盛也。」故載國亦曰「盛國」，亦以其所居之地沃衍豐盛而名國耳。

貫匈國在其東〔一〕，其爲人匈有竅〔二〕。一曰在載國東。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穿胸民。高誘注云：「胸前穿孔達背。」《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引《括地圖》云：「禹誅防風氏，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后德盛，二龍隆（降）之。禹使范氏（《博物志》作『范成光』——珂）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癢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國。」元周致中纂《異域志》云：「穿胸國，在盛海東，胸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貫胸抬之。」傳說雖復有增飾，然「盛海」必因「盛國」而來，足證前載國《太平御覽》引作「一曰盛國」不誤。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贏（贏）蟲録》亦云：「穿胸國在盛海東。」

〔二〕郭璞云：「《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黄帝之德常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

貫匈國

交脛國

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一〕。一曰在穿匈東〔二〕。

〔一〕郭璞云：「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爲人交頸而行也。」郝懿行云：「《廣韻》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交阯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卷引《外國圖》曰：『交脛民長四尺。』《淮南·墜形訓》有交股民，高誘注云：『交股民脚相交切。』即此也。」

〔二〕畢沅云：「此作『穿匈』者，『穿』『貫』音義同。」

不死民〔一〕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二〕。一曰在穿匈國東〔三〕。

〔一〕珂案：《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舉《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以爲即此，其實非也。《遠遊》之所謂「羽人」、「不死」，乃人學道登仙之兩階段。初則不死而爲地仙，久乃身生毛羽，遐舉而爲天仙矣。《抱朴子·勤求篇》云：「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神仙傳》亦云：「馬鳴生受《太陽

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故不死實昇玄之初階，地仙與天仙乃有微別。天仙云者，《御覽》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飛行云中，神化輕舉，以爲天仙，亦云飛仙。」言之最明。而洪興祖注《楚辭》，於《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句下，逕注云：「羽人，飛仙也。」得其旨矣。《論衡·無形篇》云：「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是仙人生羽翼之說明著於漢世者。證以武梁祠石刻畫象，其伏羲與女媧交尾圖象中所刻飛行雲中之小仙人，確均生有翅翼。殷芸《小說》云：「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見魯迅輯《古小說鉤沉》）足徵六朝時人猶道此不衰。是知《遠遊》之所謂「不死」、「羽人」，實地仙與天仙，非謂殊方之族類也。至此經之所謂羽民國、不死民，則殊方之族類，有其異形與異稟而已，非修鍊之謂也。雖然，固亦爲衆所企羨，幾與仙人等觀矣。故郭璞注「羽民國」云：「畫似仙人」。屈原《天問》「何所不死」，王逸注引《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淮南子·時則篇》復有不死之野，《呂氏春秋·求人篇》有不死之鄉，均以「不死」爲說，則殆皆古人心目中之仙鄉樂土矣。

〔二〕王念孫云：「《御覽·人事》二十九（卷三八八）引此『壽不死』作『壽考，不死』，《後漢書·東夷傳》引作『不死』，《御覽·南蠻》六（卷七九〇）作『壽考』。」珂案：作「壽考，不死」是也。

〔三〕郭璞云：「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有不死民，高誘注云：『不死，不食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

者不死而神。』是高注所本。然則不死之民，蓋以不食不飲而得之，郭云食木飲泉，據《大荒南經》爲說也（珂案：《大荒南經》云：『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博物志》說員丘赤泉與郭同（珂案：《博物志·物產》云：『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陶潛《讀山海經》詩亦同茲說（珂案：陶潛《讀山海經》詩云：『自古皆有没，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蓋魏晉閒人祖尚清虛，舊有成語，郭氏述之爾。」

岐舌國在其東〔一〕。一曰在不死民東〔二〕。

〔一〕郭璞云：「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珂案：郭注「舌皆岐」，當作「舌皆反」，說詳下郝注中。

〔二〕郝懿行云：「支舌即岐舌也。《爾雅·釋地》云：『枳首蛇』，即岐首蛇；岐一作枝，枝、支古字通也。又支與反字形相近，《淮南·墜形訓》有反舌民，高誘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又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是支舌古本作反舌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卷亦引此經同，而云：《藝文類聚》十七卷引此經作『反舌國，其人反舌。』『一曰交。』案交蓋支字之譌也。二書所引經文作反舌，與古本正合。」珂案：郝說是也，古本經文全文當作「反舌國在其東，其爲人反舌。一曰支舌國在不死民東」。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一〕。一曰在岐舌東，爲虛四方。

〔一〕郭璞云：「虛，山下基也。」畢沅云：「此東海方丈山也。《爾雅》（《釋地》）云：『三成爲昆侖丘。』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注》（《河水》）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又案舊本虛作墟，非。」珂案：昆侖舊本亦作崑崙，蓋從俗書也。

羿〔一〕與鑿齒〔二〕戰於壽華〔三〕之野，羿射殺之〔四〕。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五〕。一曰戈〔六〕。

〔一〕珂案：羿，古天神名，即《海內經》所記「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之羿，非夏代有窮后羿。字又作𢍰，《說文》十二云：「𢍰，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帝嚳名夋，即神話之帝俊歷史化而爲人王者，因而天神羿遂亦歷史化而爲帝嚳射官矣。至於「夏少康滅之」之說，則與有窮后羿事迹混淆，非也。

〔二〕郭璞云：「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珂案：《大荒南經》云：「有人曰鑿齒，羿殺之。」《淮南子·墬形篇》有鑿齒民，高誘注：「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郭蓋本此爲說。而高誘注《本經篇》則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則又略異前注。

〔三〕珂案：壽華，《淮南子・本經篇》作疇華，高誘注：「南方澤名。」

〔四〕珂案：《淮南子・本經篇》云：「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皆有道里。」此其鋤害之一事也。

三首國

〔五〕王念孫云：「未詳。」何焯云：「以文義求之，乃『一盾。』」

〔六〕郭璞云：「未詳。」何焯云：「以文義求之，乃『一曰持戈』耳。」珂案：「戈」上正當有「持」字。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一〕。

〔一〕珂案：經文「一身三首」下，其他各本尚有「一曰在鑿齒東」數字，郝懿行《箋疏》本脱去之，應據補。《海內西經》云：「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即此之類。《淮南子・墜形篇》有三頭民。郭璞《圖讚》云：「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是善能摹狀形容者。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一〕。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二〕。

〔一〕郭璞云：「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也。」珂案：吳任臣本郭注穀下有食字。

〔二〕郭璞云：「《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從中州以東西」，《藏經》本無西字。《列子·湯問篇》夏革所說與郭引《詩含神霧》同，亦無西字，蓋衍文。「周饒」、「焦僥」，并「侏儒」之聲轉。侏儒，短小人；周饒國、焦僥國，即所謂小人國也。《山海經·大荒南經》云：「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云：「有小人，名曰菌人。」《大荒東經》亦云：「有小人國，名靖人。」疑「菌人」、「靖人」亦均「侏儒」之音轉。郭璞《圖讚》云：「僬僥極麼，諍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才了。」可謂善於形容。《國語·魯語》云：「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焦僥之見於史籍者始此，即郭注引「外傳」者。而《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法苑珠林》卷八引《外國圖》云：「焦僥國人長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說均略同郭注，而內容復有增飾。蓋人體大小，自古恒爲士庶興會所寄，擴而張之，想象生焉。故莊周寓言，乃有蠻觸蝸角之爭；六朝野乘，亦極詼詭滑稽之寫。《神異經·西荒經》云：「西海之外有鵠

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有注云：「華曰：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華者，張華；此注或亦出於依託。然檢《御覽》卷三百七十八，亦竟引有《博物志》逸文一則，云：「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劍持車（按《淵鑑類函·人部》十五引作「刀」，作「刀」是也），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淵鑑類函》引作「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則當時傳説固亦相互煦濡矣。《神異經·西北荒經》復云：「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藥也（按《太平廣記》四二八引《博物志》逸文亦有之，文亦悉同）。」則此小人者，並可以爲藥物而服食矣。《抱朴子·仙藥篇》云：「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捉取服之，即仙矣。」亦斯之類也。或使之由動而植。《述異記》上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榦，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此即《西遊記》五莊觀人參果（第二十四、二十五回）之所本，亦仙藥也。至於《漢武故事》云：「東郡送短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洞冥記》云：「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戲笑言語。」吳任臣《廣注》云：「廣延國人長二尺。張仲師長尺二寸。」如斯之

類，要難悉舉矣。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一〕。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二〕。

長臂國

〔一〕郭璞云：「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褐（宋本、《藏經》本作褶——珂），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人衣也。」珂案：郭注此說，本《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博物志》同，惟三丈作二丈也。《淮南子·墜形篇》有修臂民，高誘注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南方之國也。」是郭注「下垂至地」所本。《穆天子傳》卷二云：「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郭注云：「即長臂人也，見《山海經》。」是傳說中西方亦有此異形人也。《圖讚》云：「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民；修脚是負，捕魚海濱。」又有想象中之奇景呈於目前矣。然三尺當作三丈，始副「長臂」之「長」，字蓋譌也。《大荒南經》云：「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即此，說詳該節注。

〔二〕畢沅云：「云兩手各操一魚，云捕魚海中，皆其圖象也。」

狄山〔一〕，帝堯葬於陽〔二〕，帝嚳葬於陰〔三〕。爰有熊、羆、文虎〔四〕、蜼〔五〕、豹、離朱〔六〕、視肉〔七〕。吁咽〔八〕、文王皆葬其所〔九〕。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一〇〕、視肉、虖交〔一一〕。其〔一二〕范林方三百里〔一三〕。

〔一〕畢沅云：「《墨子》（《節葬篇下》）云：『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則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

〔二〕郭璞云：「《吕氏春秋》（《安死篇》）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珂案：郭注「陽城」當作「城陽」，城陽，舊縣名，本作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濮縣東南。《吕氏春秋·安死篇》高誘注云：「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也。」

〔三〕郭璞云：「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丘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珂案：《大戴禮·帝繫篇》云：「黄帝産玄囂，玄囂産蟜極，蟜極産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産放勳，是爲帝堯也。」《皇覽·冢墓記》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即郭注所本。

〔四〕郭璞云：「彫虎也。《尸子》曰：『中黄伯：「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也。」』」珂案：郭注引《尸子》「中黄伯」下脱「曰」字，《文選·思玄賦》舊注引有，《御覽》卷八九一同。

〔五〕郭璞云：「雌，猢猴類。」

〔六〕郭璞云：「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郝懿行云：「郭云木名者，蓋據《文選》《子虛賦》『檗離朱楊』爲說也，然郭於彼注既以朱楊爲赤莖柳，則此注非也。又云見《莊子》者，《天地篇》有其文，然彼以離朱爲人名，則此亦非矣。又云今圖作赤鳥者，赤鳥疑南方神鳥焦明之屬也。然《大荒南經》離朱又作離俞。」珂案：離朱在熊、羆、文虎、雌、豹之間，自應是動物名。郭云木名，誤也。此動物維何？竊以爲即日中踆烏（三足烏）。《文選》張衡《思玄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朱鳥也。」《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鳥，南方朱鳥七宿。」離爲火，爲日，故神話中此原屬於日後又象徵化爲南方星宿之朱鳥，或又稱爲離朱。《山海經》所記古帝王墓所所有奇禽異物中，多有所謂離朱者。郭注云今圖作赤鳥者，蓋是離朱之古圖象也。是乃日中神禽即所謂踆烏、陽烏或金烏者。而世傳古之明目人，又或冒以離朱之名，喻其如日之明麗中天、無所不察也。日烏足三，足訛爲頭，故又或傳有三頭離珠（朱），於服常樹上，遞卧遞起，以伺琅玕也（見《海內西經》「服常樹」節注）。神話演變錯綜無定，大都如此。

〔七〕郭璞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卷引此注作『食之盡』，今本『無』字衍也。初學記（卷二十六）引《神異經》云：『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醲，食一片復一片。』疑即此也。《博物志》（《異獸》）云：『越裳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又《神異經》云：『南方有獸，名無損之獸。人割取其肉

不病，肉復自復。』已上所說二物，義與郭近而形狀則異。」珂案：《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云：「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爲珍異。」《蜀典》卷九「稍割牛」條引《涼州異物志》云：「月支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均郭說視肉類也。《圖讚》云：「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薄味。」

〔八〕郭璞云：「所未詳也。」珂案：吁咽與文王并列，疑當是人名。蓋吁咽如屬之視肉、離朱以上種種奇禽異物中，則下文「皆葬其所」之「皆」字無着落，因疑是人名。此人維何？《大荒南經》云：「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郭璞注：「即狄山也。」則所謂「吁咽」者，或當是舜之析音，吁咽（因）相切，其音近舜，當即岳山所葬之帝舜也。

〔九〕郭璞云：「今文王墓在長安鄠聚社中。按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絶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酹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

〔一〇〕郭璞云：「鴟久，鴟鵂之屬。」郝懿行云：「鴟當爲鵂。《説文》（四）云：『雔舊，舊留也；舊或作鵂。』是經文鴟久即鵂舊，注文雔鵂即鵂鵂也，皆聲近假借字。」

〔一一〕郭璞云：「所未詳也。」郝懿行云：「即吁咽也，吁、虖聲相近。」珂案：咽、交則聲相遠，

仍所未詳也。

〔三〕王念孫云：「其蓋有字之譌。《海內西經》（珂案：當爲《海內北經》）云：『崑崙西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三〕郭璞云：「言林木氾濫布衍也。」郝懿行云：「范林，《海內南經》作氾林，范、氾通。」珂案：《海內北經》亦作「氾林」。

祝融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一〕。

〔一〕郭璞云：「火神也。」珂案：《呂氏春秋·孟夏篇》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時則篇》云：「南方之極，自北户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則祝融者，南方天帝炎帝之佐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是祝融乃炎帝之裔。然《大荒西經》乃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而顓頊者，黃帝之曾孫（《海內經》），是祝融又黃帝之裔，說復不同。唯黃炎古傳本屬同族（《繹史》卷五引《新書》：「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故傳爲炎帝

苗裔之祝融，復可歸於黃帝。關於祝融之神話，見於《海內經》者，有「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見於《墨子·非攻下》者，有「（成湯伐夏），天命融（祝融）隆（降）火於夏之城閒，西北之隅。」見於《尚書大傳》及《太公金匱》等書者，有祝融等七神雪天遠來，助周滅殷事；見於《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者，有共工與祝融戰，不勝而怒觸不周山事，等等。祝融在古神話傳說中，位亦顯矣。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二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隅至西北隅者〔一〕。

〔一〕畢沅云：「《淮南子·墜形訓》云：自西北至西南方，起修股民、肅慎民，此文正倒。知此經是說圖之詞，或右行則自西南至西北起三身國，或左行則自西北至西南起修股民。是漢時猶有《山海經圖》，各依所見爲說，故不同也。」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一〕，爲鳥青，赤尾。

〔一〕畢沅云：「蓋結匈國所有，承上文起西南隅言，其圖象在結匈國北也。」郝懿行云：「《博物志》（《外國》）云：『結匈國有滅蒙鳥。』本此。《海内西經》又有孟鳥。」

珂案：《海内西經》云：「孟鳥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黄、青，東鄉。」郝懿行謂滅蒙鳥疑即孟

鳥，滅蒙之聲近孟（詳《海內西經》「孟鳥」節注），其說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賜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伯益）。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引《括地圖》云：「孟亟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亟去之，鳳凰隨與止於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亟食木食，去九疑萬八千里。」孟亟即《秦本紀》之孟戲也，《博物志》（《外國》）又作孟舒。云：「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雷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皇隨焉。」戲、亟、舒均一音之轉。《大荒東經》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經》云：「有嬴民，鳥足。」嬴、搖亦一聲之轉，嬴民即搖民，戲即孟戲也，不過原以柏翳（伯益）爲祖先者，乃又移之於舜也。舜與伯益蓋皆東方殷民族傳說中之祖宗神，亦即《詩·玄鳥》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玄鳥，即燕子之化身。玄鳥再經神話化，又爲鳳凰。故其子孫或「鳥身人言」，或「人首鳥身」，或「鳥足」，且有「鳳凰隨焉。」此「隨焉」之「鳳凰」，即此處所記「滅蒙鳥」及《海內西經》所記「孟鳥」是也。「爲鳥青，赤尾」或「其鳥文赤、黃、青」云云，乃所謂「五采之鳥」，《山海經》多記有之，皆鳳凰之象。《大荒西經》云：「有五采之鳥，有

冠，名曰狂鳥。」《爾雅・釋鳥》云：「狂，瘳鳥。」實則狂鳥、瘳鳥皆鳳屬也，狂即皇，瘳即鳳，音之轉也。瘳鳥又即孟鳥，字之異也。《大荒西經》又云：「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鳥仰天，名曰鳴鳥。」郝懿行云：「鳴鳥，蓋鳳屬也。」鳴鳥亦瘳鳥、孟鳥也。則此處所記之「滅蒙鳥」，固鳳屬之狂鳥、瘳鳥、鳴鳥、孟鳥之異名也。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儛九代〔一〕；乘兩龍，雲蓋三層〔二〕。左手操翳〔三〕，右手操環〔四〕，佩玉璜〔五〕。在大運山北〔六〕。一曰大遺之野〔七〕。

〔一〕郭璞云：「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藏經》本作儛——珂）也。」郝懿行云：「《九代》，疑樂名也。《竹書》（今本——珂）云：『夏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於大穆之野。』《大荒西經》亦云：『天穆之野，啟始歌《九招》。』招即韶也。（珂案：《藏經》本「九招」正作「九韶」。）疑《九代》即《九招》矣。又《淮南・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傳寫形近而譌也。李善注（《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此經云：『舞九代馬。』疑馬字衍。而《藝文類聚》九十三卷及《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此經亦有馬字，或并引郭注之文也。舞馬之戲恐非上古所有。」珂案：郝說是也。《九代》確當是樂名，非舞馬之戲。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第二十期）一文略謂：「即《九隶》，隶，象又持牛尾。《九歌》：『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即隶舞也。」說

亦可供參考。

〔二〕郭璞云：「層，猶重也。」郝懿行云：「李善注（《文選》）《西京賦》兩引此注并同。又注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引此注云：『層，重也，慈登切。』今本脱郭音三字。又層，經典通作曾，據郭音，益知此經層當爲曾矣。」珂案：宋本郭注層作曾。毛扆校注云：「三層，注作曾，經文不應作層。」與郝説略異，而謂經文當作曾則同。

〔三〕郭璞云：「翳，翻也，所以舞也。」珂案：《説文》四云：「翳，華蓋幢也。」郝懿行云：「羽葆幢也。」珂案：《説文》一云：「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

〔四〕郭璞云：「玉空邊等爲環。」珂案：《説文》一云：「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

〔五〕郭璞云：「半璧曰瑗。」珂案：郭注亦見《説文》一。

〔六〕郭璞云：「《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啟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明啟亦仙也。」郝懿行云：「《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皐陶，皐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今案《御覽》此文即與郭注所引爲一事也。」

珂案：關於夏后啟之神話，《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即啟，漢景帝名啟，漢人避諱改），開上三嬪（賓）於天，得《九辯》與《九招》。」即同一事也。《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此啟之生爲非同尋常矣，亦啟之所以爲「啟」（開）也。啟爲

人神交配所生之子，本身固具有神性，故能「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所謂「得」者，實「竊」也。《御覽》九二九引《歸藏·啟筮》云：「昔夏后啟上乘龍飛，以登於天，皐陶占之，曰『吉。』」《大荒西經》郭注引《歸藏·啟筮》云：「不可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即其事矣。蓋啟承禹位，不恤國事，惟以酒食聲色自娛，復竊天樂助興，致遭亡國慘禍。故《墨子·非樂》稱：「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銧銧，筦磬以方。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內數字與原文略有不同，均據孫詒讓《墨子閒詁》校改）。」詩人於此亦多所刺譏。屈原《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夫家巷（末句「夫」原作「失乎」，從聞一多《楚辭校補》改，「家巷」即「家鬨」，內訌之意也）。」《天問》云：「啟棘賓商（帝之形譌），《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境）地？」即其事也。此處所謂「儛《九代》」，亦「歌《九招》」之類，雖曰「亦仙」，固乃啟「康娛自縱」之具體表現，其「不顧難以圖後」，亦已明矣。

〔七〕郭璞云：「《大荒經》云：大穆之野。」郝懿行云：「《大荒西經》作天穆之野，此注云大穆之野，《竹書》天穆、大穆二文并見。此經文又云大遺之野、大樂

三身國

之野，諸文皆異，所未詳。」珂案：天、大古本一字，穆、遺、樂音皆相近。

三身國〔一〕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二〕。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三身民。《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河圖括地圖》（《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則云：「庸成氏實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蓋後起之說，非古神話初相也。

〔二〕郝懿行云：「《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引《博物志》云：『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今此經無三手字。」

一臂國〔一〕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二〕。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三〕。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有一臂民。」即此。

〔二〕吳任臣云：「《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西南方有一臂民。《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其肱、一臂之鄉。』《爾雅》（《釋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注云：『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異域志》云：『半體國其人一目一手一足。』《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江淹《遂古篇》『一臂人兮』本此。《三才圖會》曰：『一臂國在西海之北，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珂案：《韓詩外傳》卷五云：「東海有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即所謂「魚鳥相合」也。）（《文選》）王融

《曲水詩序》：『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胸之長。』離身亦斯類也。」

〔三〕郝懿行云：「手，馬臂也。（《禮記》）《內則》云：『馬黑脊而般臂漏。』」

奇肱之國〔一〕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二〕。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三〕。

〔一〕郭璞云：「肱或作弘；奇音羈。」

〔二〕郭璞云：「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珂案：《海內北經》云：「犬戎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吉量即吉良也。

〔三〕郭璞云：「其人善爲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郝懿行云：「《博物志》說奇肱民善爲栝扛，以殺百禽，栝扛蓋機巧二字之異。又云湯破其車，不以視民，視即古示字，當作眡。又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郭注作西風至，西字譌也。云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當須東風至乃得遣返矣。」珂案：郝說是也。《博物志·外國》云：「奇肱民善爲栝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淮南·墜形篇》作奇股。高誘注云：「奇，隻也；股，脚也。」則是獨脚人矣。以較獨臂，似獨脚於義爲長。假令獨臂，則「爲機巧」、「作飛車」乃戛戛乎其難矣；亦唯獨脚，始痛感行路之艱，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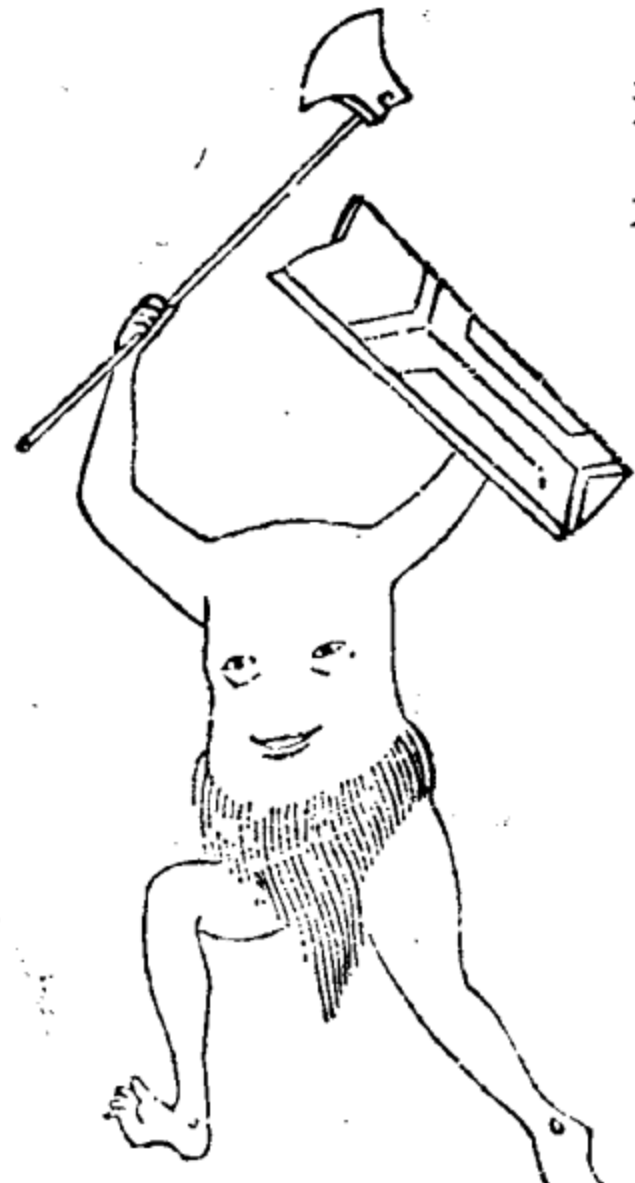
翔雲天之思斯由啟矣：故奇股乃勝於奇肱。

奇肱國

形天〔一〕與帝〔二〕至此〔三〕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四〕，乃以乳爲目，以臍〔五〕爲口，操干戚以舞〔六〕。

〔一〕珂案：形天，書各不同。王念孫云：「陶潛《讀山海經》詩正作形天，見《二老堂詩話》，今本改作形天。《唐等慈寺碑》（碑在氾水縣，唐顏師古撰）『疏屬之罪，方滯迷塗；刑天之魂，久淪長夜。』《道藏》本《山海經圖讚》亦作形天。《淮南·墜形篇》『西方有形殘之尸』，劉績注引此作形天，卷八八七作刑天，鮑崇城校本卷五五五作刑天，今本《陶靖節集·讀山海經》詩亦作刑天，依義刑天者，初本無名天神，斷首之後，始名之爲「刑天」。或作形天，義爲形體天殘，亦通。惟作形天〔一〕與帝〔二〕至此〔三〕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四〕，乃以乳爲目，以臍〔五〕爲口，操干戚以舞〔六〕。

〔一〕珂案：形天，書各不同。王念孫云：「陶潛《讀山海經》詩正作形天，見《二老堂詩話》，今本改作形天。《唐等慈寺碑》（碑在氾水縣，唐顏師古撰）『疏屬之罪，方滯迷塗；刑天之魂，久淪長夜。』《道藏》本《山海經圖讚》亦作形天。《淮南·墜形篇》『西方有形殘之尸』，劉績注引此作形天，卷八八七作刑天，鮑崇城校本卷五五五作刑天，今本《陶靖節集·讀山海經》詩亦作刑天，依義刑天者，初本無名天神，斷首之後，始名之爲「刑天」。或作形天，義爲形體天殘，亦通。惟作



形天

形天、刑天則不可通。

〔二〕珂案：帝，天帝；此指黃帝，說詳後。

〔三〕珂案：《御覽》各卷（三七一、五五五、五七四、八八七）引經均無「至此」二字，「至此」二字衍。

〔四〕郝懿行云：「《宋書・符瑞志》云：『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神農。』即此也。《大荒西經》有偏勾、常羊之山，亦即此。」珂案：郝說是也，說詳後。

〔五〕珂案：臍，《御覽》卷三七一、五七四、八八七均引作齊。齊，古通臍；《左傳》莊公六年：「後君噬齊。」

〔六〕郭璞云：「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珂案：刑天，炎帝之臣；刑天之神話，乃黃帝與炎帝鬥爭神話之一部分，狀其鬥志靡懈，死猶未已也。御覽七九引《歸藏》：「昔黃神與炎神爭鬥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呂氏春秋・蕩兵篇》：「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淮南子・兵略篇》：「炎帝爲火災，故黃

帝禽之。」《大戴禮・五帝德》：「黃帝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是自戰國至秦漢咸有關於黃炎鬥爭之傳說。炎帝兵敗，乃又有蚩尤崛起以與黃帝頡抗。蚩尤者，「炎帝之後」（《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遁甲開山圖》），亦炎帝之臣也（《世本》宋衷注），《大荒北經》謂「蚩尤作兵伐黃帝」者，蓋爲兵敗之炎帝復仇也。蚩尤與黃帝之戰，乃古代神話傳說中一大戰爭，《書・呂刑》「蚩尤唯始作亂」云云，即已記其大要矣。《山海經》復涉夸父，謂「應龍（黃帝神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大荒北經》），「應龍殺蚩尤與夸父」（《大荒東經》）。夸父者，《大荒北經》云：「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而《海內經》謂后土爲炎帝之裔，是夸父亦炎帝之裔也。在黃帝與蚩尤之戰中，夸父自亦當參加蚩尤戰團，因而始相繼爲應龍所「殺」。蚩尤與夸父喪亡後，乃又有刑天舞其干戚，「與帝爭神」。刑天者，炎帝之臣，或亦炎帝之後也。《路史・後紀三》云：「炎帝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此邢天即宋本《御覽》五五五所引此經邢天，亦鮑校本八七所引此經邢天也。《路史》所記雖較晚，當亦有古說憑依，惜典籍佚亡，難尋究矣。然「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常羊山傳又爲炎帝降生之處，《春秋緯・元命苞》（《玉函山房輯佚書》輯）云：「少典妃安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是炎帝生於常羊，漢人已有成說矣。《大荒西經》所謂「有偏句、常羊之山」者，此常羊與刑天斷首之常羊，炎帝降生之常羊，俱在西方，自是同一常羊無疑。是刑天傳說與炎帝傳說之關係，豈不仍有蛛絲馬迹可尋乎？則刑天者，亦猶蚩尤夸父，奮起而爲炎帝復仇，以與黃帝抗爭

者也。常羊山北，經歷數地即是軒轅國，軒轅，黃帝之號，則葬首常羊之刑天所與「爭神」之「帝」，豈非黃帝而何？蓋軒轅、常羊一帶，均屬黃炎鬥爭神話傳說之範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草》），是蚩尤刑天諸巨人前仆後繼鬥爭精神之最好寫照也。而陶潛《讀山海經》詩，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爲尤能得此斷頭英雄凌厲無前之神態。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閒，戚操魚鉏〔一〕，祭操俎〔二〕。

〔一〕郭璞云：「鱓，魚屬。」王念孫云：「《太荒西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注云：『或持鱓，或持俎。』案此女戚亦當作女薎，因上文干戚文而誤爲戚也。魚鉏（珂案：王念孫所據項細本作此字，宋本、《藏經》本同）當爲角鱓，注內『鱓，魚屬』當爲『角鱓，鱓屬。』《說文》（四）：『鱓，小鱓也。』」珂案：王校語中「角鱓」疑當作「角鱓」，始與上下文相應。據此，則女祭、女戚當是女巫祀神之圖象也。

〔二〕郭璞云：「肉几。」

鳧鳥、鶡鳥〔一〕，其色青黃，所經國亡〔二〕。

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三〕。

〔一〕郭璞云：「次、瞻兩音。」

〔二〕郭璞云：「此應禍之鳥，即今梟、鵂鶹之類。」

〔三〕在女祭北。鳧鳥人面，居山上。

〔三〕畢沅云：「古無鴸、鶻字，是云維鳥云云，是也，下丈夫國亦云在維鳥北。」珂案：《大荒西經》云：「有元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鴸、黃鴸，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即此。「鴸、鴸乃鴸、鶻之異名。青鳥、黃鳥即鴸鳥、鶻鳥，亦即《大荒西經》之青鴸、黃鴸，說詳《大荒西經》該節注。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一〕。

〔一〕郭璞云：「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大荒西經》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丈夫民；《大荒西經》亦云：「有丈夫之國。」《太平御覽》卷三六一引《玄中記》云：「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同書卷七九〇引《括地圖》文略同，唯「王英」仍作「王孟」，「從背脅間出」作「從背間出」。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一〕。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二〕。十日居上，

女丑居山之上。

〔一〕郝懿行云：「十日竝出，炙殺女丑，於是堯乃命羿射殺九日也。」珂案：此固郝推想之詞，然亦頗有此可能；因十日并出事見於典籍者，除《莊子·齊物論》「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楚辭·招魂》

「十日並(並原作代，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出，流金礫石」及郭璞注《海外東經》引《竹書》「胤甲居西河，十日並出」事爲最古。然所謂「炙殺」，疑乃暴巫之象，女丑疑即女巫也。古天旱求雨，有暴巫焚巫之舉。《論衡·明雩篇》：「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寡人欲暴巫，奚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魯僖公——珂)欲焚巫尪。」是其證矣。暴巫焚巫者，非暴巫焚巫也，暴巫即暴魃也。女丑衣青(見《大荒西經》)，旱魃亦衣青(見《大荒北經》)，是女丑飾爲旱魃而被暴也。下文「(女丑)以右手鄣其面」及「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語，均被暴而不勝其楚毒之象。及十日炙殺女丑，乃有「堯使羿」或堯自身上射九日之舉也(說詳《海外東經》「湯谷十日」節注)。

〔二〕郭璞云：「蔽面。」珂案：《大荒西經》云：「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郭注本此。

巫咸國〔一〕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二〕。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大荒南經》云：

「大荒之中，又有登備之山。」郭璞注：「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則巫咸國者，乃一群巫師組織之國家也。《世本·作篇》：「巫咸作筮。」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時人。」而《路史·後紀三》乃謂神農使巫咸主筮，則巫咸神農時人也；《御覽》七九引《歸藏》：「昔黃神與炎神爭鬥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則巫咸黃帝時人也；《御覽》卷七二一引《世本》宋注云：「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醫。」是巫咸又堯時人也：諸說不同。而《御覽》七九〇引《外國圖》云：「昔殷帝大戊使巫咸禱於山河，巫咸居於此，是爲巫咸民，去南海萬千里。」最爲詳明。王逸注《楚辭·離騷》亦云：「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殷中宗即殷帝大戊（《史記·殷本紀》作太戊），是此巫咸，當又是殷時巫咸也。然《外國圖》謂巫咸民去南海萬千里，又與《山海經》所說西方之巫咸國牴牾：終莫可究詰矣。

〔二〕郭璞云：「採藥往來。」珂案：郭注蓋本《大荒西經》「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爲說，然細究之，「採藥」只是群巫所作次要工作，其主要者，厥爲下宣神旨，上達民情。登葆山蓋天梯也，「群巫所從上下」者，「上下」於此天梯也。說詳《海內經》「九丘建木」節注。

并封〔一〕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二〕。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周書·王會篇》云：「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皆有首。」是并封、屏蓬、鼈封皆聲之轉，實一物也。聞一多《伏羲考》（見《聞一多

并封

全集》第一册）謂并封、屏蓬本字當作「并逢」，「并」與「逢」俱有合義，乃獸牝牡相合之象也，其説甚是。推而言之，蛇之兩頭、鳥之二首者，亦均并封、屏蓬之類，神話化遂爲異形之物矣。

〔二〕郭璞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郝懿行云：「弩弦蛇即兩頭蛇也，見《爾雅·釋地》枳首蛇注。」珂案：《爾雅·釋地》枳首蛇郭璞注云：「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

女子國〔一〕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二〕周之〔三〕。一曰居一門中〔四〕。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女子民。《大荒西經》云：「有女子之國。」《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云：「（沃沮）耆老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後漢書·東夷傳》云：「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即此類也。

〔二〕珂案：御覽七九〇引此經水下有外字。

〔三〕郭璞云：「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珂案》：御覽三九五引《外國圖》云：「方丘之上，暑溼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黃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嶷二萬四千里。」蓋本郭注爲説也。

〔四〕郝懿行云：「居一門中，蓋謂女國所居同一聚落也。」珂案：郝說非也。所謂「居一門中」者，亦圖象如此，猶「兩女子居，水周之」之爲另一圖象然。

軒轅之國〔一〕在此〔二〕窮山之際〔三〕，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四〕，尾交首上。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西次三經》有軒轅之丘，郭注云：「黃帝居此。」即此是也。

〔二〕失名云：「《博物志》無此字，《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經亦無此字。」郝懿行云：「經文此字疑衍。李善注（《文選》）《思玄賦》引此經云：『在窮山之際。』《史記·五帝紀》索隱引此經同，并無此字。」

〔三〕郭璞云：「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郝懿行云：「《大荒西經》說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此云岷山者，以大江出岷山故也。」

〔四〕珂案：古天神多爲人面蛇身，舉其著者，如伏羲、女媧、共工、相柳、窫窳、貳負等是矣；或龍身人頭：如雷神、燭龍、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此言軒轅國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態，推而言之，古傳黃帝或亦當作此形貌也。

軒轅國

窮山〔一〕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二〕。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三〕。

〔一〕珂案：《楚辭·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並投，而鯀疾修盈？」此數語自來多不得其解。自唐蘭《天問「阻窮西征」新解》（《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期合刊）一文出，謂「窮」即《山海經·海外西經》「窮山」，「鯀尸剖而生禹，其尸體遂化爲黃熊而西征，被阻於窮山，卒越巖而南，求活於諸巫」，乃豁然貫通焉。鯀所被「阻」之「窮」，確即此窮山，因巫咸國在其南，去此不遠也。

〔二〕郭璞云：「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珂案：軒轅之丘在西王母所居玉山之西四百八十里，見《西次三經》。

〔三〕郭璞云：「繚繞樛纏。」珂案：蓋是神蛇護衛此丘也。

此諸夭之野〔一〕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二〕，民飲之，所欲自從也〔三〕。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四〕。

〔一〕郭璞云：「夭音妖。」郝懿行云：「經文此字亦衍。夭郭音妖，蓋譌。夭野，《大荒西經》作沃

野，是此經之天，乃沃字省文，郭注之妖乃沃字譌文也。諸天，《藝文類聚》九十九卷引作清沃，《博物志》作渚沃，《淮南·墜形訓》有沃民。又云「西方曰金丘，曰沃野」，高誘注云：「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珂案：郝說是也。宋本郭注「天音妖」，妖字正作沃，《藏經》本同，蓋後人妄改作妖耳。然此「諸天之野」句下，疑文字尚有闕脫。下文「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與「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其「民」其「人」維何？無由知也。《大荒西經》云：「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則其「民」沃民也。揆之張衡《思玄賦》：「超軒轅於西海，跨汪氏之龍魚。」畢沅說汪氏係沃民之誤，良確；以沃民之後，記有龍魚，故曰「跨沃民之龍魚」也。知經文此句之下，當有「沃民」字樣，如以《大荒西經》「沃民是處」補於其下，則處與舞爲韻，亦天衣無縫也。《淮南子·墜形篇》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白民之後有沃民，以此。《海外西經》係自西南方向適反，故諸沃之野之後乃有白民之國。則居於此沃野之其「民」其「人」，正當是自成一國之沃民也。

〔二〕珂案：《太平御覽》卷十二引《瑞應圖》云：「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神異經·西北荒經》云：「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原注：「張華曰：天酒，甘露也。」

〔三〕郭璞云：「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天野也。」珂案：郭注天野，《藏經》本作沃野。《大荒西經》云：「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

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是謂沃之野。」即此。

〔四〕郝懿行云：「亦言圖畫如此。」

龍魚陵居在其北〔一〕，狀如鯉〔二〕。一曰鰕〔三〕。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四〕。一曰鼈魚〔五〕在天野北，其爲魚也如鯉。

〔一〕郝懿行云：「龍魚，郭氏《江賦》作龍鯉，張衡《思玄賦》仍作龍魚，《淮南·墜形訓》作碓（按今本作碓——珂）魚，高誘注云：『碓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碓音蚌。』」珂案：龍魚，疑即《海內北經》所記陵魚，蓋均神話傳說中人魚之類也。龍、陵一聲之轉，一也；龍魚似鯉，謂之龍鯉，陵魚亦似鯉，陵居，陵魚當亦因其既可居水，復可居陵而號陵魚，二也；龍魚似鯉，謂之龍鯉，陵魚亦似鯉，謂之陵鯉，三也；龍魚「一曰鰕」，《爾雅·釋魚》云「鯢大者謂之鰕」，《本草綱目》云「鯢魚，一名人魚」；而「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之陵魚，正是人魚形貌，四也。有此四者，故謂龍魚即《海內北經》所記之陵魚。

〔二〕郭璞云：「或曰：龍魚似鯉，一角。」郝懿行云：「鯉當爲鯉，字之譌。李善注（《文選》）《江賦》引此經云：『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蓋並引郭注。又注《思玄賦》引此經云：『龍魚陵居在北，狀如鯉。』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亦云『如鯉魚也』，可證。」珂案：郝說是也，

王念孫校亦同郝說。宋本經文注釋鯉字均作狸，《藏經》本注釋作狸，亦譌。

〔三〕郭璞云：「音遐。」畢沅云：「一作如鍜，言狀如鯢魚有四脚也。《爾雅》（《釋魚》）云：『鯢大者謂之鍜。』」

〔四〕郭璞云：「九域之野。」珂案：《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引郭氏《圖讚》曰：「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騶九域，乘雲上升。」可謂得其概要。

〔五〕郭璞云：「鼈音惡橫也。」郝懿行云：「注有譌字，所未詳；明《藏》本作鼈，音猶也，亦譌。」珂案：宋本郭注「鼈音」下空一字。

白民之國〔一〕在龍魚北，白身被髮〔二〕。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三〕，乘之壽二千歲〔四〕。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白民。《大荒西經》云：「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白民原作白氏，據宋本改——珂）。」即此。《大荒東經》云：「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或當是另一國，非此。參見《大荒東經》「白民國」節注〔二〕。

乘黃

〔二〕郭璞云：「言其人體洞白。」珂案：《淮南子·墜形篇》高誘注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

〔三〕郭璞云：「《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阜。』」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云：『乘黃似騏。』郭引作似狐。《初學記》（卷二十九）引與郭同。《博物志》（《外國》）亦作狐。兩角，《初學記》引作肉角，皆所見本異也。郭又引《淮南子》者，《覽冥訓》云：『青龍進駕，飛黃伏阜。』乘黃又即鴛黃。《漢書·禮樂志》云：『鴛黃何不徠下？』應劭注云：『鴛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四〕珂案：《初學記》、《博物志》并作三千歲。

肅慎之國〔一〕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二〕常〔三〕，先入伐〔四〕帝，于此取之〔五〕。

〔一〕珂案：《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淮南子·墜形篇》有肅慎民。《周書·王會篇》云：「稷慎大麈。」孔晁注云：「稷慎，肅慎也。」

〔二〕郭璞云：「或作雒。」

〔三〕珂案：經文雄常，《淮南子·墜形篇》作雒棠，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高誘注云：「皆日所入之山名也。」疑非。雒棠當即此經之雄（郭云「或作雒」）常，木名也。

〔四〕珂案：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藏經》本俱作代。

〔五〕郭璞云：「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珂案：經文先入伐帝，于

此取之，王念孫云：「《御覽·東夷五》（卷七八四）作『先人代帝，於此取衣』，《木部》十（卷九六一）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珂案：據郭注，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是也。孫星衍校亦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如此始與郭注相應。

長股之國〔一〕**在雄常北，被髮**〔二〕。一曰**長脚**〔三〕。

長股國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即長股國也。《淮南子·墜形篇》有長股民。

〔二〕郭璞云：「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郝懿行云：「長臂國已見《海外南經》。郭云臂長二丈，當爲三，字之譌也。《初學記》十九卷引郭氏《讚》云：『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人；修脚是負，捕魚海濱。』案修足即長脚。郭注《穆天子傳》（卷二）云：『長脚人國，又在赤海東。』謂是也。」珂案：郭注長股國「黃帝時至」者，《路史·後紀五》注引《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蓋本此。

〔三〕郭璞云：「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吳任臣曰：「喬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曰躍蹻。」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一〕。

〔一〕郭璞曰：「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珂案：郭說蓐收，本《國語・晉語二》文。《晉語二》云：「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六年，虢乃亡。」此一刑戮之神，至《山海經・西次三經》又爲司日入之神。《西次三經》云：「泑山，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郝懿行云：「紅光蓋即蓐收也。」近是。此神或以爲是少皞之子。《呂氏春秋・孟秋篇》「其神蓐收」高誘注云：「少皞氏裔子曰該，皆（實？）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或以爲是少皞之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尚書大傳》云：「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蓐收，少皞之佐也。《楚辭・大招》

蓐收

云：「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囊只；長爪踞牙，俟笑狂只。」王逸注：「此蓋蓐收神之狀也。」則在世人心目中，此一刑戮之神，又倍增其獰猛之氣矣。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三

山海經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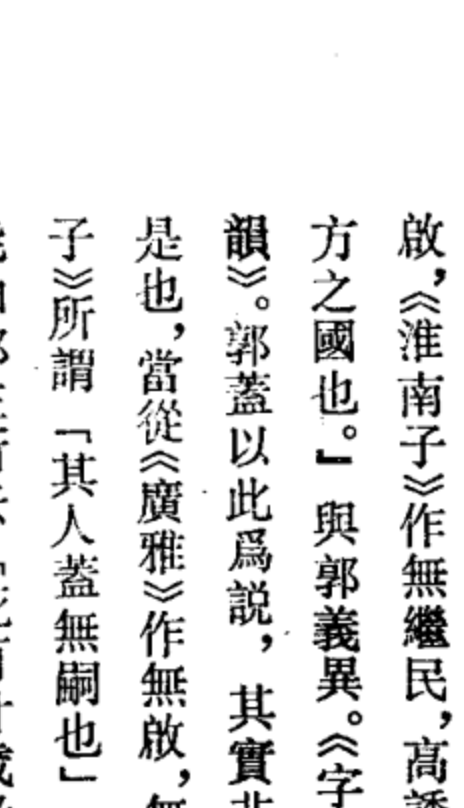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隅至西北隅者〔一〕。

〔一〕畢沅云：「《淮南子·墜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隅』同，而起跂踵民，終無繼民，與此文正倒。疑《淮南子》當作自西北方至東南方，或傳寫之誤也。」珂案：畢說非也；《淮南子》文不誤，此文自誤。此云：「自東北隅至西北隅」，則文中諸國均應西向。今既云「××國在其東」，可見應是「自西北隅至東北隅」，「東」「西」二字適倒。且《海外西經》「自西南隅至西北隅」起滅蒙鳥，終長股國，長股國自應在東北隅；今既云「無脅之國在長股東」，則無脅之國豈非西北隅之國而何？《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故起跂踵民，終無繼民；此與相反，故起無脅之國（無繼民），終跂踵國。

無脅之國〔一〕在長股東，爲人無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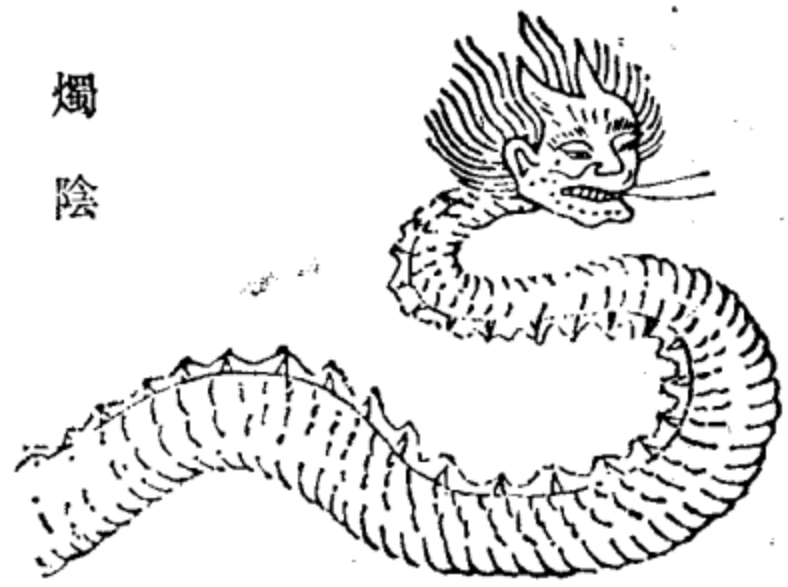
〔一〕郭璞云：「音啟，或作綮。」畢沅云：「《說文》無脅字，當爲綮，或作啟、繼皆是。《廣雅》作無啟，《淮南子》作無繼民，高誘注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與郭義異。《字林》始有脅字，云腨腸，見《廣韻》。郭蓋以此爲說，其實非古字古義也。」珂案：畢說是也，當從《廣雅》作無啟，無啟，無繼也，正高誘注《淮南子》所謂「其人蓋無嗣也」之義。無嗣而有國，當因其人能如郭注所云「死百廿歲乃復更生」，實不死也。《大荒北經》有繼無民，又云「無繼子食魚」，「繼無」自是「無繼」之倒，王念孫、郝懿行并校作無繼，則此「無脅之國」者，尤可證其當作「無啟之國」也。


無脅國

〔二〕郭璞云：「脅，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葬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珂案：郭注「脅，肥腸也」，肥腸當爲腓腸，即腔骨後之肉，今俗呼爲小腿肚者是。然脅應作啟，已如上說，郭注因脅爲說，不免失之。《大荒北經》云：「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即無啟之國也。《博物志·異人》云：「無脅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皆穴居處。二國同類也。」無脅民自本郭

注爲說，又增細民。而《酉陽雜俎》於此二說外，復增録民，云「録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則未免有重床疊屋之感矣。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一〕，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二〕，身長千〔三〕里。在無脊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四〕。



燭陰

〔一〕郭璞云：「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珂案：《大荒北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燭龍之稱燭陰，蓋以此矣；章、鍾則一聲之轉也。《楚辭·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耀？」《大荒北經》郭璞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火字原脱，據李善注《雪賦》引補）以往照天門中也。」此所謂「燭陰」也。鍾山以其不見日，故常寒，此《大招》之所謂「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燭龍）豔只」之「寒山」也。《古小説鉤沉》輯《玄中記》云：「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

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閉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此「人面蛇身」之鍾山山神雖已化爲「石首」，然其神力固猶在也。說者謂此神當即是原始的開闢神，徵於任昉《述異記》：「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廣博物志》卷九引《五運歷年記》（撰人不詳，或謂即三國吳徐整）：「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信然。盤古蓋後來傳說之開闢神也。

〔二〕郭璞云：「息，氣息也。」王念孫云：「《御覽·時序》十二（卷二七）作息則爲風。」

〔三〕王念孫云：「《類聚·鱗介部》（卷九六）千上有三字。」

〔四〕郭璞云：「《淮南子》曰：『龍身一足。』」珂案：《淮南子·墜形篇》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

一目國

一目國〔一〕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二〕。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一目民。《大荒北經》云：「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即此。《海內北經》云：「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鬼、威音近，當亦是此國。《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今本無）云：「南方有鬼國，說蠎者謂之龍物

也。」何所謂「龍物」，則語焉而不詳也。

〔二〕郝懿行云：「有手足三字疑有譌。」珂案：「一曰有手足」五字，或涉下文「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而衍。

柔利國〔一〕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枲〔二〕，曲足居上〔三〕。一云留利之國〔四〕，人足反折〔五〕。

〔一〕珂案：「《大荒北經》云：「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即柔利國也，牛黎、柔利音皆相近；儋耳即聶耳也。《博物志・異人》云：「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子當爲柔，二當爲一，並字形之譌也。

〔二〕珂案：枲，古膝字，宋本、《藏經》本並作膝。

〔三〕郭璞云：「一腳一手反卷曲也。」

〔四〕珂案：留、柔之聲亦相近。

〔五〕郝懿行云：「足反卷曲，有似折也。」

柔利國

共工〔一〕之臣曰相柳氏〔二〕，九首，以食于九山〔三〕。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四〕。禹殺相柳，

相柳

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五〕。禹厥之，三仞三沮〔六〕，乃以爲衆帝〔七〕之臺〔八〕。在昆侖之北〔九〕，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一〇〕。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一一〕，首衝南方〔一二〕。

・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爲説，然乃以歷史釋神話，非是。共工乃古天神名，與顓頊爭爲帝者。《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即此共工。《兵略篇》又云：「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史記・律書》亦云：「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則此天神共工乃水神也。其與「爭爲帝」之對象，諸書所記不一，或曰高辛，見於《淮南子・原道篇》；或曰神農，見於《珝玉集》卷十二《壯力篇》引《淮南子》；或曰祝融，見於《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或曰女媧，見於《路史・太昊紀》：然要以「與顓頊爭爲帝」之説爲近古。顓頊，黄帝之裔孫也（《山海經・海内經》），而《國語・周語》韋昭注：「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亦本《山海經・海内經》）：則共工與顓頊之爭，亦

〔一〕郭璞云：「共工，霸九州者。」珂案：郭注乃本《國語

黃炎鬥爭之餘緒也。共工觸山，「折天柱，絕地維」，打破爲顓頊所統治之舊世界，使世界局面爲之改觀，雖曰「不勝」（《淮南子・兵略篇》、《論衡・談天篇》、《楚辭・天問》王逸注等）亦足見其「猛志固常在」（《陶潛讀山海經》）之鬥爭精神矣，謂共工爲「不死」，爲「勝利的英雄」（毛澤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注釋按語），誰曰不宜？然或又傳共工有與禹之鬥爭。《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禹亦黃帝系之人物也（《山海經・海內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鯀，禹父也），共工與禹之鬥爭，亦應是黃炎鬥爭之餘緒。然神話演而至此，禹已成爲衆所公認之治水英雄，民間傳說與古籍記載咸無異辭，於是站在治水對立面而與禹作鬥爭之共工，乃不能不居於反面人物之地位。故《山海經》乃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此則云禹殺共工之臣相柳，均《成相篇》所謂「辟除民害」之意也。則共工者，應視其所與周旋之人物而定其正反，非可一概而論，始符按語所云「諸說不同。我取……」精神，亦已明矣。

〔二〕珂案：《大荒北經》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群帝因是以爲臺。在昆侖之北。」即此相柳也。《楚辭・天問》云：「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注云：「虺，蛇別名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疑亦此也。

〔三〕郭璞云：「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

〔四〕郭璞云：「抵，觸；厥，掘（宋本作抵——珂）也，音撅。」珂案：經文澤谿，王念孫云：

「《御覽》作谿潭。」今影宋本《御覽》卷六四七作溪澤。又經文厥，王念孫注云：「厥亦觸也。」

〔五〕王念孫云：「《御覽》無五字。」珂案：今影宋本《御覽》卷六四七作「不可以樹槃」，槃，字書不載，疑即穀字之譌，無「五」字。

〔六〕郭璞云：「掘塞之而土三沮滔，言其血膏浸潤壞也。」郝懿行云：「注滔蓋陷字之譌。」珂案：毛扆本滔正改作陷字。

〔七〕珂案：衆帝，指帝堯、帝嚳等古帝。

〔八〕郭璞云：「言地潤溼，唯可積土以爲臺觀。」郝懿行云：「《海内北經》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在昆侖東北。』郭注亦引此經爲説。」

〔九〕郭璞云：「此昆侖山在海外者。」郝懿行云：「《海内北經》云：『臺四方，在昆侖東北。』是此昆侖亦在海内者，郭注恐非。」

〔一〇〕郝懿行云：「臣避君也。」珂案：射者畏共工之臺共工威靈，故不敢北射，猶《海外西經》云：「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郝懿行謂臣避君，非也。

〔一一〕郝懿行云：「虎文也。」

〔一二〕郭璞云：「衝，猶向也。」

深目國〔一〕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二〕，在共工臺東。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深目民；《大荒北經》云：「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之國，盼姓，食魚。」即此。郭注「貫匈國」（見《海外南經》）引《尸子》曰：「四方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路史・後紀五》注引作長股——珂）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則傳說由來遠矣。畢沅云：「《周書・王會》云：『目深，桂。』孔晁注云：『目深亦南蠻也。』」今本自深作自深，當係譌字。

〔二〕郭璞云：「一作曰。」郝懿行云：「一目作一日連下讀是也。」珂案：「爲人舉一手」，是圖畫所見之象如此，「深目」非「一目」，「一目」正當作「一曰」連下讀爲是。然「爲人舉一手」，猶有說者。《山海經》所記海外各國，非異形即異稟，無由「舉一手」即列爲一國之特徵者。疑「爲人」下，尚脫「深目」二字，「爲人深目、舉一手」，即與經記諸國之體例相符矣。

無腸之國〔一〕在深目東〔二〕，其爲人長而無腸〔三〕。

〔一〕珂案：《大荒北經》云：「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淮南子・墜形篇》有無腸民。

〔二〕郭璞云：「一作南。」

〔三〕郭璞云：「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郝懿行云：「《神異經》云：『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藏，直而不旋，食物徑過。』疑即斯人也。」

聶耳之國〔一〕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二〕，爲人兩手聶其耳〔三〕。縣居海水中〔四〕，及水所出入奇物〔五〕。兩虎在其東〔六〕。

〔一〕珂案：《大荒北經》云：「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即此。《淮南子・墜形篇》無聶耳國，而云：「夸父耽耳在其北方。」是耽耳即儋耳，亦即此經聶耳也。《大荒北經》云「禺號子」者，禺號即禺貌，乃東海神。《大荒東經》云：「黄帝生禺貌，禺貌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貌處東海，是爲海神」

聶耳國

〔二〕珂案：文虎，雕虎，已見《海外南經》郭璞注。郭璞云：「一本作號。」即此禺號也。

〔三〕郭璞云：「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音諾頰反。」珂案：唐李冗《獨異志》云：「《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則傳説演變，夸張又甚矣。

〔四〕郭璞云：「縣，猶邑也。」珂案：《初學記》卷六引此經作「懸居赤水中」。縣，懸本字；「縣居海水中者，言聶耳國所居乃孤懸於海中之島也；郭以邑釋縣，殊未諦。

〔五〕郭璞云：「言盡規有之。」珂案：《藏經》本「奇物」作「奇怪物」。

〔六〕珂案：兩虎，即上文聶耳國所使兩文虎；在其東，在聶耳國之東，蓋圖象如此。

夸父與日逐走〔一〕，入日〔二〕。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三〕。未至，道渴而死。弃〔四〕其杖〔五〕，化爲鄧林〔六〕。

〔一〕珂案：《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即此一神話之異文。其言「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而《海內經》記「炎帝生炎居，炎居生節并，節并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則夸父者，炎帝之裔也。以義求之，蓋古之大人（夸，大；父，男子美稱）也。共工之力，能以摧山，「土伯九約，其角觺觺」（見《楚辭·招魂》，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而姜姓之蚩尤，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齒長二寸」（《述異記》）：是炎帝裔屬中，頗不乏魁梧奇偉之巨人也。

〔二〕郭璞云：「言及於日將入也，逐音冑。」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卷，李善注（《文選》）《西京賦》、《鸚鵡賦》及張協《七命》引此經并作『與日競走』，《初學記》一卷引此經作『逐日』，《史記·禮書》裴駰集解引此經作『與日逐走，日入』，竝與今本異。」王念孫云：「《御覽·天部三》（卷三，影宋本作逐日——珂）、服用十二（卷七一〇）作競走，《文選》（《文選》）阮籍《孤憤詩》注引作『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七命》注引作競走，《書鈔服飾二》（卷一三三）作競走，《酒食三》（卷一四四）同。」珂案：競、逐互見，是一本作競也。陶潛《讀山海經》詩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亦作競走。又經文入日，何焯校本作日入，黃丕烈、周叔弢校同。

夸父追日

〔三〕珂案：《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即此大澤。畢沅以爲即古之翰海，疑是。

〔四〕珂案：弃，古棄字。

〔五〕郝懿行云：「《列子·湯問篇》『棄其杖』下，有『尸膏肉所浸』五字。」

〔六〕郭璞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畢沅云：「鄧林即桃林也，鄧、桃音相近。高誘注《淮南子》（墜形篇）云：『鄧，猶木。』是也。《列子》（《湯問篇》）云：『鄧林彌廣數千里。』蓋即《中山經》（《中次六經》）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其地則楚之北境也。」

博父國〔一〕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

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二〕。一曰博父。

〔一〕珂案：博父國當即夸父國，此處博父亦當作夸父，《淮南子·墜形篇》云：「夸父耽耳在其北。」即謂是也。下文既有「一曰博父」，則此處不當復作博父亦已明矣；否則下文當作「一曰夸父」，二者必居其一也。

〔二〕郝懿行云：「二樹木，蓋謂鄧林二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禹所積石之山〔一〕在其東，河水所入〔二〕。

〔一〕畢沅曰：「當云禹所導積石之山，此脫導字。」王念孫校同。珂案：畢王之說疑非。尋檢經文，積石之山有二：一曰積石，一曰禹所積石。《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即此禹所積石山也，其方位在北。《西次三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海內西經》云：「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即積石之山也，其方位在西。郝懿行注此經以《大荒北經》禹所積石即此禹所積石、以《西次三經》積石之山爲非固是矣，而以《海內西經》禹所導積石爲此經禹所積石，則不知何所據也。

〔二〕郭璞云：「河出昆侖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書》（《禹貢》）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一〕在其東，一手把纓〔二〕。一曰利纓之國〔三〕。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句嬰民，即此。高誘注云：「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則所未詳也。

〔二〕郭璞云：「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癭。」珂案：纓正宜作癭。癭，瘤也，多生於頸，其大者如懸瓠，有礙行動，故須以手拘之，此「拘癭之國」之得名也。作拘纓者，同音通假，實亦拘癭，非如郭注所云「常以一手持冠纓」也。《山海經》所記殊方異域之人，非異形即異稟，無爲以「一手持冠纓」而亦列爲一國之理，是不足深辨亦已明矣。

〔三〕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云：「利或是捋之譌。」說亦可供參考。

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一〕。

〔一〕珂案：《穆天子傳》卷六云：「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郭璞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河（河原譌作海，從《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改）邊。』謂此木之類。」當如郭說也。姑繇之木，即榣木，見《西次三經》槐江之山。《說文》六云：「榣，昆侖河隅之長木也。」字省作榣耳。尋木亦此木之類也。

跂踵國〔一〕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二〕。一曰大踵〔三〕。

〔一〕郭璞云：「跂音企。」

〔二〕郭璞云：「其人行，脚跟不著地也。《孝經・鉤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歎塞』也。」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跂踵民，高誘注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即郭注所本。然《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高注則作「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跡北向也。」與此異義。大約跂踵本作支踵，支、反形近易譌，故兼二說。跂又作歧：《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歧踵戎。」即此也。經文「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不足以釋「跂踵」，疑有譌誤。王念孫云：「御覽人事十三作『其爲人兩足皆大』，《南蠻六同》。」查影宋本御覽卷三七三二（即《人事》十三）作「其爲兩足皆大」，卷七九〇（《南蠻六》）作「其人兩足皆大」，「其爲」「其人」，各脫一字，蓋「其爲人」也。「其爲人兩足皆大」，如所引近確，則經文「其爲人大」之大字蓋衍文也。然「兩足皆大」，於釋「跂踵」義猶扞格。疑大當作支，大、支形近而譌。「兩足皆支」，正所以釋「跂踵」也；則此處經文實當作「其爲人兩足皆支」。

〔三〕郝懿行云：「大踵疑當爲支踵或反踵，并字形之譌。」珂案：作「反踵」是也。國名既爲「跂踵」，則不當復作「支踵」，而作「大踵」乃未聞成說，故實祇宜作「反踵」。跂踵之爲反踵，猶支舌之爲反舌也。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一〕。

〔一〕郭璞云：「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珂案：《博物志・異人》云：「嘔絲之里，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嘔絲即歐絲；嘔，歐俗字。《說文》八云：「歐，吐也。」故郭注以噉桑吐絲爲言。畢沅云歐當作漚，非也。此一簡單神話，蓋「蠶馬」神話之雛型也。傳爲三國吳張儼所作恐亦仍出六朝人手筆之《太古蠶馬記》（見《搜神記》卷十四）敍此神話云：「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我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繮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繭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此蓋是神話演變之結果也。前乎此（歐絲之野神話）者，有《中次一十一山經》所記「宣山，其上有

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葉，名曰帝女之桑」之帝女桑，惟僅著異桑，然已「女」桑相連爲文。後乎此者，有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狀蠶之態，已近「蠶馬」。則知演變之跡象，實隱有脈絡可尋也。吾國蠶絲發明甚早，婦女又專其職任，宜在人群想象中，以蠶之性態與養蠶婦女之形象相結合。至於《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括地象》云：「化民食桑，二十七年而身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之焉。」則是蠶桑神話之異聞，非關此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一〕。

〔一〕郭璞云：「言皆長百仞也。」珂案：《大荒北經》云：「有三桑無枝。」《北次二經》云：「洹山，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即此。此無枝之三桑，當即跪據樹歐絲女子之所食也。

范林方三百里〔一〕，在三桑東，洲環其下〔二〕。

〔一〕郝懿行云：「范、汎通。《太平御覽》五十七卷引顧愷之《啟蒙記》曰：『汎林鼓於浪嶺。』注云：『西北海有汎林，或方三百里，或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鼓動。』即此也。」

〔二〕郭璞云：「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一〕，帝顓頊葬於陽〔二〕，九嬪葬於陰〔三〕。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四〕。

〔一〕珂案：《海內東經》云：「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大荒北經》

云：「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即此務隅，皆聲近字通也。」

〔二〕郭璞云：「顓頊，號爲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丘也。一曰頓丘縣城門外廣陽里中。」珂案：《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云：「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郭注蓋本此。

〔三〕郭璞云：「嬪，婦。」

〔四〕畢沅云：「一本多此十四字也。」珂案：上述各物已見《海外南經》「狄山」節。鴟久，《藏經》本作鴟久，郝懿行於《海外南經》注亦謂鴟當作鴟。孫星衍校同郝注。

平丘〔一〕在三桑東，爰有遺玉〔二〕、青鳥〔三〕、視肉、楊柳、甘柤〔四〕、甘華〔五〕，百果所生〔六〕，有〔七〕兩山夾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一〕畢沅云：「《淮南子》（《墜形篇》）云：華邱在其東南方。」則華邱者，應是《海外東經》「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篇首之甌丘。郭注云：「音嗟，或作髮。」甌、髮、華，蓋一音之轉也。此云平丘，地在東北，方位既異，音復不同，何得以品物相類便遂斷爲《淮南子》華邱乎？

〔二〕郭璞云：「遺玉，玉石。」郝懿行云：「吳氏（任臣——珂）云：『遺玉即璧玉；琥珀千年爲璧。字書云：璧，遺玉也。』吳氏之說，據《本草》舊注，未審是否。璧，黑玉也。《說文》無此字，而有璧。云：『遺玉也，從玉，獻聲。』是遺玉名璧，與璧形聲皆近，當從《說文》也。」

〔三〕珂案：青鳥，《藏經》本作青馬；《海外東經》駹丘、《淮南子・墜形篇》華丘亦俱作青馬：則作青馬是也。

〔四〕郭璞云：「其樹枝幹皆赤，黃華，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其山之東，有甘柤焉。』音如柤梨之柤。」珂案：柤梨之柤，音渣。甘柤形狀，見《大荒南經》：「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榦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是郭注所本。然黃華白葉，當爲黃葉白華，字之譌也。其山即箕山，籀文箕作其也。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是郭所引者，惟甘櫨作甘柤是其異耳。或古本如此，未可知也。甘柤維何？曰蓋是梨木之神異者。《禮・內則》云：「柤，梨曰鑽之。」注：「柤，梨之不臧者。」疏：「恐有蟲，故一一鑽看其蟲孔也。」柤，《爾雅・釋木》作樝，郭璞注云：「樝似梨而酢澀。」此云甘柤，明其不同於常柤矣。《神異經・南荒經》云：「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樝。柤者，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樝者，親睹也。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者壽一萬二千歲。」當即此甘柤之屬。《述異記》上云：「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爲地仙。」謂是也。

〔五〕郭璞云：「亦赤枝榦，黃華。」珂案：《大荒南經》云：「（蓋猶之山）東又有甘華，枝榦皆赤，黃葉。」則黃華當作黃葉。

〔六〕珂案：《齊民要術》十引此經生作在。

〔七〕珂案：經文有，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藏經》本均作在。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駒駼〔一〕。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二〕。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三〕。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四〕。

〔一〕郭璞云：「陶塗兩音，見《爾雅》（《釋畜》）。」郝懿行云：「《爾雅》注引此經駒駼下有『色青』二字，《史記匈奴傳》徐廣注亦云：『似馬而青。』疑此經今本有脫文矣。」珂案：《周書・王會篇》：「禺氏駒駼、騄駬爲獻。」則駒駼者，野馬之屬也。

〔二〕郭璞云：「《周書》（《王會篇》）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此二說與《爾雅》（《釋畜》）同。」珂案：郭注「二說」云者，指經文與《周書・王會篇》之說也。《西次四經》云：「中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較茲所記又加詳焉。《而管子・小問篇》云：「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洧（古盤字）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則已演爲故事而著之簡册矣。

〔三〕郭璞云：「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卷一）；音邛。」珂案：《周書・王會篇》云：

「獨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距虛，負蹙而走也。」實則邛邛、距虛乃是一物，即《爾雅・釋地》所記「邛邛岠虛」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蛩蛩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是蹶與蛩蛩距虛，猶比肩之獸也。

〔四〕吳任臣云：「《駢雅》曰：『青虎謂之羅羅。』今雲南蠻人呼虎亦爲羅羅，見《天中記》。」

禺彊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一〕。

〔一〕郭璞云：「字玄冥，水神也。莊周（《莊子・大宗師》）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珂案：《大荒北經》云：「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與此經文略異。又《大荒東經》云：「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號。」郭璞於「禺京」下注云：「即禺彊也。」彊、京一聲之轉。處北海，禺號處東海，是爲海神。」則作爲北海海神之禺京，與其作爲東海海神之父禺號，同爲人面鳥身。然竊有疑焉。《莊子・逍遙游》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似乎非僅寓言，實有神話之背景存焉。此背景維何？陸德明《音義》引崔譔云：「鯤當爲鯨。」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大無以致千里。莊生詭譎，以小名大，齊物之意也，鯤實當爲鯨。而北海海神適名禺京，又字玄冥，此與莊周寓言中北冥之鯤（鯨）豈非有一定之關聯乎？而鯨，字本作鱷，《說文》十一云：「鱷，海大魚也，從魚，畺聲。」又與禺彊（禺京）之「彊」合。郭注引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疑「黑身」乃「魚身」之誤，「黑」與「魚」形近而致譌也。《北山經》帶山：「芘湖之水多鯈魚。」郝懿行云：「鯈與鯈同，《玉篇》作鯈。」「黑」、「魚」之易混，亦其證已。《海外東經》云：「雨師妾在其北，爲人黑身人面。」未言手足。以身既人身，手足自具，無煩更舉。《海內北經》云：「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此人形之魚，身仍爲魚，而有手有足，故特著手足，以彰其異。由是言之，「黑身手足」之禺彊，猶「手足魚身」之陵魚，均人魚之類，「黑身」蓋「魚身」之譌也。其爲海神之時，形貌當即「魚身手足」。然而禺彊不僅海神而已，實又兼風神職司。《淮南子・墜形篇》云：「隅强（禺彊），不周風之所生也。」《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此生於不周風之禺彊，實當即是主不周風者。《淮南子・本經篇》載堯時害民之物，有所謂「大風」者，實即大

鳳，亦即《莊子·逍遥遊》之大鵬，高誘注以爲風伯，又以爲鷁鳥。此風伯若鷁鳥者，自非《山海經》所記人面鳥身之禺彊莫屬。故謂其不僅海神，實又職兼風神。當其爲海神之時，固「魚身手足」之「鯤（鯨）」也，固「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然而一旦「化而爲鳥」，則又「人面鳥身」之「鵬」也，則又「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也。莊周詼詭之寓言，證以此經所記禺彊之形貌，豈非實有神話之背景存於其間乎？推而論之，東海海神禺貌之貌，或亦非僅具「鳥身」，實且兼有魚形，亦當爲海神而兼風神也。惜乎文獻缺略，無由引證矣。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四

山海經第九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琵丘〔一〕，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二〕、甘柤〔三〕、甘華。百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百果所在，在堯葬東〔四〕。

〔一〕郭璞云：「音嗟，或作髮。」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九十二卷引琵正作髮，即郭所見本也。嗟，古或作琵，《爾雅·釋詁》云：『琵，咨也。』《廣韻》作跐丘。《玉篇》云：『髮，好也。』義與此異。《淮南·墜形訓》作華丘。」

〔二〕珂案：《淮南子·墜形篇》作楊桃。

〔三〕珂案：甘柤，已見《海外北經》「平丘甘柤」節注〔四〕；《淮南子·墜形篇》作甘櫨。

〔四〕珂案：堯葬狄山，已見《海外南經》。

大人國〔一〕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二〕。一曰在毉丘北。

〔一〕珂案：《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臂原作耳，從王念孫、畢沅、郝懿行諸家校改）。」即此大人國也。《淮南子·墜形篇》亦有大人國，高誘注云：「東南墟土，故人大。」蓋本《大戴禮·易本命篇》「虛土之人大」爲說也。然北方亦有大人，《海內北經》云：「大人之市在海中。」《大荒北經》云：「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則不限於東南矣。大人傳說之見於史籍者，始《國語·魯語》。《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會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其後《春秋》文公十一年《穀梁傳》亦記之：「長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神話中天堂亦有大人：《楚辭·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地府亦有大人：「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而大人之鼻祖，則在《列子·湯問篇》所記龍伯國大人：「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所居皆仙聖之

種，一日一夕飛相往還者不可數焉。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仙字原無，從楊伯峻《列子集釋》補）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不動三字原無，從楊伯峻《列子集釋》補）。而龍伯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而《博物志・外國》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雨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龍類」之說，或本此也。

〔二〕郝懿行云：「削當讀若稍，削船謂操舟也。」珂案：削，刻治也，《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神異經・中荒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周圓如削」：削船謂刻治其船也。用曹必文君說。

奢比

奢比之尸在其北〔一〕，獸身、人面、大耳〔二〕，珥兩青蛇〔三〕。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一〕郭璞云：「亦神名也。」郝懿行云：「《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又云：『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此經奢比在東海外，疑即是也。羅泌《路史》（《後紀五》）亦以奢龍即奢比。《三才圖會》作奢北。又《淮南·墜形訓》云：『諸比，涼風之所生。』諸比，神名，或即奢比之異文也。」

〔二〕珂案：《大荒東經》云：「有神，人面、犬（宋本作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即此。

〔三〕郭璞云：「珥，以蛇貫耳也，音釣餌之餌。」珂案：郭注「以蛇貫耳」，蓋貫耳以爲飾也。《山海經》記珥蛇之神多處，除此而外，尚有此經之雨師妾「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海外西經》之聚收「左耳有蛇」，《海外北經》之禺彊「珥兩青蛇」，《大荒東經》之禺貌「珥兩黃蛇」，《大荒南經》之不廷胡余「珥兩青蛇」，《大荒西經》之弇茲「珥兩青蛇」、夏后開「珥兩青蛇」，《大荒北經》之夸父「珥兩青蛇」。

君子國〔一〕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二〕在旁〔三〕，其人好讓不爭〔四〕。有薰〔五〕華草，朝生夕死〔六〕。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此國。《大荒東經》云：「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即此。

〔二〕郝懿行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經大虎作文虎，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亦作文虎，今此本作大，字形之譌也。」珂案：《藏經》本正作文虎。

〔三〕珂案：經文旁，《藏經》本作左右。

〔四〕珂案：《說文》四云：「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而《博物志・外國》云：「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適又與之相反。大抵傳聞不同，故各異其辭耳。《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此經「衣冠帶劍」下有「土方千里」四字，「其人好讓」下有「故爲君子國」五字，爲今本所無。

〔五〕郭璞云：「或作菫。」

〔六〕郝懿行云：「木菫見《爾雅》（《釋草》），菫一名葬，與薰聲相近。《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木菫榮。』高誘注云：『木菫朝榮莫落，是月榮華可用作燕。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葬，《詩》（《有女同車》）云：「顏如葬華」是也。』《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外國圖》云：『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華，人民食之。去琅邪三萬里。』」

重重〔一〕在其北，各有兩首〔二〕。一曰在君子國北。

〔一〕郭璞云：「音虹。」

〔二〕郭璞云：「虹，蝃蝀也。」

珂案：虹即虹字之別寫。《爾雅·釋天》云：「螮蝀，虹。」郭璞注云：「俗名爲美人虹。」《詩蝃蝀》：「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音帝，蝃蝀即螮蝀也。此在東之蝃蝀蓋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見於《海外東經》君子國北之「虹虹」，亦暮虹；云「各有兩首」者，大約并蜺包括言之。《毛詩正義》引《郭氏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虹霓之見，古人以爲「陰陽交」（《古微書》輯《春秋元命苞》），《淮南·說山篇》云「天二氣則成虹」是也。「兩首」者，亦「交」之象也。《故詩·蝃蝀》以刺奔女。去其封建意識，虹固爲愛情幸福之象徵。《詩·候人》云：「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朝隮」即朝虹也，「斯飢」，飢於愛也：則虹所象徵者，亦已明矣。宋玉《高唐賦》所記巫山神女之言：「妾在巫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以爲朝雲即朝虹，神女即虹霓之所化，說亦近是。則《爾雅》「螮蝀」郭注所謂「俗名爲美人虹」者，固自有其古傳也。劉敬叔《異苑》云：「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黃休復《茅亭客話》云：「韋中令鎮蜀之日，與賓客宴於西亭，或暴風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於亭，垂首於筵中，吸其食饌且盡焉。其虹蜺首似驢，身若晴霞狀，公懼且惡之。……旬餘就拜中書令。」此雖後起之說，然虹見於人家之爲禎祥則無異辭也。

朝陽之谷〔一〕，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虫虫北兩水閒。其爲獸也，八首人

天吳

面，八足八尾，皆青黃〔二〕。

〔一〕郝懿行云：「《爾雅》云：『山東曰朝陽（《釋山》），水注谿曰谷（《釋水》）。』」

〔二〕郭璞云：「《大荒東經》云：『有神人八首八面，虎身十尾。』皆青黃」，何焯校本、黃丕烈、周叔弢校本並作「背青黃」，《文選》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注引此經亦作「背青黃」：作「背青黃」是也。杜甫《北征詩》云：「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則神之圖形，古已用作士宦者之衣飾矣。

青丘國在其北〔一〕，其狐四足九尾〔二〕。一曰在朝陽北。

〔一〕郭璞云：「此（指郭注——珂）是正文，見《御覽·南蠻六》。」珂案：《御覽》卷七九〇（即《南蠻六》）引此經云：「青丘國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九尾。」確是正文而誤作注者。

〔二〕郭璞云：「《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征於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珂案：王壽，宋本作三壽。《路史·後記十三》云：「帝杼五歲，徵東海，伐三壽。」《國名紀己》云：「后杼征東

海，伐王壽。」則或「三」或「王」，未易定也。今本《竹書》作「三壽」，郝懿行引之以證「王壽」之失，蓋未審耳。《南山經》云：「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青丘之山當即青丘國之山也。《周書・王會篇》云：「青丘狐九尾。」《大荒東經》亦云：「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郭璞注：「太平則出而爲瑞也。」是青丘者乃以九尾狐名，而《淮南・墜形篇》無此國。《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製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白狐，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來賓爲主；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此九尾白狐，當即是郭注所謂「太平則出而爲瑞」之青丘國九尾狐也。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常有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列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禎祥，九尾狐則象徵子孫繁息（《見白虎通德論・封禪篇》），亦禹娶塗山神話之遺意也。「食人」之傳漸隱，「爲瑞」之說終張：神話傳說之演變由野而文，此亦可以窺豹一斑也。

帝命豎亥〔一〕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二〕九千八百步〔三〕。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四〕。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五〕。

〔一〕郭璞云：「豎亥健行人。」郝懿行云：「《廣韻》作堅竫神人，疑字形之異。」失名云：「豎亥《吳

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玉海》作孺亥。」珂案：宋本豎作竪，《四部備要》本《吳越春秋》同。

〔二〕郭璞云：「選，萬也。」

〔三〕王念孫云：「《類聚・地部》(卷六)作八百八步，《初學・地部上》(卷五)同。《御覽・工藝七》(卷七五〇)八百下有八十二字。」郝懿行云：「劉昭注《郡國志》云：『《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今案《淮南・墜形訓》所說，大旨相同。以校此經，無『禹使大章』云云，又其數與劉昭所引不合，未知其審。又《中山經》(篇末)云：『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與此復不同者，此通海外而計，彼據中國穀土而言耳。」珂案：亦神話傳說傳聞不同而異辭耳，非「海外」、「穀土」之謂也。

〔四〕王念孫云：「《御覽》三十六右作左，左作右。《類聚》(卷六)同。」郝懿行云：「亦言圖畫如此也。算當爲筭，《說文》(五)云：筭長六寸，計歷數者。」珂案：宋本、《藏經》本算正作筭。

〔五〕郭璞云：「《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黑齒國在其北〔一〕，爲人黑〔二〕，食稻啖蛇，在豎亥北，爲人黑首〔四〕，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一赤一青〔三〕，在其旁。一曰：

〔一〕郭璞曰：「《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十餘里，有裸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珂案：《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云：「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即郭注所引。「四千餘里」，字形之譌也。宋本、毛扆本、《藏經》本四十仍作四千。又《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異物志》云：「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即郭注所引「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御覽》卷七九〇引作「亦以倣此也」，於義爲長。《大荒東經》云：「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周書・王會篇》云：「黑齒白鹿白馬。」即此黑齒國也。《淮南子・墜形篇》有黑齒民。《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東至……黑齒之國。」〔二〕郝懿行云：黑下當脫齒字。王逸注《楚詞・招魂》云：「『黑齒，齒牙盡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是古本有齒字之證。《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引此經黑下亦有齒字。」珂案：《御覽》九三三引此經黑下亦有齒字，有齒字是也。

黑齒國

〔三〕郭璞云：「一作一青蛇。」

〔四〕郝懿行云：「首蓋齒字之譌也。古文首作囧，齒作囧，形近相亂，所以致譌。」珂案：郝說有是有非。其非者，此經文例，一曰以下，皆劉秀校書時所列別本異文，上文既有「爲人黑（齒）語，則此處不當更作「爲人黑齒」。黑首，宋本、《藏經》本俱作黑

手，同音易譌，猶《世本》敤手或又作敤首：尤可見此經黑首非黑齒也。其是者，黑齒國民，其最要特徵，仍當是黑齒，無由是黑首之理，別本異文作黑首者，亦緣齒、首古文形似而致誤如郝所說，然當在劉秀校經以前，非劉秀所列別本異文本身有誤也。

下有湯谷〔一〕。湯谷上有扶桑〔二〕，十日所浴〔三〕，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四〕。

〔一〕郭璞云：谷中水熱也。珂案：湯谷，或作暘谷；《淮南子·天文篇》：「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史記·五帝本紀》作暘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又引《淮南子》舊本亦作湯谷。《楚辭·天問》：「出自湯谷，次於蒙汜。」知固早有作湯谷者。《說文》作暘谷亦作崵谷。《歸藏·啓筮》（《玉函山房輯佚書》輯）作陽谷。湯、暘、崵、陽一也，古書無定。

〔二〕郭璞云：「扶桑，木也。」王念孫云：「（《文選》）《月賦》注引作：『湯谷上有扶木；郭璞曰：扶木，扶桑也。』」珂案：據此，經文扶桑當作扶木；郭注「扶桑，木也」當作「扶木，扶桑也。」扶桑者，《文選·思玄賦》注引《十洲記》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十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蓋神木也。又名若木。《說文》六作叒，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或又傳在西極。《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原作泂，據宋本改）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生昆侖西附西極（以上七字係經文誤

作郭注者，據王念孫、郝懿行校復）。」《海內經》云：「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王逸注：「若木在昆侖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子・墜形篇》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皆西極之若木也。

〔三〕珂案：《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據宋本改）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即此十日，帝俊之子也。

〔四〕郭璞云：「莊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珂案：郭引莊周，蓋《齊物論》文，惟『草木焦枯』作『萬物皆照』。）《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大荒東經》——珂）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爲難也。若搜（郝懿行云：『疑當爲揆字之譌。』）之常情，則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藏經本作奇言，孫星衍校同——珂）不廢矣。」

珂案：關於羿射十日之神話，始見於《楚辭・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郭注所謂《離騷》

者。其後《淮南子·本經篇》乃詳載其事云：「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郭引《淮南子》「羿射九日，日中烏盡死」云云，今本無之。而《論衡》各篇所引，尤與今本違異。《對作篇》云：「《淮南書》言：堯時十日并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出也。」《感虛篇》云：「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并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均以射十日者爲堯而非羿。所謂「儒者傳書」，蓋亦《淮南書》也。尋繹今本《淮南子》文義，下文既云「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固《禮運》所謂「選賢與能」之意，則以射日除害事逕屬之堯似較屬之羿更近情理，或《論衡》作者所見乃真古本《淮南子》歟？疑關於射日除害神話，初本有兩種民間傳說，一屬之堯，一屬之羿。屬之羿者更占優勢，後人乃於古本《淮南子》「堯乃」下增「使羿」二字，以爲今本狀態，於是堯射日之神話遂泯，羿射日之神話獨昌焉。至於郭注引《淮南子》云：「羿射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者，傳「日中有踆烏」（《淮南子·精神篇》），即三足烏，又稱陽烏、金烏，《天問》所謂「彈日、斃羽」者是也。本當是日之精魂，《洞冥記》又以爲日馭。云：「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烏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卷四）是又傳說之演變也。

雨師妾在其北〔一〕，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一〕郭璞云：「雨師謂屏翳也。」郝懿行云：「《楚詞・天問》云：『薠號起雨。』王逸注云：『薠，薠翳，雨師名也；號，呼也。』《初學記》（卷二）云：『雨師曰屏翳，亦曰屏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爲雨師。」』今案雨師妾鹽亦國名，即如（《周書》）《王會篇》有姑妹國矣。《焦氏易林》乃云：『雨師娶婦。』蓋假託爲詞耳。」王念孫云：「《御覽・鱗介五》（卷九三三）無妾字。」珂案：郭注亦只釋雨師，未釋妾義，或本無妾字歟？然據經文所寫「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觀之，則雨師妾當確如郝懿行所云，是一國名，特郭璞未審其義，祇釋雨師耳。《御覽》引無妾字，亦不過偶然漏落，非關宏旨也。至郝所謂《王會篇》有姑妹國，則當係姑蔑國之譌。

雨師妾

玄股國

玄股之國在其北〔一〕，其爲人衣魚〔二〕食鱶〔三〕，使兩鳥夾之〔四〕。一曰在雨師妾北。

〔一〕郭璞云：「髀以下盡黑，故云。」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玄股民。《大荒東經》云：「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即此。

〔二〕郭璞云：「以魚皮爲衣也。」

〔三〕郭璞云：「鱶，水鳥也；音憂。」楊慎云：「鱶即鷗，衣魚食鷗，蓋水中國也。」

〔四〕珂案：高誘注《淮南子・墜形篇》云：「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之「使」字衍，「其爲人」下脱「股黑」二字。

毛民國

毛民之國在其北〔一〕，爲人身生毛〔二〕。一曰在玄股北。

〔一〕郝懿行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珂案：《大荒北經》云：「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則禹所「潛爲之裔修鞈所殺之綽人而非修鞈，郝云毛民禹裔，疑非。毛民乃黄帝之裔，説見《大荒北經》「毛民國」節注。《淮南子・墜形篇》有毛民，高誘注云：「其人體半

生毛，若矢鏃也。」

〔二〕郭璞云：「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明《藏》本、《御覽》九三三引、《大荒北經》注悉作面，作面是也——珂）體盡有毛，如豬能（《御覽》九三三引作熊，屬上讀，作熊是也——珂），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北）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珂案：《太平御覽》卷三七三引《臨海異物志》云：「毛人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人，送詣秣陵。」又卷七九〇引《土物志》云：「毛人之洲，乃在漲嶼；身無衣服，鑿地穴處；雖云象人，不知言語；齊長五尺，毛如熊豕；衆輩相隨，是捕鳥鼠。」即郭注所謂臨海郡毛人也。

勞民國在其北〔一〕，其爲人黑〔二〕。或曰教民〔三〕。一曰在毛民北，爲人面目手足盡黑〔四〕。

〔一〕珂案：《淮南子·墜形篇》有勞民，高誘注云：「勞民，正理躁擾不定。」

〔二〕郝懿行云：「郭注此語疑本在經內，今亡。又奇肱國有鳥兩頭，見《海外西經》，非此。」珂案：孫星衍校本亦以此二語係經文誤入注中，初云照改，後又云，此不必改。揆此二語之意，均說圖之詞，當係經文無疑。孫初云照改後又云不必改者，或

見《御覽》七九〇引亦已作注，則誤當在《御覽》引以前也。《海外西經》云：「奇肱之國……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亦係經文，可證此亦當是經文。

〔三〕郝懿行云：「勞、教聲相近。」

〔四〕郝懿行云：「今魚皮島夷之東北有勞國，疑即此，其人與魚皮夷面目手足皆黑色也。」

勞民國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一〕。

句芒

〔一〕郭璞云：「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珂案：《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戰。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賜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此即郭注所引；惟鄭穆公郭引作秦穆公。《論衡·福虛篇》及《無形篇》，亦均引作秦穆公。鄭穆公無「明德」可考，秦

穆公則尚有以五羊皮易百里奚舉爲相（《史記・秦本紀》）、赦食駿馬肉之野人卒得其助以克晉（《呂氏春秋・愛士篇》）之類「明德」，故今本《墨子》作鄭穆公謁也。《尚書大傳》云：「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云：「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即此句芒也。然或又傳爲少皞之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使重爲句芒。」則知古來傳說本無定也。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吳任臣云：「哀帝乙卯歲也。」珂案：即公元前六年），**待詔太常屬臣望**（吳任臣云：「太常初名奉常，景帝六年改，其屬有六太、六令等官。望疑是丁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吳任臣云：「侍中加官也。光祿勳初爲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龔，王龔也。」）、**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吳任臣云：「奉車都尉武帝時置，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初爲中大夫，亦太初元年改。秀，劉歆也。」）**領主省。**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五

山海經第十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一〕。

〔一〕郭璞云：「從南頭起之也。」珂案：郭注「從南頭起之也」應作「從東南頭起之也。」此經方位與《海外南經》所記方位恰相反。

甌居海中〔一〕。閩在海中〔二〕，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三〕。

〔一〕郭璞云：「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之岐流也，猶云稗海。」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七一）引居作在。」楊慎云：「郭注岐海中也，音嘔。」王念孫云：「《御覽·州郡十七》（卷一云：『歐人蟬蛇。』孔晁注云：『東越歐人也。』又云：『且甌文蜃。』注云：『且甌在越。』《伊尹四方令》云：『正東越漚，正南甌鄧。』疑甌與漚、歐竝古字通也。」珂案：甌即東甌，即今

浙江省舊温州府地。又有西甌，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貴縣地。

〔二〕郭璞云：「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音旻。」吳任臣云：「郭璞以建安爲西甌，非是。《寰宇記》：鬱林廢黨州經善勞縣乃古西甌居，非閩也。」郝懿行云：「建安郡故秦閩中郡，見《晉書·地理志》。《漢書·惠帝紀》：『二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顏師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珂案：此泉州即今福建省福州。

〔三〕吳任臣云：「何喬遠《閩書》曰：『按謂之海中者，今閩中地有穿井鬬地，多得螺蚌殼、敗槎，知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後人乃先後填築之也。』」

三天子鄣山〔一〕在閩西海北〔二〕。一曰在海中。

〔一〕郭璞云：「音章。」

〔二〕郭璞云：「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黄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郝懿行云：「《海内東經》云：『三天子都在閩西北。』無海字，此經海字疑衍。」

珂案：《海内東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字原作其，據王念孫、郝懿行校改）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又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彭澤西。一曰天子鄣。」《海内經》云：「南海之内，有山名三天子之都。」即此。其地大約在今安徽省境内黟山脈之率山。

桂林八樹〔一〕在番隅東〔二〕。

〔一〕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見《周書・王會篇》——珂）云：『正南甌鄧桂國。』疑即此。」

〔二〕郭璞云：「八樹而成林，信（宋本、毛扆本作言——珂）其大也。」郝懿行云：「劉昭注《郡國志》南海郡番禺引此經云：『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水經・浪水》注及《文選・游天台山賦》注引此經並作賁禺。又引郭注云：『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禺音番隅。』今本脱郭音五字，又言譌爲信也。然《上林賦注及張衡《四愁詩》注及《初學記》八卷引此經仍作番禺，蓋古有二本也。《初學記》引《南越志》云：『縣有番山，名番禺，謂番山之禺也。』」《水經・浪水》注又云：『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爲名。』《水經・浪水》注又云：

伯慮國〔一〕、離耳國〔二〕、雕題國〔三〕、北朐國〔四〕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五〕。一曰相慮〔六〕。

〔一〕郭璞云：「未詳。」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云：『正東伊慮。』疑即此。」

〔二〕郭璞云：「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諸黃也。」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離耳。』郭云即儋耳者，此南儋耳也。又有北儋耳，見《大荒北經》（珂案：《大荒北經》云：『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儋當爲聸。《說文》（十二）云：『聸，垂耳也；從耳，詹聲。南方聸耳之國。』」

〔三〕郭璞云：「點（《藏經》本作黔，孫星衍亦校黔，是也——珂）涅其面，畫體爲鱗采，即鮫人也。」《

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雕題。』畫其額，常食贏蟲也。』《桂海虞衡志云：『黎人女及笄，即鯨頰爲細花紋，謂之繡面女。』亦其類也。郭云即鮫人，恐非，或有譌字。鮫人見劉逵《吳都賦》注。」珂案：鮫人乃人魚，見《海內北經》「陵魚」節注，此雕題國人固非鮫人也。

〔四〕郭璞云：「音劬，未詳。」郝懿行云：「疑即北户也。《爾雅疏》引此經作北朐，户、朐聲之轉。《爾雅·釋地》四荒有北户，郭注云：北户在南。」

〔五〕珂案：經文鬱水，《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作鬱林；南海，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明《藏》本均作南山。

〔六〕畢沅云：「相字當爲柏字，伯慮一作柏慮也。」

臬陽國〔一〕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二〕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三〕；左手操管〔四〕。

臬陽國

〔一〕郝懿行云：「揚雄《羽獵賦》、《淮南·氾論訓》竝作嚻陽，左思《吳都賦》作臬羊，《說文》（十四）作臬陽。」

〔二〕郝懿行云：「郭注《爾雅》（《釋獸》）狒狒引此經作其狀如人。」

〔三〕郝懿行云：「郭注《爾雅》狒狒引此經云見人則笑。劉逵注《吳都賦》引此經與《爾雅》注同。高誘

注《淮南・氾論訓》亦云：『嚻陽山精，見人而笑。』是古本竝如此。且此物唯喜自笑，非見人笑方亦笑也。故《吳都賦》云：『嚻嚻笑而被格。』劉逵注引《異物志》云：『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笑，則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得擒之。』是其笑惟自笑，不因人笑之證。以此參校，可知今本爲非矣。其云爲筒貫臂，正與此經左手操管合。」珂案：郝説是也。王念孫校同郝注。《御覽》卷九〇八引《山海經》云：「嚻嚻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蓋其目，終〔四〕郭璞云：「《周書》曰：『州靡髯髯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爾雅》（何焯校增「亦」字——珂）云髯髯。《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内經》謂之贛巨人。今交州（孫星衍校改州作阯——珂）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呼爲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猶《大荒》（《大荒南經》）説地有蜮人，人因號其山爲蜮山，亦此類也。」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作州靡費費，郭引作髯髯，《説文》（十四）引作㜷㜷，蓋所見本異也。又所引《爾雅》（《釋獸》）當爲狒狒。」珂案：《海内經》云：「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因可逃也（長脣原作長臂，則原作笑亦，目原作面，可原作即，從王郝諸家校改）。」即此。《周書・王會篇》云：「[illegible]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是郭注所引

也。孔晁注：「州靡，北狄也；費費曰梟羊，好立，行如人，前足指長。」費費即髴髴、狒狒。猿猴之類也。又名山獾，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亦名山獠。《神異經·西荒經》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笑，其名山獾，其行如風，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身長尺餘，祖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則天下大風。」名曰山臊（獠），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燃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荆楚歲時記》亦云：「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謂此也。亦名山都。祖沖之《述異記》云：「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魈之類也。」（《古小説鉤沉》輯）均已從普通猿猴類動物演變而爲神異之物。其尤甚者，乃至轉化而爲一種能爲妖異之鳥。《搜神記》卷十二云：「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窠，如五六升器。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然韋昭注《國語》（《魯語》），乃以爲山獠者，即古一足之夔，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獠），人面猴身，能言。」《抱樸子·登涉篇》亦云：「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足向後原作走向後，人入山谷原作人入山若，據《御覽》卷八八六

引改。）」所謂蚊或暉之山精亦一足之夔也。然夔古傳乃爲牛形（《大荒東經》），或爲龍軀（《說文》五），至此而又或爲鳥體，或爲猴軀，或作人形：亦知神話傳說之錯綜複雜，演變無定也。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諾皐記下》云：「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獠，《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一名冶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閒），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其名暉者，狸也，山狸也，夔之音轉也；名蛟者，獠之音轉或蚊之譌文也：山獠名目之大凡見於此矣。

兕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一〕，其狀如牛，蒼黑，一角〔二〕。

〔一〕郝懿行云：「皆說圖畫如此。」

〔二〕珂案：《南次三經》云：「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郭璞注：「犀似水牛。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謂此也。「三」字衍（《爾雅·釋獸》郭注同此注，無「三」字）。《初學記》卷七引《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古代中國南方，固有此兇猛之動物也。

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一〕，帝丹朱葬于陰〔二〕。

〔一〕郭璞云：「即九疑山也。《禮記》（《檀弓上》）亦曰：『舜葬蒼梧之

野。』」珂案：《海內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即郭注所本也。此云「帝丹朱葬於陰」，《大荒南經》則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今九疑之中。」或爲堯子丹朱，或爲舜子商均，要皆傳聞不同而異其辭耳。關於舜之神話，見《海內經》「蒼梧丘」節注〔二〕。

〔二〕郭璞云：「今丹陽（宋本丹陽下有縣字——珂）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毛扆本作謚——珂）也。」珂案：有關丹朱之神話傳說，已多佚亡，蒐尋諸書所記，略得梗概如次。《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云：「堯取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女皇生丹朱。」《書·益稷》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金樓子·興王篇》亦云：「堯教丹朱棊，以文桑爲局，犀象爲子。」《太平御覽》卷六三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丹朱。」《山海經·海外南經》郭璞注云：「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漢學堂叢書》輯《六韜》云：「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呂氏春秋·召類篇》云：「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苗、蠻一聲之轉，服南蠻即戰有苗也。而丹水之浦，又丹朱放逐之地，堯與黨丹朱之有苗戰於丹水，則丹朱與有苗之關係可想而見矣。故《莊子·盜跖》稱「堯不慈」，又稱「堯殺長子」，長子者，丹朱也（見《呂

氏春秋·去私篇》高誘注及《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堯殺丹朱，當是戰丹水、服南蠻之結果也。《山海經·海外南經》云：「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或曰讙朱國。」郭璞注云：「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據近人研究，讙頭、讙兜及讙朱，皆丹朱一名之異稱。郭注所謂「讙兜堯臣」者，實丹朱堯子也，所謂「有罪，自投南海而死」者，丹朱兵敗，自以爲「有罪」，因「自投南海而死」，蓋丹朱結局之另一傳說也。「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者，丹朱妻子本隨丹朱敗逃南海，丹朱死後，亦居南海勿去，其後子孫繁衍成國，遂爲此讙頭國或讙朱國，蓋赦而勿究之意也。《南次二經》云：「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鵸鵌，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此如鴟之異鳥鵸鵌，或即敗死丹朱之所化。陶潛《讀山海經》詩謂爲「鵸鵌」。吳任臣云：「或云當爲鵸鵌。」（見《海外南經》「讙頭國」節注）爲鵸鵌正是也。神話有丹朱化鳥之異聞，故傳說亦稱繁衍而成讙頭國之丹朱子孫「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也。此云「帝丹朱葬于陰」者，丹朱而稱「帝」，且與舜同葬蒼梧，蓋亦野老負暄之言，於失敗之丹朱猶寄有同情之意也。

氾林〔一〕方三百里，在狌狌東〔二〕。

〔一〕珂案：見《海外南經》「狄山」節注〔一三〕。

〔二〕郭璞云：「或作猩猩，字同耳。」珂案：《海內經》云：「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即此。

狌狌〔一〕知人名〔二〕，其爲獸如豕而人面〔三〕，在舜葬西。

〔一〕珂案：《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即此狌狌之異聞也。

〔二〕珂案：《淮南子·氾論篇》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云：「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曲禮上》）曰：『猩猩能言，不離走（今本作禽——珂）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李賢注引《南中志》云：「猩猩在此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群。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爲屩，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竟相對而泣。」此所謂「狌狌知人名」也。

〔三〕郭璞云：「《周書》（《王會篇》）曰：『鄭郭狌狌（今本作都郭生生——珂）者，狀如黃狗而人面（今本作若黃狗人面能言——珂）。』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上二語係《王會篇》說奇幹善芳詞而誤入郭注者，係衍文——珂）。」今交州（州，宋本、毛扆本作趾，《藏經》本作阯，孫星衍、郝懿行均

校阯——珂）封豨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腹（宋本、《藏經》本作復，郝懿行云：一本作後——珂）似狗，聲如小兒嘵也。」珂案：《水經注·葉榆河》云：「（封溪）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貊貀。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謂此也。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一〕。

〔一〕郭璞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庳脚，三角。」珂案：郭注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九字，王念孫校衍，是也。《南次三經》云：「鵸鵌之山，其下多犀。」郭璞注云：「犀似水牛，豬頭，庳脚，脚似象，有三蹏，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堕，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可以爲此注補充。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一〕，是司神于巴〔二〕。人請訟于孟涂之所〔三〕，其衣有血者乃執之〔四〕，是請生〔五〕。

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六〕。

犀牛

〔一〕郝懿行云：「《水經·江水》注引此經作血涂，《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珂案：今本《水經注》仍作孟涂。影宋本《御覽》作孟徐，徐蓋涂之譌也。

〔二〕郭璞云：「聽其獄訟，爲之神主。」

〔三〕郭璞云：「令斷之也。」珂案：「《水經注·江水》引此經作「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多巴字，無請字。今本請字衍，巴字脫。

〔四〕郭璞云：「不直者則血見於衣。」珂案：孟涂之所爲，蓋巫術之神判也。《論衡·是應篇》云：「觟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神話傳說中堯時「爲大理」（《說苑·君道》）之皐陶即已啟其端矣。

〔五〕郭璞云：「言好生也。」

〔六〕郭璞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郝懿行云：「《晉書·地理志》建平郡有秭歸，無丹陽，其丹陽屬丹陽郡也。《水經注》（《江水》）引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是此經十一字（謂『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十一字——珂）乃郭注之文，酈氏節引之，寫書者誤作經文耳。居屬又巴屬字之譌。」珂案：《路史·後紀十三》注：「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縣志》卷十七云：「孟涂祠在縣南巫山下。」

窫窳〔一〕龍首〔二〕，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三〕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四〕。

〔一〕郭璞云：「窫窳，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珂案：《海内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原作反縛兩手與髮，與髮二字衍，從王念孫、郝懿行校删），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又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郭云「復化而成此物」者，原本蛇身人面之天神（古天神多蛇身人面）窫窳，被殺治活後，復化而成此怪物也。

〔二〕珂案：此龍首二字疑涉下龍首二字而衍。

〔三〕王念孫云：「知人名三字疑衍。」

〔四〕郝懿行云：「劉逵注《吳都賦》引此經云：『南海之外，有猩猩，狀如貙，龍首，食人。』蓋參引《爾雅》之文。《爾雅》（《釋獸》）云：『猩猩類貙。』以引此經，則誤矣。窫窳形狀，又見《海内西經》。又珂案：據《吳都賦》劉逵注引此經，「其狀如」下，當有「貙」字，「狀如龍首」，則不詞矣。郝懿行謂「參引《爾雅》之文」，非是；毋寧謂《爾雅》據經文之爲愈也。至於《北山經》云：「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

兒，是食人。」「形狀復與此異」者，亦傳聞不同而異辭耳。

有木，其狀如牛〔一〕，引之有皮，若纓、黃蛇〔二〕。其葉如羅〔三〕，其實如欒〔四〕，其木若蘆〔五〕，其名曰建木〔六〕。在窫窳西弱水〔七〕上。

〔一〕郭璞云：「《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珂案：郭注「芝草樹生」，《藏經》本樹作橫，於義爲長。

〔二〕郭璞云：「言牽之皮剝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

〔三〕郭璞云：「如綾羅也。」郝懿行云：「郭說非也。上世淳樸，無綾羅之名，疑當爲網羅也。《淮南·氾論訓》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絞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是綾羅之名，非上古所有，審矣。又楊樧一名羅，見《爾雅》（《釋木》），吳氏（任臣）云。」

〔四〕郭璞云：「欒，木名，黃本，赤枝，青葉，生雲雨山；或作卵，或作麻，音鑾。」珂案：《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即郭注所說也。楊慎云：「欒借作丸，謂圓如鳥彈也。」亦可供參考，

〔五〕郭璞云：「蘆亦木名，未詳。」郝懿行云：「蘆，刺榆也。《爾雅》（《釋木》）云：『櫰，荎。』郭注引《詩》云：山有蘆，今之刺榆也。」珂案：郭注僅云：「今之刺榆也。」《詩》「山有蘆」是《釋文》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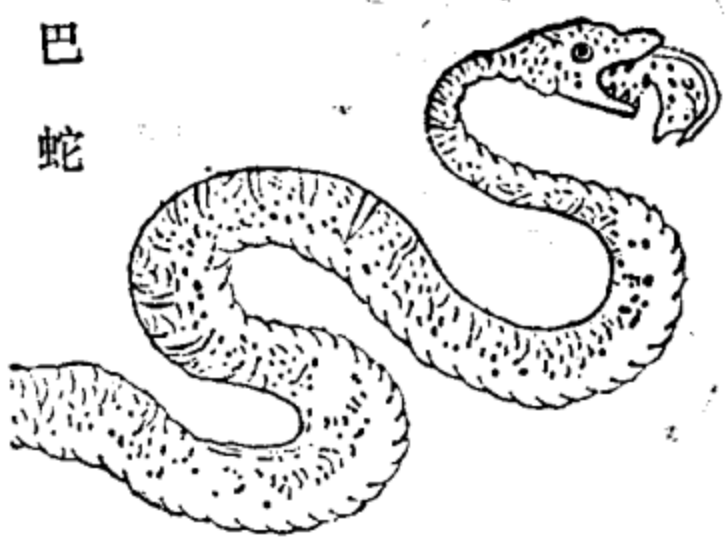
〔六〕郭璞云：「建木青葉，紫莖，黑華，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珂案：《海內經》云：「南海之內（內原作外，據宋本改），黑水青水之間，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有字疑衍）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上字原無，據王念孫、郝懿行校增）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苧。大暭爰過，黃帝所爲。」《淮南子·墜形篇》云：「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是郭注之所本。建木既「大暭爰過，黃帝所爲」，又爲「衆帝所自上下」，蓋天梯也（說詳《海內經》「九丘建木」節注）。

〔七〕珂案：《大荒西經》云：「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即此弱水。又《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也。」弱水之名「弱」者以此。

氐人國〔一〕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二〕。

〔一〕郭璞云：「（氐），音觸抵之抵。」珂案：《大荒西經》云：「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

氐人國



巴蛇

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注：「人面魚身。」郝懿行云「互人國即《海內南經》氐人國，氐、互二字，蓋以形近而譌，以俗氐正作互字也。」王念孫、孫星衍均校改互爲氐，是《大荒西經》互人國即此經氐人國，乃炎帝之後裔也。

〔二〕郭璞云：「盡胸以上人，胸以下魚也。」珂案：氐人國民蓋神話中人魚之類也。《海內北經》云：「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即此之屬。唯彼手足俱具，此獨「無足」耳。說詳《海內北經》「陵魚」節注。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　無心腹之疾〔一〕。其爲蛇青黃赤黑〔二〕。一曰黑蛇青〔三〕首，在犀牛西。

〔一〕郭璞云：「今南方蚺蛇（《藏經》本作蟒蛇——珂）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郝懿行云：「今《楚詞·天問》作『一蛇吞象』，竝與今本異也。珂案：《淮南子·本經篇》云：「羿斷修蛇於洞庭。」《路史·後紀》十以「修蛇」作「長它」，羅苹注云：「長它即所謂巴蛇，在江岳間。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側。《江源記》（即《江記》，六朝宋庾仲雍撰——珂）

云：『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岳陽風土記》（宋范致明撰）亦云：「今巴蛇塚在州院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又云：「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於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是均從此經及《淮南子》附會而生出之神話。然而既有冢有廟，有山有港，言之確鑿，則知傳播於民間亦已久矣。

〔二〕珂案：言其文采斑爛也。

〔三〕珂案：《海內經》云：「有巴遂山，澧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此。巴，小篆作㠯，《說文》十四云：「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則所象者，物在蛇腹彭亨之形。《山海經》多稱大蛇，均巴蛇之屬也。如《北山經》云：「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毫，其音如鼓柝。」《北次三經》云：「錞於毋逢之山，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是均可以「吞象」矣。《水經注·葉榆河》云：「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即郭注所謂蚺蛇也。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一〕。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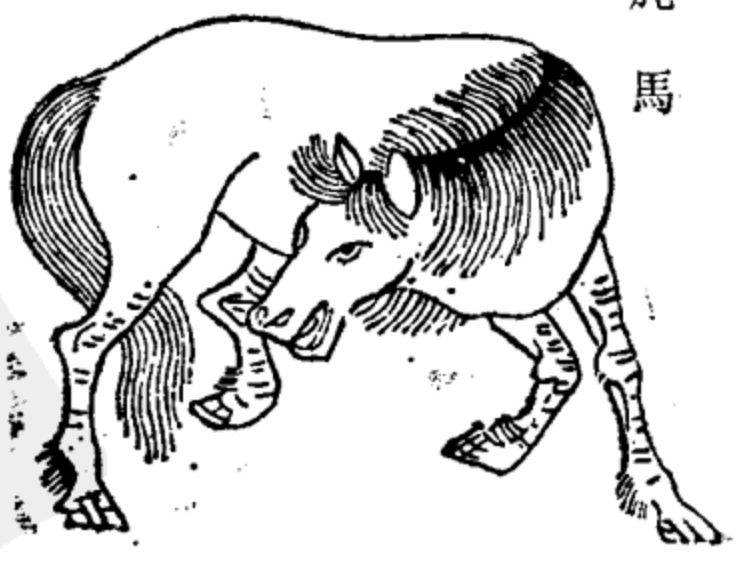
〔一〕郭璞云：「《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珂案：《穆天子傳》卷四云：「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羊。」郭璞注云：「豪猶鬣也。《山海經》云：『鬣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又注

豪羊云：「似髦牛。」可知旄、髦古通用，旄馬即髦馬也。又旄牛已見《北山經》潘侯之山。《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敦薨之山亦有旄牛。

匈奴〔一〕、開題之國〔二〕、列人之國竝在西北〔三〕。

〔一〕郭璞云：「一曰獫狁。」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伊尹四方令》云：『正北匈奴。』《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案已上三名竝一聲之轉。」

旄馬



〔二〕郭璞云：「音提。」

〔三〕郭璞云：「三國竝在旄馬西北。」

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六云：「此經（『匈奴』節——珂）當與下篇首條並在《海內北經》『有人曰大行伯』之上。匈奴、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在西北，敍西北陬之國，猶《海內東經》云『鉅燕在東北陬』也。不言陬，文有詳省。貳負之臣在開題西北，開題即蒙此。大行伯下貳負之尸與貳負之臣亦連絡爲次。今大行伯上有『蛇巫之山』、『西王母』二條，乃下（上字之譌——珂）篇『后稷之葬』下敍昆侖隅外山形神狀之文，誤脫於彼。《武陵山人濮著》云：『《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後。「東胡在大澤東」即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

也。《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蓋國在鉅燕南」即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灼然可信也。《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接敘中外諸國；下言昆侖墟昆侖山，故繼以「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脈絡連貫，更無可疑。不知何時三簡互誤，遂致文理斷續，地望乖違。今移而正之，竟似天衣無縫。」詳審經文，顧（武陵山人顧觀光——珂）說自近。」珂案：經文簡策，確多紊亂，吳顧之說甚精，足供參考，並詳各卷本節。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六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一〕。

〔一〕珂案：此經方位與《海外西經》方位相同。

貳負〔一〕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二〕。帝〔三〕乃梏之疏屬之山〔四〕，桎其右足〔五〕，反縛兩手與髮〔六〕，繫之山上木〔七〕。在開題西北〔八〕。

〔一〕珂案：貳負，古天神，人面蛇身。《海內北經》云：「貳負神在其（鬼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吳承志以爲此節當在《海內北經》「有人曰大行伯」節上，是也，説見前卷末「匈奴」節注。

〔二〕珂案：窫窳之名，古書無定。《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作猰貐，張協《七命》李善注引作猰窳，《爾雅·釋獸》作猰貐，《淮南子·本經篇》作猰貐，其實一也。

貳負之臣危

至崆峒，登雞頭」語，可見雞頭（開題）附近，爲黄帝神話所及之地。《西次三經》云：「鍾山，其（鍾山山神燭龍）子曰鼓，是與欽鴀殺葆江於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鴀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與此事相類，而鍾山與昆侖亦均黄帝神話所及地，文中之「帝」自是黄帝無疑，尤可旁證此「帝」之當是黄帝也。

〔四〕郭璞云：「梏，猶繫縛也；古沃切。」吳任臣云：「劉會孟曰：『疏屬山今陝西延安府綏德縣。』」珂案：郭注「古沃切」《御覽》卷五十引無，宋本、《藏經》本作「音活」，王念孫云：「宋本音苦。」或別有所見也。

〔三〕郝懿行云：「（《文選》）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經作黄帝，黄字衍。」珂案：《山海經》所載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海外東經》「帝令豎亥」之「帝」指禹而外，餘均指黄帝。郝懿行謂「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經作黄帝，黄字衍」，黄字其實不衍，此「帝」正是黄帝。疏屬山附近之開題，畢沅説「疑即笄頭又即雞頭（見注八），《史記·五帝本紀》有黄帝「西

〔五〕郭璞云：「桎，械也。」郝懿行云：「《說文》（六）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六〕郭璞云：「并髮合縛之也。」珂案：《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張協《七命》李善注引此經並無「與髮」二字，劉秀《上山海經表》敘其父劉向以《山海經》對漢宣帝問事，亦僅云「其文曰：『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亦無「與髮」二字。此爲最早而又最直接之引文，足證「與髮」二字實衍。又郭注「並髮合縛之也」，《御覽》卷五十引此注并作約，疑本當作「約髮而縛之也」，而、合形近易譌。「約髮而縛之」者，束其髮以爲系而反縛其兩手也。必古時圖象如此。（今圖象亦然）「反縛兩手」猶未能充分說明圖象，故郭注「約髮合縛」以爲補充。及而譌爲合，後人不解「約髮合縛」之義，以爲既云「合縛」，必并髮也，因妄改約爲并以就合義。至於經文「反縛兩手」下增「與髮」二字，當緣注文「約髮」二字而誤衍也。《北堂書鈔》（唐初虞世南撰）卷四十五雖已引有此二字，然是書經後人竄亂，譌誤特多，殆不足憑信。若經文果係「反縛兩手與髮」，則於說明圖象已甚清楚明白，毋煩郭更釋以「并髮合縛」。故知經文實無「與髮」二字，郭注「并髮合縛」實「約髮而縛」之譌也。

〔七〕郭璞云：「漢宣帝（影宋本《太平御覽》卷五十引此注宣帝下有時字——珂。以下簡稱《御覽》）使人（《御覽》使人下有鑿字）上郡發盤（《御覽》作磐）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踝被髮，反縛，械一足（《御覽》械一足下有「時人不識，乃載之於長安，帝」十一字），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

者以靈怪變化論（論字疑涉上論字而衍），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於不然（王念孫、郝懿行均以爲不然當作自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御覽》作周靈王）冢者，得殉（《御覽》殉下有葬字）女子，不死不生（《御覽》不死下無不生二字），數日時（《御覽》時作而）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珂案：《御覽》卷五十引郭注與今本多有異同，以上所舉，特其較勝於今本者耳。又經文「繫之山木之上」，《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引作「繫之山上木」，《御覽》引作「繫之山上磐石之下」，文有「發盤（磐）石」語而妄改之也。

〔八〕畢沅云：「開題疑即笄頭山也，音皆相近。」珂案：六朝陳顧野王《輿地志》（《漢唐地理書鈔》輯）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開題、笄頭（雞頭）、崆峒，均一音之轉也。

關於危與貳負殺窫窳之神話，《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郭璞注云：「亦貳負臣危之類也。」竊以爲非僅「之類」，實亦此一神話之異聞也。劉秀《上山海經表》云：「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反縛盜械」之語，當非偶同。曰

「相顧」者，或併貳負亦俱械繫也。經文奧衍，不可知矣。唐李冗《獨異志》云：「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群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之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其父曰：『欲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能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又劉秀表文神話之演變也。可注意者，已明言所得爲「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且係「二人」，與《海內經》「相顧」義符，亦符於「帝」即「黃帝」之推論，於以見民間傳說之恒合古傳，爲可貴矣。

大澤方百里〔一〕，群鳥所生及所解〔二〕。在鴈門北。

〔一〕郝懿行云：「《大荒北經》作『大澤方千里』，郭注《穆天子傳》（卷三『碩鳥解羽』——珂）引此經亦云：『大澤方千里，群鳥之所生及所解。』是百當爲千矣。然郭注（《穆天子傳》卷四『至于西北大曠原』——珂）又引此經云：『群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是又以爲非一地，所未詳也。李善注《別賦》引此經亦云：『大澤方百里。』可證今本不誤。」珂案：此經所說大澤，實有兩處。《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此千里大澤也，位在西北方。下云「夸父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所走者即

此大澤，亦《穆天子傳》卷四所謂「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之曠原也。郭注《穆天子傳》所引乃《大荒北經》方千里之大澤。至於此處大澤，實《海内北經》所記「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之百里大澤，位在北方，或即今河套附近之地。又此節文字（連同以下二節），亦應在《海内北經》「宵明燭光」節之前，始與方位地望大致相符。

〔二〕郭璞云：「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珂案：「解之毛羽」不成文義，宋本、《藏經》本作「解氄毛羽」，是也。郝懿行云：「此地即翰海也，説見《大荒北經》。」翰海古本泛指沙漠之地，北方有翰海，西北亦有翰海，《史記·霍去病傳》：「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此北方之翰海也。唐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詩云：「翰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此西北之翰海也。郝以此處所記大澤爲翰海是也，然以之混同於《大荒北經》所記大澤則非也。

鴈門山〔一〕，鴈出其閒〔二〕。在高柳北〔三〕。

〔一〕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疑委羽山即鴈門山之連麓，委羽亦即解羽之義。江淹《別賦》所謂『鴈山參雲』也。」珂案：委羽山疑即鯀所被殛之羽山，見《海内經》「鯀竊息壤」節注〔三〕。

〔二〕郝懿行云：「《水經注》（灅水）及《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並作『鴈出其門』。」珂案：今本（《蘊石齋叢書》本）《初學記》仍作「鴈出其閒」。

〔三〕畢沅云：「山（高柳山——珂）在今山西代州北三十五里。」「其山重巒疊嶂，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高柳在代北〔一〕。

〔一〕珂案：《水經注·濛水》引此經北作中，云：「《藏經》本北作地。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一〕。在氐國西〔二〕。

〔一〕郭璞云：「在廣都之野。」珂案：《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以上十六字係經文誤入郭注者，據王念孫、郝懿行校復）。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敘寫后稷葬所景物，至爲詳盡，實有人間樂園之概。惟經文作都廣之野，郭注則作廣都之野。夷考古籍所引，或作都廣、或作廣都不一（詳《海內經》「都廣之野」節注）。《華陽國志·蜀志》云：「廣都縣，郡（指成都——珂）西三十里，元朔（漢武帝年號——珂）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據《蜀中名勝記》（明曹學佺撰），其地蓋屬雙流縣，在今成都與雙流之間。故楊慎《山海經補注》逕云：「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衡之以后稷葬所地望，大致相近，故都廣、廣都，當是一而非二也。后稷除在都廣之野之葬所外，尚有其在槐江之山附近所潛之淵。《西次三經》云：「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西望大澤，后稷所潛

也。」郭璞注云：「后稷生而靈智，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爲之神，亦猶傅說騎箕尾也。」蓋關於后稷死的神話之異聞，猶鯀潛羽淵也。所謂「潛」者，乃化形遯身於水泉之地，非郭注「傅說騎箕尾」之比也。至於《淮南子・墜形篇》云：「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則后稷死後，既已埋葬，復化形爲異物，實兼「葬」與「潛」二說而爲一也。

〔二〕珂案《海內南經》云：「氐人國在建木西。」《淮南子・墜形篇》云：「后稷壠在建木西。」則后稷壠與氐人國俱在建木之西。此復云：「后稷之葬，……在氐國西。」氐國當即氐人國也，脱人字。

流黃鄨氏之國〔一〕，中方三百里〔二〕，有塗四方〔三〕，中有山〔四〕，在后稷葬西。

〔一〕珂案：《海內經》云：「有國名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麈（麈原作塵土，據清蔣知讓校改，説詳該節注）。有巴遂山，繩水（繩原作澠，從《水經注・若水》引此經改）出焉。」《淮南子・墜形篇》云，「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即此國。民字或氏字之譌。

〔二〕郭璞云：「言國城内。」珂案：經文「中方三百里」者，即《海內經》所謂「其域中方三百里」也，郭注城字當爲域字之譌。

〔三〕郭璞云：「途，道。」珂案：郭注途，宋本作塗，是也，經文正作塗。

〔四〕珂案：即《海內經》所謂「巴遂山」也。

流沙出鍾山〔一〕，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二〕，西南入海黑水之山〔三〕。

〔一〕郝懿行云：「《楚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云：『流沙，沙流而行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

〔二〕珂案：宋本作崑崙墟，下同。

〔三〕郭璞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禹貢》）所謂『流沙』者，形如半月也。唐詩：江畔洲如月。」珂案：郭楊之說流沙，乃詩之構想也。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三云：「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漇漇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則是流沙之科學狀寫也。

東胡〔一〕在大澤東。

〔一〕郝懿行云：「國名也。《伊尹四方令》云：『正北東胡。』詳《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廣韻》引《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云云。

其後爲慕容氏。」

珂案：「東胡」已下四節當移《海外北經》「舜妻登比氏」之後，《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中者埻端、璽唤」已下三節當移於此處。說詳上卷「匈奴」節注。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一〕。地近于燕，滅之〔二〕。

〔一〕郭璞云：「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棗也。」郝懿行云：「（《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夫餘與此注同，即郭所本也。唯貂皮作貂狖，《後漢書·東夷傳》又作貂豽。《藝文類聚》八十三卷引廣志曰：『赤玉出夫餘。』」謂此。」

〔二〕郝懿行云：「《大雅·韓奕篇》云：『其追其貊。』」

孟鳥〔一〕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二〕。

〔一〕郭璞云：「亦鳥名也。」郝懿行云：「《海外西經》有『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疑亦此鳥也，滅蒙之聲近孟。」珂案：郝說是也，詳《海外西經》「滅蒙鳥」節注。

〔二〕珂案：《藏經》本黃上無赤字。

海內昆侖之虛〔一〕，在西北，帝之下都〔二〕。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

仞〔三〕。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四〕。面〔五〕有九井〔六〕，以玉爲檻〔七〕。面有九門〔八〕，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九〕。在八隅之巖〔一〇〕，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一一〕。

〔一〕郭璞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郝懿行云：「海內昆侖即《西次三經》昆侖之丘也。《禹貢》昆侖亦當指此。《海內東經》云：『昆侖山在西胡西。』蓋別一昆侖也。又《水經·河水》注引此經郭注云：『此自別有小昆侖也。』疑今本脫此句。又荒外之山，以昆侖名者蓋多焉。故《水經》、《禹本紀》並言昆侖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注又言晉去昆侖七萬里。又引《十洲記》『昆侖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似皆別指一山。然則郭云海外復有昆侖，豈不信哉。《說文》（八）云：『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

〔二〕珂案：《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即最早有關昆侖神話之記敘也。「帝之下都」，郭璞云：「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穆天子傳》卷二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則此天帝實黃帝也。「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之神陸吾，即此經所記「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之開明獸也，「司帝百服」之鶉鳥（《禽經》云：赤鳳謂之鶉），即開明西鳳皇鸞鳥之屬也：以傳聞不同而略異其辭也。

〔三〕郭璞云：「皆謂其虛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珂案：《史記·大宛列傳》引《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

〔四〕郭璞云：「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珂案：《穆天子傳》卷四云：「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荅葷（祇謹二音——原注），西膜之所謂木禾。」

〔五〕珂案：《初學記》卷七引此經作上。

〔六〕珂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昆侖之井。」《淮南子·墜形篇》云：「昆侖旁有九井。」

〔七〕郭璞云：「檻，欄。」

〔八〕珂案：《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此經作旁有五門。《御覽》卷三八引此經作面有五門。

〔九〕珂案：《水經注·河水》引《遁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十洲記》亦云：「（崑崙）真官仙靈之所宗，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悉記。」則是神話仙話化之自然表現也。

〔一〇〕郭璞云：「在巖間也。」珂案：謂百神居處昆侖八隅巖穴之間。《大荒西經》云：「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可證神處巖穴，在古人質樸的思想觀念中，並不足異。

〔一一〕郭璞云：「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

道也。羿一或作聖。」珂案：郭注「羿一或作聖」，宋本、《藏經》本俱無一字，一字衍。「仁羿」，郭釋爲「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嫌迂曲；據近人研究，仁羿，即夷羿，「仁」即「夷」之借字，「夷」之重文古作𠂤，與「仁」音形並近，較確。郭云「羿或作聖」，亦通。「非仁聖莫能上岡之巖」，猶《海外西經》稱「龍魚陵居在其北，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無非對古有才德者之讚美而已。然此處仁羿實當即羿，爲有關羿神話之零片而散見於此者。《淮南子·覽冥篇》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高誘注云：「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高誘注云：「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爲月精」之說、不見於今本《淮南子》，唯《初學記》卷一引古本《淮南子》有之，云「（姮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蠩，而爲月精」，此十二字蓋後人或以其「不雅馴」，刊落去也。「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者，羿登此（昆侖山）岡巖向西王母請不死藥也。西王母或居玉山。《西次三經》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或居弇茲山。《穆天子傳》卷三云：「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寄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郭璞注：「弇，弇茲山，日入所也；言是西王母所居也。」或居昆侖。《大荒西經》云：「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雖傳說中西王母居地非一，而唯昆侖有不死樹及不死藥。本卷下文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則羿「上岡之巖」之所請者，亦唯有居於昆侖

之西王母耳。郭璞《圖讚》云：「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是能得其解者。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一〕。

〔一〕珂案：宋本下有「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九字，明《藏》本、吳寬抄本、清吳任臣本、汪紱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並有之，當係脱文。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一〕。

〔一〕郭璞云：「禹治水復決疏之，故云『導河積石』。」珂案：此積石山蓋即《西次三經》所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之積石山也，郝懿行以此爲《海外北經》禹所積石之山，非也，説詳該節注。

洋水〔一〕、黑水〔二〕出西北隅，以東，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三〕。

〔一〕郭璞云：「音翔。」郝懿行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陽字疑衍——珂），或作養（今本高注養下有水字——珂）也。』《水經注》（《漾水》）引闕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是洋水即漾水，字之異也。」珂

案：《書·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即此洋水也。

〔二〕珂案：《書·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即此。

〔三〕珂案：羽民已見《海外南經》。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一〕，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二〕。

〔一〕郭璞云：「（《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亦曰，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墜形篇》）云：『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珂案：郭注「那冉」，何焯校「删丹」，黃丕烈、周叔弢校同，云以漢、晉《地理志》參校。弱水已見前卷「窫窳」節。

〔二〕珂案：《海外南經》云：「畢方鳥在青水西。」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一〕。開明獸身大類虎〔二〕而九首，皆人面〔三〕，東嚮立昆

開明獸

侖上〔四〕。

〔一〕郭璞云：「靈淵。」郝懿行云：「即《海內北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者也。」珂案：《海內北經》云：「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郝說是也。

〔二〕珂案：宋本、毛扆校本、《藏經》本「類虎」下均有郭注「身或作直」四字，今脱去。

〔三〕珂案：開明獸即《西次三經》神陸吾也，已見本章「海內昆侖之虛」節注〔二〕。《大荒西經》云：「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原作『有文有尾』，王念孫云：二有字衍，從删），皆白——處之。」即神陸吾，亦即開明獸也。

〔四〕郭璞云：「天獸也。《銘》曰：『開明爲獸。稟資乾精，瞪視昆侖，威振（《藏經》本作震——珂）百靈。』」珂案：《銘》亦郭氏《圖讚》也。今《圖讚》云：「榮形，瞪視崑山，威懾百靈。」與此略異。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一〕。

〔一〕珂案：《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有鳥焉，其名曰鶡鳥。是司帝之百服。」郝懿行云：「鶡鳥，鳳也；《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有鳳皇，此是也。《埤雅》（卷八）引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鶡。』」即此。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一〕、文玉樹〔二〕、玗琪樹〔三〕、不死樹〔四〕。鳳皇、鸞

鳥皆戴厂五」。又有離朱「六」、木禾、柏樹、甘水「七」、聖木「八」曼兑「九」，一日挺木牙交「一〇」。

「一」珂案：《海外南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疑即此。《淮南子·墜形篇》云：「增城九重，珠樹在其（昆侖）西。」即此珠樹也。《列子·湯問篇》云：「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則又不死樹之類，蓋亦傳說之演變也。

「二」郭璞云：「五彩玉樹。」珂案：《淮南子·墜形篇》云：「玉樹在其（昆侖）西。」《楚辭·離騷》王逸注引《河圖括地象》云：「崑崙上有瓊玉之樹。」即此之屬。

「三」郭璞云：「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孫皓年號——珂）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宋本、《藏經》本作三——珂）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郝懿行云：「郭注見《宋書·符瑞志》，唯二尺作三尺，莖葉作枝莖，詰曲作詰屈爲異，其餘則同。但據郭所說，則似珊瑚樹，恐非玕琪樹也。玕琪見《爾雅·釋地》。又《穆天子傳》（卷四）云：『重鰣氏之所守，曰玕琪、徼尾。』」

「四」郭璞云：「言長生也。」珂案：不死樹已見《海外南經》郭注：「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此經云：「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又引郭注：「言常生也。」今經無此語，注常生作長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

云：「壽木，崙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是壽木即不死樹也。《淮南子·墜形篇》亦云：「不死樹在其（昆侖）西。」

〔五〕郭璞云：「音伐，盾也。」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卷引此經戚作盾。」王念孫、畢沅校並同郝注。珂案：今影宋本《御覽》作戲，則是戚之譌也，郝氏等三家所見本均同誤。

〔六〕珂案：離朱即踆烏，已見《海外南經》「狄山」節注。

〔七〕郭璞云：「即醴泉也。」珂案：《史記·大宛傳》云：「《禹本紀》言崑崙上有醴泉。」

〔八〕郭璞云：「食之令人智聖也。」

〔九〕郭璞云：「未詳。」珂案：聖木曼兑，當是一物，曼兑應即聖木之名也。

〔一〇〕郭璞云：「《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郝懿行云：「《淮南子》（《墜形篇》）云：昆侖之上有璇樹一名挺木牙交，故郭氏引之。疑經文上下當有脱誤，或挺木牙交四字即璇樹二字之形譌亦未可知。璇當爲琁。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璇音窮，是也。明《藏》本牙作互。臧庸（清人——珂）曰：『挺木牙交爲曼兑之異文，兑讀爲鋭，挺當爲梃，字之譌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一〕，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二〕。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一〕郭璞云：「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招魂》）曰：『帝告巫陽。』」珂案：《大

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十巫中有巫彭，即此巫彭也。餘巫禮郝懿行以爲即巫履（禮之義履也），巫盼即巫凡（盼與凡音近），巫謝即巫相（謝與相聲轉），十巫與此六巫名皆相近，而彼有「百藥爰在」、此有「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藥以距之」語，巫咸、巫彭又爲傳說中醫道創始者，此經諸巫神話要無非靈山諸巫神話之異聞也。故郭璞注以爲「皆神醫也」；然細按之，毋寧曰，皆神巫也。此諸巫無非神之臂佐，其職任爲上下於天、宣達神旨人情，至於采藥療死，特其餘技耳。操不死藥以活窫窳，當亦奉神之命，非敢專擅也。郭氏《圖讚》云：「窫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弱淵，變爲龍首。」是能得其情狀者。參見《海內經》「九丘建木」節注。

窫窳

〔一〕郭璞云：「服常木，未詳。」吳任臣云：「《淮南子》（《墜形篇》）沙棠琅玕在崑崙東，服常疑

服常樹〔一〕，其上有三頭人〔二〕，伺琅玕樹〔三〕。

是沙棠。」

〔二〕郝懿行云：「《海外南經》云：『三首國一身三首。』亦此類也。」

〔三〕郭璞云：「琅玕子似珠，《爾雅》（《釋地》）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郝懿行云：「《說文》（一）云：『琅玕，似珠者。』郭注《爾雅·釋地》引此經云：『昆侖有琅玕樹也。』又《玉篇》引《莊子》云：『積石爲樹，名曰瓊枝，，其高一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琅玕爲之實。』是琅玕即瓊枝之子似珠者也。瓊枝亦見《離騷》（『折瓊枝以繼佩』——珂）。又王逸注《九歌》云：『瓊芳，瓊玉枝也。』騷客但標瓊枝之文，《玉篇》空衍琅玕之實，而《莊子》逸文，缺然未覩厥略。惟《藝文類聚》九十卷及《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五卷引《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曰：「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以此參校郭注所引，『與玕琪子』四字，蓋誤衍也。」珂案：離珠，即離朱，黃帝時明目者，此一人三頭之離珠又爲日中三足神禽離朱演變而成者，參見《海外南經》「三株樹」節及「狄山」節注。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一〕；蛟〔二〕、蝮〔三〕、蛇、雌、豹、鳥秩樹〔四〕，于表池

樹木〔五〕，誦鳥〔六〕、鶡〔七〕、視肉。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鸓鳥。」郭璞云：「音觸。」疑即此六首之樹鳥。

〔二〕郭璞云：「蛟似蛇，四脚，龍類也。」

〔三〕珂案：《楚辭·招魂》：「蝮、蛇蓁蓁。」王逸注：「蝮，大蛇也。」

〔四〕郭璞云：「木名，未詳。」

〔五〕郭璞云：「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

〔六〕郭璞云：「鳥名，形未詳。」

〔七〕郭璞云：「鶡也。《穆天子傳》（卷二）曰：『爰有白鶡、青鶡。』音竹筍之筍。」郝懿行云：「今《穆天子傳》作白鳥，青鶡，已見《西次三經》『鍾山』注。」珂案：《西次三經》「鍾山」郭注引《穆天子傳》亦作「白鳥、青鶡」，可證今本《穆天子傳》不誤，郭此處所引自誤。

關於昆侖山之神話，其較完整而又較古者，除此經所記而外，尚見於《淮南子·墜形篇》。《墜形篇》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虛以（《水經注·河水》引此以下有爲字——珂）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

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在昆侖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白水（白原作丹，從王念孫《讀書雜志》校改——珂），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原無之山二字，從王念孫《讀書雜志》校增——珂），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高誘注：「太帝，天帝。」此天帝蓋即黃帝也。餘《十洲記·拾遺記》等亦均記之，然卑瑣不足道矣。下卷卷首「蛇巫之山」及「西王母」二節，均當移於此節之後，說已見《海內南經》「匈奴」節注。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七

山海經第十二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一〕。

〔一〕珂案：此經方位與《海外北經》方位似相反實相同，見《海外北經》卷首注。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柘〔一〕而東向立〔二〕。一曰龜山。

〔一〕郭璞云：「柘或作棓，字同。」郝懿行云：「棓，棁也。」《玉篇》云：「杯即棓字之異文。《說文》（六）『棓，棁杖曰棓。』」珂案：柘，宋本、毛扆本、《藏經》本、項絪本均作杯，字之譌也。《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卷引服虔《風俗通》文曰：「大

〔二〕珂案：此節及下節當移在《海內西經》「開明南有樹鳥」節之次，《海內南經》「匈奴」節與《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節當移於此，說已見前。昆侖山爲羿向西王母請不死藥之地，而有關羿之神話中，又有逢蒙殺羿、及羿死於桃棓等神話。《孟子·離婁下篇》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

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已，於是殺羿。」《淮南子・詮言篇》云：「羿死於桃梧。」許慎注：「梧，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則此「操杚（梧）而東向立」於昆侖附近蛇巫山上之人，其伺羿而欲殺之之逢蒙乎？不可知已。

西王母〔一〕梯几而戴勝杖〔二〕，其南有三青鳥〔三〕，爲西王母取食〔四〕。在昆侖虛北。

〔一〕珂案：有關西王母神話之記敍，見於此經者凡三，最先爲《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爲穴居蠻人酋長之狀。稍後爲《西次三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乃益增其獰猛之氣，升天而爲神矣。再後爲此經。三處所記，以此經爲最簡。然既著「戴勝」（下「杖」字衍，說見後），則其形貌固未大易也。所微不同者，已刊畧其「豹尾虎齒」等獷悍之狀寫，而著以「梯几」之描繪，几爲古時年老而有才德者之所憑，則此處之西王母，實又儼然具有王者之風，可以與《穆天子傳》所寫相通矣。

〔二〕郭璞云：「梯謂馮也。」郝懿行云：「如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此經無杖字。」珂案：無杖

字是也，《御覽》卷七一〇引此經亦無杖字，《西次三經》與《大荒西經》亦俱止作「戴勝」，杖字實衍。

〔三〕珂案：《西次三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大荒西經》云：「有西王母之山（原作西有王母之山，從王念孫、郝懿行校改），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從其居地及其形貌可以想見：此三青鳥者，非宛轉依人之小鳥，乃多力善飛之猛禽也。

〔四〕郭璞云：「又有三足鳥主給使。」珂案：郭注三足鳥，宋本、《藏經》本作三足烏。《史記》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亦幸有三足烏爲之（西王母）使。」《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括地象》亦云：「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則作三足烏是也。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一〕。其東有犬封國〔二〕。貳負之尸〔三〕在大行伯東。

〔一〕珂案：今本《風俗通義》卷八引《禮傳》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此把戈而位居西北之大行伯，其共工好遠遊之子脩乎？

〔二〕郭璞云：「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海（宋本、毛扆本作東南海——珂）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國（宋本、《藏經》本國作民——珂）也。」珂案：傳亦爲郭璞所作之《玄中記》（已佚，《古小說鉤沉》有輯録）亦述此故事，文字大體相同，惟「戎王」作「犬戎」，三百里作三千里。此一神話之詳細記録，乃見於稍後於郭璞之

干寶《搜神記》。其後《後漢書·南蠻傳》亦載之，文字與《搜神記》無大差異。有注云：「已上并見《風俗通》。」《風俗通》漢末應劭撰，知此一神話漢代已有流傳矣。三國魚豢《魏略》（已佚，從《後漢書》李賢注引）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此盤（槃）瓠一名之來源也。《搜神記》所叙盤瓠故事首段即本此。又有《漢魏叢書》八卷本《搜神記》，文體與近年敦煌所發現句道興《搜神記》頗相近，其中多條竟至文字與故事大體相同，可見二書原出民間。清王謨跋此，云「有唐時州名」，則爲唐人撰造更無可疑。其叙盤瓠神話，則云：「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强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悦，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銜房首，大悦，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稽侯（原注：一作桂林侯），美女五人，會稽郡（原注：一作桂林郡）一千户。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此雖較後之記叙，然因傳自民間，實更接近此一神話本貌。文中所叙封盤瓠爲會稽侯、生男而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等，與郭注均甚相合。以較二十卷本

《搜神記》及《後漢書・南蠻傳》所叙，樸質與塗飾殆一目瞭然矣。盤瓠神話至今猶傳於我國西南苗、瑤、侗、畲等少數民族中，本爲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話，迨神話演進，乃成爲天地開闢之推原神話。三國吳徐整《三五曆紀》（已佚，從《藝文類聚》卷一引）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繹史》（清馬驌撰）卷一引或爲同一作者之《五運歷年記》云：「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有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膚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盤古，即盤瓠之音轉。盤瓠爲某一民族之始祖神，盤古則宇宙之開創者矣。而此盤古，不久以前猶爲苗瑤等族所崇奉，謂之「盤王」。劉錫蕃《嶺表紀蠻》謂「盤古爲一般瑤族所虔祀，稱之爲盤王。瑤人以爲人之生死壽夭貧賤，皆盤王主之，天旱禱盤王，舁王遊田間。」苗族亦有「盤王書」，類乎《舊約・創世紀》，傳唱於民間，云：「記起盤王先記起，盤王記起種苧蔴，種得苧蔴兒孫續，兒孫世代續羅花。記起盤王先記起，盤王記起造高機，造得高機織細布，布面有條楊柳絲。……」（見《説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象研究》）可見彼在苗瑤人民心目中之信仰。犬封國之始祖盤

瓠，竟逐漸演變而爲開天闢地及種種文物創造發明者之人類共同始祖盤古，則殆非神話傳述者之始料所及矣。

〔三〕珂案：《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帝之處罰似僅及危，未及貳負。此言「貳負之尸」，《山海經》所謂「尸」者，大都遭殺戮以後之景象，則并貳負亦受刑矣。

犬封國曰犬戎國〔一〕，狀如犬〔二〕。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三〕。有文馬〔四〕，縞身〔五〕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六〕，乘之壽千歲〔七〕。

〔一〕珂案：封、戎音近，故犬封國得稱犬戎國。又「犬封國」者，蓋以犬立功受封而得國，即郭注所謂「狗封國」也。《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侖狗國。」《淮南子·墜形篇》云：「狗國在其（建木）東。」則狗國之傳說實起源於西北然後始漸於東南也。

〔二〕郭璞云：「黃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言狗國也。」珂案：郭注本《大荒北經》。《大荒北經》云：「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郭璞注：一作卞）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白犬自相牝牡而傳國，是又此一神話之異聞也，故郭注乃附及之。《大荒北經》又云：「有犬戎國。有神（《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此作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此「人面獸身、名曰犬戎」之「神（人）」，其最初傳說之盤瓠乎？

〔三〕郭璞云：「與酒食也。」郝懿行云：「《藝文類聚》七十三卷引此經柸上有玉字，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珂案：宋本柸亦作杯，作杯是也。古杯字作栝，柸或栝之譌也。

〔四〕珂案：《說文》十云：「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鴸，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

〔五〕郭璞云：「色白如縞。」

〔六〕郭璞云：「一作良。」珂案：《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此經正作吉良。

〔七〕郭璞云：「《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案今《周書・王會篇》作古黃之乘，字之譌也——珂）《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尚書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黃之乘，壽千歲者（按今《山海經》無此名，疑本在經中，今逸——珂）。惟名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珂案：犬戎文馬，奇肱國亦有之，已見《海外西經》。《繹史》卷十九引《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駮身朱鬣，目若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即有關犬戎文馬神話之最早而又最完整之記錄也。前乎此者，《淮南子・道應篇》與《史記・周本紀》亦記有之。《道應篇》云：「散宜生以千金求雞斯之乘以獻紂。」《周本紀》云：「閎夭之徒求驪戎之文馬獻之紂。」均此一神話之概略也。犬戎文馬，能解文王羑里之囚，其在秦漢之際，爲衆所艷稱可知矣。吉量、吉良、吉黃、吉皇、雞斯之乘、騰黃、吉光（《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均此文馬之異名，其實一也。

鬼國〔一〕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二〕。

〔一〕珂案：即一目國，已見《海外北經》。《大荒北經》亦云：「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即此國也；威、鬼聲相近。《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鬼親。」《魏志·東夷傳》云：「女王國北有鬼國。」則傳說中此國之所在非一也。蓋均古天神之狀也。

〔二〕珂案：爲貳負神所殺之窫窳，亦人面蛇身，蓋均古天神之狀也。

蜮犬〔一〕如犬，青〔二〕，食人從首始。

〔一〕郭璞云：「音陶。或作蚼，音鉤。」珂案：《說文》十三云：「北方有蚼犬，食人。」本此。

〔二〕王念孫云：「《御覽·獸部十六》（卷九〇四）作如犬而青，《類聚·獸部四》（卷九十四）作如犬青色。」

窮奇狀如虎，有翼〔一〕，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蜮犬北。一曰從足〔二〕。

〔一〕郭璞云：「毛如蝟。」孫星衍云：「毛如蝟三字亦疑是經文。」珂案：《西次四經》云：「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獟狗，是食人。」即郭注所本，不必如孫所說也。《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古神話實當謂少皞生窮奇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鬥，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似

即本此經爲說。注引別本云：「窮奇似牛而狸尾，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食之；逢姦邪則擒禽獸而伺之。」似又本《西次四經》爲說。而《後漢書·禮儀志》所記大儺逐疫「追惡兇」之十二神中，有「窮奇騰根共食蠱」，則窮奇者，亦或於人有益，不盡爲惡也。故郭氏《圖讚》亦云：「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葬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高誘注《淮南子·墜形篇》「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則逕以窮奇爲「天神」，當是古有成說也。〔三〕珂案：「從首」或「從足」者，均圖象不同而異其說也。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一〕。

〔一〕郭璞云：「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爲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迹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爲衆帝之臺。」珂案：郭注「夷狄慕聖人恩德」云云，乃其以正統歷史眼光釋神話之臆說，實無足取。此「昆侖東北」帝堯、帝嚳、帝丹朱、帝舜之臺，實《海外北經》（亦見《大荒北經》）所記「昆侖之北」「衆帝之臺」，乃禹殺相柳（《大荒北經》作相繇）所築臺以厭妖邪者也，堯、嚳、丹朱、舜等即所謂「衆帝」，注中引「一本云」是也。

大蠽其狀如螽〔一〕。朱蛾其狀如蛾〔二〕。

〔一〕郝懿行云：「蠽有極桀大者，僅曰如螽，似不足方之。疑螽即蠽字之譌，與下句詞義相比。古文蠽作蠡，與螽字形近，故譌耳。」珂案：王念孫亦校螽作蠽。

〔二〕郭璞云：「蛾，蚍蜉也。《楚詞》云：『玄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珂案：郭引《楚辭》，見《招魂篇》，云：「赤蟻若象，玄若螘壺些。」蟻，蟻本字，即蛾。

蟜〔一〕，其爲人虎文，脛有脅〔二〕。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三〕。

〔一〕郭璞云：「蟜音橋。」郝懿行云：「《説文》（十三）云：『蟜，蟲也。』非此。《廣韻》『蟜』字注引此經云：『野人身有獸文。』與今本小異。」

〔二〕郭璞云：「言腳有膊腸也。」郝懿行云：「膊當爲腨。《説文》（四）云：『腨，腓腸也；腓，脛腨也。』已見《海外北經》無脅國。」

〔三〕郭璞云：「此同上物事也。」郝懿行云：「郭意此已上物事皆昆侖虛北所有也。明《藏》本同作目。」珂案：宋本、毛扆校本同亦作目。目疑原作目，古以字，始誤爲目，再誤爲同。

闌非〔一〕，人面而獸身，青色。

〔一〕郭璞云：「闌音楬。」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闌耳。』疑即此。非、耳形相近。」

據比〔一〕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二〕。

〔一〕郭璞云：「一云掾比。」郝懿行云：「掾比，一本作掾北。」珂案：《淮南子·墜形篇》云：

「諸比，涼風之所生也。」高誘注：「諸比，天神也。」疑即據比、掾比（北）。諸、據、掾一聲之轉。

〔二〕珂案：蓋亦神國內訌，戰鬥不勝，慘遭殺戮之象。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一曰蜪狀如狗，黃色。

〔一〕珂案：觀其形狀，蓋亦犬戎、狗封之類。

袜〔一〕，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二〕。

〔一〕郭璞云：「袜即魅也。」郝懿行云：「魑魅漢碑作褫袜。（《後漢書》《禮儀志》云：『雄伯食魅。』《玉篇》云：『袜即鬼魅也。』本此。」

〔二〕郝懿行云：「《楚詞・大招》云：『豕首從目，被髮鬟只。』疑即此。」

戎〔一〕，其爲人人首三角〔二〕。

〔一〕郝懿行云：「《周書・史記篇》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或單呼爲戎，又與林氏國相比，疑是也。」珂案：《史記篇》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視，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孔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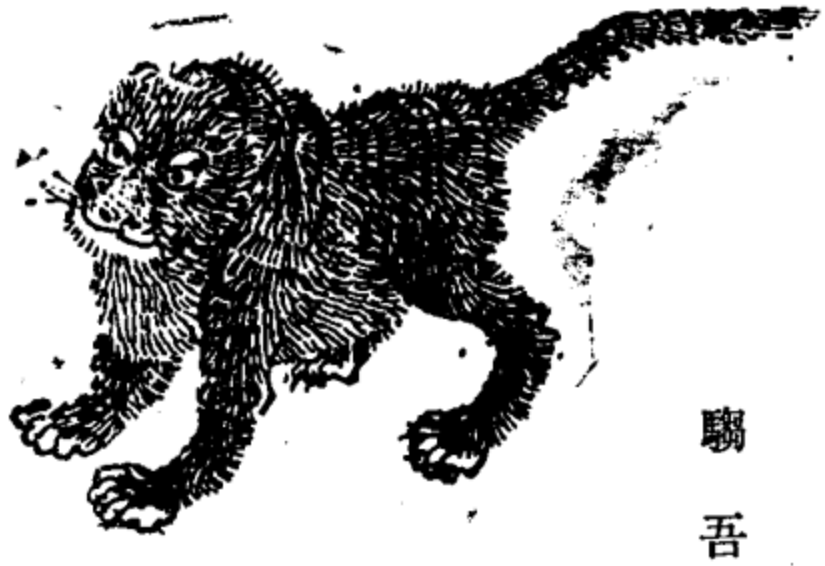
袜

環狗

「林氏，諸侯；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也。」

〔二〕郝懿行云：「戎，《廣韻》作戟，云：『戟，人身三角也。』首作身，與今本異。」

林氏國〔一〕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二〕、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三〕。



騶吾

戎

〔一〕郝懿行云：「《周書・史記篇》云：『林氏與上衡氏爭權，俱身死國亡。』即此國也。」珂案：《史記篇》「爭權」下尚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二語。又云：『林氏與上衡氏爭權，俱身死國亡。』即此國也。」珂案：《史

〔二〕郝懿行云：「《毛詩傳》云：『騶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與此異。」

〔三〕郭璞云：「《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宋本、《藏經》本、毛扆本作說——珂），乃釋之。』《周書》曰：『夾林（今《周書・王會篇》作央林，蓋字形之譌也——珂）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今《尚書大傳》作怪獸——珂）。」珂案：騶吾（虞）神話，亦文王脫羑里神

話之一細節也。《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閒，尾倍其身，名曰虞。」是此騶虞也。《淮南子・道應篇》云：「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首列騶虞，其貴可知矣。

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一〕。

〔一〕畢沅云：「《淮南子・墜形訓》有樊桐，云在昆侖閶闔之中。《廣雅》云：『昆侖虛有板桐。』《水經注》（《河水》）云：『昆侖之山，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氾、樊、板聲相近，林、桐字相似，當即一也。」珂案：畢說近是。則所謂樊桐或板桐之山，蓋亦以「林木氾濫布衍」（《海外南經》郭璞注）而得名，其義則氾林也。

從極之淵〔一〕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二〕。冰夷人面〔三〕，乘兩龍〔四〕。一曰忠極之淵〔五〕。

〔一〕珂案：《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此經作「從極之川」。

〔二〕郭璞云：「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珂案：經文「恒都」，《藏經》本作「潛都」。郭注引《淮南子・齊俗篇》文，實出《莊子・大宗師》。《大宗師》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釋文》引司馬彪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後漢書・張衡傳》注引《龍魚河

圖》則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楚辭·九歌》洪興祖補注引《抱朴子·釋鬼篇》（今本無）復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等等，是皆後起之說，未免蕪雜不倫。河伯蓋古黃河水神，《穆天子傳》卷一所謂「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者是也。《水經注·洛水》引《竹書紀年》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馮夷與用蓋即河洛之神也。殷墟卜辭屢有「賓于河」（《殷墟書契前編》：一·三二·五）、「祊於河」（《鐵雲藏龜》：九六·四）等記叙，知河伯神話之淵源亦已古矣。《莊子·人間世》云：「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釋文》引司馬彪云：「謂沈人於河祭也。」則在戰國之世奉祀河伯之風仍有增未已。至《楚辭·九歌》，乃有《河伯》專章之叙寫，其中「與女遊」、「送美人」等語，要無非表現人神戀愛之情況（見聞一多《九歌古劇懸解》）。則河伯者，固亦浪蕩風流之神：此《史記·滑稽列傳·西門豹傳》「河伯娶婦」傳說之所由起也。《楚辭·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羿「妻雒嬪」事，古說隱淪，茫昧不可知矣。而「射河伯」，則有王逸注云：「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篇》）乃逕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河伯蓋爲民害，羿射其不道也。而《博物志·異聞》云：「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

河伯

而歸之，子羽毀而去。」河伯性行之卑劣，於此尤可見一斑。其在古代神話中爲反面形象人物，蓋無疑問矣。

〔三〕珂案：關於河伯形狀，《尸子輯本》卷下云：「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繹史》十一引《博物志》於述此故事後更爲之釋云：「蓋河伯也。」《韓非子·內儲說上》略云：「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有閒，實當是人面魚身。《酉陽雜俎·諾皐記上》云：「河伯作雲，可證。」珂案：郝說是也，王念孫校同。是靈當爲雲。《太平御覽》六十一卷引此注正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可見河伯之形，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人面，乘兩龍」，蓋更參古說而爲之補充使成全貌也。

〔四〕郭璞云：「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郝懿行云：「《括地圖》云：『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水》引

〔五〕郝懿行云：「《水經注》（《河水》）引此經作中極，中、忠古字通。」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一〕。

〔一〕郭璞云：「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郝懿行云：「陽汙即陽紆，聲相近。《穆天子傳》（卷一）云：『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水經注》（《河水》）云：『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蓋即引此經之文。陵門即凌門也。或云即龍門，凌、龍亦聲相轉也。《藝文類聚》八卷引此經正作陽紆、陵門，陵門其地皆當在秦，故《淮南子》云：『昔禹治洪水，具橋陽紆。』高誘注云：『陽紆，秦藪。』是也。《水經注》反以高誘爲非，謬矣。」珂案：郝引《水經注》「馮逸之山」，當即「馮夷之山」，是以河伯之名而名山矣。

王子夜〔一〕之尸，兩手、兩股、胷〔二〕、首、齒〔三〕，皆斷異處〔四〕。

〔一〕珂案：日本小川琢治《穆天子傳地名考》謂「夜」即「亥」之形譌，疑是。若果如此，則此節亦王亥故事之片段，即《大荒東經》郭璞注引古本《竹書紀年》所謂「殷王子亥賓於有易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王亥慘遭殺戮以後之景象也。詳該經「王亥」節。

〔二〕郝懿行云：「胷當爲匈。」珂案：匈，古胷、胸字，《海外南經》結匈國正作「匈」。

〔三〕珂案：江紹原《殷王亥慘死及後君王恒上甲微復仇之傳説》（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平《華北日報》副刊「中國古占卜術研究」）謂齒字與首字形近而衍，亦足供參考。如此，則王亥慘遭殺戮，係尸分爲八，合於「亥有二首六身」（首二、胸二、兩手、兩股）（《左傳》襄公三十年）之古

代民間傳說。郭璞《圖讚》云：「子夜之尸，體分成七。」則所見本已衍齒字也。

〔四〕郭璞云：「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合不爲密，離不爲疏。」珂案：郭釋已近玄說，殊乖神話之旨。

舜妻登比氏〔一〕生宵明、燭光〔二〕，處河大澤〔三〕，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四〕。一曰登北氏。

〔一〕珂案：《尸子》（孫星衍輯本）卷下云：「（堯）妻之（舜）以媓，媵之以娥。」此二妃皆堯女，所謂娥皇、女英（《見列女傳・有虞二妃》）者是也。《禮記・檀弓上》云：「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注：「舜有三妃。」則除上所說二妃而外，另一蓋即此登比氏也。羅泌《路史》（《後紀十一》）亦以三妃爲娥肓（娥皇）、女瑩（女英）、癸比（登比），是也。

〔二〕郭璞云：「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

〔三〕郭璞云：「澤，可邊溢漫處。」

〔四〕郭璞云：「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珂案：《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即此大澤。該節及已下二節亦應移於此節之前，始與方位大致相符，說已見前。《淮南子・墜形篇》云：「宵明燭光在河州，所照方千里。」說本此。而百字作千，或所見本異也。《中次十二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

必以飄風暴雨。」此「帝之二女」，乃堯之二女即娥皇、女英也。《楚辭·九歌·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即詠其事也。然其情景乃與「處河大澤」之舜二女宵明、燭光相類，或均同一傳說之分化與？羅泌《路史》（《後紀十一》）因云：「宵明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以之混同於湘水堯二女神話中，正無足異。

蓋國〔一〕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二〕。

〔一〕郝懿行云：「（《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云：『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後漢書·東夷傳》同。李賢注云：『蓋馬，縣名，屬玄菟郡。』今案蓋馬疑本蓋國地。」珂案：此節及以下九節均應移《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說已見《海內南經》「匈奴」節注。

〔二〕郭璞云：「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主（宋本、《藏經》本作王——珂），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珂案：郭說本《三國志·魏志·東夷傳》。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一〕。

〔一〕郭璞云：「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郝懿行云：「（《漢書》）《地理志》云：『樂浪郡朝鮮又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又云：『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又帶方列口并屬樂浪郡。《晉書·地理志》列口屬帶方郡。」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一〕。

〔一〕郭璞云：「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珂案：《東次二經》云：「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即此，所謂「列」姑射也。此節與《東次二經》所寫情景相合，確當移《海內東經》始妥。《莊子·逍遥遊》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釋文》引簡文（梁簡文帝）云：「藐，遠也。」則藐姑射之山即姑射之山亦即列姑射（山）也。《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云云，正是其地也。至於《莊子》又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者，釋文云：「汾水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謂不必信以爲真也。郝疏乃以《列子》列姑射山屬此，以《莊子》藐姑射山屬《東次二經》姑射山，謂二者「非一地也」，未免泥求，未能貫通。

射姑國〔一〕**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二〕。

〔一〕珂案：宋本、《藏經》本、吳寬抄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并作「姑射國」，作「姑射國」是也。

〔二〕郝懿行云：「山環西南，海據東北也。」

大蟹在海中〔一〕。

〔一〕郭璞云：「蓋千里之蟹也。」珂案：《大荒東經》云：「女丑有大蟹。」郭注云：「廣千里也。」

即此大蟹也。《周書・王會篇》云：「海陽大蟹。」孔晁注云：「海水之陽，一蟹盈車。」此大蟹之見於先秦古籍者也。《玄中記》（《古小説鉤沉輯》）云：「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卷九四二引《嶺南異物志》云：「嘗有行海得洲渚，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襲於水傍。半炊而林没於水。遽斬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則傳説演變，愈出而愈奇也。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一〕。

〔一〕珂案：《海外西經》云：「龍魚陵居在其（沃野）北。」即此魚也。説詳該節注。《楚辭・天問》云：「鯪魚何所？」劉逵注《吳都賦》引作「陵魚曷止」，即人魚也。龍、陵聲轉，陵、人音近。《山海經》記有産人魚之處多所：《西山經》之竹山、《北次三經》之龍侯山、《中次三經》之熊耳山、《中次六經》之傅山、陽華山、《中次十一經》之朝歌山、蔵山，均云「多人魚」。即《南山經》青邱山之赤鱬，《中次七經》少室山之鯩魚，亦均人魚之屬也。然此人魚，乃動物之人魚，非神話之人魚也。《水經注・伊水》云：「《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鮫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謂此。神話之人魚，此經所記近似矣，而未若《搜神記》所記之鮫人。《搜神記》卷十二云：「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博物志》、《述異記》并記之而文小異。而《御覽》卷八〇三引《博物志》（今本無）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

陵魚

成珠滿盤，以與主人。」爲尤奇異。後世人魚之傳說，則見於《太平廣記》卷四六四引《洽聞記》：「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皆爲美麗女子，皮肉白如玉，髮如馬尾，長五六尺。」《天中記》卷十二引《徂異記》亦云：「侍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微亂，肘有紅鬣。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其形貌姿態已與近世北歐童話家筆下人魚相近矣。郝懿行云：「《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云：『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亦引此經，而云『鮫鯉吞舟』。疑此皆郭注誤引作經文，今本并脫去之也。」是矣；而獰猛之狀則異也。

大鯾居海中〔一〕。

〔一〕郭璞云：「鯾即魬也；音鞭。」珂案：《爾雅·釋魚》云：「魬，鮀。」郭璞注云「鯾即魬」也。

明組邑居海中〔一〕。

〔一〕郭璞云：「音祖。」郝懿行云：「明組邑蓋海中聚落之名，今未詳。或說（吳任臣說——珂）

以《爾雅》（《釋草》）云『組似組，東海有之。』恐非。」

蓬萊山在海中〔一〕。

〔一〕郭璞云：「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珂案：《史記·封禪書》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云云，是郭所本也。《列子·湯問篇》五神山神話亦有蓬萊，已見《海外東經》「大人國」節注。《御覽》卷三八引此經作「蓬萊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當是檃括經文并郭注而言，非經文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一〕。

〔一〕珂案：《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臂原作耳，據王念孫、畢沅、郝懿行諸家校改）。」即此。楊慎、郝懿行等咸釋以登州海市蜃樓之幻象，云：「今登州海中州島上，春夏之交，恒見城郭市廛，人物往來，有飛仙遨遊，俄頃變幻，士人謂之海市。疑即此。」云云，非也。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八

山海經第十三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一〕。

〔一〕珂案：此經方位與《海外東經》方位恰相反。

鉅燕在東北陬〔一〕。

〔一〕珂案：此下當接《海內北經》「蓋國在鉅燕南」以下十節文字，說見《海內南經》「匈奴」節注。

國在流沙中者埻端〔一〕、璽喚〔二〕，在昆侖虛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三〕。

〔一〕郭璞云：「埻音敦。」郝懿行云：「《玉篇》作埻端，國名。」

〔二〕郭璞云：「喚音喚，或作繭暵。」郝懿行云：「暵即暖字也。《玉篇》作璽喚國。」

〔三〕郝懿行云：「《海内東經》之篇而説流沙内外之國，下又雜廁東南諸州及諸水，疑皆古經之錯簡。」珂案：郝説是也，此下三節俱當移在《海内西經》「流沙出鍾山」節後，説見《海内南經》「匈奴」節注。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一〕、豎沙〔二〕、居繇〔三〕、月支之國〔四〕。

〔一〕郭璞云：「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和温（黄丕烈、周叔弢校温和，邵恩多校同——珂），宜五穀。」郝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嫣北戎。』《伊尹四方令》云：『正北大夏。』《史記·大宛傳》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婦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云：『西王母西有脩流沙，脩流沙西有大夏國。』」

〔二〕郝懿行云：「《説文》（十二）云：『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宿沙蓋國名，宿、豎聲相近，疑即豎沙也。《三國志》注引《魏略》作堅沙國。」珂案：宿沙，炎帝臣，其煮海鹽當在古齊地，與豎沙東西地望絶不相侔，郝説非也。

〔三〕郭璞云：「繇音遥。」珂案：《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作屬繇國。

〔四〕郭璞云：「月支國好多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臧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云。」郝懿行云：「《伊尹四方令》云：『正北月氏。』氏、支同。《三國志》注引《魏略》作月氏國。《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珂案：清張澍輯《涼州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

食，尋生如故。」又云：「有羊大尾，車推乃行，用累其身。」即郭璞注所謂「有大尾羊如驢尾」之臧羊也。

西胡白玉山〔一〕在大夏東，蒼梧〔二〕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三〕。

〔一〕郝懿行云：「《三國志》注引《魏略》云：『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西有西王母。』今案大山蓋即昆侖也，白玉山、西王母皆國名。《藝文類聚》八十三卷引《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明夜照夕。』云云。然則白玉山蓋以出美玉得名也。」

〔二〕郝懿行云：「此別一蒼梧，非南海蒼梧也。」

〔三〕郭璞云：「《地理志》昆侖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珂案：《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又云：「有弱水昆侖山祠。」是郭所本也。

雷澤中有雷神〔一〕，龍身而人頭，鼓其腹〔二〕。在吳西〔三〕。

〔一〕珂案：《大荒東經》云：「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

雷神

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即此雷神也。

〔二〕珂案：《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此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淮南子·墜形篇》云：「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并與今本異也。

〔三〕郭璞云：「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珂案：《淮南子·墜形篇》高誘注云：「《地理志》（《漢書》）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是郭注所本也。郭引《河圖》，又見《太平御覽》七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宓犧即伏羲也。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六云：「此經當在『始鳩在海中，轅厲南』下，編失其次。」又云：「雷澤當作靁澤。《說文》（十一）《雨部》靁，籀文震如此。雷澤即震澤。漢志具區澤在會稽郡吳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震澤在吳西，可證。」此《海外東經》「在吳西」之雷澤，確當是震澤即太湖，以濟陰城陽（今山東省菏縣治）比附失之。

都州在海中〔一〕，一曰郁州〔二〕。

〔一〕畢沅云：「《水經注》（《淮水》）引此作郁山。劉昭注《郡國志》與經文同。」

〔二〕郭璞云：「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郝懿行

云：「劉昭注《郡國志》引此注云：『在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樹木。』與今本異。疑今本從南二字衍也。《水經注》（《淮水》）亦云：『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

琅邪臺在渤海閒，琅邪之東〔一〕。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閒〔二〕。

〔一〕郭璞云：「今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琅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郝懿行云：「《史記·封禪書》索隱及《文選》注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引此經并與今本同。《越絶書》（《外傳記地》）云：『句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今詳此經，是地本有臺，句踐特更增築之耳。故《史記》索隱云：『是山形如臺也。斯言得之。』」珂案：《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引經文亦同今本。并云：「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瑯邪，故曰瑯邪臺。」

〔二〕郝懿行云：「琅邪臺在今沂州府（今山東省臨沂縣——珂），其東北有山，蓋勞山也。勞山在海閒，一曰牢山。」

韓鴈〔一〕在海中，都州南。

〔一〕郝懿行云：「韓鴈蓋三韓古國名。韓有三種，見《魏志·東夷傳》。」珂案：《魏志·東夷傳》云：「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始鳩〔一〕在海中，轅厲南〔二〕。

〔一〕郭璞云：「國名。或曰：鳥名也。」珂案：當是國名。

〔二〕畢沅云：「轅厲即韓鴈也；轅、韓音相近，鴈、厲字相似。」郝懿行云：「轅厲疑即韓鴈之譌也；轅、韓，鴈、厲并字形相近。」珂案：畢、郝之説是也，王念孫、孫星衍校同。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六云，「雷澤中有雷神」節當在此節之後，説見該節注。

會稽山在大楚南〔一〕。

〔一〕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六云：「楚當作越，傳寫譌誤。《越絶書·記越地傳》云：『禹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即本此經。」

畢沅云：「右《海内東經》舊本合『岷三江，首……』以下云云爲篇，非，今附在後。」又云：「自『岷三江，首……』以下疑《水經》也。」珂案：畢沅之説是也。《隋書·經籍志》載《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載《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均次在《山海經》之後，當即《海内東經》所羼入文也。故「岷三江，首……」以下文字確與經文無關，今從畢説，附在經文之後，祇存郭注，其餘他家注釋俱從略，不更分節次；略有校改，亦不更記出處。作（）記者，正文、脱文；作〔〕記者，衍文。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一〕，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浙江出三天子都〔二〕，在其（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三〕。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四〕。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五〕，義鄉西，入海，淮浦北〔六〕。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七〕。入洞庭下〔八〕。一曰東南西澤。漢水出鮒魚之山〔九〕，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一〇〕。濛水出漢陽西〔一一〕，入江，聶陽西。溫水出崆峒，（崆峒）山在臨汾南〔一二〕，入河，華陽北。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一三〕。一曰綅氏〔一四〕。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一五〕。一曰淮在期思北〔一六〕。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郃郩長垣北〔一七〕，〔北〕入渭〔一八〕，戲北〔一九〕。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二〇〕。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二一〕，入江州城下〔二二〕。沅水〔山〕出象郡鐔城西〔二三〕，〔入〕東注江，入下雋西〔二四〕，合洞庭中〔二五〕。贛水出贛東北，而南，西南入須陵東南。肆〔二六〕水出臨晉（武）西南，而東南注南海，入番禺西〔二九〕。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肆水，入敦浦西。洛水出（上）洛西山，東北

注河，入成皐〔之〕西〔三〇〕。汾水出上窳北〔三一〕，而西南注河〔三二〕，入皮氏南〔三三〕。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三四〕。濟水出共山南東丘〔三五〕，絶鉅鹿澤〔三六〕，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三七〕。潦水出衛皐東〔三八〕，東南注渤海，入潦陽〔三九〕。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四〇〕，入〔越〕章武北〔四一〕。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四二〕。

郭璞云：〔一〕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爲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二〕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三〕餘暨縣屬會稽，今爲永興縣。〔四〕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五〕朝陽縣今屬新野。〔六〕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至廣陵（淮浦）縣入海。〔七〕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湖（朔）山，入江。〔八〕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九〕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爲滄浪之水。〔一〇〕言有四蛇衛守山下。〔一一〕漢陽縣屬朱提。〔一二〕今温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温也。臨汾縣

屬平陽。〔一三〕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一四〕縣屬河南；音鉤。〔一五〕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一六〕期思縣屬弋陽。〔一七〕皆縣名也。郅音桎。〔一八〕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一九〕戲，地名，今新豐縣也。〔二〇〕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宏農華陰縣入河。〔二一〕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二二〕江州縣屬巴郡。〔二三〕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尋。〔二四〕下雋縣今屬長沙，音昨兗反。〔二五〕《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二六〕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二七〕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二八〕音如肆習之肆。〔二九〕番禺縣屬南海，越之城下也。〔三〇〕《書》云：「道洛自熊耳。」按《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皐縣亦屬河南也。〔三一〕音愈。〔三二〕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河西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三三〕皮氏縣屬平陽。〔三四〕懷縣屬河內，河內北有井陘山。〔三五〕共與恭同。〔三六〕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三七〕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潛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三八〕出塞外衛皋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南）注大潦，音遼。〔三九〕潦陽縣屬潦東。〔四〇〕經河閒樂城，東北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四一〕章武，郡名。〔四二〕新城汴陰縣亦有漳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郝懿行云：「右《海外》、《海内經》八篇，大凡四千二百二十八字。」）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九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一〕

〔一〕珂案：明《道藏》本目録，《海内經》第十八之下注云：「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内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進在外」或作「逸在外」。疑此皆郭璞注語。畢沅云：「郭注本目録下有云：『《海内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案此經末又無建平校進歆識，又不在《藝文》十三篇之數，惟秀奏云：『今定爲十八篇。』詳此經文，亦多是釋《海外經》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郝懿行云：「據郭此言是此以下五篇皆後人所述也，但不知所自始，郭氏作注亦不言及，蓋在晉以前，郭氏已不能詳矣。今考本經（《海外》、《海内》各經——珂）篇第，皆以南西北東爲敘，茲篇以後，則以東南西北爲次，蓋作者分別部居，不令雜廁，所以自別於古經也。又《海外海内經》篇末皆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已下三十九字，爲校書歆識，此下亦並無之。又此下諸篇，大抵本之《海外内》諸經而加以詮釋，文多凌雜，漫無統紀，蓋本諸家記録，非一手所成故也。」畢、郝之説近

是。唯謂《荒經》以下五篇爲詮釋《海外、內》各經文字，尚有未協。蓋茲五篇古本別行，成書當不在《山經》及《海外、內》各經之後。以未經整理，故文多凌雜無統紀。然乃愈見其古樸，確屬劉秀校書時「進在外」或「逸在外」者，謂爲「秀等所述」則誣矣。

東海之外大壑〔一〕，少昊之國〔二〕。少昊孺帝顓頊于此〔三〕，棄其琴瑟〔四〕。有甘山者，甘水出焉〔五〕，生甘淵〔六〕。

〔一〕郭璞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楚辭·遠遊》——珂）曰：『降望大壑。』」珂案：《列子·湯問篇》云：「勃海之東，不知其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即此壑也。關於歸墟神話，已見《海外東經》。

〔二〕珂案：《西次三經》云：「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郭璞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珂案：《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對聚》卷九引作「東海之外有大壑」，是也；脫有字。

神也，主司反景。」是少昊之神職也。至於少昊在東海所建之國，則有（郝懿行說員神魂氏即少昊）之宮。是昭公之言云：「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

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紀於鳥」而以鳥名官之說，自是神話之歷史化。推尋其本貌，當即少昊在東海所建立之鳥國，以鳥名官之諸官，實皆鳥也。少昊名摯，古摯、鷙通（《史記·白圭傳》：「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摯鳥即鷙鳥也，可證），則爲此百鳥之王而名「摯」之少昊，神話中其亦鷙鳥之屬乎？

〔三〕郭璞云：「孺義未詳。」郝懿行云：「《說文》（十四）云：『孺，乳子也。』《莊子·天運篇》云：『鳥鵲孺。』蓋育養之義也。」

〔四〕郭璞云：「言其蹙中有琴瑟也。」郝懿行云：「此言少皞孺養帝顓頊於此，以琴瑟爲戲弄之具而留遺於此也。……少皞即顓頊之世父，顓頊是其猶子，世父就國，猶子隨侍，眷彼幼童，娛以琴瑟，蒙養攸基，此事理之平，無足異者。」珂案：郝說是也；雖仍從歷史觀點解釋，已近神話本貌矣。《海內經》云：「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此神話之顓頊世系也。顓頊乃黃帝曾孫。而少昊之世系於神話中則窅然無聞。歷史記叙亦多異說，或謂是黃帝之子（《世本》），或謂是黃帝之孫（《路史》），迄不能明。然據《繹史》卷七引《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則郝疏所謂「少皞即顓頊之世父，顓頊是其猶子」，大致可信矣。經文「孺帝顓頊」之「孺」，郝釋爲「孺養」，當無問題也。郭注言其蹙中有琴瑟也，宋本其作今，是也，惟琴瑟下疑尚脫聲字。

〔五〕珂案：《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又有成山，甘水窮焉。」郭璞注：「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是甘水由東而南，窮於成山之淵也。

〔六〕郭璞云：「水積則成淵也。」珂案：《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據宋本改）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經文「東南海之外」，《北堂書鈔》卷一四九引無南字，無南字是也。《大荒南經》此節疑亦本當在此經「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之下，乃簡策錯亂，誤脱於彼也。此經甘淵實當即《大荒南經》羲和浴日之甘淵，其地乃湯谷扶桑也。《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即此，亦即少昊鳥國建都之地。《尸子》（孫星衍輯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謂此也。則所謂甘淵、湯谷（扶桑）、窮桑，蓋一地也。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一〕。

〔一〕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云：『東南方曰波母之山。』蓋波母之波字脱水旁因爲皮爾。臧庸曰：『波母即皮母，同聲字也。』」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一〕，日月所出〔二〕。

〔一〕珂案：《初學記》卷五引此經作大谷。

〔二〕珂案：《山海經》記日月所出之山凡六（楊慎《補注》云七，蓋合湯谷扶木而計也，然湯谷扶

木僅日出之地，非日月所出之地）：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于天山（楊慎《補注》作鞠陵，脱于天二字）、曰猗天蘇門山、曰鏖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紀日月所入之山亦六（楊慎《補注》云五，蓋漏列龍山也）：曰豐沮玉門山、曰龍山、曰日月山、曰鏖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紀日月所出入之山一：曰方山，亦在《大荒西經》：是皆各隨所聞見而著其地，故説有不同。此大言山，爲日月所出山之一也。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一〕。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二〕。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三〕。

〔一〕郭璞云：「晉永嘉二年，有鵹鳥集於始安縣南廿里之鵹陂（宋本、毛扆本作鵹陂——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國語·魯語》——珂）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丈當作之——珂），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昆侖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昆侖以東十萬里，得佚人國，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大秦人，長三十丈（十字衍——珂）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腳跡六尺。準斯

以言，則此（此字疑衍——珂）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珂案：有關大人國神話，已見《海外東經》「大人國」節注。《國語·魯語》所記防風神話蓋其朔矣。其後又記客與仲尼（孔子）之問答云：「客曰：『汪芒氏之君也。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則大人之來源亦有其傳說之依據也。《神異經·東南荒經》云：「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是神話中大人之最大最古者。至於《楚辭·招魂》云：「魂乎歸來，東方不可以託兮，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則已是文人幻設之詞，非可以爲典要也。

〔二〕郭璞云：「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珂案：大人之市，已見《海內北經》。

〔三〕郭璞云：「踆或作俊，皆古蹲字。《莊子》曰：『踆於會稽』也。」珂案：郭引《莊子·外物篇》文，「踆於會稽」，今本作「蹲乎會稽」。云：「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索巨鉤，錎没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小人國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蓋亦龍伯大人之類也。經文「張其兩耳」之「兩耳」，《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及卷三九四並引作「兩臂」，作「兩臂」是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一〕。

〔一〕郭璞云：「《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郝懿行云：「《說文》（十）云：『靖，細皃。』蓋細小之義，故小人名靖人也。《淮南子》作竫人，《列子》作諍人，並古字通用。《列子·湯問篇》云：『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與郭引《詩含神霧》同。《初學記》十九卷引郭氏《讚》云：『僬僥極麼，竫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珂案：靖人、僬僥、周饒、侏儒，並一聲之轉，已見《海外南經》「周饒國」節注。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魋之尸〔一〕。

〔一〕郭璞云：「音靈。」郝懿行云：「《玉篇》云：『魋同龗，又作靈，神也，或作魋。』《廣韻》引此經作魋，云，或作龗，與《玉篇》同。龗見《說文》。」珂案：《說文》十一云：「龗，龍也。」犁魋之尸蓋即奢比之尸之類也。

犁魋之尸

有滇〔一〕山，楊水出焉。

〔一〕郭璞云：「音如譎詐之譎。」

有蔦國，黍食〔一〕，使四鳥：虎、豹、熊、羆〔二〕。

〔一〕郭璞云：「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蔦音口僞反。」珂案：蔦國或當作嬀國。嬀，水名，舜之居地也。《史記・陳世家》：「舜爲庶人，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後因爲氏。」嬀國當即是舜之裔也。《山海經》帝俊即舜（説詳下「帝俊生中容」節注），則此蔦國（嬀國）實當是帝俊之裔也。又《山海經》記帝俊之裔俱有「使四鳥」或「使四鳥：豹、虎（或虎、豹）、熊、羆」語，此蔦國（嬀國）亦「使四鳥」，則其爲帝俊之裔更無疑問矣。

〔二〕郝懿行云：「經言皆獸，而云使四鳥者，鳥獸通名耳。使者，謂能馴擾役使之也。」珂案：經文「虎豹熊羆」，宋本作「豹虎熊羆」。帝俊之裔之有「使四鳥：豹、虎（或虎、豹）、熊、羆」能力者，蓋出於《書・舜典》所記益與朱、虎、熊、羆爭神神話。《書・舜典》云：「帝（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此其外貌固歷史也，而其實質則神話也。《漢書・人表考》（清梁玉繩撰）卷二云：「江東語豹爲朱。」則此「朱、虎、熊、羆」舊注所謂舜之四臣者，實「豹、虎、熊、羆」四獸也。而益者，燕也，即《詩玄鳥》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玄鳥是也。益爲古代殷（商）民族之祖宗神，帝俊與舜均無非此神之化身。帝俊即殷墟卜辭所稱「高祖夋」者，夋甲骨文作，或作，

爲一鳥頭人身或猴身之怪物。古既有「玄鳥生商」之說，其鳥頭者亦當爲玄鳥（燕）之頭無疑矣。則帝俊（舜）與益，實二而一也。《舜典》謂舜使益馴草木鳥獸而爲之長，益「讓于朱、虎、熊、羆」者，歷史家對古神話之修改與塗飾也。推其本貌，想當無此彬彬有禮之美妙景象，與其謂之「讓」，毋寧謂之「爭」之爲愈也。益與豹、虎、熊、羆四獸爭神而四獸不勝，終臣服於益，《舜典》「帝曰『往哉汝諧』」之實質蓋指此也。四獸既臣於益，故益之子孫爲國於下方者，乃均有役使四獸之能力。帝俊即益，故《山海經》帝俊之裔亦有「使四鳥」或「使四鳥：豹、虎、熊、羆」之記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一〕，日月所出。

〔一〕珂案：《北堂書鈔》卷一四九引此經合作含。此合虛山爲日月所出山之二也。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一〕，中容人食獸、木實〔二〕，使四鳥：豹、虎、熊、羆。

〔一〕郭璞云：「《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疑夋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審何據。《南荒經》云：『帝俊妻娥皇。』郭蓋本此爲說。然《西荒經》又云：『帝俊生后稷。』《大戴禮·帝繫篇》以后稷爲帝嚳所產，是帝俊即帝嚳矣。但經內帝俊疊見，似非專指一人。此云帝俊生中容，據《左傳》文

十八年云，高陽氏才子八人，內有中容（今本作仲容——珂），然則此經帝俊又當爲顓頊矣。經文疇駁，當在闕疑。」珂案：郝說帝俊即帝嚳，是也；然謂「郭云俊亦舜字，未審何據」，則尚有說也。《大荒南經》「帝俊妻娥皇」同於舜妻娥皇，其據一也。《海內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即舜子商均（《路史後紀十一》：「女罃（女英）生義均，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說雖晚出，要當亦有所本），其據二也。《大荒北經》云：「（衛）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而舜二妃亦有關於竹之神話傳說，其據三也。餘尚有數細節足證帝俊之即舜處，此不多贅。是郭所云實無可非議也。至於帝俊神話之又或同於顓頊神話者，是部分神話偶然相同，非可以謂帝俊即顓頊也。

〔二〕郭璞云：「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珂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高誘注云：「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即郭注所引。惟其華當作其葉，字之譌也。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一〕。

〔一〕郭璞云：「亦使虎豹，好謙讓也。」珂案：君子國已見《海外東經》。郭注「亦使虎豹」，《御覽》卷五二引作「役使虎豹」。

有司幽〔一〕之國〔二〕。帝俊生晏龍〔三〕，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

女，不夫〔四〕。食黍，食獸，是使四鳥〔五〕。

〔一〕珂案：《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此經司幽之國作思幽之國。

〔二〕珂案：《御覽》卷五十引此經國作民。

〔三〕珂案：《海內經》云：「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即此晏龍也。詳《海內經》「晏龍」節注。

〔四〕郭璞云：「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子》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類也。」珂案：郭注，影宋本《太平御覽》卷五十引作「言其人直思而氣通，魄合而生子，此《莊子》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類也」，無二「感」字，「無配合」作「魄合」，是也。惟「白鵠」作「白鶴」，疑譌。《莊子·天運篇》云：「白鴳之相視，目子不運而風化。」郭引《莊子》蓋本此，鵠、鶴均應作鴳。

〔五〕郝懿行云：「四鳥亦當爲虎、豹、熊、羆，此篇言使四鳥多矣，其義竝同。」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一〕。

〔一〕珂案：此明星山，爲日月所出山之三也。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一〕，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

豹、熊、羆〔二〕。

〔一〕郝懿行云：「帝鴻，黃帝也，見賈逵《左傳》（文公十八年）注；然則此帝俊又爲少典矣，見《大戴禮·帝繫篇》（《帝繫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珂）。《路史·後紀》（《後紀十》注——珂）引此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或羅氏所見本與今異。」珂案：古代神話傳說，由於輾轉相傳，歷時既久，錯綜紛歧之處必多，此經帝俊生帝鴻，帝鴻不必即黃帝，縱帝鴻即黃帝矣，帝俊亦不必即少典，要在闕疑可也。

〔二〕郭璞云：「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珂案：白民乘黃，其狀如狐，乘之壽二千歲，已見《海外西經》。此白民國在《大荒東經》，與《海外西經》之白民國方位迥異，是否即是一國，所未詳也。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一〕。

〔一〕郭璞云：「太平則出而爲瑞也。」珂案：青丘國九尾狐已見《海外東經》。郝懿行云：「郭氏此注云『太平則出爲瑞』者，《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國歸周。』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則已超出神話範圍，而涉迷信領域矣。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一〕。

〔一〕郭璞云：「嬴猶沃衍也；音盈。」珂案：嬴土之國猶《大荒西經》「沃之國」也，已見《海外西經》「諸夭之野」節。

有黑齒之國〔一〕。帝俊生黑齒〔二〕，姜姓，黍食，使四鳥。

〔一〕郭璞云：「齒如漆也。」珂案：黑齒國已見《海外東經》。

〔二〕郭璞云：「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

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一〕。

〔一〕郭璞云：「水伯。」珂案：天吳已見《海外東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一〕、東極〔二〕、離瞀〔三〕、日月所出〔四〕。名曰折丹〔五〕——東方曰折〔六〕，來風曰俊〔七〕——處東極以出入風〔八〕。

〔一〕郭璞云：「（鞠）音菊。」

〔二〕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云：『東方曰東極之山。』謂此。」

〔三〕郭璞云：「三山名也。音穀瞀。」郝懿行云：「《初學記》一卷引此經與今本同。注穀瞀二字

當有譌文。」珂案：郭注「三山名也」，指鞠陵于天、東極、離瞀三山。

〔四〕珂案：此鞠陵于天山（包括東極、離瞀二山），爲日月所出山之四也。

〔五〕郭璞云：「神人。」郝懿行云：「名曰折丹上疑脱有神二字，《太平御覽》九卷引亦同。」珂案：乎」，可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卷引此經作有人曰折丹，《大荒東經》「有人名曰石夷」，《大荒西經》「有人名曰鳥氏」，均可證此經「名曰郝校是也；

折丹」上脱「有神」或「有人」字。

〔六〕郭璞云：「單呼神折丹之名爲「折」也。」郝懿行云：「吁當爲呼，字之譌。」珂案：王念孫亦校作呼。「單呼之」者，謂單呼

〔七〕郭璞云：「未詳來風所在也。」吳任臣云：「（《大戴禮》）《夏小正》云：『正月，時有俊風。』俊風，春月之風也，春令主東方，意或取此。」珂案：吳説可供參考。《山海經》記有四方神與四方風之名並四方神之職守，此其一也。除此而外，尚見於《大荒南經》：「有神名曰因乎——南方曰因，來風曰民——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西經》：「有人名曰石夷——西方曰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大荒東經》云：「有人名曰鳥氏——北方曰鳥氏，來風曰狹——是處東北隅以止日月」（以上所舉各經文字，譌誤之處特多，茲就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所云並略參己意釐訂如上，説詳各該節注）：並此東方之神折丹而爲四也。卜辭有四方風之名。《書·堯典》亦云：「（堯）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

宅南交……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厥民隩，鳥獸氄毛。」即此四方神與四方風神話之歷史化者也。

〔八〕郭璞云：「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郝懿行云：「《大荒南經》亦有神處南極以出入風也。蓋巽位東南，主風，故二神司之，時其節宣焉。」

東海之渚中〔一〕，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二〕，踐兩黃蛇，名曰禺貜。黃帝生禺貜，禺貜生禺京〔三〕，禺京處北海，禺貜處東海，是惟海神〔四〕。

〔一〕郭璞云：「渚，島。」

〔二〕郭璞云：「以蛇貫耳。」珂案：郭注「以蛇貫耳」已見《海外東經》「奢比尸」節。

〔三〕郭璞云：「即禺彊也。」郝懿行云：「禺彊，北方神，已見《海外北經》。《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此經云：『北海之神，名曰禺彊，靈龜爲之使。』今經無此語。其云『靈龜爲之使』者，蓋據《列子》（《湯問篇》）云：『夏革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云云。所謂靈龜，豈是禺貜

與？」

〔四〕郭璞云：「言分治一海而爲神也。號一本作號。」珂案：經文「黃帝生禺貌」已下三號字及郭注「號一本作號」之號，宋本、毛扆本、吳任臣本俱作貜。揆之經文，則作貜是也。上文既稱「東海之神名曰禺貌」，則下文「處東海，是惟海神」之禺貌自應仍作貜，無由而別作貜之理。其作貜者，或傳寫之譌也。郭注「貌一本作號」者，貌《說文·玉篇》均無此字，疑即號之異文，《海內經》云「帝俊生禺號」是也。禺京分治一海而爲海神，禺京既海神而兼風神矣（已見《海外北經》「北方禺彊」節注），則其父禺貌亦必海神而兼風神，觀其人面鳥身之形，與子同狀，可知也矣。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一〕，黍食，使四鳥〔二〕。

〔一〕郭璞云：「自髀以下如漆。」珂案：玄股國已見《海外東經》。

〔二〕珂案：《海外東經》作「（使）兩鳥夾之」。

有困民國〔一〕，勾姓而食〔二〕。有人曰王亥〔三〕，兩手操鳥，方食其頭〔四〕。王亥托于有易、河伯僕牛〔五〕。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六〕。河念有易〔七〕，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八〕。帝舜生戲，戲生搖民〔九〕。

〔一〕珂案：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云：「《大荒東經》云：

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名曰搖民。』而《海內經》云：『有贏民，鳥足。有封豕。』『困民』之『困』，乃『因』字之誤（此二字本極易誤），『因民』、『搖民』、『贏民』，一聲之轉也。」蓋吳以《海內經》「有封豕」爲「有王亥」（說詳「贏民、封豕」節注）之誤文，彼經「鳥足」之「贏民」即此經有易所化之搖民，故云此經「困民」之「困」乃「因」字之誤，因、贏、搖一聲之轉：其說是也。《史記·秦本紀》略云：「秦之先柏翳（伯益），舜賜姓嬴氏，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大廉玄孫曰孟戲，鳥身人言。」而此經下文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已知舜與伯益均一人之化身矣（見前「蓐國」節注），則伯益之裔孟戲與舜之裔戲亦必爲一人可知也。孟戲「鳥身人言」而姓嬴，當即《海內經》所記「鳥足」之嬴民；戲與搖民雖未記其形貌，然亦必爲鳥形可知，則搖民之爲嬴民可以證成矣。準斯而言，此經「困民」固當是「因民」之譌也；因、嬴、搖一聲之轉也。

王亥

〔二〕何焯云：「『而食』下有脫文。」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當有闕脫。」珂案：而字或當是黍字之缺壞。黍，篆書作𥝱，缺其上部禾字之半，即與而形近易譌。「勾姓，黍食」，則辭曉義明，完整無缺矣。

〔三〕珂案：王亥一名，在古書中最爲紛歧：《卜辭》、《古本竹書紀年》及此經均作王亥；《楚辭·天問》作該，又作眩，云「該秉季德」，「眩弟並淫」；《呂氏春秋·勿躬

篇》作王冰，云「王冰作服牛」；《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世本·作篇》作胲，云「胲作服牛」；《御覽》卷八九九引同書則作鯀：知胲可誤鯀，胲亦可誤爲「眩弟並淫」之眩矣；而《史記·殷本紀》作振，云「冥卒，子振立」；《索隱》引《世本》作核；《漢書·人表》又作垓；《山海經》《海內經》譌誤最大，乃作封豕（詳《海內經》「羸民、封豕」節注）：其實皆一名之譌變也。

〔四〕珂案：當亦圖象如此。

〔五〕郭璞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珂案：郭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又云「見《汲郡竹書》」，但下文郭注引《竹書》卻無「僕牛」字樣，知「僕牛人姓名」蓋郭臆說也。僕牛，《天問》作「朴牛」，王逸注：「朴，大也。」《世本》作「服牛」，服牛，馴牛也。均無「人姓名」之意。則僕牛者，亦非「人姓名」可知已。此句當言王亥託寄其所馴養之牛羊於有易與河伯。

〔六〕郭璞云：「《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宋本作上，是也——珂）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珂案：關於王亥被殺故事，《楚辭·天問》敍其事較詳，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詩文義古奧，又兼傳寫譌挩，不可盡釋。約言之，首四句

概敍王亥被殺於有易，喪失牛羊事。次四句寫王亥恒兄弟初至有易備受歌舞飲饌接待情景。次四句寫王亥因「淫」而被殺，殺王亥者乃有易一激於一已嫉憤之「牧豎」。次四句寫上甲微興師伐有易，滅其國家，肆情求情，得其兄所喪失牛羊，因有所戀，不即返國。次四句寫王恒至有易於婦子，使國土成爲一片荆榛。末四句譴責王恒既與兄並淫，復以詐術危害其兄，其後嗣反而繁榮昌盛，足見天道之難憑也。詩中有扈、有狄，即有易也，晉微即上甲微也（說見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易·大壯》六五爻辭云：「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爻辭云：「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說者亦以爲是王亥故事云。

〔七〕珂案：經文「河念有易」，王念孫於「河」下校增「伯」字，是也。

〔八〕郭璞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

〔九〕珂案：此言搖民除有易所化之一系而外，復有一系是由帝舜之裔戲所生。此乃搖民傳說之異聞，故附記於此。其實有易即戲也，易、戲聲近，易化搖民即戲生搖民也。

海内有兩人〔一〕，名曰女丑〔二〕。女丑有大蟹〔三〕。

〔一〕郭璞云：「此乃有易所化者也。」郝懿行云：「兩人蓋一爲搖民，一爲女丑。」珂案：郭、郝之說均非是。經文「海内有兩人，名曰女丑」之間，文字當有闕脫，未可强爲解釋。

〔二〕郭璞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珂案：女丑之尸已見《海外西經》；女丑蓋女巫也，郭釋以「變化無常」云云，則無非是其臆想之玄説耳。

〔三〕郭璞云：「廣千里也。」珂案：大蟹及郭注已見《海内北經》。經云「女丑有大蟹」，又云「十日炙殺女丑」（《海外西經》），則女丑之爲女巫而被暴益無可疑矣。説詳《海外西經》「女丑之尸」節。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一〕，上有扶木〔二〕，柱三百里，其葉如芥〔三〕。有谷曰温源谷〔四〕。湯谷上有扶木〔五〕。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六〕，皆載于烏〔七〕。

〔一〕郝懿行云：「《吕氏春秋·諭大篇》云：『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高誘注以不周爲山名，其餘皆獸名，非也。尋覽文義，蓋皆山名耳。其羣抵當即此經之頵羝，形聲相近，古字或通。」

〔二〕郝懿行云：「扶木當爲槫木。」

〔三〕郭璞云：「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

〔四〕郭璞云：「温源即湯谷也。」珂案：湯谷已見《海外東經》。

〔五〕郭璞云：「扶桑在上。」郝懿行云：「《説文》（六）云：『日初出東方所登槫桑，叒木也。』即

此，叒通作若。李善注《海賦》及注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竝作暘谷上有扶木。」

〔六〕郭璞云：「言交會相代也。」珂案：《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其居上枝之日，疑即《淮南子·天文篇》所云「登于扶桑，爰始將行」、亦即此經所云「方出」之日也。

〔七〕郭璞云：「中有三足烏。」珂案：《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淮南子·精神篇》云：「日中有踆烏。」高誘注云：「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音逡。」

有神，人面、犬耳〔一〕、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二〕。

〔一〕珂案：《海外東經》作「大耳」，王念孫據以改此經「犬耳」之「犬」作「大」，宋本正作「大」，作「大」是也。

〔二〕珂案：奢比之尸已見《海外東經》。

有五采之鳥〔一〕，相鄉棄沙〔二〕。惟帝俊下友〔三〕。帝下兩壇，采鳥是司〔四〕。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二〕郭璞云：「未聞沙義。」郝懿行云：「沙疑與娑同，鳥羽娑娑然也。」珂案：郝云「沙疑與娑同，鳥羽娑娑然」，近之矣，而於棄字無釋。棄疑是媻字之譌。媻娑，婆娑，盤旋而舞之貌也。五采之鳥，蓋鸞鳳之屬也。《山海經》屢有「鸞鳥自歌、鳳鳥自儛」（《海外西經》、《大荒南

經》、《大荒西經》、《海内經》）之記載，此經五采之鳥，相鄉磐娑，蓋亦自歌自舞之意也。

〔三〕郭璞云：「亦未聞也。」珂案：「惟帝俊下友」者，言惟帝俊下與五采鳥爲友也。帝俊之神，本爲玄鳥（説見前「蒼國」節注），玄鳥再經神話之夸張，遂爲鳳凰、鸞鳥之屬。《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嘉原作喜，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離騷》：「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鳳鳥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同一作者記同一神話，或爲玄鳥，或爲鳳鳥，可見玄鳥即是鳳鳥。此帝俊之所以「下友」於五采鳥也。

〔四〕郭璞云：「言山下有舜二壇，五采鳥主之。」珂案：郭注逕以舜釋帝俊者，蓋在彼心目中，帝俊與舜已是二而一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猗天蘇門，日月所生〔一〕。有壎民之國〔二〕。

〔一〕珂案：此猗天蘇門山，爲日月所出山之五也。《御覽》卷三作蘇門日月所出。《類聚》卷一引此經作猗天山、蘇門山，日月所出。

〔二〕郭璞云：「音如誼譁之誼。」

有綦山〔一〕。又有摇山。有鼓山〔二〕。又有門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鳥。

〔一〕郭璞云：「音忌。」

〔三〕郭璞云：「音如釜甑之甑。」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一〕。有中容之國〔二〕。

〔一〕珂案：此壑明俊疾山，爲日月所出山之六也。

〔二〕郝懿行云：「中容之國，已見上文。諸文重複離沓，踳駁不倫，蓋作者非一人，書成非一家故也。」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一〕、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二〕、三騅、視肉〔三〕、甘柤，百穀所在〔四〕。

〔一〕郭璞曰：「馬蒼白雜毛爲騅。」珂案：《爾雅·釋畜》云：「蒼白雜毛，騅。」是郭注所本。然《大荒南經》又云：「有赤馬，名曰三騅。」則與「蒼白雜毛爲騅」之説牴牾，所未詳。疑此經三青馬、三騅均《大荒南經》首節所謂「雙雙」之獸，詳該節注。

〔二〕珂案：遺玉，已見《海外北經》「平丘」節。三青鳥，已見《海内北經》。《大荒西經》亦云：「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大鶩，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然彼乃爲西王母取食之三青鳥，此則疑當是「雙雙」之鳥之類，詳《大荒南經》首節注。

〔三〕郭璞云：「聚肉有眼。」珂案：視肉已見《海外南經》「狄山」節郭注。

〔四〕郭璞云：「言自生也。」郝懿行云：「《海外北經》云：『平丘甘柤、甘華，百果所在。』

鬼

有女和月母之國〔一〕。有人名曰鬼〔二〕，北方曰鬼，來之風曰狹〔三〕，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四〕，使無相閒出没，司其短長〔五〕。

〔一〕郝懿行云：「女和月母即羲和常儀之屬也。謂之女與母者，《史記·趙世家》索隱引譙周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蓋以此也。」

〔二〕郭璞云：「音婉。」

〔三〕郭璞云：「言亦有兩名也；音剡。」珂案：經文「來之風」準以《大荒東經》「來風曰俊」、《大荒西經》「來風曰韋」文例，當衍「之」字。又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云：「《大荒東經》之古本當爲『北方曰狹，風曰鬼』，《莊子》書中亦有堅證：其《天地篇》有曰：『諄芒將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

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苑風，當即《大荒經》所謂『來之風曰

應龍

鼈』。」說亦可供參考。

〔四〕珂案：經文「處東極隅」疑當作「處東北隅」，「東北海外」，後節言「大荒東北隅中」，知此亦必位在東北，二也；《大荒西經》云：「有人曰石夷，……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石夷亦四方神之一，既曰「處西北隅」，與之相對之鼈，亦必當曰「處東北隅」，三也。有此三者，以知此經「東極」當是「東北」之誤。

〔五〕郭璞云：「言鼈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閒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一〕，有山名曰凶犁土丘〔二〕。應龍處南極〔三〕，殺蚩尤與夸父〔四〕，不得復上〔五〕。故下數旱〔六〕，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七〕。

〔一〕王念孫云：「《御覽》十一作東荒之北隅，卅五同。《類聚·災異部》（卷一百）作東荒北隅。」珂案：影宋本《御覽》卷卅五作東荒之北隅，卷十一仍從

《類聚》作東荒北隅。

〔二〕郝懿行云：「《史記・五帝紀》索隱引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即此。黎、犂古字通。」珂案：唐王瓘《軒轅本紀》（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云：「（黃帝）殺蚩尤于黎山之丘。」說本此。然蚩尤被殺之地，或又傳在南方。《大荒南經》云：「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郭璞注云：「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其械，化而爲樹也。」或又傳在東方。《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青丘，東方地名也。或又傳在中冀。《周書・嘗麥篇》云：「蚩尤乃逐帝（赤帝），爭于涿鹿之河（阿），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中冀蓋即《大荒北經》所記冀州之野，亦即涿鹿之河（阿）也。然《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傳戰執尤於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解者，宋之解州，今山西之解縣也。沈括《夢溪筆談》卷三云：「解州鹽澤，滷色正赤，俚俗謂之『蚩尤血』。」則解州雖不必如《路史》所附會之中冀，後世固亦有蚩尤被殺於其地之神話也。蚩尤被殺之地，於不同之諸說中，要以冀州之野即涿鹿之阿爲近正。至此經之凶犂土丘固應龍所居之地，未必即蚩尤夸父被殺之地，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此丘者，亦由誤讀經文而生之附會也。

〔三〕郭璞云：「應龍，龍有翼者也。」珂案：《廣雅・釋魚》云：「有翼曰應龍。」郭說本此。又經文「應龍處南極」，蓋謂處凶犂土丘之南極也。

〔四〕郭璞云：「蚩尤作兵者。」珂案：《管子·地數篇》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吕氏春秋·蕩兵篇》云：「人曰：『蚩尤作兵。』」《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云：「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大荒北經》亦云：「蚩尤作兵伐黄帝。」此郭注所本也。此經「應龍殺蚩尤與夸父」，又見於《大荒北經》，云「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應龍殺蚩尤與夸父者，蓋夸父與蚩尤同爲炎帝之裔，在黄炎鬥爭中，蚩尤起兵爲炎帝復仇，夸父亦加入蚩尤戰團，以兵敗而被殺也。説已見《海外西經》「形天」節注。

〔五〕郭璞云：「應龍遂住地下。」郝懿行云：「《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云：『應龍遂在地。』蓋引郭注之文也。今文住字當作在，下字蓋衍。」珂案：王念孫校與郝同。

〔六〕郭璞云：「上無復作雨者故也。」

〔七〕郭璞云：「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郝懿行云：「劉昭注（《後漢書》）《禮儀志》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土龍致雨見《淮南·説山訓》及《墜形訓》。又《楚詞·天問》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注云：『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遵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案後世以應龍致雨，義蓋本此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一〕。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二〕，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三〕。

〔一〕珂案：《御覽》卷五十引此經七千作七十，蓋譌也。

〔二〕郝懿行云：「《說文》（五）云：『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薛綜注（《文選》）《東京賦》云：『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韋昭注《國語》（《魯語》）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繰（下尚漏引「人面猴身能言」數字——珂）。』案此三說夔形狀俱與此經異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引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蓋本此經爲說也。其文與今本小有異同：流波山作流山，又以其皮爲鼓作以其皮冒鼓，劉逵注《吳都賦》引此經亦作冒字，是也。《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作流波山，與今本同，而下文小異。」珂案：《御覽》卷五十引此經其聲如雷作其音如雷，其名曰夔作名曰夔，以其皮爲鼓作以其皮作鼓。

〔三〕郭璞云：「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珂案：雷神已見《海內東經》。郝懿行云：「《莊子》釋文本此經及劉逵注《吳都賦》引此經，並無橛以雷獸之骨及以威天下四字，《北堂書

鈔》一百八卷引有四字。」

珂案：流波山一足夔神話亦黃帝與蚩尤戰爭神話之一節。《繹史》卷五引《黃帝內傳》云：「黃帝伐蚩尤，玄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大荒北經》）引《廣成子傳》云：「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旄牛皮爲鼓，九擊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即其事也。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十

山海經第十五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一〕，有獸，左右有首〔二〕，名曰跐踢〔三〕。

〔一〕郭璞云：「赤水出昆侖山，流沙出鍾山也。」珂案：郭注「赤水出昆侖山，流沙出鍾山」，俱見《海內西經》。

有三青獸相並，名曰雙雙〔四〕。

〔二〕郝懿行云：「并封前後有首，此左右有首，所以不同并封，見《海外西經》。然《大荒西經》之屏蓬即並蓬也，亦云左右有首。」珂案：此「左右有首」之跐踢，亦并封之類也，蓋獸牝牡相合之象，說已見《海外西經》「并封」節注。

〔三〕郭璞云：「出狹名國；跐惕兩音。」郝懿行云：「狹名國未詳所在，疑本在經內，今逸也。」

畢沅云：「《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肉之美者，述蕩之擊。」』高誘注曰：『獸名，形則未聞。』案即是此也。又案趹踢當爲述蕩之誤，篆文走、足相似，故亂之。」珂案：果如畢說，或述蕩是趹踢之譌，亦未可知。

〔四〕郭璞云：「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郝懿行云：「郭引宣五年傳文也。楊士勛疏引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是以雙雙爲鳥名，與郭異也。」珂案：雙雙之獸（或鳥），亦并封之類也。然雙雙而謂「三青獸相並」則所未詳。《大荒東經》所謂「三青馬」、「三青鳥」、「三騅」，疑亦雙雙之類也。

雙雙

趹踢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一〕。赤水之東，有〔二〕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三〕。爰有文貝〔四〕、離俞〔五〕、鴟久〔六〕、鷹、賈〔七〕、委維〔八〕、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一〕郭璞云：「流極於此山也。」珂案：《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即此。

〔二〕郝懿行云：「《藝文類聚》八十四卷及《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五卷竝引此經無有字。」

〔三〕郭璞云：「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基在今九疑之中。」郝懿行云：「《海內南經》既云『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此又云『舜與叔均之所葬』，蓋以爲舜之子也。然舜子名義鈞，封於商，見將朱、均二人皆於此焉堋邪？又郭云叔均，商均；著《竹書紀年》（今本——珂），不名叔均。而《大荒西經》有叔均，爲稷弟台璽之子，《海內經》又有叔均，爲稷之孫，準斯以言，此經叔均，蓋未審爲何人也。郭云：『基在今九疑之中。』基當爲墓字之譌。《御覽》五百五十五卷引此注作『墓今在九疑山中』也。」珂案：郭注「基在今九疑之中」，王念孫亦校基作墓。又云：「《西經》（《大荒西經》）云：『稷之弟台璽生叔均。』是叔均，實是商均，《海內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王、郝俱不以郭注叔均即商均爲然。然此叔均非商均也。舜與商均同葬蒼梧，並無礙於《海內南經》所叔、商一聲之轉。能與舜同葬，非舜子商均不足當之。

云「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之不同傳説之流播。郝云「將朱、均二人皆於此焉堋」，未免失之拘矣。至叔均又謂是稷弟台璽之子或謂是稷之孫者，尤見神話傳説之錯綜紛歧無定，是書非出自一手，蓋各記其所傳聞，不足異也。

〔四〕郭璞云：「即紫貝也。」珂案：《爾雅・釋魚》郭璞注云：「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即此。

〔五〕郭璞云：「即離朱。」珂案：離朱已見《海外南經》「狄山」節。

〔六〕郭璞云：「即鵂鶹也。」珂案：經文鴟久已見《海外南經》「狄山」節。

〔七〕郭璞云：「賈亦鷹屬。」郝懿行云：「《水經・灅水》注引《莊子》曰：『雅，賈。』馬融亦曰：『賈，烏。』（亦《灅水》注引——珂）皆烏類，非郭義也。」

〔八〕郭璞云：「即委蛇也。」珂案：《海内經》云：「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面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郭於「延維」下注云「委蛇」，是延維亦即此委維也。有關委維即委蛇之神話，詳《海内經》「苗民神延維」節注。

有榮山，榮水〔一〕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二〕。

〔一〕珂案：經文榮山、榮水，吳任臣《廣注》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並作桼山、桼水。

〔二〕郭璞云：「今南山蚺蛇吞鹿，亦此類。」郝懿行云：「南山當爲南方，字之譌也。南方蚺蛇吞

鹿，已見《海內南經》（「巴蛇食象」節——珂）注。」珂案：郭注「南山」，王念孫校亦作「南方」，宋本正作「南方」。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一〕。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二〕。

〔一〕郭璞云：「天帝神仙藥在此也。」珂案：此經下文云：「大荒之中，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說文》一云：「靈，巫也，以玉事神。」是靈、巫古本一字。又巫山有朝雲暮雨神話傳說。疑雲雨山與靈山均即巫山之異名（各詳該節注）。而二地均有神藥，此巫山「帝藥，八齋」之說所由起也。郭注「神仙藥」者，當即是神仙不死藥也。

〔二〕郭璞云：「言主之也。」珂案：或謂黃鳥司察此「食壟」之貪婪玄蛇，防其竊食天帝神藥也。古黃、皇通用無別，黃鳥即皇鳥，蓋鳳皇屬之鳥也。《周書・王會篇》云：「方揚以皇鳥。」《爾雅・釋鳥》云：「皇，黃鳥。」即此是也。《北次二經》泰頭之山有黃鳥，則是別一種鳥，非此。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一〕，榮水窮焉〔二〕。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三〕，姚姓，黍食，使四鳥〔四〕。有淵四〔五〕方，四隅皆達〔六〕，北屬黑水，南屬大荒〔七〕，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八〕，舜之所浴也〔九〕。

〔一〕郝懿行云：「《吕氏春秋·諭大篇》云：『地大則有常祥、不庭、不周。』高誘注以『不周』爲山，則『不庭』亦山名矣，即此。」

〔二〕珂案：榮水出榮山，流極於此也。

〔三〕郭璞云：「蓋後裔所出也。」珂案：《海外西經》有三身國，《海内經》言帝俊生三身，即此。

〔四〕郭璞云：「姚，舜姓也。」珂案：《説文》十二云：「虞舜居姚虚，因以爲姓。」則此經妻娥皇而生三身之帝俊，其爲舜也明矣。

〔五〕珂案：《御覽》卷三九五引此經四作正。

〔六〕郭璞云：「言淵四角皆旁通也。」珂案：經文「四隅皆達」《御覽》卷三九五引達作通。

〔七〕郭璞云：「屬猶連也。」

〔八〕郭璞云：「音驄馬之驄。」珂案：經文「從淵」，宋本作「狷淵」，《御覽》卷三九五引作「縱淵」，引郭注「音驄馬之驄」作「音烏懸反」，疑注文本當作「從（或狷、縱）」，音驄馬之驄；淵，音烏懸反」：各脱其半也。

〔九〕郭璞云：「言舜嘗在此澡浴也。」珂案：《御覽》卷三九五引郭注作「言常在中澡洗」，經於帝俊生三身下又云「舜之所浴」，帝俊之即舜益已明矣。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一〕。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二〕。有羽民之國，

其民皆生毛羽〔三〕。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四〕。

〔一〕郭璞云：「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珂案：甘水已見《大荒東經》。

〔二〕郭璞云：「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

〔三〕珂案：羽民國已見《海外南經》。

〔四〕郭璞云：「即卵生也。」郝懿行云：「郭注羽民國云『卵生』，是羽民即卵生也。此又有卵民國，民皆卵生，蓋別一國。郭云即卵生也，似有成文，疑此國本在經中，今逸。」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一〕。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二〕。有惎惎之山〔三〕。又有蒲山，灃〔四〕水出焉。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六〕，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七〕。有尾山。有翠山〔八〕。

〔一〕郭璞云：「黑水出昆侖山。」珂案：黑水出昆侖西北隅，已見《海內西經》。

〔二〕郭璞云：「即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者也。」珂案：登葆山見《海外西經》「巫咸國」節。

〔三〕郭璞云：「音如券契之契。」

〔四〕郭璞云：「音禮。」

〔五〕郭璞云：「音如隗鼜之隗。」珂案：宋本作「音槐鼜」，今本是也。

〔六〕郝懿行云：「經內丹類非一，此但名之曰丹，疑即丹臒之省文也。」

〔七〕郭璞云：「音票。」珂案：吳寬抄本經文作溧，注作栗。宋本經文作漂，注作栗。毛扆云：「經漂音栗，二者必有一誤，當從吳寬抄本。」何焯校同。從吳寬抄本是也。此經漂音票，與吳寬本異。

〔八〕郭璞云：「言此山有翠鳥也。」郝懿行云：「翠亦尾也。（《禮記》）《內則》云：『舒雁翠，舒鳧翠。』」珂案：郭、郝二氏之說，恐均與山名無關。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一〕。

〔一〕郝懿行云：「《呂氏春秋·本味篇》高誘注云：『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又《穆天子傳》（卷四）云：『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亦此類。」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一〕。

〔一〕郭璞云：「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珂案：不死之國，即不死民，見《海外南經》；不死樹在昆侖山上，見《海內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一〕。

〔一〕郭璞云：「《集韻》云：『痓，充至切，音廁，風病也。』

是痓即風痓之痓。郭氏又音如之，疑有譌字。」珂案：郭注「未詳」，蓋義未詳也。此疑當是巫師詛咒語滲入文中者，《大荒西經》「江山之南棲爲吉」亦同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山海經》「蓋古之巫書」，亦略可見矣。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一〕。

〔一〕郭璞云：「神名耳。」珂案：郭注「神名耳」宋本、吳任臣本作「一神名耳」，是也；毛扆、孫星衍校均增「一」字。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因乎，夸風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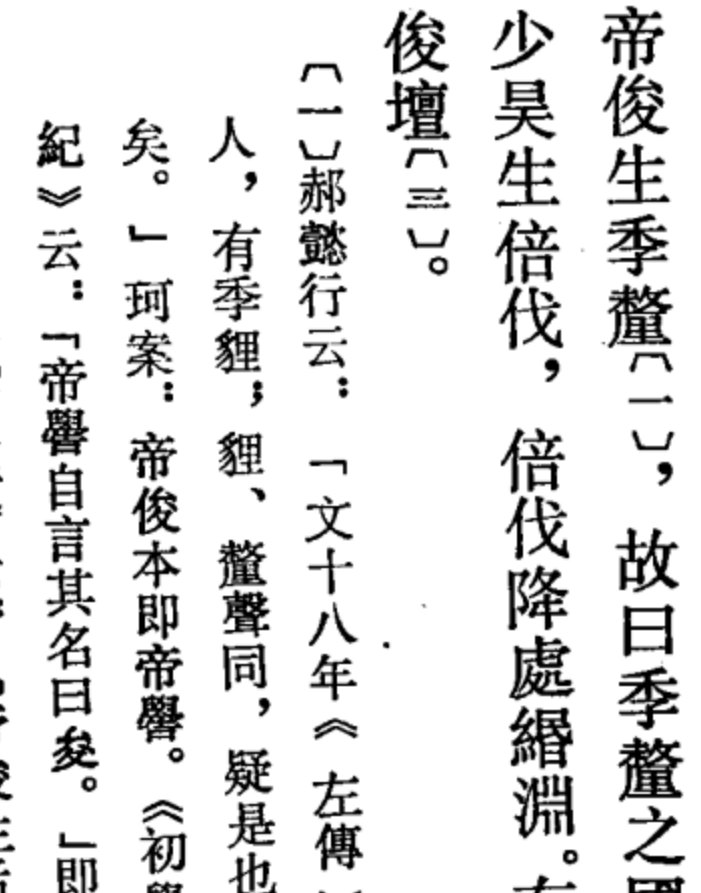
不廷胡余

民〔一〕，處南極以出入風〔二〕。

〔一〕郭璞云：「亦有二名。」珂案：郭注「二名」宋本、毛扆本作「三名」，字之譌也。經文「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揆以《大荒東經》「（有神）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文例，疑當作「有神名曰因乎，南方曰因，來風曰民」，上因字與下二乎字俱衍文，夸風則來風之譌也。

〔二〕郝懿行云：「《大荒東經》有神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此神處南極以出入風，二神處巽位以調八風之氣也。」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一〕，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二〕。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三〕。



季釐

〔一〕郝懿行云：「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才子八人，有季貍；貍、釐聲同，疑是也。是此帝俊又爲帝嚳矣。」珂案：帝俊本即帝嚳。《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云：「帝嚳自言其名曰夋。」即爲最直接而有力之證據。《大荒西經》有「帝俊生后稷。」《大戴禮·帝繫篇》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大荒西經》有「帝俊妻常羲」，《世本·王侯大夫譜》亦有「帝嚳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常儀即常羲也。此經帝俊生季釐同於帝嚳才子八人之季貍，特相同點之一也。

〔二〕郭璞云：「音昏。」

〔三〕郭璞云：「水狀似土壇，因名舜壇也。」珂案：郭注「俊壇」作「舜壇」，是郭復以帝俊即舜矣。

有臷民之國〔一〕。帝舜生無淫，降臷處〔二〕，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三〕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四〕；不稼不穡，食也〔五〕。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六〕。

〔一〕郭璞云：「爲人黃色。」珂案：臷國已見《海外南經》。

〔二〕珂案：經文「降臷處」上，當尚有「無淫」二字。

〔三〕珂案：宋本、毛扆本作盼。

〔四〕郭璞云：「言自然有布帛也。」

〔五〕郭璞云：「言五穀自生也；種之爲稼，收之爲穡。」

〔六〕珂案：臷，盛也。臷民國蓋即《大荒西經》沃民國之類也，言其豐盛饒沃，故曰不績不經，不稼不穡：蓋神之裔，得天獨厚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一〕。

〔一〕郝懿行云：「《大荒北經》云：『不句之山，海水北注焉。』皆脈潛通，故曰入也。下又有天臺高山，爲海水所入。《大荒北經》亦有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皆海之所瀉也。」珂案：海水入山，從科學觀點視之，蓋海侵也。王紅旗《山海經試注》（見《山海經新探》）云：「第四紀最末一次冰期時，世界海平面下降約一百米（海退），今日渤海、黃海、東海

均爲陸地。冰期結束後，海面上升，發生大規模海侵，約七、八千年前達到最盛，海岸綫比今日靠西。洪水泛濫的傳説當與此有關。『海水入焉』即海水把山淹没，此類現象，《山海經》還有多處記載。《孟子》稱『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亦是海侵。」説亦可供參考。

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一〕。

〔一〕郭璞云：「射殺之也。」珂案：羿殺鑿齒，已見《海外南經》。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一〕，桑姓，食黍〔二〕，射蜮是食〔三〕。有人方扞弓射黄蛇〔四〕，名曰蜮人。

〔一〕郭璞云：「音惑。」

〔二〕王念孫云：「《御覽·南蠻六》（卷七九〇）作食桑。」

〔三〕郭璞云：「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名云。」珂案：《詩·何人斯》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楚辭·大招》亦云：「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蜮之爲害，可以見矣。《説文》十三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漢書》作短弧。《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顔師古注云：「即射工也，亦呼水弩。」《博物志·異蟲》云：「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餘説蜮者大同小異，多難悉記，實可畏

也。惟《古小說鉤沉》輯《玄中記》云：「蜮長三四寸，蟾蜍、鸜鵒、鴛鴦悉食之。」幸亦見制於物矣。而此經蜮民，乃「射蜮是食」，則亦除害之異人也。

〔四〕郭璞云：「扜，挽也，音紆。」郝懿行云：「扜亦音烏，扜訓挽者，《呂氏春秋·壅塞篇》云：『扜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扜，引也。』義同郭。《玉篇》云：『扜，持也。』」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一〕，是爲楓木〔二〕。

〔一〕郭璞云：「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爲樹也。」郝懿行云：「郭注摘棄之摘當爲擿，字之譌也。」

〔二〕郭璞云：「即今楓香樹。」

珂案：關於蚩尤被殺神話，已見《大荒東經》「應龍」節注：蓋傳說非一，此其一也。《路史·後紀四·蚩尤傳》于記蚩尤被殺之後，復說云：「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爲貪戒。」其說當有所本。羅苹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爲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爲獸形，傅以肉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大荒北經》引《博古圖》略同此說。）揆其所說，殆

饕餮也。《左傳》文公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而蚩尤姜姓，亦炎帝之苗裔，故說蚩尤即是此縉雲氏之「不才子」饕餮，乃大有可能也。《呂氏春秋·先識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報更也。」然殷周鼎彝所著饕餮圖形，實非「無身」也，其全部之身已圖案化而爲首矣，細視之則尾足俱在，其背且傳有肉翅，正《路史》注所說蚩尤形像也。《呂覽》所云，殊未省察，不足信也。然謂是「饕餮」則無可疑。《北次二經》云：「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注云：「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也。」《圖讚》大體與注相同，惟於「食人未盡」下作「還自齦割」，則尤形象生動而達意。郭注狍鴞即饕餮，當有古說憑依，非臆說也。而狍鴞爲物，固「羊身、虎齒、人爪」，非如《呂覽》所說「有首無身」者。郭注多取《呂覽》之說，獨棄「有首無身」一語，更證以今殷周鼎彝饕餮圖形，以知《呂覽》此說蓋妄也。《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與狍鴞、饕餮之貪惏，義固相應，故古以蚩尤比於狍鴞、饕餮之獸而著於鼎彝，非無因也。《神異經·西南荒經》云：「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狠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此經作『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於義爲長）。强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

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是又後世本諸《吕氏春秋》而於饕餮加以神話化之狀寫者也。果蚩尤即饕餮之説可以成立，則前代統治者於蚩尤之嫉惡詆毀，亦已甚矣。而民間相傳，則頗見同情之意。《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七月祀之。」《述異記》亦云：「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又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云：「（黄帝）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黄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服。」類乎此者，尚可臚舉。此經蚩尤棄其桎梏，化爲楓木，特其一端耳。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一〕。

〔一〕郭璞云：「音如柤棃之柤。」珂案：經文「祖狀之尸」，宋本、毛扆本均作「柤狀之尸」，與郭注「音如柤棃之柤」字同，蓋譌也。

祖狀之尸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一〕，幾姓，嘉穀是食。

〔一〕郭璞云：「皆長三尺。」珂案：焦僥國已見《海外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豕塗之山〔一〕，青水窮

焉〔三〕。有雲雨之山〔三〕，有木名曰欒〔四〕。禹攻雲雨〔五〕，有赤石焉生欒〔六〕，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七〕。

〔一〕郭璞云：「音朽。」郝懿行云：「《玉篇》云：『死或作朽。』是歿、朽古字同，歿、醜聲相近，歿塗即醜塗也。已見《西次三經》昆侖之丘。」珂案：《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郭璞注：「醜塗，亦山名也。」

〔二〕郭璞云：「青水出昆侖。」郝懿行云：「青、清聲同，《西次三經》云：『昆侖，洋水出焉。』郭云『洋或作清』，即此也。」

〔三〕珂案：歿塗（醜塗）山在昆侖西南，雲雨山復在歿塗山附近，以地望衡之，當即此經前文所記之巫山，亦《大荒西經》所記之靈山也（說已見前）。

〔四〕珂案：經文「有木名曰欒」下，宋本、毛扆本均有郭注「音鸞」二字，今本脫去之也。

〔五〕郭璞云：「攻謂槎伐其林木。」

〔六〕郭璞云：「言山有精靈，復變生此木於赤石之上。」郝懿行云：「《初學記》三十卷引《拾遺記》云：『黑鯤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或死，骨肉皆消，唯膽如石上仙欒也。』義正與此合。」

〔七〕郭璞云：「言樹花實皆爲神藥。」珂案：欒實如建木實，見《海內南經》，郭注本此經爲說。禹攻雲雨神話，當即禹巫山治水之神話也。經文「赤石生欒」，郭注以爲「精靈變生」，或舊有

成說，惜其詳已不可得而聞矣。巫山舊有高唐神女神話（見宋玉《高唐賦序》），謂神女瑤姬入楚懷王夢，自云是「巫山之女，旦爲朝雲，暮爲行雨」，因薦枕席。疑此巫山之或稱「雲雨山」也。而唐末杜光庭《墉城集仙録》乃謂禹理水駐巫山下，遇大風振崖，功不能興，得雲華夫人即瑶姬之助，始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此雖後起之説，然知民間古固亦有禹巫山治水之神話也。其原始狀態維何？則曰：此經之「禹攻雲雨」是矣。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一〕，食黍。有鯈姓之國〔二〕。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鋈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三〕。

〔一〕吳任臣云：「《世本》云：『顓頊生僞，僞字伯服。』」珂案：疑經文當作「有國曰伯服，顓頊伯服」，脱「伯服」二字。

〔二〕郭璞云：「音如橘柚之柚。」

〔三〕郭璞云：「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内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郝懿行云：「昆吾，古諸侯名，見《竹書》。又《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爲昆吾』也。郭又引《音義》以爲山名者，《中次二經》昆吾之山是也。所引《音義》未審何人書名，蓋此經家舊説也。」珂案：郝説「昆吾，古諸侯名，見《竹書》」者，今本

《竹書紀年》夏仲康六年「錫昆吾作伯」是也，然是書僞撰，不足信。又引《大戴禮・帝繫篇》云者，蓋出於《世本》；《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帝繫篇》云：「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而不育。剖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鏗，是爲彭祖；其四曰求言，是爲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大戴禮》文字小有異同，然當以《世本》爲準。據此則昆吾亦古神性之英雄也。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一〕，食魚，使四鳥。

〔一〕郭璞云：「或曰即奇肱人，疑非。」珂案：郭說「即奇肱人」，又云「疑非」者，《海外西經》「奇肱之國」郭注云：「肱或作弘」，肱、弘聲同，古字通用，似此張弘即奇肱矣。然「張」非「奇」也，故郭又云「疑非」也。案此「張弘」實即《海外南經》所記之「長臂國」也。《穆天子傳》卷二云：「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郭注云：「即長臂人也，見《山海經》。」張、長形音俱近，是張弘即長肱亦即長臂矣。況此張弘「在海上捕魚」，復與長臂國人「捕魚水中」職業相同，二國所處又俱南方，則此張弘之國之爲《海外南經》長臂國，斷無可疑也。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一〕。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二〕。維宜芑芑，穆楊是食〔三〕。有驩頭之國。

〔一〕珂案：此「捕魚于海」之「鳥喙、有翼」之人，即下文所説驩頭也。

〔二〕郭璞云：「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行而已。」珂案：郭注「用行」，吳任臣本作「周行」。驩頭國已見《海外南經》，作「讙頭國」，節注。此又云鯀妻士敬、士敬子炎融生驩頭者，蓋傳聞不同而異辭也。

〔三〕郭璞云：「《管子》説地所宜云：『其種穋、秬、秠、黑黍。』皆禾類也。苣，黑黍；今字作禾旁。起、秬、虮三音。」郝懿行云：「經蓋言驩頭食海中魚，又食芑苣穋楊之類也。穋亦禾名，今未詳。《説文》（七）云：『稑，疾孰也。』或作穋，音義與此同。又案郭引《管子·地員篇》文，其穋秬之字，今誤作穋杞也。」珂案：《管子·地員篇》云：「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是郭注「穋、秬、黑黍」當作「穋、杞、黑秀」。王念孫校此黑黍正作黑秀。《楚辭·天問》敘鯀之神話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並投而鯀疾修營？」郭沫若先生譯此數語云：「道路阻絶，被流東裔，鯀何以又越過了岑巖？巫師何能使他復活，死後又化爲黄熊作怪？要大家播種黑小米，把萑苻雜草都剷除開？何以卻要把他流竄，把鯀恨得這樣厲害？」（《屈原賦今譯》）除首二句略有可商之外（詳《海外西經》「窮山」節注），餘均甚得原詩旨意。疑《天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二語與此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二語於神話上有相當聯繫：或鯀於水厄未解、死後化熊、求活於諸巫之際，「要大家播種黑小米」以救荒者，並包括其行將遠竄南海之裔孫讙頭在内也。此「人面、鳥喙、有翼」之讙

頭國人之「維宜芭苴，穋楊是食」也。以書闕有間，其詳不可得知矣。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一〕。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二〕、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三〕。有申山者。

〔一〕郭璞云：「即狄山也。」珂案：狄山已見《海外南經》。

〔二〕珂案：宋本、毛扆本、項絪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鷹下俱有賈字，此脫。

〔三〕珂案：《大荒西經》云：「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榦，青葉，名曰朱木。」即此。唯青葉當作青華，蓋字形之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一〕，海水入焉〔二〕。

〔一〕王念孫云：「《御覽·地部》十五（卷五〇）引無高山二字，《地部》廿五（卷六〇）同。《類聚·水部上》（卷八）同。」珂案：無高山二字是也，此疑郭注誤入經文者。

〔二〕珂案：經文「海水入焉」疑當作「海水南入焉」，南字誤脫於下文「東南海之外」句中。經記海水入山之山凡五：一即此經前文之融天山，云「海水南入焉」；二即此；三即《大荒北經》之先檻大逢山，云「海北注焉」；四即同經之北極天櫃山，云「海水北注焉」；五即同經之不句山，今本云「海水入焉」，然《藏經》本水下有北字，是仍當作「海水北入焉」。諸山記海水所入，俱有表示方位之南北字樣，知此當亦不能例外。南字誤脫於下文句中，蓋無可疑也。

東南海之外〔一〕，甘水之間〔二〕，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三〕，方日浴〔四〕于甘淵〔五〕。羲和者，帝俊之妻〔六〕，生十日〔七〕。

〔一〕珂案：《北堂書鈔》卷一四九、《御覽》卷三引此經並無南字，無南字是也。南字當是由上文「海水南入焉」句誤脫於此者，已詳上節注中。此節疑亦當在《大荒東經》「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之後，甘淵蓋即湯谷也，其地本當在東方，說詳《大荒東經》首節注。

〔二〕郝懿行云：「《初學記》一卷及《太平御覽》三卷引此經作甘泉之間，《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此經仍作甘水之間。」

〔三〕王念孫云：「（《後漢書》）《王符傳》無名字，《初學》（卷一）同，《書鈔·天部一》（卷一四九）作名，《類聚·天部上》（卷一）作名曰。」

〔四〕珂案：日浴，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並作浴日，諸書所引亦均作浴日，作浴日是也。《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可證。

〔五〕郭璞云：「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歸藏》）《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郝懿行云：「《藝文類

聚》（卷一）、《初學記》（卷一）及李賢注《後漢書·王符傳》引此經並作『浴日于甘泉』，疑避唐（李淵——珂）諱改淵爲泉耳。《初學記》（卷三）引經『浴日于甘泉』在『是生十日』句之下，與今本異。又引郭注云：『羲和能生日也，故曰爲羲和之子』云云，亦與今本異。」珂案：郭注二暘谷宋本均作湯谷。

〔六〕吳任臣云：「《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大荒西經》又有帝俊妻常羲，疑與常儀及此經羲和通爲一人耳。」珂案：吳、郝說羲和即常羲俱非也。考帝俊三妻，一羲和，即此經生十日者；一娥皇，即此經前文生三身之國者：各俱有不同裔子，則生日之羲和當非生月之常羲可知矣。至於郝說帝俊妻常羲與帝嚳次妃娵訾氏女常儀爲一人則是也，已見前「季釐之國」節注。

〔七〕郭璞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王念孫云：「《王符傳》注（經文）生上有是字，《御覽·天部三》（卷三）同，《類聚·天部上》（卷一）同，《初學》（卷一）同。」郝懿行云：「郭注生十日下，疑脫日字（當作「生十日，日數十也」），王念孫校同——珂）。羲和十子，它書未見，《藝文類聚》五卷引《尸子》曰：『造曆數者羲和子也。』然其名竟無考。」

珂案：郭注「羲和生十日」，多以人事現象釋神話，於義無當，其云「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

尤迂，蓋於神話缺少理解也。羲和生十日者，天上之日十也；猶常羲生月十二，天上之月十二也。古神話蓋以天、地、日、月、星辰均神所創造，故言生日生月，非「生子以日名名之」也。至於日之數十而月之數十二者，洪古災變之際，人民想象中之夸張也。今留一日一月者，有神性英雄射落之也。苗族、彝族均有射日射月神話，即其證。今神話中唯有羿射九日神話而無射月神話者，蓋已散亡也。推想古傳，既有《淮南子》所記羿妻常娥竊藥奔月神話，則其餘十一月，或亦由羿射落之，未可知也。羿射九日，神話中又有「落爲沃焦」之說（見《莊子·秋水篇》成玄瑛疏引《山海經》，今本無），則益見此一英雄神力之偉大也。沃焦者，《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莊子》司馬彪注云：「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之，莫不燋盡，故名沃燋焉。」《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亦云：「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故水東南流而不盈也。」蓋歸墟之類，此羿射九日神話之餘音也。羲和在《山海經》爲日母，在《淮南子》又一變而爲日御。《初學記》卷一引《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食；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高誘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

蜦，經於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今《淮南子·天文篇》文小有異同，其最大差異爲《初學記》引「爰止羲和，爰息六螭」二語，今本作「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蓋後人不明古誼而妄改之也。此文記羲和御日而行，歷諸程途，景象之瑰奇偉麗，亦不減於生日浴日，蓋神話之演變也。至《洞冥記》乃又演變爲三足烏駕日車。卷四云：「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撝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羲和雖仍爲日御，駕車者已非六龍。至於《書·堯典》以羲和爲羲氏和氏二人，且爲掌天地四時之官，則又神話之歷史化，不足論矣。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一〕，枝榦皆赤，黃葉。有青馬〔二〕。有赤馬，名曰三騅〔三〕。有視肉。華〔二〕，枝榦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

〔一〕珂案：甘柤見《海外北經》「平丘」節注。

〔二〕珂案：甘華亦見《海外北經》「平丘」節。

〔三〕珂案：青馬已見《海外東經》「琵丘」節。

〔四〕珂案：三騅已見《大荒東經》「三青馬、三騅」節。經文既云「有赤馬，名曰三騅」，則三騅非三騅也，當是一動物之名，疑即此經首節所謂「雙雙」之獸之類，詳該節注。

有小人名曰菌人〔一〕。

〔一〕郭璞云：「音如朝菌之菌。」郝懿行云：「此即朝菌之菌，又音如之，疑有譌文。或經當爲菌狗之菌。菌人蒼靖人類也，已見《大荒東經》。」珂案：《太平廣記》卷四二八引《博物志》逸文云：「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其君朱衣元冠，乘駱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車，抵（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咋，並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藥也。」或即菌人之類也。吳任臣《廣註》引《南越志》云：「銀山有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死，日出復然。」又引《事物紺珠》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亦斯之類與？此種小人，亦小人之變種，不過使之由動而植而已。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一〕。

〔一〕珂案：即《海外北經》平丘、《海外東經》駹丘之類，蓋古神人所居之地也。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十二

山海經第十六

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一〕，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東有幕山〔二〕。有禹攻共工國山〔三〕。

〔一〕郭璞曰：「《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币也。」珂案：郭注引《淮南子·天文篇》文。今本云：「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今作「天柱折，地維絶」（《論衡談天篇》、《列子湯問》篇並同）爲異。《楚辭·天問》云：「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云：「康回，共工名也。」又引《淮南子》，與此注同。蓋各所見本異也。經文「不周負子」，《文選·甘泉賦》、《思玄賦》注及《太平御覽》卷五九引并無

「負子」二字，郭注亦祇釋「不周」，「負子」二字蓋衍文。《西次三經》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汸澤，河水所潛也。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郭璞注云：「此山形有缺壞不周帀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即此。

〔二〕珂案：《三餘帖》（見百二十卷本《說郛》）云：「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董永）經此，董子思飲，揚北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撥六英寶釵，祝而畫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經文寒暑之水，亦斯之類與？

〔三〕郭璞云：「音莫。」

〔四〕郭璞云：「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歸藏》）《啟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珂案：此經所記，蓋有二事，均共工神話之零片散見於此者。一曰「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是以山名不周，郭注引《淮南子・天文篇》文是已。一曰禹治洪水，逐共工，郭引《海外北經》禹殺相柳（《大荒北經》作『相繇』）事是已。然細按之，共工與顓頊爭及共工與禹爭，要無非黃炎鬥爭神話之餘緒而已。以其所爭之對象不同，而其人亦或爲正面，或爲反面，蓋皆神話流傳之演變，非可以一概而論也，說已詳《海外北經》「禹殺相柳」節注中。郭注引《歸藏・啟筮》「共工人面，蛇身，朱髮」，《神異經》亦引述之，而云「貪惡愚頑」，則亦詆毀之甚矣。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一〕。

〔一〕郭璞云：「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一〕，化爲神，處栗廣之野〔二〕，橫道而處〔三〕。

〔一〕郭璞云：「或作女媧之腹。」

〔二〕郭璞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珂案：郭注「其腹化爲此神」，《藏經》本腹作腸，《太平御覽》卷七八引同。

〔三〕郭璞云：「言斷道也。」

女媧

珂案：女媧之名，首見於《楚辭·天問》，云：「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注云：「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案王之意或謂《天問》此語當因女媧造人神話而設問，意謂女媧造就他人身體，其「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之「體」又是誰所創造乎？女媧造人神話有二，一則《風俗通所》記者，云：「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

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貧富貴賤之別，乃階級社會階級烙印，非神話本旨，置勿論可也。此女媧造人神話之彰明顯著者也。一則見諸《淮南子·説林篇》，較隱晦，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高誘注云：「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則是以女媧爲主之諸神造人神話也。「黃帝生陰陽」，疑陰陽即陰性性器官。「女媧七十化」，「化」當作「化育」解。《説文》十二云：「女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即此「化育」之意也。郭此注本諸《淮南子》，而以「變」釋「化」，失本旨矣。此寫女媧在多次誕育人類之過程中，諸神俱同參加造人工作，有助其生耳目臂手者。惜詞旨隱晦，竟沈埋不傳。女媧功烈，非僅造人，又兼補天。《淮南子·覽冥篇》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是女媧者，誠天地初闢摩肩盤古之大神矣。宜此經記女媧之腸化爲十神而處粟廣之野，蓋猶盤古垂死化身而爲四極五岳、日月星辰也。然古籍記女媧補天，或又牽連於共工神話中。《論衡·談天篇》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其後《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因之，亦説女媧補天，是因共工觸山而使天地殘毀之故，不過易共工所與

爭之對象頗頊爲祝融而已。二文若非譌傳，即係誤記，實未得古神話本貌。古神話蓋以女媧補天爲一事，共工觸山又爲一事，二者並不相涉也。女媧所補之「天」，乃洪古時代，由於今已不能詳悉之某種原因——自然界大變動或神國大擾亂——所導致之「四極廢、九州裂」之天地大殘毀之「天」，故有「斷鼇足以立四極」等語。而共工觸山所造成之毀壞，則局面較小，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且毀壞以後，至今未聞修復，故始日月西移，百川東注，不周壞而不币。且不周，天柱也，共工觸山「折天柱」者，折天之一柱也，又何用女媧「斷鼇足以立四極」爲？則觸山與補天之不相涉也明矣。補天神話自應在觸山神話之前。又女媧神話，稍後又與伏羲神話相結合，謂女媧、伏羲兄妹締婚而繁衍人類。《通志》卷一《三皇紀》第一引《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而漢代石刻畫與塼畫中，恒有人面蛇身之伏羲、女媧交尾象。《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亦云：「伏羲鱗身，女媧蛇軀。」知女媧兄妹結婚之說由來亦古矣。唐李冗《獨異志》云：「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除「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仍是封建社會產物外，餘則此一神話之概略也。此一神話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猶傳有之，其內容則更近原始，云，伏羲女媧兄妹入葫蘆逃避洪水而結婚而再造人類，則是已兼古神話中女媧造人、補天（女媧補天亦有「水浩洋而不息」、「積蘆灰以止

淫水」語）之部分情節矣。

有人名曰石夷〔一〕，來風曰韋〔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三〕。

〔一〕珂案：據《大荒東經》「（有人）名曰折丹，東方曰折」、「有人名曰鬼，北方曰鬼」及《大荒南經》「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文例，此經「有人名曰石夷」句下，疑脱「西方曰夷」四字。

〔二〕郭璞云：「來或作本也。」

〔三〕郭璞云：「言察日月晷度之節。」郝懿行云：「《大荒東經》『女和月母國』節注〔四〕——珂）以止日月，司其短長，此又云『司日月之長短』者，西北隅爲日月所不到，然其流光餘景，亦有晷度短長，故應有主司之者也。」珂案：經文司日月之長短，《藏經》本作司日月短長。

石夷

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一〕。

〔一〕郭璞云：「《爾雅（釋鳥）》云：『狂，夢（今本作鸏——珂）鳥。』即此也。」珂案：郭注《爾雅·釋鳥》，亦引此經文。狂，《玉篇》作鸑，疑即鳳凰之屬，已見《海外西經》「滅蒙鳥」節注。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一〕。

〔一〕珂案：白氏之國，宋本、藏經本、毛扆本、吳任臣本氏均作民，作民是也。白民國已見《海外西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一〕。

〔一〕郭璞云：「脚長三丈。」郝懿行云：「長脛即長股也，見《海外西經》。郭云脚長三丈，正與彼注同。一本作三尺，誤也。《藏經》本作脚步五尺，亦與前注不合。」

有西周之國，姬姓〔一〕，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二〕，稷降以百穀〔三〕。稷之弟曰台璽〔四〕，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五〕。有赤國妻氏〔六〕。有雙山。

〔一〕郝懿行云：「《說文》（十二）云：『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史記·周本紀》云：『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斄，后稷所封。』然則經言西周之國，蓋謂此。」

〔二〕郭璞云：「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郝懿行云：「帝嚳名夋，夋、俊疑古今字，不須依郭改俊爲嚳也。然經中帝俊屢見，似非一人，未聞其審。《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上妃，有邰

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后稷。』《史記·周本紀》同。郭云嚳第二妃，誤也。」珂案：經言「帝俊生后稷」，亦帝嚳生后稷也。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農神，而又附會於東方民族神話中，故言「帝俊生」也。實則后稷之生，與俊嚳俱無關係，乃出於原始母權制社會時期「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商君書·開塞篇》語）之「感天而生」之神話也。《詩·生民》首詠其事，其後《史記·周本紀》又從而記之，云：「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悦，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置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長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除「姜原爲帝嚳元妃」一語爲神話牽合於歷史不可信外，餘均得其厓略矣。《楚辭·天問》記后稷之神話亦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激切，何逢昌之？從「馮弓挾矢」句觀，似后稷亦如羿之以善射聞，以典籍散亡，其詳不可知矣。

〔三〕珂案：經文「稷降以百穀」者，謂稷自天降嘉穀之種以爲農殖之需，稷之神性於此可見。《書·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此之謂也。

〔四〕郭璞云：「音胎。」

〔五〕珂案：《海内經》云：「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即此。叔均或爲后稷弟子，或又爲其孫者，以傳聞不同而記載小有歧異也。《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后稷教民稼

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淮南子·氾論篇》云：「周棄作稼穡，死而爲稷。」后稷在古神話傳說中爲農事之創制發明者。此經云「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者，蓋叔均又繼承后稷之業而發揚光大者也。

〔六〕珂案：《海內經》「巧倕、叔均」節「大比赤陰」句下郝懿行注云：「『大比赤陰』四字難曉，推尋文義，當是地名。《大荒西經》說叔均始作耕，又云，有赤國妻氏，然則大比赤陰豈謂是與？」郝說大比赤陰即赤國妻氏，是也，然謂是地名則非，疑均是人名。「大比」之「比」，或即「妣」之壞文，大妣與妻氏義正相應，或指后稷之母姜原乎？未可遽定也。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一〕，名曰柜格之松〔二〕，日月所出入也〔三〕。

〔一〕珂案：《初學記》卷一引此作青松。

〔二〕郭璞云：「木名，音矩。」

〔三〕珂案：此方山爲日月所出入唯一之山也，然而地在西荒，何可云「出」，此神話之山，誠如郭璞所云：「不可以常理推」（《海內西經》「貳負」節郭注）矣。

西北海之外〔一〕，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二〕。食

北狄

穀，使四鳥。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十卷引此經無北字，明《藏》本亦同。」

〔二〕郝懿行云：「先當爲天，字之譌也。《淮南·墬形訓》海外三十六國中有天民，天古作旡，或作旡，字形相近，以此致譌。」珂案：郝說是也；王念孫校同。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一〕。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二〕，老童生祝融〔三〕，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四〕。

〔一〕郭璞云：「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

〔二〕郭璞云：「《世本》云：『顓頊娶於滕璜氏，謂之女禄，産老童也。』」珂案：滕璜，宋本、《藏經》本作滕墳，《大戴禮·帝繫篇》作滕奔。云「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禄氏，産老童。」《西次三經》云：「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注：「耆童，顓頊之子。」即此老童也。

〔三〕郭璞云：「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珂案：據《海内經》，祝融乃炎帝之裔，據此經則又爲黃帝之裔（此經祝融爲

太子長琴

顓頊孫，《海內經》顓頊爲黃帝曾孫，故云），亦傳聞不同而各異其辭也。

〔四〕郭璞云：「創制樂風曲也。」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卷引此經無風字。《西次三經》騩山云：『老童發音常如鍾磬。』故知長琴解作樂風，其道亦有所受也。」

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一〕。

〔一〕珂案：經內五采鳥凡數見，均鳳凰、鸞鳥之屬也。明《藏》本皇鳥作鳳鳥，鳳鳥作鳳皇，與此異。

有蟲狀如菟〔一〕，胷以後者裸不見〔二〕，青如猨狀〔三〕。

〔一〕郝懿行云：「菟、兔通。此獸也，謂之蟲者，自人及鳥獸之屬，通謂之蟲，見《大戴禮·易本命篇》。」

〔二〕郭璞云：「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

〔三〕郭璞云：「狀又似猨。」郝懿行云：「此獸即㲋也。《說文》（十）云：『㲋，獸也，似兔，青色而大。』此經云『狀如菟』是也。又云如猨者，言其色，非謂狀似兔，又似猨也。猨，明《藏》本作蝯，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一〕。

〔一〕珂案：此豐沮玉門山爲日月所入山之一也。

有靈山〔一〕，巫咸、巫即、巫肦〔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

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一〕。

〔一〕珂案：靈山，疑即巫山。《說文》一云：「靈，巫也，以玉事神。」《楚辭·九歌·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王逸注：「靈、巫古本一字，而此山復有諸巫採藥往來，「百藥爰在」，與《大荒南經》巫山爲靈子。」是靈、巫古本一字，而此山復有諸巫採藥往來，「帝藥，八齋」之情景相類，因疑此靈山即彼巫山也。

〔二〕珂案：經文「巫盼」，宋本作「巫盻」。

〔三〕郭璞云：「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珂案：經言「十巫從此升降」，即從此上下於天，宣神旨、達民情之意。靈山蓋山中天梯也。諸巫所操之主業，實巫而非醫也。郭云「群巫上下此山采之（藥）」者，特其餘業耳，非可以因有「百藥爰在」語遂以醫職替巫職也。說已見《海內西經》「開明東諸巫療窫窳」節注，并參見《海內經》「九丘建木」節注。

西有王母之山〔一〕、壑山、海山〔二〕。有沃之國〔三〕，沃民是處。沃之野，鳳

十巫

鳥之卵是食〔四〕，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五〕。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六〕、白木〔七〕、琅玕、白丹、青丹〔八〕，多銀、鐵。鸞鳳〔九〕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一〇〕。

〔一〕郝懿行云：「西有當爲有西，《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卷引此經作西王母山可證。」珂案：郝說是也，《藏經》本正作「有西王母之山」。王念孫、孫星衍校同。下文有爲西王母取食之三青鳥，可證經文確應作「有西王母之山」。

〔二〕郭璞云：「皆群大靈之山。」

〔三〕郭璞云：「言其土饒沃（藏經本作沃饒——珂）也。」王念孫云：「《類聚·木部下》（卷八九）沃（指經文——珂）下有民字，《文選》十九之十三（《洛神賦》注——珂）同，《御覽·居處六》（卷一七八）同，《珍寶八》（卷八〇九）同，《羽族十五》（卷九二八）同，《木部六》（卷九五七）同。」珂案：郝懿行校《文選·洛神賦》注引此經作「沃人之國」，云，疑避唐（李世民）諱改耳。經文「沃之國」正應作「沃民之國」，見該經「諸天之野」節注。

〔四〕珂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云：「丸，古卵字也。」

〔五〕郭璞云：「言其所懷滋味，此無所不備。」珂案：郭注《海外西經》與此略同。

〔六〕郭璞云：「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卷四）曰：『枝斯璿瑰。』枚、回二音。」郝懿行云：「璇當爲璿，本或作琁，誤也。琁與瓊同，見《說文》（一）。郭音此爲枚，則當爲玫字，亦誤也。晉灼注《漢書》云：『玫瑰，火齊珠也。』若經文爲玫瑰，郭又不得云亦玉名矣。李善注《江賦》及《洛神賦》引此經並作璿瑰，又引郭注云：『璿瑰亦玉名也，琁回兩音。』是知經文『璇瑰』，注文『枚回』，並今本之譌矣。《大荒北經》（首節——珂）正作璿瑰瑤碧，可證。又《玉篇》《廣韻》引此經並作璿瑰瑤碧，瑤作瑤字，形雖異，音義當同。」珂案：郝說是也。郭注枚回，宋本作旋回。王念孫校同。《穆天子傳》「枝斯璿瑰」句，郭璞注：「璿瑰玉名。旋回兩音。」知郭注本不作枚音，枚實今本譌字。

〔七〕郭璞云：「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木也。」郝懿行云：「文木即今烏木也。劉逵注《吳都賦》云：『文木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

〔八〕郭璞云：「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郝懿行云：「黑丹即下文玄丹是也。白丹者，《鶡冠子·度萬篇》云：『膏露降，白丹發。』是其事也。」

〔九〕珂案：鸞鳳，藏經本作鸞鳥，吳任臣本、汪紱本、畢沅本同，作鸞鳥是也；茲經各卷所記均作鸞鳥，無作鸞鳳者，鳳字譌。

〔一〇〕珂案：經文沃之野，《藏經》本沃下多民字。

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二〕。

〔一〕郭璞云：「音黎。」

〔二〕郭璞云：「皆西王母所使也。」珂案：三青鳥已見《海內北經》「西王母」節。

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一〕，畏軒轅之臺〔二〕。

〔一〕郝懿行云：「《藝文類聚》六十二卷引此經無射字，藏經本亦無射字，嚮作鄉，是也。」珂案：郝說是也，王念孫、畢沅均校衍射，孫星衍校嚮作鄉。《大荒北經》云：「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文例與此經同，可證此經下射字實衍，嚮應作鄉。

〔二〕郭璞云：「敬難黃帝之神。」郝懿行云：「臺亦丘也。《海外西經》云：『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一〕。

也〔二〕。

〔一〕珂案：此龍山爲日月所入山之二也。

〔二〕郭璞云：「《穆天子傳》（卷四）曰：『滔水，濁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珂案：郭注《穆天子傳》引經文此二語原作「《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與此經略異，或省言之也。郝懿行云：「食謂食其國邑。（《國語》）《鄭語》云：『主芣騩而食溱洧。』是也。」

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一〕，名曰女丑之尸〔二〕。

〔一〕郭璞云：「袂，袖。」

〔二〕珂案：女丑之尸已見《海外西經》，彼云「以右手鄣其面」，蓋亦圖象之不同也。

有女子之國〔一〕。

〔一〕郭璞云：「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珂案：女子國已見《海外西經》。郭注本《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

有桃山。有蛮山。有桂山〔一〕。有於土山。

〔一〕郝懿行云：「上文已有芒山、桂山。芒、蛮聲同也。」

有丈夫之國〔一〕。

〔一〕郭璞云：「其國無婦人也。」珂案：丈夫國已見《海外西經》。

有奇州之山，五采之鳥仰天〔一〕，名曰鳴鳥〔二〕。爰有百樂歌儛之風〔三〕。

〔一〕郭璞云：「張口噓天。」

〔二〕郝懿行云：「嗚烏蓋鳳屬也。《周書·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珂案：郝說是也。鳴鳥即《海內西經》之孟鳥，亦即《爾雅·釋鳥》之鶐

鳥，均鳳類也。見《海外西經》「滅蒙鳥」節注。

〔三〕郭璞云：「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郝懿行云：「《文選》注王融《曲水詩序》引此經儛作舞，餘同。注爰字，明《藏》本作言，是也。」珂案：王念孫亦校爰作言。

有軒轅之國〔一〕。江山之南棲爲吉〔二〕。不壽者乃八百歲〔三〕。

〔一〕郭璞云：「其人人面蛇身。」珂案：軒轅國人「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見《海外西經》。又郭此注六字明《藏》本作經文。

〔二〕郭璞云：「即窮山之際也。山居爲棲。吉者言無凶夭。」

〔三〕郭璞云：「壽者數千歲。」珂案：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已見《海外西經》。

弇茲

西海陼〔一〕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二〕，名曰弇茲。

〔一〕郝懿行云：「《文選》注王融《曲水詩序》引此經儛作舞，餘同。注爰字，明《藏》本作言，是也。」珂案：王念孫亦校爰作言。

〔二〕郝懿行云：「此神形狀，全似北方神禺彊，唯彼作踐兩青蛇爲異，見《海外北經》。」珂案：此神與北方神禺彊、東方神禺貌（《大荒東經》）似均同屬海神而兼風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一〕天

門，日月所入〔二〕。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山〔三〕，名曰嘘〔四〕。顓頊生老童〔五〕，老童生重及黎〔六〕，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七〕，下地是生噎〔八〕，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九〕。

〔一〕郝懿行云「姬字《說文》《玉篇》所無，《藏經》本作姬。」

〔二〕珂案：此日月山爲日月所入山之三也。

〔三〕珂案：山當爲上字之譌，宋本、吳寬抄本、《藏經》本作上。王念孫、畢沅、郝懿行、邵恩多校同。

〔四〕郭璞云：「言噓啼也。」珂案：此四字王念孫校作「言唏」，實當爲「音唏，啼也」。

〔五〕郝懿行云：「《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譙周云：『老童即卷章。』」珂案：老童、卷章字形相似。

〔六〕郭璞云：「《世本》云：『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騩福，產重及黎。』」郝懿行云：「《大戴禮·帝繫篇》云：『老童娶於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老童生重黎。』徐廣注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與《帝繫》同。是皆以重黎爲一人也。此經又以重、黎爲二人，郭引《世本》又與徐廣異，並所未詳。」珂案：《書·呂刑》云：「（皇帝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楚語》

噓

亦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重、黎古傳實二人也，至於後來又以爲一人者，則是神話傳說之演變，錯綜紛歧無定，不足異也。

〔七〕郭璞云：「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寔上天，黎寔下地。獻、邛，義未詳也。」珂案：郭注此語，本於《國語·楚語》。《楚語下》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此社會發展，第一次階級大劃分在神話上之反映也。「古者民神不雜」，原始時代人類群居之真實寫照也。故昭王乃有「民能登天」之問。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見《龔自珍全集》）云：「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斯可以解答昭王之問矣。至於「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云云，則無非「絶地天通」後統治者建立之「新秩序」，非可以語於「舊與「常」也。此經「帝（顓頊）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即《國語》之所謂「絶地天通」也；而郭璞注卻云：「獻、邛，義未詳。」韋昭注《國語》「重寔

噎

天虞

上天、黎寔下地」二語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似即本此經「獻、邛」義爲說。則「獻、邛」之義殆即「舉、抑」乎？重舉黎抑、而天地遠睽，正神話中「絶地天通」之形象描寫也。「獻」有「舉」義，固易曉也；然「邛」何以有「抑」義，則難知矣。疑「邛」初本作「印」，印，甲骨文作 ，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義即訓抑訓按，此印從反印。」（見《説文》九）其實抑、印古本一字，印即抑也。「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韋昭所見《山海經》或即如此，義固朗如也。殆後「印」字一譌而爲「卬」，再譌而爲「卬」、「邛」，則晦昧難曉矣。今《山海經》各本有作「卬」、有作「邛」、亦有作「卬」者，書各不一。余所據郝懿行《箋疏》本作「邛」，未知郭璞當時所見何如？云「義未詳」，則字已有譌誤，又可知也。

〔八〕郝懿行云：「此語難曉。《海内經》云：『后土生噎鳴。』此經與相涉，而文有闕脱，遂不復可讀。」珂案：此噎即上文之噓，亦即《海内經》之噎鳴。《海内經》云：「后土生噎鳴。」而「黎邛下地」，是黎即后土也；黎所生之噎亦即后土所生之噎鳴也。

〔九〕郭璞云：「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珂案：《國語·楚語》云：「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即此經噎處西極以行日月星辰行次之歷史化也。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一〕。

〔一〕郭璞云：「即尸虞也。」郝懿行云：「尸虞未見所出，據郭注當有成文，疑在經內，今逸。」珂案：郭注「即尸虞也」，宋本、毛扆本「即」作「亦」。

有女子方浴月〔一〕。帝俊妻常羲〔二〕，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三〕。

〔一〕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卷引浴上有澄字。」

〔二〕珂案：《世本·帝繫篇》（張澍稡輯補注本）云：「帝嚳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是生帝摯。」義、儀聲近，常羲即常儀也，帝俊亦即帝嚳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尚儀作占月。」畢沅注云：「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鄙言」與否姑無論矣，然其說則誠不可磨也。是「生月十二」之月神常羲神話，乃又逐漸演變而爲奔月之嫦娥神話；常羲本爲天帝俊之妻，又一變而爲其屬神羿之妻：神話傳說之演變無定，多如是也。

〔三〕郭璞云：「羲與羲和浴日同。」

有玄丹之山〔一〕。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二〕，鳥、黃鳥〔五〕，其所集者其國亡〔六〕。

〔一〕郭璞云：「出黑丹也。」郝懿行云：「上文沃民國有青丹，郭云『又有黑丹也』，謂此。」珂案：《藏經》本經文「玄丹之山」下有「者」字。

爰有青文爲〔三〕、黃鷩爲〔四〕，青

〔二〕珂案：此「人面有髮」之五色鳥，即下文有「青鵹、黃鵹」之類，說詳後。

〔三〕郭璞云：「音文。」

〔四〕郭璞云：「音敖。」

〔五〕珂案：經文「青鳥、黃鳥」，大約即釋上「青鵹、黃鵹」者，說詳後。

〔六〕珂案：《海外西經》云：「鴸鳥、鸓鳥，其色青黃，所經國亡。」又云：「青鳥、黃鳥」即上文「鴸鳥、鸓鳥」，此經之下文「青鳥、黃鳥」亦即上文「青鵹、黃鵹」矣。《海外西經》又云：「鴸鳥人面居山上」，可知此經即此是也。其云「其色青黃」，可知彼經下文「青鵹、黃鵹」者，說詳後。所記「人面有髮」之五色鳥即「鴸鳥、鸓鳥」，亦即「青鵹、黃鵹」矣。古文樸陋，故記之凌雜也。

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一〕。

〔一〕郭璞云：「孟翼，人姓名。」珂案：孟翼之攻顓頊之池者，蓋猶此經上文禹攻共工國山，皆因事以名地也。孟翼或亦共工之類，其攻顓頊者，亦黃炎鬥爭之餘緒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鏊鏖鉅〔一〕，日月所入者〔二〕。

〔一〕郭璞云：「鏊音如敖。」

〔二〕珂案：此鏖鏊鉅山爲日月所入山之四也。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一〕。

〔一〕郭璞云：「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郝懿行云：「《海外西經》云：并封前後有首，此云左右有首，又似非一物也。」珂案：郭說屏蓬即并封，是也；或前後、或左右有首者，皆獸牝牡相合之象，郝云「似非一物」，其說泥矣。已見《海外西經》「并封」節注。

有巫山者〔一〕。有鑿山者〔二〕。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三〕之尸。有比翼之鳥〔四〕。有白鳥，青翼，黃尾，玄喙〔五〕。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六〕。

〔一〕珂案：巫山已見《大荒南經》。

〔二〕珂案：上文已有鑿山、海山。

〔三〕珂案：姖，《藏經》本作姬。

〔四〕珂案：比翼鳥已見《海外南經》。

〔五〕郭璞云：「奇鳥。」

〔六〕郭璞云：「《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王念孫云：「《開元占經·妖異占篇》郭注云：『《周書》云：「天狗所止地蓋傾，餘光飛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走如電。」

吳楚七國反時過梁野。」」郝懿行云：「赤犬名天犬，此自獸名，亦如《西次三經》陰山有獸名天狗耳，郭注以天狗星當之，似誤也。其引《周書》，《逸周書》無之。」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一〕。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二〕，皆白——處之〔三〕。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四〕，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五〕。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六〕，穴處，名曰西王母〔七〕。此山萬物盡有。

人面虎身神

〔一〕珂案：昆侖之丘已見《西次三經》、《海內西經》。《海內西經》作虛。

〔二〕珂案：《太平御覽》卷三八引此經無兩有字，兩有字疑衍。

〔三〕郭璞云：「言其尾以白爲點駮。」珂案：《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實爲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即此神。

〔四〕郭璞云：「其水不勝鴻毛。」珂案：弱水已見《海內西經》。

《古小說鉤沉》輯《玄中記》：「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也。」說與此同。《史記·大宛傳》《索隱》引《輿地圖》云：「昆侖弱水，非乘龍不至。」則尤見其難渡也。郭氏《圖讚》云：「弱出昆山，鴻毛是沉；北渝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火林，即下文炎火之山也。

〔五〕郭璞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珂案：《神異經·南荒經》云：「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不盡木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即郭氏所說也。而《搜神記》火澣布則是崑崙炎火之山所有，云：「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淵，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草木鳥獸，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鳥獸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則又傳說之發展也，可逕以之釋經矣。

〔六〕王念孫云：「（《文選》）《思玄賦》注引此經豹尾上無有字，《西山經》（《西次三經》——珂）亦無，（《後漢書》）《張衡傳》作有尾，無豹字。」珂案：經文有豹尾之有字實衍。

〔七〕郭璞云：「《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昆侖之山。』《穆天子傳》（卷五）曰『乃紀名迹於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昆侖之宮，亦自有離宮別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

郝懿行云：「今本《穆天子傳》作『紀丌跡於弇山之石』，丌即其之假借字也。郭云『西王母雖以昆侖之宮』，以當爲居。以，古文作㠯，皆形近而譌也。《藏經》本作『雖以昆侖爲宮』，其義亦通也。經言西王母穴處者，《莊子·大宗師篇》云：『西王母坐乎少廣。』《釋文》引司馬彪云：『少廣，穴名。』是知此人在所，乃以窟穴爲居。故《穆天子傳》（卷三）載：『爲天子吟曰：「虎豹爲群，鳥獸與處（今本作於鵲與處——珂）。」』蓋自道其實也。它書或說西王母所居玉闕金堂，徒爲虛語耳。」珂案：郭注「雖以昆侖之宮」，王念孫亦校以作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一〕，日月所入〔二〕。

〔一〕郝懿行云：「或說（畢沅說——珂）《海外西經》形天葬常羊之山即此，非也；常羊之山見下文。」珂案：此常陽山與下文「偏句、常羊之山」（二山名）之常羊山，疑均《海外西經》刑天所葬之常羊山；《荒經》地名多複沓重出，記非一手，不足異也。

〔二〕珂案：此常陽之山爲日月所入山之五也。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一〕。

〔一〕郭璞云：「或持觶，或持俎。」珂案：女祭、女薎，即《海外西經》之女祭、女戚，蓋祀神之女巫也，說詳該節注。

壽麻

有壽麻之國〔一〕。南獄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二〕。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三〕。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四〕。

〔一〕郭璞云：「《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闔耳。』」郝懿行云：「郭引《呂氏春秋·任數篇》文也，南當爲西，字之譌。壽麻，彼作壽靡。高誘注云：『西極之國，靡亦作麻。』今案麻、靡古字通。（《漢書》）《地理志》云：『益州郡收靡。』李奇云：『靡音麻，即升麻也。』珂案：《藏經》本郭注南服壽麻南正作西。

〔二〕吳任臣云：「《冠篇》：『黃帝鴻初爲南岳之官，故名南岳。』女虔《學海》作女皮。又《路史》（《後紀六》）曰：『帝鴻生白民及嘻，嘻生季格，嘻生南岳也。』未審孰是。」珂案：吳所引《冠編》及《路史》雖均後起臆說，未足爲據，然此南獄疑實亦當爲黃帝系人物也。經又云：「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並疑與《大荒北經》黃帝女魃之神話有關，壽麻其黃帝女魃之轉化乎？

〔三〕郭璞云：「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列仙傳》曰：『建木日中無景，呼而無響』也。《拾遺記》（卷一）云：『玄俗無景。』」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言『勃鞮之國，人皆日中無景。』《列仙傳》云：『玄俗者，自言河閒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凡（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瘦，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行無景，王呼俗著日中，實

無景。』案此據劉逵注《魏都賦》所引，與今《列仙傳》本不同。」

〔四〕郭璞云：「言熱炙殺人也」珂案：《楚辭·招魂》云：「西方之害，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王逸注云：「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之。」亦此類也。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一〕。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二〕，克之，斬耕厥前〔三〕。耕既立，無首，乔〔四〕厥咎〔五〕，乃降於巫山〔六〕。

〔一〕郭璞云：「亦形天尸之類。」

〔二〕郭璞云：「於章，山名。」珂案：郭以「於章」爲山名，蓋誤也。章山始是山名，於乃介詞，猶下文「乃降於巫山」之於也。

〔三〕郭璞云：「頭亦在前者。」

〔四〕珂案：「乔，宋本、毛扆本均作走。乔，走本字。」郝懿行云：「乔在無首字下。」

〔五〕郭璞云：「逃避罪也。」珂案：《藏經》本立字在南。」郭云『今在建平巫縣』者，見《晉書·地理志》。」

〔六〕郭璞云：「自竄於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漢書》）《地理志》云：『南郡巫。』應劭注云：『南郡巫。』

珂案：夏耕斷首神話，充分表現成湯亦是具有神性之英雄人

夏耕之尸

物，故其伐夏也，亦得神助。《墨子·非攻下》云：「遝至乎夏王桀，天有命，鞊五穀焦死，鬼呼國，日月不時，寒暑雜至，鸐鳴十夕餘。天乃命湯鏕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祝融）隆（降）火夏城之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是其徵也。雖然，已帶宿命論之色彩。《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夏殷之事，概括於此數語矣。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一〕，是無右臂〔二〕。

〔一〕珂案：王念孫校改經文「奇左」爲「奇厷」，恐非。

〔二〕郭璞云：「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郝懿行云：「此非奇肱國也。《說文》（十四）云：『孑，無右臂也。』即此之類。吳回者，《大戴禮·帝繫篇》云：『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是皆以重黎爲一人，吳回爲一人。《世本》亦同。此經上文則以重黎爲二人，似黎即吳回。故《潛夫論·志氏姓》云：『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淮南》（《時則篇》）亦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其注《呂氏春秋》（《孟夏篇》）又云：『吳國回祿

之神託於竈。』與注《淮南》異也。王符、高誘并以黎即吳回，與此經義合。重、黎相繼爲火官，故皆名祝融矣。」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一〕。

〔一〕郭璞云：「或作朱威木也。」珂案：朱木已見《大荒南經》，青葉作青華，是也，此蓋字形之譌。

有一臂民〔一〕。

一臂民

〔一〕郭璞云：「北極下亦有一脚人，見《河圖玉版》。」珂案：一臂民即一臂國，已見《海外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一〕。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之人不死〔二〕，是謂大荒之野。

三面人

三面一臂〔三〕

〔一〕珂案：此大荒之山，蓋日月所入之山之六也。

〔二〕郭璞云：「無左臂也。」郝懿行云：「《説文》（十四）云：『孑，無左臂也。』即此。」

〔三〕郭璞云：「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玄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頂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了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吕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珂案：郭說本《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所引《吕氏春秋·求人篇》文，云「禹西至一臂三面之鄉」。注文「頂中復有面」句，宋本、明《藏》本、毛扆本、吳任臣本、畢沅校本、《百子全書》本，頂均作項，《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亦作項，作項是也，頂字譌。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一〕。開上三嬪於天〔二〕，得《九辯》與《九歌》以下〔三〕。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四〕，開焉得始歌《九招》〔五〕。

〔一〕珂案：開即啟也，漢人避景帝（劉啟）諱改。

〔二〕郭璞云：「嬪，婦也，言獻美女（宋本作人——珂）於天帝。」郝懿行云：「《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是賓、嬪古字通。棘與亟同。蓋謂啟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故《歸藏·鄭母經》云：『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正謂此事。《周書·王子晉篇》云：『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亦其證也。郭注大誤。」珂案：郝說甚是。《天問》「啟棘賓商」，據近人研究，商乃帝之形譌，「啟棘賓商」者，即「啟亟賓帝」也，是知郭注所云爲「大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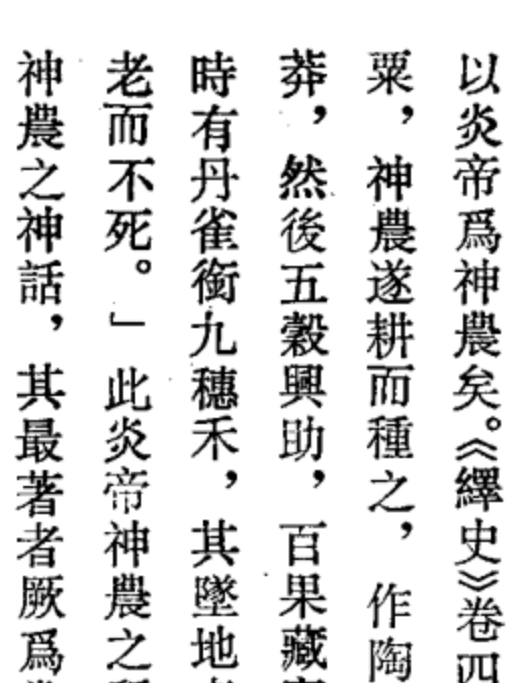
〔三〕郭璞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啟筮》——珂）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於《歸藏》。」〔四〕郭璞曰：「《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珂案：經文天穆之野，王念孫校改作大穆之野，然「天穆」、「大穆」、古書並見，天、大古本一字，不必改也。〔五〕郭璞云：「《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珂案：經文及郭注《九招》，明《藏》本均作韶。經文「開焉得始歌《九招》」，王念孫校改「得始」爲「始得」，固於今文法爲順，然未可以律古文法，亦不必改也。關於夏后開（啟）乘龍賓天神話，詳《海外西經》「夏后啟」節。

有互人之國〔一〕。炎帝之孫〔二〕名曰靈恝〔三〕，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四〕。

〔一〕郭璞云：「人面魚身。」珂案：經文互人之國，王念孫校改互作氐，是也，見《海內南經》「氐人國」節注。郭注「人面魚身」四字，畢沅校本以作經文，云《藏經》本作經文。郝懿行云乃郭本《海內南經》之文。今案宋本此四字仍作郭注，則郝説是也。

〔二〕郭璞云：「炎帝，神農。」珂案：《漢書·人表》「炎帝神農氏」張晏注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然炎帝與神農在先秦古籍本不相謀，至漢以後始合而爲一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衰。」又云：「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是

以炎帝爲神農矣。《繹史》卷四引《周書》云：「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爲耒耜鉏鎒，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拾遺記》卷一亦云：「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此炎帝神農之所以號爲「神農」也。有關炎帝神農之神話，其最著者厥爲嘗藥與鞭藥。《淮南子·脩務篇》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記》卷一云：「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成陽山中，有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述異記》因謂「太原神釜岡，有神農鞭藥處」：神話而又加以遺跡之指證焉。而明周游《開闢衍繹》第十八回王子承「釋疑」且云：「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能見其肝肺五臟，此寔事也。若非玲瓏玉體，嘗藥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但傳炎帝嘗諸藥，中毒者能解，至嘗百足蟲入腹，一足成一蟲，遂致千變萬化，炎帝不能解其毒而致死，萬無是理，此訛傳耳。」無論「寔事」或「訛傳」，要爲後世神農嘗藥之民間傳說，可無疑問。則炎帝之德施亦溥，愛念亦堅矣。《西次三經》云：「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名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其堅志乃甚有父風而令人嚮慕無窮焉。



互人

〔三〕郭璞云：「音如券契之契。」

〔四〕郭璞云：「言能乘雲雨也。」珂案：此經互人國即《海内南經》氏人國，已見《海内南經》「氐人國」節注。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一〕。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二〕，蛇乃化爲魚，是爲〔三〕魚婦。顓頊死即復蘇〔四〕。

〔一〕郭璞云：「言其人能變化也。」

鶡鳥

〔二〕郭璞云：「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韓非》（《十過篇》）曰：一玄鶴二八，道南方而來。」

〔三〕珂案：宋本作謂。

〔四〕郭璞曰：「《淮南子》曰：『后稷龍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爲魚。』蓋謂此也。」珂案：郭注引《淮南子·墜形篇》文。今本云：「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閒。」故郭注龍當爲壠，中當爲半，並字形之譌也。宋本、明《藏》本中正作半。據經文之意，魚婦當即顓頊之所化。其所以稱爲「魚婦」者，或以其因風起泉湧、蛇化爲魚之機，得魚與之合體而復蘇，半體仍爲人軀，半體已化爲魚，故稱「魚婦」也。后稷死復蘇，亦稱「其半

魚在其閒」，知古固有此類奇聞異說流播民間也。

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鸚鳥〔一〕。

〔一〕郭璞云：「音觸。」珂案：《海內西經》云：「開明南有樹鳥，六首。」疑即此。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一〕，有偏句、常羊之山〔二〕。

〔一〕珂案：《藏經》本大巫山下有者字，隅上無中字。

〔二〕郝懿行云：「《海外西經》云：『帝斷形天之首，葬之常羊之山。』《淮南·墜形訓》云：『西南方曰編駒之山。』編駒疑即偏句。《呂氏春秋·諭大篇》云：『地大則有常祥不庭。』疑常祥即常羊也。不庭已見《大荒南經》。」

按：夏后開即啟，避漢景帝諱云。（珂案：此按語爲原書所有，未詳作者。）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十二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一〕，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二〕。爰有鳧〔三〕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四〕、大物、小物〔五〕。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于山〔六〕。丘方員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七〕，大可爲舟〔八〕。竹南有赤澤水〔九〕，名曰封淵〔一〇〕。有三桑無枝〔一一〕。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一〕郝懿行云：「《海外北經》作務隅，《海內東經》作鮒魚，此經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文選》注謝朓《哀策文》引此經作鮒禺之山，《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與今本同。」

〔二〕郭璞云：「此皆殊俗，義所作冢。」

〔三〕珂案：經文鴟，孫星衍校改鴞。

〔四〕珂案：皇鳥，宋本、毛扆本、《藏經》本均作鳳鳥，

〔五〕郭璞云：「言備有也。」王崇慶云：「大物小物，皆殉葬之具也。」

〔六〕郭璞云：「在其山邊也。」郝懿行云：「《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初學記》二十八卷引此經竝作衛丘山，《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亦作衛丘，是知古本衛丘連文，而以皆出于山四字相屬，今本誤倒其句耳，所宜訂正。」珂案：王念孫校亦同郝注。附禺山所有各物其部分已見《海外北經》「務隅之山」節。

〔七〕郝懿行云：「此經帝俊蓋顓頊也：下云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以此知之。」珂案：郝說疑非。此經既明言丘南帝俊竹林，大可爲舟；丘西沈淵，顓頊自顓頊，帝俊自帝俊，則帝俊所浴；文何得以帝俊爲顓頊邪？此不同於《大荒南經》所記不庭之山，前云「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後云「從淵，舜之所浴也」，以舜亦妻娥皇，固可以謂浴於從淵之舜即「妻娥皇」之帝俊也，而此則無可比附，故不可以二帝偶共一地即謂彼此相同也。

〔八〕郭璞云：「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爲船也。」郝懿行云：「《初學記》（卷二十八）引《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廣韵》引《神異經》云：『篔竹一名太極，長百丈，南方以爲船。』《玉篇》云：『篔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即此類。」

〔九〕郭璞云：「水色赤也。」

〔一〇〕郭璞云：「封亦大也。」

〔一一〕郭璞云：「皆高百仞。」王念孫云：「皆高百仞四字乃正文誤入注，見《藝文類聚》八十八，又見《御覽·木部四》（卷九五五），又見《類聚·木部》（卷八十九）。」珂案：「三桑無枝」已見《北次二經》、《海外北經》。

有胡不與之國〔一〕，烈姓〔二〕，黍食。

〔一〕郭璞云：「一國復名耳，今胡夷語皆通然。」

〔二〕郝懿行云：「烈姓蓋炎帝神農之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稱烈山氏，（《禮記》）《祭法》作厲山氏；鄭康成注云：『厲山，神農所起。一曰有烈山。』」珂案：今本《禮記》鄭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一〕。有蜚蛭，四翼〔二〕。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三〕。

〔一〕郭璞云：「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宋本楛下有木字——珂）爲之，長尺五（《藏經》本五作八——珂）寸，青石爲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太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

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藏經》本問下有之字，是也——珂）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爲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宋本、吳寬抄本者作國——珂）是也。」郝懿行云：「肅慎國見《海外西經》。郭說肅慎本《魏志·東夷傳》，但傳本作『用楛長尺八寸』，與郭異，餘則同也。今之《後漢書》，非郭所見，而此注引《後漢書》者，《吳志·嬪妃傳》云：『謝承撰《後漢書》百餘卷。』其書說挹婁，即古肅慎氏之國也。隼集陳侯之庭，《魯語》有其事。」

〔二〕郭璞云：「翡、翠兩音。」珂案：《文選·上林賦》：「蛭蜩蠼猱。」司馬彪注引此經翡作飛。

〔三〕郭璞云：「亦蛇類也。」郝懿行云：「南山人以蟲爲蛇，見《海外南經》。」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一〕，釐姓〔二〕，黍食。

有大青蛇，黃頭〔三〕，食麈〔四〕。

琴蟲

〔一〕珂案：大人國已見《海外東經》及《大荒東經》。

〔二〕郝懿行云：「《晉語》（《國語·晉語四》——珂）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僖、釐古字通用，釐即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

『釐音僖。』是也。」珂案：《國語・魯語下》云：「防風，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汪芒氏即汪罔氏，漆姓即釐姓也。則大人者，防風之後，亦黃帝之裔也。

〔三〕珂案：《藝文類聚》卷六引此作頭方。

〔四〕郭璞云：「今南方蚺蛇食鹿，鹿亦麈屬也。」珂案：榮山亦有玄蛇食麈，已見《大荒南經》。又此經文食麈，《藏經》本作食鹿；注文鹿亦麈屬，《藏經》本作鹿亦麈類。

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一〕。

〔一〕郭璞云：「皆因其事而名物也。」郝懿行云：「程州，蓋亦國名，如禹攻共工國山之類。」珂案：郝說疑是。此經下文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可證。禹攻共工國山已見《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一〕。有槃木千里〔二〕。

〔一〕珂案：《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非此，此山地望當在東北。

〔二〕郭璞云：「音盤。」珂案：《大戴禮・五帝德》及《史記・五帝本紀》，均有「東至于蟠木」語，疑即此。《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今本無）云：「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

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此「屈蟠三千里」之大桃木，當即「千里」槃木之屬。劉昭注《後漢書·禮儀志》亦引此經而文稍異，當皆此經之逸文也。

有叔歜國〔一〕，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二〕。

猎猎

〔一〕郭璞云：「（歜）音作感反；一音觸。」

〔二〕郭璞云：「或作猲，音夕同。」郝懿行云：「《玉篇》云：『猎，秦亦切，獸名。』《廣韵》亦引此經。蓋蟲、獸通名耳。猲見《說文》（十）。」珂案：郭注「音夕同」，《藏經》本無同字，同字疑衍。

有北齊之國，姜姓〔一〕，使虎、豹、熊、羆。

〔一〕郝懿行云：「《說文》（十二）云：『姜，神農居姜水以爲姓。』《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姓姜氏。』案《大荒西經》有西周之國，姬姓，此有北齊之國，姜姓，皆周秦人語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一〕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二〕。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三〕。

〔一〕珂案：《藏經》本作光檻。

〔二〕郭璞云：「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詳該節注。

〔三〕珂案：禹所積石之山，已見《海外北經》，詳該節注。

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一〕。

〔一〕郭璞云：「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一〕。

〔一〕郭璞曰：「《穆天子傳》（卷四）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珂案：大澤載羽百車。」《竹書》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珂案：大澤有二：一乃《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大澤，一即此澤。此澤即《海外北經》所記「夸父與日逐走，北飲大澤」及此經「夸父將走大澤」之大澤，說詳《海內北經》「宵明燭光」節注。

有毛民之國〔一〕，依姓〔二〕，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三〕，役采生修鞈〔四〕，修鞈殺綯人〔五〕。帝念之，潛爲之國〔六〕，是此毛民。

〔一〕郭璞云：「其人而體皆生毛。」珂案：毛民國已見《海外東經》。

〔二〕珂案：《國語·晉語四》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中有依姓。據此則毛民當是黃帝之裔，《海外東經》郝注云禹裔非也。然禹亦黃帝族，則毛民者，雖非其直接裔屬，亦其同族子孫也；故禹之曾孫修鞌殺綽人，禹乃「念之」而「潛爲」此毛民國，以此也。

〔三〕郭璞云：「采一作來。」珂案：《藏經》本正作來，無郭注四字。

〔四〕珂案：《藏經》本作循。

〔五〕郭璞云：「音如單袷之袷。」

〔六〕郭璞云：「人名。」

〔七〕郭璞云：「潛密用之爲國。」

有儋耳之國〔一〕，任姓〔二〕，禺號子，食穀。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四〕。北海之渚中〔三〕，有神，人面鳥

〔一〕郭璞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珂案：儋耳，《淮南子·墜形篇》作耽耳，《博物志》卷一作擔耳，依字儋當爲聸。《說文》十二云：「聸，垂耳也。」即郭注所謂「耳大下儋，垂在肩上」之意也。《海外北經》有聶耳國，即此，說詳該節注。

〔二〕珂案：《國語·晉語》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任姓，此經下文復言「禺號子」，禺號即禺貌，乃黃帝之子，見《大荒東經》，故儋耳亦黃帝裔也。

九鳳

之渚中」爲句，亦誤。「食穀」，應作一句，屬上讀；「北海之渚中」，應作一句，屬下讀，始當。

〔四〕珂案：禺彊已見《海外北經》及《大荒東經》。《海外北經》云，禺彊踐兩青蛇，與此異。《列子·湯問篇》云：「帝令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見《海外東經》「大人國」節注。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一〕，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二〕。又有神銜蛇操蛇〔三〕，其狀虎首人身，四蹏長肘，名曰彊良〔四〕。

〔三〕郭璞云：「言在海島中種粟給食，謂禺彊也。」珂案：《大荒東經》云：「黃帝生禺貌，禺貌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貌處東海，是爲海神。」郭璞注：「貌一本作號。」又注「禺京」云：「即禺彊也。」是禺彊固禺號子，然其身份乃北海海神，非如郭注所謂「在海島中種粟給食」之禺號子也。揆此經文意，此「食穀北海之渚中」之禺號子，乃任姓之儋耳國也。謂之「子」者，蓋謂其苗裔，非必謂其親子也。郭注「謂禺彊也」蓋誤。又，舊以「食穀北海

〔一〕郭璞云：「音匱。」珂案：經文櫃，宋本、吳寬抄本、毛扆本、《藏經》本均作櫝。

〔二〕郝懿行云：「郭氏《江賦》（《文選》郭璞《江賦》——珂）云：『奇鶾九頭。』疑即此。」

〔三〕珂案：《列子·湯問篇》說愚公事云：「操蛇之神聞之，告之於帝。」操蛇之神或本此。

〔四〕郭璞云：「亦在畏獸畫中。」郝懿行云：「《後漢·禮儀志》說十二神云：『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疑强梁即彊良，古字通也。」珂案：彊良，《藏經》本作强良。

彊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一〕，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二〕。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三〕。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四〕，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五〕。

〔一〕郝懿行云：「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見昭十九年《左傳》，今見《海內經》。」

〔二〕郭璞云：「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

〔三〕郭璞云：「渴死。」珂案：夸父逐日已見《海外北經》。

〔四〕郭璞云：「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珂案：郭以玄理釋神話，未免失之。蓋夸父乃古巨人族名（玄珠《中國神話研究ABC》説），非一人之名也。「夸父逐日」與「應龍殺蚩尤與夸父」蓋均有關夸父之不同神話，非如郭注所謂「變化無方」也。應龍殺蚩尤與夸父事已見《大荒東經》。夸父，炎帝之裔，與蚩尤並肩作戰以抗黄帝者也，以不幸兵敗而爲應龍所殺。説詳《大荒東經》「應龍」節注。

〔五〕郭璞云：「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

又有〔一〕無腸之國〔二〕，是任姓〔三〕，無繼子，食魚〔四〕。

〔一〕珂案：《藏經》本無又字。

〔二〕郭璞云：「爲人長也。」珂案：無腸國已見《海外北經》，云：「無腸國其爲人長。」是此注所本。

〔三〕珂案：黄帝之裔十二姓中有任姓（《國語·晉語四》），則無腸國亦當是黄帝裔也。

〔四〕郭璞云：「繼亦當作脊，謂膊腸也。」珂案：郭説非是。此無繼（國）即《海外北經》所記之無啓也，説見《海外北經》「無脊國」節注。此言無腸國人乃無啓（繼）國人之裔也，舊本以「無繼」而有「子」，則「食魚」另起，非也。至於「無繼」而有「子」，則正是神話傳説之詭處，「揆之常情，則無理矣」（《海外東經》郭璞注語）。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一〕，九首蛇身，自環〔二〕，食於九土〔三〕。其所歍所尼〔四〕，即爲源澤〔五〕，不辛乃苦〔六〕，百獸莫能處〔七〕。禹湮洪水，殺相繇〔八〕，其血腥臭，不可生穀〔九〕，其地多水，不可居也〔一〇〕。禹湮之，三仞〔一一〕三沮〔一二〕，乃以爲池，群帝因是以爲臺〔一三〕。在昆侖之北〔一四〕。

〔一〕郭璞云：「相柳也，語聲轉耳。」珂案：禹殺相柳事已見《海外北經》。

〔二〕郭璞云：「言轉旋也。」珂案：郭注轉旋《藏經》本作蟠旋。

〔三〕郭璞云：「言貪殘也。」珂案：經文九土《藏經》本作九山，《海外北經》亦作九山。

〔四〕郭璞云：「歍，嘔，猶噴吒；尼，止也。」郝懿行云：「《說文》（八）云：『歍，心有所惡若吐也。』又云：『歐，吐也。』《爾雅・釋詁》云：『尼，止也。』」

〔五〕郭璞云：「言多氣力。」珂案：謂相繇之氣力能使其所歍所尼者成爲源澤。

〔六〕郭璞云：「言氣酷烈。」

〔七〕郭璞云：「言畏之也。」珂案：謂畏源澤之辛苦。

〔八〕郭璞云：「禹塞洪水，由以溺殺之也。」珂案：由，因緣也，謂禹塞洪水，因以溺殺相繇也；《藏經》本由正作因。

〔九〕王念孫云：「《御覽・人事》十六（卷三七五）穀上有五字。」

〔一〇〕郭璞云：「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珂案：郭注淵水，《藏經》本無水字。

〔一一〕王念孫云：「仞讀爲牣，牣，滿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充仞其中。』仞、牣古通用。」

〔一二〕郭璞云：「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壞也。」珂案：即《海内北經》帝堯、帝嚳等臺。

〔一三〕郭璞云：「地下宜積土，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珂案：《海内北經》云：「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一四〕珂案：《海内北經》云：「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有岳之山〔一〕，尋竹生焉〔二〕。

〔一〕珂案：《文選》張協《七命》李善注引此經作岳山，無之字。

〔二〕郭璞云：「尋，大竹名。」珂案：尋，長也。揚雄《方言》：「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海外北經》：「尋木長千里。」長木既曰尋木，則尋竹自是長竹。尋只是形容詞，郭以尋爲「大竹名」恐非。《玉篇》有簿字，云「竹長千丈」，當是因尋竹而製之後起字也。《藏經》本郭注只作「大竹」，無「尋」、「名」二字，是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一〕。

〔一〕珂案：《藏經》本水下有北字，是也，説見《大荒南經》「天臺高山」節注。

有係昆〔一〕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二〕。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三〕。蚩尤作兵伐黄帝〔四〕，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五〕。應龍畜

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六〕。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七〕，雨止〔八〕，遂殺蚩尤〔九〕。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一〇〕。叔均〔一一〕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一二〕。叔均乃爲田祖〔一三〕。魃時亡之〔一四〕。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一五〕！」先除水道，決通溝瀆〔一六〕。

蚩尤

〔一〕王念孫云：「《御覽》三十五作僕昆。」

〔二〕郭璞云：「言畏之也。」珂案：共工之臺已見《海外北經》。

〔三〕郭璞云：「音如旱妭之魃。」郝懿行云：「《玉篇》引《文字指歸》曰：『女妭，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也，同魃。』李賢注《後漢書》（《張衡傳》）引此經作妭，云：『妭亦魃也。』據此則經文當爲妭，注文當爲魃，今本誤也。《太平御覽》七十九卷引此經作妭，可證。」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吳任臣本注文正作「音如旱魃之魃」，可證經文實宜作「妭」，注文「旱妭」宜作「旱魃」。

〔四〕珂案：《太平御覽》卷七十二引《世本》云：「蚩尤作兵。」宋衷注云：「蚩尤，神農臣。」是也。則所謂「蚩尤作兵伐黃帝」者，蓋黃炎鬥爭、炎帝兵敗，蚩尤奮起以與炎帝復仇也。說已見《海外西經》「形天」節及《大

荒東經》「應龍」節注。

〔五〕郭璞云：「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郝懿行云：「古以冀州爲中州之通名，故郭云『冀州，中土也』，又引《史記》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此《五帝本紀》文；然其下方云：『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郭氏未引，蓋漏脫也。」

〔六〕郝懿行云：「縱當爲從。《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此經云：『以從大風雨。』《藝文類聚》七十九卷及《太平御覽》七十九卷引此經亦作從。」珂案：《藏經》本正作從。從通縱，《禮記·曲禮》：「欲不可從。」《釋文》：「放縱也。」《藏經》本此下文》：「放縱也。」

〔七〕郝懿行云：「《御覽》（卷七九）引此經魃作妭。《藏經》本此下亦俱作妭。」珂案：唐劉賡《稽瑞》引此經正作妭。

魃

〔八〕王念孫云：「《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雨止』上有『以止雨』三字，《後漢書·張衡傳》注無，《御覽》卅五同，七十九同。」

〔九〕珂案：關於黃帝與蚩尤戰爭之神話，古來傳說多端。較早者有《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其後《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

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服。」記述此一戰爭之經過，粗具梗概。而又涉及所謂「玄女」者，《御覽》十五引《黃帝玄女戰法》云：「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或即玄鳥神話(《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羼入黃帝神話者也。除此而外，尚有《御覽》卷十五引《志林》(晉虞喜撰)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以別四方，遂擒蚩尤。」《通典・樂典》云：「蚩尤氏帥魑魅以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俱黃帝與蚩尤戰爭神話之一節。以俱晚出，受正統思想支配，故不免或狀蚩尤而近妖，失古神話本旨矣。然《龍魚河圖》猶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知蚩尤在古傳説中位望高也。《述異記》雜敍蚩尤軼事云：「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説：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蓋其遺制也。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俗遂爲立祠。」亦以見民間於蚩尤之興會與同情也。

〔一〇〕郭璞云：「旱氣在也。」

〔一一〕珂案：《大荒南經》云：「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大荒西經》云：「稷之弟台璽生叔均。」《海内經》云：「稷之孫曰叔均。」均此叔均也：傳聞不同而異辭耳。

〔一二〕郭璞云：「遠徙之也。」

〔一三〕郭璞云：「主田之官。《詩》（《大田》）云：『田祖有神。』」

〔一四〕郭璞云：「畏見逐也。」郝懿行云：「亡謂善逃逸也。」

〔一五〕郭璞云：「向水位也。」郝懿行云：「北行者，令歸赤水之北也。」

〔一六〕郭璞云：「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郝懿行云：「《藝文類聚》一百卷引《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是古有逐魃之説也。《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言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然則《神異經》之説蓋不誣矣。今山西人説旱魃神體有白毛，飛行絶跡，而東齊愚人有打旱魃之事。其説怪誕不經，故備書此正之。」珂　：《神異經》所説之魃當已是旱魃神話之演變，非古傳黄帝女魃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一〕，盼姓，食魚〔二〕。

〔一〕珂案：深目國已見《海外北經》。

〔二〕郭璞云：「亦胡類，但眼絶深，黄帝時姓也。」郝懿行云：「盼，府文切，見《玉篇》，與滕、荀二字形聲俱近。《晉語》説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滕荀，疑郭本盼作滕或荀，故注云黄帝時姓也。」珂案：郭注黄帝時姓，宋本、毛扆本作黄帝時至，果爾則郝此注可删矣。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一〕。

〔一〕郭璞云：「神女也。」吴承志云：「獻當作魃。上文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後置之赤水之北，赤水女子魃即黄帝女魃也。此文當本上句之異文，校者兩存之，遂成歧出耳。」珂案：吴説疑是。疑此獻本作魃，所以爲前文諸妓字之「異文」，迨後前文諸妓字均改爲魃，此魃字亦遂譌爲獻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一〕。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二〕明，弄明生白犬〔三〕，白犬有牝牡〔四〕，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五〕。

〔一〕珂案：上文云「有順山者，順水出焉。」即此。

〔二〕郭璞云：「一作卞。」

〔三〕郝懿行云：「《漢書·匈奴傳》注引此經作弄明，《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此經作并明，并與卞疑形聲之譌轉。（《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此經亦作并明。又云『黄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

犬戎

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爲犬戎。」所引一人，俱爲兩人，所未詳聞。」〔四〕郭璞云：「言自相配合也。」郝懿行云：「《史記·周本紀》正義、《漢書·匈奴傳》注引此經并作白犬有二牝牡，蓋謂所生二人相爲牝牡也。《藏經》本作白犬二犬有牝牡，下犬字疑衍。」〔五〕郭璞云：「犬戎之神名也。」

珂案：犬戎神話蓋盤瓠神話之異聞，説已見《海内北經》「犬封國」節注。此一神話，或又與《海内經》所記「黄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有關，或亦同一神話之分化也。此經「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之「犬戎之神」，其遭刑戮以後之鯀乎？不可知已。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鸓山〔一〕、鮮野山、魚山。

戎宣王之尸

〔一〕郭璞云：「音潛。」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

食黍〔二〕。

〔一〕郝懿行云：「此人即一目國也，見《海外北經》。『當面中生』四字，《藏經》本作郭注，非。」

〔二〕珂案：《海內北經》有鬼國，亦即此；威、鬼音近。

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一〕，無骨子〔二〕，食氣、魚〔三〕。

〔一〕珂案：經文二「繼無」王念孫、郝懿行均校作「無繼」，即上文無繼也。

〔二〕郭璞云：「言有無骨人也。《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珂案：無骨，即下文牛黎之國，亦即《海外北經》柔利國也。柔利、牛黎音皆相近，見《海外北經》「柔利國」節注。

〔三〕郝懿行云：「食氣、魚者，此人食氣兼食魚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氣者神明而壽。』」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一〕，顓頊之子，食黍。

〔一〕郝懿行云：「輪，《玉篇》云：符善切；《集韻》云：婢善切，音扁。《藏經》本輪作輪。」珂案：何焯校宋本亦作輪。

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一〕。有神〔二〕，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一〕珂案：犬戎國已見《海內北經》，亦即此經上文之犬戎也。

〔二〕郝懿行云：「犬戎，黃帝之玄孫，已見上文，是犬戎亦人也，神字疑譌。《史記·周本紀》集解

引此經正作人字。」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神字應據改。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二〕，苗民釐姓〔三〕，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一〕郭璞云：「三苗之民。」珂案：三苗國已見《海外南經》。《神異經・西荒經》云：「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說本此。

〔二〕珂案：驩頭國亦見《海外南經》，即丹朱國也。此云「驩頭生苗民」者，蓋丹朱與苗民神話之異傳，明此兩族關係密切也。

〔三〕珂案：釐與僖同，說見上「大人國」節注。苗民亦黃帝之裔也。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洞野之山〔一〕，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二〕。

〔一〕郝懿行云：「《水經・若水》注、《文選・甘泉賦》及《月賦》注、《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此經并作灰野之山。」珂案：宋本及《藏經》本正作灰野之山，應據改。

〔二〕郭璞云：「生昆侖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郝懿行云：「若，《說文》(六)作叒，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桑，叒木也，象形。』今案《說文》所言是東極若木，此經及《海內經》所說乃西極若木，不得同也。《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云：『若木在昆侖西極，其華照下地。』

《淮南・墜形訓》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皆郭注所本也。又《文選・月賦》注引此經若木下有『日之所入處』五字。《水經・若水》注引此經若木下有『生昆侖山西附西極』八字，證以王逸《離騷》注『若木在昆侖西極』，則知《水經》注所引八字，古本蓋在經文，今誤入郭注爾。又郭注『其華光赤下照地』，王逸《離騷》注亦有『其華照下地』五字，以此互證，疑此句亦當在經中，今本誤入注文也。」

有牛黎之國〔一〕。有人無骨，儋耳之子〔二〕。

〔一〕珂案：牛黎之國即《海外北經》柔利國也，其人反踦曲足居上，故此經云「無骨」矣。

〔二〕郭璞云：「儋耳人生無骨子也。」珂案：儋耳已見前。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一〕。有神，人面蛇身而赤〔二〕，直目正乘〔三〕，其瞑〔四〕乃晦，其視乃明〔五〕，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六〕。是燭九陰〔七〕，是謂燭龍〔八〕。

〔一〕珂案：《海外北經》作鍾山，此作章尾山，章、鍾聲近而轉也。

〔二〕郭璞云：「身長千里四字亦正文誤入注。《御覽・神鬼部二》（卷八八二）不誤，《類聚・靈異下》（卷七十九）同，唯作尺。」珂案：《海外北經》經文亦有「身長千里」四字，足證郭此注確係經文誤入。

〔三〕郭璞云：「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畢沅云：「乘恐朕字假音，俗作朕也。」珂案：朕義本訓舟縫，引申之，他物交縫處，皆得曰朕。此言燭龍之目合縫處直也。

〔四〕珂案：《文選·思玄賦》李善注、《類聚》七十九引此經并作眠，俗字也。

〔五〕郭璞云：「言視爲晝，眠爲夜也。」

〔六〕郭璞云：「言能請致風雨。」畢沅云：「謁，嘻字假音。」珂案：畢說是也，言以風雨爲食也。

〔七〕郭璞云：「照九陰之幽陰也。」珂案：宋本、《藏經》本、毛扆本幽陰作幽隱，是也。

〔八〕郭璞曰：「《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燿？』《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淮南子》曰：『蔽於委羽之山，不見天日也。』」郝懿行云：「《楚詞·天問》作『燭龍何照』，郭引照作燿也。李善注《雪賦》引《詩含神霧》云：『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此注所引脫火字也（《藏經》本郭注正作火精——珂）。又引《淮南子》者，《墜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云：『委羽，北方山名。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云云。」珂案：經文是謂燭龍，《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作「是謂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

關於燭陰神話已見《海外北經》。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十三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一〕、天毒〔二〕，其人水居，偎人愛之〔三〕。

〔一〕郭璞云：「朝鮮今樂浪郡也。」珂案：朝鮮已見《海內北經》。

〔二〕郭璞云：「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胡王獻珍寶。」王崇慶云：「天毒疑別有意義，郭以爲即天竺國，天竺在西域，漢明帝遣使迎佛骨之地，此未知是非也。」珂案：天竺即今印度，在我國西南，此天毒則在東北，方位迥異，故王氏乃有此疑。或者中有脱文譌字，未可知也。

〔三〕郭璞云：「偎亦愛也，音隱限反。」王念孫云：「宗炳《明佛論》（《弘明集》卷二——珂）引作

『偎人而愛人』，又引注文：『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郝懿行云：「愛之，《藏經》本作愛人，是也。《列子》（《黄帝篇》）云：『列姑射山，有神人，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義正與此合。袁宏《漢紀》云：『浮屠，佛也；天竺國有佛道，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亦此義也，《玉篇》云：『偎，愛也。』本此。又云：『北海之限，有國曰偎人。』以『偎人』爲國名，義與此異。」珂案：宋本、吳寬抄本正作偎人愛人。

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一〕。

〔一〕郭璞云：「音郝。」珂案：《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流沙在西海郡北，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

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一〕。

〔一〕郭璞云：「音如氾濫之氾。」珂案：《水經注》無此國，疑脱。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一〕，三水出焉〔二〕。爰有黄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三〕。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一〕珂案：《水經注》云：「流沙歷壑市之國，又逕於鳥山之東。」

〔二〕郭璞云：「三水同出一山也。」

〔三〕郭璞云：「言其中有雜珍奇貨也。」郝懿行云：「皆流于此中，《藏經》本作皆出此水四字。《穆天

子傳》（卷一）云：『天子之琉（古寶字——珂）：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即此類。」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一〕、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二〕，昌意降處若水〔三〕，生韓流〔四〕。韓流擢首、謹耳〔五〕、人面、豕喙、麟身、渠股〔六〕、豚止〔七〕，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八〕。

〔一〕珂案：《水經注》云：「流沙又逕於鳥山之東，朝雲之國。」

〔二〕郭璞云：「《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郝懿行云：「雷，姓也；祖，名也。西陵氏姓方雷，故《晉語》云：『青陽，方雷氏之甥也。』雷通作纍。郭引《世本》作纍祖，《大戴禮·帝繫篇》作嫘祖，《史記·五帝紀》同，《漢書·古今人表》作絫祖：竝通。」珂案：《路史·後紀五》云：「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儡祖，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王瓘《軒轅本紀》云：「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是關於雷祖之神話也。

〔三〕珂案：《史記·五帝本紀》「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若水在蜀，即所封國也。」此神話之歷史解釋也。其本義當爲自天下降，謫居若水。

〔四〕郭璞云：「《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畢沅云：

韓流

「韓、乾聲相近，流即亢字，字之誤也。」珂案：謂「荒」爲「亢」字之誤。

〔五〕郭璞云：「《說文》（九）云：『顓，頭顓顓謹皃；頊，頭頊頊謹皃。』即謹耳之義。然則顓頊命名，豈以頭似其父故與？《說文》（十二）又云：『擢，引也。』《方言》云：『擢，拔也。』拔引之則長，故郭訓擢爲長矣。」

〔六〕郭璞云：「渠，車輞，言跰脚也。《大傳》曰：『大如車渠。』」郝懿行云：「跰當爲胼，依字當爲骿，見《說文》（四）。《尚書大傳》云：『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康成注云：『渠，車罔也。』是郭注所本。」

〔七〕郭璞云：「止，足。」珂案：止，甲骨文作㞢，金文作屮，象足跡之形，即足之本字也。

〔八〕郭璞云：「《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郝懿行云：「《大戴禮·帝繫篇》云：『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郭引《世本》作濁山氏，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曰阿女者，《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景僕，蜀山氏女，謂之女樞。』是也。」

流沙之東，黑水之閒，有山名不死之山〔一〕。

〔一〕郭璞注：「即員丘也。」珂案：《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流沙又歷員丘不死之山西。」本此爲說也。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見《海外南經》「不死民」節郭注。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一〕，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二〕。

〔一〕郭璞云：「柏子高，仙者也。」郝懿行云：「據郭注，經文當爲柏子高，《藏經》本正如是，今本脱子字也。《莊子·天地篇》云：『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時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史記·封禪書》説神僊之屬有羨門子高，未審即一人否？又郭注《穆天子傳》（卷一）云：『古伯字多從木。』然則柏高即伯高矣。伯高者，《管子·地數篇》有黄帝問於伯高云云，蓋黄帝之臣也。帝乘龍鼎湖而伯高從焉，故高亦仙者也。」珂案：經文柏高，宋本作栢高，王念孫校亦增子字。

〔二〕郭璞云：「言翱翔雲天，往來此山也。」珂案：郭説非是。「柏高上下于此，至於天」者，言柏高循此山而登天也，此山蓋山中之天梯也，説詳下文「九丘建木」節注。

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一〕，后稷葬焉〔二〕。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三〕，百穀自生〔四〕，冬夏播琴〔五〕。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六〕，草木所聚〔七〕。爰有百獸，相群爰處〔八〕。此草也〔九〕，冬夏不死。

〔一〕王念孫云：「（《後漢書》）《張衡傳》注作廣都，《御覽·百穀一》（卷八三七）作都廣，《木部八》（卷九五九）作廣都，《類聚·地部》（卷六）作都廣，《百穀部》（卷八十五）作廣都，《鳥部上》（卷

九十）同。」珂案：據此，則古有二本，或作都廣，或作廣都，其實一也。楊慎《山海經補注》云：「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幾近之。《華陽國志・蜀志》云：「廣都縣，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曹學佺《蜀中名勝記》謂在今成都附近雙流縣境。

〔二〕郭璞云：「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離騷》曰：『絶都廣野而直指號。』」郝懿行云：「《楚詞・九歎》云：『絶都廣以直指兮。』郭引此句，於都廣下衍野字，又作直指號，號即兮字之譌也。王逸注引此經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經文，今脱去之，而誤入郭注也。因知『素女所出也』五字王逸注雖未引，亦必爲經文無疑矣。素女者，徐鍇《説文繫傳》云：『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黄帝悲，乃分之爲二十五弦。』今案黄帝《史記・封禪書》作太帝，《風俗通》亦云：『《黄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云云，然則素女蓋古之神女，出此野中也。又郭注天下之中當爲天地之中。」珂案：楊慎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亦可存以俟考。

〔三〕郭璞云：「言味好皆滑如膏。《外傳》曰：『膏粱之子，菽豆粢粟也。』」郝懿行云：「趙岐注《孟子》云：『膏粱，細粟如膏者也。』郭注味好，《藏經》本作好米。又引《外傳》膏粱之子，《晉語》作膏粱之性，與此異文，所未詳。」珂案：郭注膏粱之子，王念孫校改粢作粱。

〔四〕珂案：《博物志・異草木》云：「海上有草名薤，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即此之類也。經文百穀，《齊民要術》十引作百穀。

〔五〕郭璞云：「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畢沅云：「播琴，播種也。《水經注》（《汝水》）云：『楚人謂冢爲琴。』冢、種聲相近也。」郝懿行云：「畢說是也。劉昭注《郡國志》『銅陽』引《皇覽》曰：『縣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武王岑。』然則楚人蓋謂冢爲岑，岑、琴聲近，疑初本謂之岑，形聲譌轉爲琴耳。」

〔六〕郭璞云：「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節。」郝懿行云：「《爾雅》（《釋木》）云：『椐，樻。』即靈壽也。《漢書·孔光傳》云：『賜太師靈壽杖。』顏師古注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吳承志云：「《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壽木，崑崙山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壽木蓋即靈壽，都廣之野在黑水間，於崑崙山相近也。」珂案：吳從神話觀點釋靈壽，其說得之。

〔七〕郭璞云：「在此叢殖也。」

〔八〕郭璞云：「於此群聚。」

〔九〕郝懿行云：「此草猶言此地之草，古文省耳。」

珂案：有關后稷葬所神話，已見《海內西經》「后稷之葬」節注。

南海之外〔一〕，黑水青水之間〔二〕，有木名曰若木〔三〕，若水出焉〔四〕。

〔一〕珂案：宋本、吳寬抄本、《藏經》本、毛扆校本均作內，作內是也。

〔三〕珂案：《水經注・若水》引此經無青水二字。

〔三〕郭璞云：「樹赤華青。」珂案：若木已見《大荒北經》，云「赤樹，青葉赤華」。此注華蓋葉字之譌，《藏經》本正作葉。

〔四〕珂案：《水經注・若水》云：「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閒，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又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西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一〕，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蠪蛇，木食〔二〕。

〔一〕珂案：靈山已見《大荒西經》，爲「十巫從此升降」之所，此靈山揆其地望當亦是也。

〔二〕郭璞云：「言不食禽獸也；音如耎弱之耎。」

有鹽長〔一〕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二〕。

鳥氏

〔一〕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七卷引作監長，有上有西海中三字。《藏經》本亦作監長。《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卷引與今本同。」

〔二〕郭璞云：「今佛書中有此人，即鳥夷也。」王念孫云：「《書鈔・地部二》（應是《地部一》，即卷一五七——珂）兩引鳥

民，下有四蛇相繚四字。」郝懿行云：「鳥氏，《御覽》（卷七九七）引作鳥民，今本氏字譌也。鳥夷者，《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竝云：『鳥夷皮服。』《大戴禮・五帝德篇》云：『東有鳥夷。』是也。又《秦本紀》云：『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索隱》云：『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亦斯類也。」

有九丘，以水絡之〔一〕：名曰陶唐之丘〔二〕、有叔得之丘〔三〕、孟盈之丘〔四〕、昆吾之丘〔五〕、黑白之丘、赤望之丘、武夫之丘〔六〕、神民之丘〔七〕。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八〕，百仞無枝，有九欘〔九〕，下有九枸〔一〇〕，其實如麻〔一一〕，其葉如芒〔一二〕。大暭爰過〔一三〕，黃帝所爲〔一四〕。

〔一〕郭璞云：「絡猶繞也。」郝懿行云：「《文選・遊天台山賦》及《景福殿賦》注引此注竝云：絡，繞也。」

〔二〕郭璞云：「陶唐，堯號。」

〔三〕珂案：有叔得之丘，有字疑衍。

〔四〕郝懿行云：「叔得、孟盈蓋皆人名號也。孟盈或作蓋盈，古天子號（見《路史・前紀三》——珂）。」

〔五〕郭璞云：「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山已見《中次二經》。此經昆吾，古諸侯號也。《大戴禮・帝繫篇》云：『昆吾之金。』」郝懿行云：「《淮南・墜形訓》云：『陸終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爲昆吾。』」

〔六〕郭璞云：「此山出美石。」珂案：《南次二經》云：「會稽之山，其下多砆石。」郭注云：「砆，武夫石，似玉。」是也。

〔七〕郭璞云：「言上有神人。」郝懿行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此經作神人之丘，《書鈔》仍作神民，以郭注推之，似民當爲人。」

〔八〕珂案：建木已見《海内南經》。揆此經文意，建木乃生於上文所説「九丘」之上，下文「（上）有九欘，下有九枸」，義即與「九丘」相應。吳任臣《廣注》引《游氏臆見》云：「建木在西若水濱，鹽長之國，九邱之上。」是也。

〔九〕郭璞云：「枝回曲也；音如斤斸之斸。」郝懿行云：「《玉篇》云：『欘，枝上曲。』本此。《藏》本經文枝下有上字，今本脱也。」珂案：郝説是也；《御覽》卷九六一引此經正作上有九欘，應據補。

〔一〇〕郭璞云：「根盤錯也。《淮南子》（《説林篇》）曰：『木大則根欋。』音劬。」珂案：欋、枸音義并同。

〔一一〕郭璞云：「似麻子也。」

〔一二〕郭璞云：「芒木似棠棃也。」珂案：《中次二經》云：「葌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郭注蓋本此爲説。芒木即芒草也。

〔一三〕郭璞云：「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郝懿行云：「庖羲生於成紀，去此不遠，容得經過之。」珂案：郭郝之説俱非也。過非經過之過，乃「上下於此，至於天」（見前「柏高」節）之意也。《淮南子·墬形篇》云：「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高誘注：「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

下。」云「上天還下，故曰上下」，得「上下」之意矣，然云「從都廣山」，則尚未達於一間也。揆此文意，「衆帝所自上下」云者，實自建木「上下」，此「建木，……大暉爰過」之謂也。古人質樸，設想神人、仙人、巫師登天，亦必循階而登，則有所謂「天梯」者存焉，非如後世之設想，可以「翱翔雲天」（「柏高」節郭璞注語）任意也。自然物中可憑藉以爲天梯者有二：一曰山，二曰樹。山之天梯，首曰昆侖。《淮南子・墜形篇》曰：「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高誘注：「太帝，天帝。」是緣昆侖以登天也。次即前文所記華山青水之東之肇山，「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其以山爲天梯而梯天之狀本甚明白，而郭注以「翱翔雲天，往來此山」，則是臆說無根也。且「上下」亦絶不同於「翱翔雲天」式之「往來」，郭注之非，不待深辯。再次即《海外西經》所記巫咸國境之登葆山，云「群巫所從上下也」。「群巫所從上下」者，亦「上下於天」之意，非如郭注所謂「採藥往來」也。從來巫師之主業，皆在於下宣神旨，上達民情，而不在於「採藥」。諸巫或亦採藥療死者，特其業餘耳。再次即《大荒西經》所記「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之靈山，疑亦登葆山之異名也。郭璞注云：「群巫上下此山，採藥往來也。」以「上下」釋「升降」，固得其意矣，而復云「採藥往來」，仍未免失之。「十巫從此升降」者，亦謂十巫循此以登天，爲人神之介也。以此山「百藥爰在」，故或亦便道「採藥往來」，然固非以次要之醫職替巫職也。山之天梯大約可以考見者在於是矣。黃

梅戲「天仙配」「槐蔭別」一齣，織女謂董永曰：「董郎，你看這兩塊頑石，一塊高來一塊低，好似爲妻上天梯。」猶存以山爲天梯之古誼。至於樹之天梯，則古籍中可考者唯此建木。他如《山海經》所記之三桑（《北次二經》、《海外北經》）、尋木（《海外北經》）、《十洲記》所記之扶桑，雖皆長數百丈、數千丈乃至千里之大樹，然未聞可以緣之以登天也。唯此建木，乃云「大暭爰過」。「過」者非普通於樹下「經過」之「過」，如僅係普通於樹下經過，亦不值如此大書特書。此「過」者，實「衆帝所自上下」之「上下」：蓋此「爲百王先」（《漢書》、《帝王世紀》）之大暭庖羲，亦首緣此建木以登天也。於是乃有記敍書寫之價值。樹之天梯，古籍雖僅載建木，然後世民間則續有所傳：盛森編《花的故事·凌霄花》云，七仙姑撒下凌霄花種子，頃刻長成天梯，自天送董永之子還家；《中國民間故事選·春旺和九仙姑》云，九仙姑下凡經年，忽於天井種葫蘆，遂踏葫蘆葉升天爲壽於其父：均樹之天梯之遺意也。《漢唐地理書鈔》輯唐李泰《括地志》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説法九十日，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没入地，唯餘十二磴，磴間二尺餘。彼耆老云，梯入地盡，佛法滅。」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一九七一年科學出版社出版）頁三二云：「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名叫『傑克和豆桿』。這是一個關於一顆豆子的傳説，它一個勁兒地長，聳入雲霄，直達天堂。故事的主人公，順着豆桿爬了上去，發現寬闊茂密的葉子支撐着另一個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樣的成份組成的，然而卻是那樣新奇。」是外國民間亦有以山或樹爲天梯之説矣。

〔一四〕郭璞云：「言治護之也。」珂案：郭此注亦似是而實非也。《中次十一經》云：「豐山有羊桃，可以爲皮張。」郭注云：「治皮腫起。」彼「爲」固可以訓治，然此亦訓治（護），則於義殊未諧也。試思統治宇宙、日理萬機之黃帝，何暇兢兢於「治護」一樹乎？此「爲」者，當是「施爲」之「爲」，言此天梯建木，爲宇宙最高統治者之黃帝所造作、施爲者也。正如七仙姑撒下一粒仙種、頃刻長成天梯然，黃帝之「爲」建木亦應如是也。古代學者於神話缺乏理解，恒以哲理玄談或人事現象釋之，宜每扞格而難通也。

有窮奇，龍首，是食人〔一〕。有青獸，人面〔二〕，名曰猩猩〔三〕。

〔一〕郭璞云：「在弱水中。」珂案：窮奇居弱水中已見《海內南經》。

〔二〕郝懿行云：「郭注《海內南經》云：『狌狌狀如黃狗。』此經云『青獸，人面』，與郭異。《太平御覽》九百八卷引此經無青獸二字，蓋脫。《藝文類聚》九十五卷引作『有獸』，無青字，當是今本青字衍也。」珂案：王念孫校同郝注，青字實衍。

〔三〕郭璞云：「能言。」珂案：《禮記·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此郭注所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高誘注云：「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狌狌

知人名，已見《海內南經》。

西南有巴國〔一〕。大皞〔二〕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三〕，後照是始爲巴人〔四〕。

〔一〕郭璞云：「今三巴是。」

〔二〕珂案：大皞，吳任臣、郝懿行注均以爲即伏羲，是也。然大皞（太皞、太昊）與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謀，至秦末漢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與伏羲連文，而爲太昊伏羲氏。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其帝太皞。」高誘注云：「太皞，伏羲氏。」或即本於《世本》之説也。此經無伏羲而以大皞爲伏羲矣。從其發展觀之，後者之可能性唯有大皞，若非大皞、伏羲各不相謀，即作者直以大皞爲伏羲。考「伏羲」一名，古無定書，伏羲、宓犧、庖犧、伏戲、包犧、包羲、伏犧、炮犧、虙戲……均是也。伏羲神話今存者已尠，《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羲。」而《列子·黄帝篇》記華胥氏之國，略云：「華胥氏之國，其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虚若處林，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説者謂即伏羲母華胥所居之國（王瓘《軒轅本紀》注），以書闕有間，不可知已。

〔三〕珂案：《御覽》卷一六八引此經照作昭。

〔四〕郭璞云：「爲之始祖。」珂案：《世本·氏姓篇》（秦嘉謨輯補本）云：「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巴

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於五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曋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乃共擲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飛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冥晦，積十餘日。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纓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路史》作者羅泌及《世本》輯者之一雷學淇均以爲廩君姓巴氏，即太皞伏羲氏之後也，姑存以俟考焉。

有國名曰流黃辛氏〔一〕，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二〕。有巴遂山，澠水出焉〔三〕。

〔一〕郭璞云：「即酆氏也。」珂案：流黃酆氏之國已見《海內南經》。又《南次二經》云：「柜山，西臨流黃。」亦此國也。

〔二〕郭璞云：「言殷盛也。」楊慎云：「出是塵土，言其地清曠無囂埃也。」郝懿行云：「言塵坌出

是國中，謂人物喧闐也。《藏經》本域字作城，出字上下無其是二字。」珂案：諸説意或正或反，然皆以出産麈土或超出麈土之「麈土」爲言，俱非上古種落所有景象也。獨清蔣知讓於孫星衍校本眉批云：「麈土當是麈、麈等字之訛。」爲巨眼卓識，一語中的。今按此經「麈土」確係麈字誤析爲二也。麈字形體本長，如書之竹簡，其長當又特甚；鈔者不慎，誤析爲「麈土」二字，乃極有可能。「其出是麈」者，言此國之出産唯麈也。《藏經》本無其是二字，「出麈」則義更曉明。《山海經·大荒南經》：「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大荒北經》：「大人國有大青蛇，黄頭，食麈。」《白氏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引之，均以麈爲麈而誤入《麈部》，益知此經「麈土」爲「麈」之誤析，蓋無可疑焉。

〔三〕郝懿行云：「《水經·若水》注云：『繩水出徼外。』引此經亦作繩水。（《漢書》）《地理志》云：『蜀郡旄牛，若水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即斯水也。」

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一〕。

〔一〕郭璞云：「即巴蛇也。」珂案：巴蛇食象，已見《海内南經》。

南方有贛巨人〔一〕，人面長臂〔二〕，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三〕，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四〕。

〔一〕郭璞云：「即梟陽也；音感。」珂案：梟陽國已見《海内南經》。

黑人。〔二〕珂案：《海內南經》作長脣，是也；長臂當是長脣之譌。〔三〕珂案：當依古本作「見人則笑」，見《海內南經》「梟陽國」節注。〔四〕珂案：《藏經》本「即」作「可」，於義爲長。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有贏民，鳥足〔一〕。有封豕〔二〕。

〔一〕郭璞云：「音盈。」

〔二〕郭璞云：「大豬也，羿射殺之。」珂案：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略云：「『封豕』疑即『王亥』之字誤。第一，凡古書中遇『封豕』『封豨』字，下必記羿殺之文，獨此文下絶無『羿』字，或羿射封豕之記載。第二，『封豕』與『王亥』字形極相近。」又云：「《大荒東經》云：『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名曰搖民。』而《海內經》云：『有贏民，鳥足。有封豕。』『困民』之『困』，乃『因』字之誤，『因民』、『搖民』、『贏民』，一聲之轉也。」如吳所說，則此經之贏民，即

封豕

贏民

《大荒東經》之因民（困民）、搖民，此經之「封豕」，即《大荒東經》之王亥，「有贏民，鳥足；有封豕」者，蓋亦王亥故事之節述也。前節所記「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咮之」者，或亦與王亥故事有關。《大荒東經》云：「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搖民其虎首鳥足之黑人乎？

有人曰苗民〔一〕。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二〕，左右有首〔三〕，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四〕，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五〕。

〔一〕郭璞云：「三苗民也。」

〔二〕郭璞云：「大如車轂；澤神也。」

〔三〕郭璞云：「岐頭。」

〔四〕郭璞云：「委蛇。」

〔五〕郭璞云：「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朱冠。」

珂案：《莊子·達生篇》云：「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

延維

乎？』曰：『有。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見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是郭注之所本也。聞一多《伏羲考》謂延維、委蛇，即漢畫象中交尾之伏羲、女媧，乃南方苗族之祖神，疑當是也。

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一〕。

〔一〕郭璞云：「言和平也。」珂案：《南次三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與此略異。然此經作「翼文曰順，背文曰義」則是也，王念孫校引有多證，此不具。《說文》四云：「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安寧。」風穴蓋丹穴之譌也。《韓詩外傳》卷八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乃召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載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

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囿，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没身不去。」鳳之靈異備於此矣。《論語·子罕》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猶興不至之歎，則其傳説之古可知已。

又有青獸如菟，名曰崫狗〔一〕。有翠鳥〔二〕。有孔鳥〔三〕。

孔鳥

〔一〕郭璞云：「音如朝菌之菌。」郝懿行云：「崫蓋古菌字，其上從屮，即古文艸字也。如芬薰之字，今皆從草，古從屮，作芬崫字，是其例也。崫狗者，《周書·王會篇》載《伊尹四方令》云：『正南以菌鶴短狗爲獻。』疑即此物也。」

〔二〕珂案：《周書·王會篇》云：「倉吾翡翠。」《楚詞·招魂》「翠翡珠被」王逸注云：「雄曰翡，雌曰翠。」洪興祖補注引《異物志》云：「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翡大於翠。其羽可以飾幃帳。」

〔三〕郭璞云：「孔雀也。」珂案：《周書·王會篇》云：「方人以孔鳥。」《爾雅翼》卷十三云：「孔雀生南海，尾凡七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斐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後彫，與花萼同榮衰。」

南海之內有衡山〔一〕。有菌山〔二〕。有桂山〔三〕。有山名三天子之都〔四〕。

〔一〕郭璞云：「南嶽。」郝懿行云：「郭注《中次十一經》衡山云：『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宜移注於此。衡陽郡湘南見《晉書·地理志》。」

〔二〕郭璞云：「音芝菌之菌。」郝懿行云：「菌即芝菌之字，何須用音？知郭本經文不作菌，疑亦當爲崮字，見上文。」

〔三〕郭璞云：「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珂案：《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神農本草經》云：「菌桂出交趾，圓如竹，爲衆藥通使。」

〔四〕郭璞云：「一本三天子之鄣山。」郝懿行云：「注一本下當脫作字，或云字。三天子鄣山已見《海內南經》。《藏經》本經文直作三天子之鄣山，無郭注。」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一〕，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二〕。

〔一〕郭璞云：「音疑。」

〔二〕郭璞云：「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郝懿行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已見《海內南經》。《說文》（九）云：『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楚詞》（《離騷》）《史記》（《五帝本紀》）并作九疑，《初學記》八卷及《文選·上林

賦》注引此經亦作九疑，《琴賦》注又作九嶷，蓋古字通也。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又云：『衡山遥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珂案：舜亦古神話中之神性英雄，厥爲馴服野象。然舜服野象神話之最古面目已湮昧難曉矣，可考者惟舜與其弟象鬥爭之神話，《楚辭·天問》云：「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是此一神話之大概也。其詳則見於《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古本《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如汝嘗，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舜往浚井，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今本《列女傳》已經修改，無鳥工龍裳之事，唯云：「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之女弟繫，即《世本》「敤手作畫」之敤手，俗書連寫，誤合敤手二字爲擊，再誤遂成爲繫也（清王照圓説）。是象所以謀殺舜之三事：塗廩、浚井、飲酒，均得堯二女之謀而解免，二女亦神其術矣。《中次十二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此爲有關二女最古之神話，二女蓋天女也。虞人之舜（虞舜）得天女之助而使凶悍狡譎之野象馴服，是爲舜服弟象之古説。逮古説沈湮，始有舜服弟象之説。然何以知舜之弟象必野象乎？曰：從象之封地、葬所、神祠以見之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舜弟象封於有

鼻。」集解引《王隱晉書》云：「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此封地之以「鼻」爲名者也。《路史·發揮五辯帝舜冢》注云：「《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昔人不明爲何人，乃象冢也。」此葬地之以「鼻」爲名者也。《史記·五帝本紀》引《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鼻亭神。」此神祠之以「鼻」爲名者也。而鼻者，乃動物象之最特徵，民間傳說中既名象之封地、葬所、神祠以「鼻」，則此「鼻」者豈非最古神話中野生長鼻大耳象之鼻之殘留乎？劉賡《稽瑞》引《墨子》佚文云：「舜葬蒼梧之野，象爲之耕。」清末坊間所出《二十四孝圖說》，首繪「大舜耕田圖」，其所使用牲畜，即爲長鼻大耳之象。知舜服野象，益信而有徵矣。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一〕，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二〕，名曰翳鳥〔三〕。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四〕。

〔一〕郝懿行云：「《海內北經》之首有蛇巫山，疑非此。」珂案：蛇巫山本應在《海內西經》，自非此北海內之蛇山也。

〔二〕郭璞云：「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即此鳥也。」珂案：《文選·思玄賦》注引經作飛蔽日。郭注蜀都，明《藏》本作屬縣，元康元年何焯校三年，蜀都校屬縣，云：「三輔諸縣也。」黃丕烈、周叔弢校同。《太平御覽》卷五十引此注蜀都正作屬縣，元年仍舊。

〔三〕郭璞云：「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虯而乘鷖。』」郝懿行云：「《廣雅》云：『鷖鳥，鸞鳥，鳳皇屬也。』今《離騷》鷖作鷙，王逸注云：『鳳皇別名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張揖注及《文選》（《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仍引此經竝作鷙鳥，《上林賦》注仍引作鷖鳥。」

〔四〕郭璞云：「倕，巧工也；音瑞。」珂案：下文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始是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此巧倕即義均也。郭云「倕，巧工也」者，《淮南子·本經篇》云：「周鼎著倕，使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高誘注云：「倕，堯之巧工也。」蓋本於此。然《世本·作篇》（張澍稡集補注本）宋衷注則又或以爲「黃帝工人」，或以爲「神農之臣」，均莫知所據。實則據《書·舜典》：「帝（舜）曰：『俞！咨垂（倕），女共工。』」倕乃舜臣，且即舜子商均也；見下文「帝俊生三身」節注。

相顧之尸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一〕、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二〕。

〔一〕吳任臣云：「《漢紀》云：『當盜械者皆頌繫。』注云：『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盜械。』」

〔二〕郭璞云：「亦貳負臣危之類。」珂案：劉秀《上山海經表》

亦稱貳負之臣「反縛盜械」，已見《海內西經》「危與貳負殺窫窳」節注。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一〕。

〔一〕郭璞云：「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郭懿行云：「《周書·王會篇》云：『氐羌鸞鳥。』孔晁注云：『氐地之羌，不同，故謂之氐羌。』郭云『伯夷父顓頊師』者，《漢書·古今人表》云：『柏夷亮父顓頊師。』是郭所本也。」

氐羌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一〕，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二〕、玄豹〔三〕、玄虎〔四〕、玄狐蓬尾〔五〕。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六〕。有大幽之國〔七〕。有赤脛之民〔八〕。

〔一〕王念孫云：「《類聚·祥瑞下》（卷九九）作武都，《文選》注七之二十九（《子虛賦》——珂）作幽都，《爾雅·釋獸》郭注同，《白帖》十七作武都。」珂案：《楚辭·招魂》云：「君無下此幽都些。」王逸注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此幽都之山，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又有大玄之山、玄丘之民、大幽之國等，景頗象類《招魂》所寫幽都，疑即幽都神

話之古傳也。《招魂》復寫幽都之門者土伯之狀云：「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此幽都之黯慘恐怖又倍於幽都之山也。

〔二〕珂案：《大荒南經》云：「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

〔三〕珂案：《中次十一經》云：「即谷之山，多玄豹。」

〔四〕郭璞云：「黑虎名羆，見《爾雅》（《釋獸》）。」

〔五〕郭璞云：「蓬，叢也；阻留反。《說苑》曰：『蓬狐文豹，黃篇》云：『有芃者狐。』言狐尾蓬蓬然大，依字當爲蓬，《詩》假借作芃耳。郭云阻留反，於文上無所承，疑有闕脫。《太平御覽》九百九卷引此注作『蓬蓬其尾也』，無『阻留反』三字，非。牟廷相曰：『叢字可讀如菆。』則阻留當是叢字之音也。」

〔六〕郭璞云：「言丘上人物盡黑也。」

〔七〕郭璞云：「即幽民也，穴居無衣。」郝懿行云：「郭注疑本在經中，今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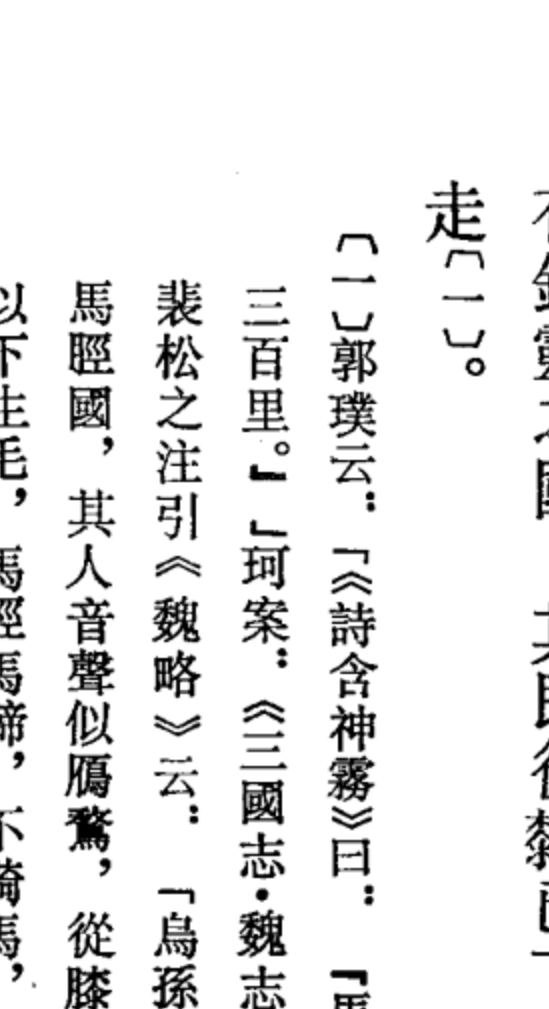
〔八〕郭璞云：「郩已下正赤色。」

赤脛之民

玄丘之民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鄰已下有毛，馬蹏善走〔一〕。

〔一〕郭璞云：「《詩含神霧》曰：『馬蹏自鞭其蹏，日行三百里。』」珂案：《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云：「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即此釘靈之國也。



釘靈國

炎帝之孫伯陵〔一〕，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二〕，緣婦孕三年〔三〕，是生鼓、延、殳〔四〕。始爲侯〔五〕，鼓、延是始爲鍾〔六〕，爲樂風〔七〕。

〔一〕珂案：《國語·周語》云：「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左傳》昭公二十年云：「有殷之諸侯」，則與此經所謂「炎帝之孫」不合，或正以見神話與歷史之殊途也。

〔二〕郭璞云：「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姓名。」

〔三〕郭璞云：「孕，懷身也。」

〔四〕郭璞云：「三子名也，殳音殊。」

〔五〕珂案：經文始爲侯上疑脱殳字。侯，射侯也。

〔六〕郭璞云：「《世本》云：『毋句作磬，倕作鍾。』」郝懿行云：「《初學記》引《世本》與郭引《世本》同。又《初學記》引《世本》毋作無，蓋古字通用。又引《樂録》云：『無句，堯臣也。』唯《路史·後紀四》云：『鼓兑頭而甈鼻。』獨記鼓貌，當非臆説，或有所本。」珂案：緣婦所生三子形貌未有所聞，《説文》（九、十四）云：『古者毋句氏作磬，垂作鐘。』

〔七〕郭璞云：「作樂之曲制。」

黄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一〕。

〔一〕郭璞云：「即禹父也。《世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郝懿行云：「郭引《世本》云：『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與《大戴禮·帝繫》世次相合，而與前文『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之言卻復相背，郭氏蓋失檢也。大抵此經非出一人之手，其載古帝王世系，尤不足據，不必彊爲之説。」珂案：郝説是也。且尤有進者，神話之世系尤不可以歷史之世系律之。即如此經「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之白馬，亦當是生物之白馬，而非人姓名也。此與《大荒北經》記「黄帝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疑亦當是同一神話之分化，彼經之

「白犬」即當於此經之「白馬」也。犬馬既俱生物，則經所記者，自是神話，何可以歷史律之乎？以歷史釋神話，宜恒扞格而難通也。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一〕，是始爲舟〔二〕。番禺生奚仲，奚仲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三〕。

〔一〕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引此經淫作經。《大荒東經》言黃帝生禺貌，即禺號也，禺號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聲相近；然則此經帝俊又當爲黃帝矣。」珂案：黃帝即「皇帝」（古籍多互見無別），初本「皇天上帝」之義，而帝俊亦殷人所祀上帝，故黃帝神話，亦得糅混於帝俊神話中，正不必以禺貌同於禺號便以帝俊即黃帝也。

〔二〕郭璞云：「《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

〔三〕郭璞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珂案：《說文》十四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管子·形勢解篇》云：「奚仲之爲車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元和郡縣圖志》卷九云：「奚公山在（滕）縣東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車於此。」滕縣屬今山東省。

少皞生般〔一〕，般是始爲弓矢〔二〕。

〔一〕郭璞云：「音班。」

〔二〕郭璞云：「《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是。」郝懿行云：「《說文》（十）云：『古者夷牟初作矢。』郭引《世本》作牟夷，疑文有倒轉耳。宋衷云：『夷牟，黃帝臣也。』《說文》（十二）又云：『揮作弓。』與《世本》同。《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云：『黃帝作弓。』《荀子·解蔽篇》又云：『倕作弓，浮游作矢。』俱與此經異也。」珂案：《墨子·非儒下》云：「古者羿作弓。」《呂氏春秋·勿躬篇》亦云：「夷羿作弓。」蓋均傳聞不同而異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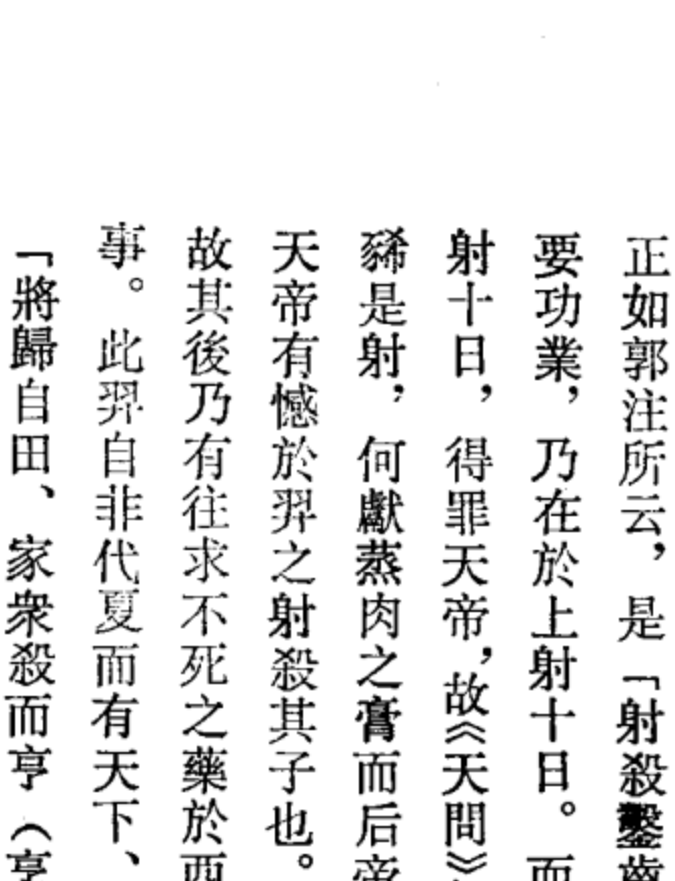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一〕，以扶下國〔二〕，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三〕。

〔一〕郭璞云：「彤弓，朱弓；矰，矢名，以白羽羽之。《外傳》（《國語·吳語》——珂）：『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也。」珂案：《御覽》卷八百五引《隨巢子》云：「幽厲之時，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當亦帝俊賜羿彤弓素矰神話之異聞也。《楚辭·天問》云：「馮珧利決。」郝懿行以爲亦是帝俊賜羿弓矢之事，其或然與？

〔二〕郭璞云：「言令羿以射道除患，扶助下國。」珂案：《楚辭·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即其事也。

〔三〕郭璞云：「言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珂案：羿射鑿齒事已見《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節。羿蓋東夷民族之主神，故稱夷羿，與傳說中之夏代有窮后羿，確

是兩人。羿「扶下國」，乃帝俊所命。「恤百艱」者，正如郭注所云，是「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然其主要功業，乃在於上射十日。而十日者，帝俊之子也。羿射十日，得罪天帝，故《天問》紀其事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不若」云者，天帝有憾於羿之射殺其子也。推想羿必因此降謫凡間，故其後乃有往求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之事。此羿自非代夏而有天下、任用寒浞、受其愚弄、「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烹）之」之有窮后羿。然羿與后羿故事，先秦典籍即已混殺不清。如羿射封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亦有后羿射「實有豕心」之伯封之記敍。而屈原《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豬（豬原作狐，從聞一多《楚辭校補》改）；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天問》於羿「射河伯」、「射封豨」二問之後，又云：「浞娶純狐，眩（玄）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是均混羿之神話於后羿之傳說矣。高誘注《淮南子》（《俶真篇》、《氾論篇》）已屢辨之，今郭注亦同高說，知二者實殊不宜混同也。



帝俊生晏龍〔一〕，晏龍是爲琴瑟〔二〕。

〔一〕珂案：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已見《大荒東經》。〔二〕郭璞云：「《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郝懿行云：《初學記》十六卷引《琴操》曰：『伏犧作琴。』此注蓋傳寫之譌也。《初學記》又引《世本》、《說文》、桓譚《新論》，并云：『神農作琴。』二說不同。據《初學記》所引《說文》，是與《世本》同之證。」珂案：《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此經是下有始字。《御覽》卷五七七引此經是作始。王念孫校「爲琴瑟」上有「務」字，「務爲琴瑟」，則是以琴瑟爲戲弄之具，非造作之意，似於義爲長也。郭璞所見本或即如此，否則其所注釋便與正文牴牾。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一〕。

〔一〕郝懿行云：「《初學記》十五卷、《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卷引此經並云：『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無舞字。」珂案：《路史·後紀十一》注引《朝鮮記》（吳任臣說即此經《荒經》已下五篇）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是逕以帝俊爲舜也。

帝俊生三身〔一〕，三身生義均〔二〕，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三〕。

后稷是播百穀〔四〕。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五〕。大比赤陰〔六〕，是始爲國〔七〕。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八〕。

〔一〕珂案：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國，已見《大荒南經》。

〔二〕珂案：此義均即《大荒南經》與舜同葬蒼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經》「稷之弟台璽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經下文稷之孫叔均：均傳聞不同而異辭也。說已見《大荒南經》「蒼梧之野」節注。

〔三〕珂案：巧倕葬不距山西，已見上文。此云「義均是始爲巧倕」，知義均即巧倕也。郭璞云：「倕，堯巧工也。」然《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嚳命有倕作爲鼙、鼓、鐘、磬、笙（原作吹苓，據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改）、管、壎、篪、鞉、椎鍾。」則倕亦堯父帝嚳之臣也。其實倕乃舜子商均。《路史·後紀十一》云：「女嗌（英）生義鈞。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是其證。以傳說演變無定，遂成歧出，實皆一也。《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云：「倕作鐘。垂作規矩準繩。垂作銚。垂作耒耜。垂作耨。」《墨子·非儒下篇》云：「巧垂作舟。」《荀子·解蔽篇》云：「倕作弓。」則倕之創制亦多矣，此其所以稱「巧倕」也；經又謂其「始作下民百巧」，明其如羿、禹之具有神性也。神話之義均原爲帝俊之裔，原有大功於民，歷史化而爲舜子商均後，遂與堯子丹朱同稱「不肖」矣。神話人物與歷史人物其評價之顛倒常有如是者。《淮南子·本經篇》云：「周鼎著倕，使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以與「作下民百巧」之頌美態度比，顯持貶斥態度矣。此則後世統治者愚民之謬論，未可以厚誣古之神話英雄也。

〔四〕珂案：此承上文「倕作下民百巧」而言。「百巧」者，主要蓋指耒、耜、銚、耨等農具也。故云「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義均、叔均，在此又爲二人：均神話之歧變也。《大荒西經》云：「帝俊生后稷。」后稷，神話上爲帝俊之子，歷史上復爲帝嚳之子也。

〔五〕郭璞云：「始用牛犁。」珂案：經文「叔均始作牛耕」，《大荒西經》作「叔均始作耕」，無「牛字；《御覽》卷八二二引此經亦無「牛」字。

〔六〕郭璞云：「或作音。」郝懿行云：「『大比赤陰』四字難曉，推尋文義，當是地名，《大荒西經》說叔均始作耕，又云有赤國妻氏，大比赤陰豈謂是與？」珂案：郝說大比赤陰即赤國妻氏，是也；然謂當是地名則非，疑均當是人名。「大比」或即「大妣」之壞文，赤陰，或即后稷之母姜原，以與姜原音近也。

〔七〕郭璞云：「得封爲國。」珂案：《史記·周本紀》云：「封棄於邰。」邰、姜原所居國也。此「大比赤陰，是始爲國」之意乎？

〔八〕郭璞云：「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珂案：郭引《書·禹貢》文，今作「奠高山大川。」此亦承上文播百穀、作牛耕之意而言。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一〕，戲器生祝融〔二〕，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三〕，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四〕。共工生后土〔五〕，后土生噎鳴〔六〕，噎鳴生歲十有二〔七〕。

〔一〕郝懿行云：「《史記》索隱《補三皇本紀》云：『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詙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云云，證以此經赤水作奔水，聽訞作聽詙，及炎居已下文字俱異。司馬貞自注

云：見《帝王世紀》及《古史考》。今案二書蓋亦本此經爲說，其名字不同，或當別有依據，然古典逸亡，今無可考矣。訞與妖同；詖音拔。」

〔二〕郭璞云：「祝融，高辛氏火正號。」珂案：《大荒西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又爲黃帝裔。然黃炎古本同族，故爲炎帝裔者，又可以傳爲黃帝裔也，說已見《大荒西經》「太子長琴」節注。

〔三〕郭璞云：「頭頂平也。」郝懿行云：「（經文）顛字衍，《藏經》本無之。」珂案：《路史·後紀四》云：「術嚣（器）兑首方顛。」經文顛字似不衍。

〔四〕郭璞云：「復祝融之所也。」郝懿行云：「穰當爲壤，或古字通用；《藏經》本正作壤。」珂案：《路史·後紀四》亦作壤。

〔五〕珂案：《國語·魯語》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即此經「共工生后土」神話之歷史化。有關共工神話，詳《海外北經》「共工臣相柳氏」節注。

〔六〕珂案：孫星衍校增「音咽」二字於「后土生噎鳴」句下，未知所據。

〔七〕郭璞云：「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珂案：古神話當謂噎鳴生十二歲或噎鳴生一歲之十二月。《大荒西經》云：「黎（后土）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即此噎鳴，蓋時間之神也。

洪水滔天〔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二〕，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三〕。鯀復生禹〔四〕。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五〕。

〔一〕郭璞云：「滔，漫也。」

〔二〕郭璞云：「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類也。」珂案：據上文「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此帝自應是黃帝。滔天洪水正是身爲上帝之黃帝降以懲罰下民者。《舊約·創世紀》云：「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就後悔造人在地上，（便）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即斯之類也。

〔三〕郭璞云：「羽山之郊。」珂案：《南次二經》有羽山，郭璞注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其道里不相應，似非也。」是羽山古傳在東裔；然而神話傳說中地名，往往亦非可以實指也。羽山疑即《淮南子·墜形篇》所說委羽之山。《墜形篇》云：「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又云：「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龍銜燭以照太陰。」是委羽乃在北極陰黯之地。而《墨子·尚賢篇》云：「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於羽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熱照無有及」即「日照無有及」，正是委羽山「不見日」景象。故云羽山即是委羽之山。

〔四〕郭璞云：「《開筮》（《歸藏·啟筮》——珂）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珂案：《初學記》卷二十二引《歸藏》云：「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亦其事也。經文「鯀復生禹」即《楚辭·天問》所謂「伯鯀腹禹」（原作「伯禹腹鯀」，從聞一多《楚辭校補》改）也；復即腹之借字。郭注黃龍，《藏經》本作黃能。

〔五〕郭璞云：「鯀績用不成，故復命禹終其功。」珂案：有關鯀禹治水之神話，《楚辭·天問》言之綦詳，云：「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衡，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鯀腹禹，夫何以變之？纂前就緒，遂成考功，何以貺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橫，其衍幾何（內數字與今本不同，據聞一多《楚辭校補》及他家校釋改）？」雖已歷史與神話雜糅，然「鴟龜曳衡」、「應龍何畫」云云，猶可以補古神話闕佚，餘則大體同於此經所記。然則鯀之被殛，乃因盜竊天帝息壤平治洪水，非如歷史家所目之爲「方命圮族」（《書·堯典》）也。故屈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忘）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九章·惜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均有歎惋憐惜之意：蓋鯀之功烈在古神話中猶未全泯也。鯀被殛羽山，死三歲不腐，其腹生禹，行跡乃又過於希臘神話取火者之普洛米修斯矣。惟鯀入羽淵所化，則諸書所記不一。《歸藏·啟筮》云：「化爲黃龍。」《左傳》

昭公十七年云：「化爲黃熊。」《國語·晉語八》云：「化爲玄魚。」《左傳》釋文云：「熊一作能，三足鼈也。」《史記·夏本紀》正義亦云：「鯀之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束晳《發蒙記》云：『鼈三足曰熊。』」由是言之，熊者熊字之譌，熊即能也。然《說文》十云：「能，熊屬，足似鹿。」韋昭注《國語》亦云：「能似熊。」任昉《述異記》亦云：「陸居曰熊，水居曰能。」則此熊屬之獸，又可以居水也。三足鼈或係誣辭，水居之能說亦牽强，熊不可以入淵，玄魚則古「鯀」字之析離，更不足據，要以古說黃龍爲近正也。鯀原爲天上白馬，《周禮·夏官庾人》：「馬八尺曰龍。」則天馬化龍，亦想象之自然，無足異也。至于鯀與天帝作門爭，則有《呂氏春秋·行論篇》記其異聞，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固已相當歷史化，然仍可以窺見其神話之本來面目也。此「怒甚猛獸」、「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仿佯於野以患帝」之鯀，其鬥志亦堅、神力亦偉矣！「鯀復（腹）生禹」後，爲天帝者，乃不得不「卒命禹布土以定九州」，鯀雖被殛潛淵，此一鬥爭則終獲勝利，雖天帝之嚴威亦不得不暫爲斂息，其爲民望之所屬固可見也。《楚辭·天問》「應龍何畫」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應龍，吾人已知乃黃帝神龍，曾

以「殺蚩尤與夸父」（《大荒東經》）立大功者，今乃助禹治水，則亦當爲黃帝之任命也。《拾遺記》卷二云：「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黃龍曳尾」，自即是「應龍畫地」也，「玄龜負青泥」者，青泥當即是息壤，即「帝卒命禹布土」之「土」也。《淮南子·墜形篇》逕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知禹治洪水初亦專用湮塞之一法，與其父同，非若歷史記敍禹用疏而鯀用湮也。逮後文明日進，反映於神話中治水之禹乃始湮疏并用，故《天問》於「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問語之後，乃復有「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問語，「實之」者湮也，「何畫」者疏也：是《天問》之禹已湮疏并用矣。《拾遺記》「黃龍曳尾」、「玄龜負青泥」仍湮疏并用也。而《海內經》所記「帝卒命禹布土定九州」，乃專主於湮，是《海內經》之神話，較《天問》更原始，猶存古神話本貌，洵可珍也。關於禹治洪水神話，說最紛繁，然後起者多，概從略不録。

郝懿行云：「右《大荒》、《海內經》五篇，大凡五千三百三十二字。」

附録

山海經叙録

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曰：侍中奉車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敺隰（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栞（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别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絶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

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東晉記室參軍郭璞《注山海經叙》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賁（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乖），鼓之於一響，

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珂案：夫翫所三字何焯校作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除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瑶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宫，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柏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

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敍《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絶代縣符。於戲！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絶於今，夏后之跡，靡

栞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淩；蹏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録總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郝懿行云：此《玉海》所校也，今校經三萬八百二十五字，注二萬三百八十三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八字。

南山經第一　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字。郝懿行云：此已下明《藏經》本所校也，今校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注一千二百四十六字。

西山經第二　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二百二字。今校經四千六百四十四字，注三千七百二十六字。

北山經第三　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二字。今校經四千二百四十一字，注一千六百三十九字。

東山經第四　本二千四十字，注三百七十五字。今校經二千一百三字，注四百五十五字。

中山經第五　本四千七百一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字。今校經八千四百一十六字，注三千五百八十二字。

右《五臧山經》五篇，經二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字，注一萬六百六十一字，總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字。

海外南經第六　本五百一十一字，注六百二十二字。今校經五百七十五字，注六百八十五字。

海外西經第七　本五百三十七字，注四百五十二字。今校經五百五十九字，注四百五十八字。

海外北經第八　本五百八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今校經六百一字，注五百二十四字。

海外東經第九　本四百四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五字。今校經四百五十七字，注五百九十六字。

海内南經第十　本三百六十四字，注七百九字。今校經三百七十七字，注六百五十六字。

海内西經第十一　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今校經五百一十四字，注七百四字。

海内北經第十二　本五百九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五字。今校經五百十字，注五百九十二字。

海内東經第十三　本六百二十四字，注一千四百九十五字。今校經六百三十五字，注一千七百十二字。

右《海外》、《海内經》八篇，經四千二百二十八字，注五千二百八十四字，總九千五百一十二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　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一十三字。今校經八百五十八字，注九百二十四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　本九百七十二字，注五百九十八字。今校經九百七十七字，注六百一十七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　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字。今校經一千一百一十八字，注一千二百八十五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　本一千五百六字，注七百六十七字。今校經一千七十一字，注八百四字。

海内經第十八　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内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珂案：宋本、毛扆本作逸在外）。今校經一千一百四十一字，注九百七十五字。

右《大荒經》《海内經》五篇，經五千三百三十二字，注四千四百三十八字，總九千七百七十字。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叙》曰：《山海經》古本三十二篇，劉子駿校定爲一十八篇，即郭景純所傳是也。今考《南山經》三篇，《西山經》四篇，《北山經》三篇，《東山經》四篇，《中山經》十二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内經》四篇，除《大荒經》已下不數，已得三十四篇，則與古經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書·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舊唐書》十八卷，又《圖讚》二卷，《音》二卷，并

郭璞撰；此則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復與《經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者，《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爲《五臧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經》已下五篇爲十八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爲釋經之外篇。及郭作傳，據劉氏定本，復爲十八篇，即又與《藝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酈善長注《水經》云：「《山海經》蘊縕歲久，編韋稀絶，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然則古經殘簡，非復完篇，殆自昔而然矣。《藝文志》不言此經誰作，劉子駿《表》云：出於唐虞之際。以爲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王仲任《論衡》、趙長君《吴越春秋》亦稱禹益所作。《顔氏家訓·書證篇》云：「《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今考《海外南經》之篇，而有説文王葬所，《海外西經》之篇，而有説夏后啟事。夫經稱夏后，明非禹書；篇有文王，又疑周簡：

是亦後人所羼也。至於郡縣之名，起自周代。《周書·作雒篇》云：「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春秋》哀公二年左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元凱注云：「縣百里，郡五十里。」今考《南次二經》云：「縣多土功」、「縣多放土」，又云「郡縣大水」、「縣有大繇」：是又後人所羼也。《大戴禮·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爾雅》亦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觀《禹貢》一書，足覘梗槩。因知《五臧山經》五篇，主於紀道里、説山川，真爲禹書無疑矣。而《中次三經》説青要之山云：「南望堳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經》説天下名山，首引「禹曰」。一則稱禹父，再則述禹言，亦知此語，必皆後人所羼矣。然以此類致疑本經，則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夏官》職方亦掌天下地圖。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致其珍異。邍（原）師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秋官》復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之屬，掌攻夭鳥猛獸蟲豸

草木之怪蠥。《左傳》稱禹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川澤，禁禦不若，螭魅蜩蜽，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即與此經義合。禹作司空，灑沈澹災，燒不暇撌，濡不給扢，身執虆垂，以爲民先。爰有《禹貢》，復著此經。尋山脉川，周覽無垠，中述怪變，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自非神聖，孰能修之。而後之讀者，類以夷堅所志，方諸《齊諧》，不亦悲乎！古之爲書，有圖有説，《周官》地圖，各有掌故，是其證已。《後漢書·王景傳》云：「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是漢世《禹貢》尚有圖也。郭注此經而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陶徵士讀是經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是晉代此經尚有圖也。《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繪爲十卷，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是其圖畫已異郭陶所見。今所見圖復與繇雅有異，良不足據。然郭所見圖，即已非古，古圖當有山川道里。今考郭所標出，但有畏獸仙人，而於山川脈絡，即不能案圖會意，是知郭亦未見古圖

也。今《禹貢》及《山海圖》遂絶跡不復可得。《禹貢》雖無圖，其書説要爲有師法，而此經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郭作傳後，讀家稀絶，途徑榛蕪。迄於今日，脱亂淆譌，益復難讀。又郭注《南山經》兩引「璨曰」，其注《南荒經》「昆吾之師」又引《音義》云云，是必郭已前音訓注解人，惜其姓字爵里與時代俱湮，良可於邑。今世名家則有吴氏、畢氏。吴徵引極博，汎濫於群書；畢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厥功偉矣。至於辨析異同，棻正譌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并採二家所長，作爲《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卷如其舊，别爲《訂譌》一卷，附於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譌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摘，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康成注經不敢改字之例云。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廿八日棲霞郝懿行撰。

所據板本及諸家舊注書目

《山海經傳》十八卷　晉郭璞撰

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本

明正統十年刻《道藏》本（涵芬樓影印，原缺十四、十五卷）

明成化元年吳寬抄本

明刻本（毛扆校）

明萬曆十三年吳琯刻《山海經·水經》合刻本（黄丕烈、周叔弢校）

同上刻本（邵恩多校）

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項絪群玉書堂刻本（王念孫校注）

同上刻本（何焯校——□□泰臨）

清乾隆黄晟槐蔭草堂刻本（失名校注）

《山海經補注》一卷　明楊慎撰

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本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　《圖》一卷　明王崇慶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蔣一葵堯山堂刻本

《山海經廣注》十八卷　《圖》五卷　清吳任臣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金閶書業堂刻本

《山海經存》九卷（附圖）　清汪紱撰

清光緒二十一年樸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山海經新校正》一卷　《古今篇目考》一卷　清畢沅撰

清乾隆四十六年畢沅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孫星衍校）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　《圖讚》一卷　《訂僞》一卷　清郝懿行撰

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環仙館刻本

《山海經地理今釋》六卷　清吳承志撰

民國十一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刻本

引用書目

此原爲《海經新釋》引用書目，後增《山經東釋》，引用書亦大都見《新釋》書目中，故不再另行標出。

《書》（周）
《孟子》（戰國鄒孟軻）
《史記》（漢司馬遷）
《莊子》（戰國宋莊周）
《墨子》（戰國宋墨翟）
《墨子閒詁》（清孫詒讓）
《管子》（周管仲？）
《文選》（六朝梁蕭統）
《後漢書》（六朝宋范曄）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
《讀山海經》（晉陶潛——《陶淵明集》）
《爾雅》（漢）
《埤雅》（宋陸佃）
《博物志》（六朝）
《周書》（周）
《娜嬛記》（元伊士珍）
《楚辭》（戰國楚屈原等）
《山海經圖贊》（晉郭璞）
《神異經》（六朝）
《集韻》（宋丁度等）

《廣雅》（三國魏張揖）
《駢雅》（明朱謀㙔）
《匡謬正俗》（唐顏師古）
《讀書偶識》（清鄒漢勛）
《丹朱與驩兜》（童書業——《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五期）
《竹書紀年》（戰國魏・佚）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
《六韜》（漢・佚）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
《赤雅》（明鄺露）
《情史》（明馮夢龍）
《原化記》（唐皇甫氏）
《初學記》（唐徐堅等）
《説文》（漢許愼）
《括地圖》（漢？佚）
《玉篇》（六朝梁顧野王）
《異域志》（元周致中）
《山海經廣注》（清吳任臣）
《尸子》（戰國楚尸佼・佚）
《廣韻》（隋陸法言）
《異物志》（漢楊孚・佚）
《外國圖》（六朝？佚）
《抱朴子》（晉葛洪）
《神仙傳》（晉葛洪）

《論衡》（漢王充）
《小説》（六朝梁殷芸・佚）
《古小説鉤沈》（魯迅）
《大戴禮》（漢戴德）
《穆天子傳》（戰國）
《皇覽》（三國魏王象等・佚）
《北堂書鈔》（唐虞世南）
《玄中記》（晉郭璞・佚）
《蜀典》（清張澍）
《涼州異物志》（六朝・佚）
《繹史》（清馬驌）
《新書》（漢賈誼）
《尚書大傳》（漢伏勝・佚）
《太公金匱》（六朝・佚）

《漢武故事》（六朝・佚）
《洞冥記》（六朝）
《三國志》（晉陳壽）
《穆天子傳》（戰國）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
《詩含神霧》（漢・佚）
《國語》（周左丘明）
《括地志》（唐李泰・佚）
《法苑珠林》（唐釋道世）
《淵鑑類函》（清張英等）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
《述異記》（六朝梁任昉？）
《西遊記》（明吳承恩）

《補史記三皇本紀》（唐司馬貞）

——以上《海外南經》，以下書名重見者不錄

《詩》（周）

《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陳夢家——《燕京學報》第二十期）

《隨巢子》（戰國・佚）

《楚辭校補》（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禹貢半月刊》第七卷一二三期合刊）

《玉函山房輯佚書》（清馬國翰）

《三才圖會》（明王圻）

《韓詩外傳》（漢韓嬰）

《禮記》（周）

《宋書》（六朝梁沈約）

《左傳》（周左丘明）

《遁甲開山圖》（漢・佚）

《世本》（秦漢・佚）

《路史》（宋羅泌）

《春秋緯元命苞》（漢・佚）

《伏羲考》（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天問「阻窮西征」新解》（唐蘭——

《瑞應圖》（六朝梁孫柔之・佚）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漢書》（漢班固）

——以上《海外西經》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

《廣博物志》（明董斯張）

《五運歷年紀》（三國吳徐整・佚）

《琱玉集》（唐・殘）

《獨異志》（唐李冗）

《龍魚河圖》（漢・佚）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江紹原）

《太古蠶馬記》（三國吳張儼？）

《搜神記》（晉干寶？）

《荀子》（戰國趙荀況）

《啟蒙記》（晉顧愷之・佚）

《齊民要術》（後魏賈思勰）

《天中記》（明陳耀文）

——以上《海外北經》

《穀梁傳》（戰國穀梁赤？）

《列子》（晉張湛？）

《列子集釋》（楊伯峻）

《毛詩正義》（唐孔穎達）

《古微書》（明孫瑴）

《高唐神女傳説之分析》（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異苑》（六朝宋劉敬叔）

《茅亭客話》（宋黃休復）
《吳越春秋》（漢趙曄）
《白虎通》（漢班固）
《十洲記》（六朝）
《列仙傳》（漢劉向？）
《風俗通義》（漢應劭）
《焦氏易林》（漢焦延壽）
《臨海異物志》（三國吳沈瑩・佚）
——以上《海外東經》

《晉書》（唐房喬等）
《閩書》（明何喬遠）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
《荆楚歲時記》（六朝梁宗懍）
《吳越春秋之述異記》（六朝齊祖沖之・佚）
《金樓子》（六朝梁蕭繹）
《巫山縣志》（清李友梁）
《河圖玉版》（漢？佚）
《江源記》（六朝宋庾仲雍）
《岳陽風土記》（宋范致明）
《山海經地理今釋》（吳承志）
——以上《海内南經》

《輿地志》（六朝陳顧野王・佚）
《漢唐地理書鈔》（清王謨）
《上山海經表》（漢劉秀——見《山海

經》）

《華陽國志》（晉常璩）

《蜀中名勝記》（明曹學佺）

《山海經補注》（明楊慎）

《夢溪筆談》（宋沈括）

《讀書雜志》（清王念孫）

《拾遺記》（六朝梁蕭綺？）

——以上《海內西經》

《魏略》（三國魏魚豢・佚）

《漢魏叢書》本《搜神記》（唐？）

敦煌寫本《搜神記》（唐句道興——見王重民等輯《敦煌變文集》）

《三五曆紀》（三國吳徐整・佚）

《嶺表紀蠻》（劉錫蕃）

《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象研究》（常任俠——《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

《殷虛書契前編》（羅振玉）

《鐵雲藏龜》（清劉鶚）

《九歌古劇懸解》（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殷王亥慘死及后君王恒上甲微復仇之傳說》（江紹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平《華北日報》副刊「中國古占卜術研究」）

《列女傳》（漢劉向）
《嶺南異物志》（唐孟琯・佚）
《洽聞記》（唐鄭遂・殘）
《徂異記》（宋聶田・殘）
——以上《海内北經》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佚）
《漢書人表考》（清梁玉繩）
《殷虛卜辭綜述》（陳夢家）
《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吳其昌——《燕京學報》第十四期）
《易》（周）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丁山》）

《軒轅本紀》（唐王瓘——見《雲笈七籤》卷一百）
《黃帝内傳》（佚）
《廣成子傳》（佚）
——以上《大荒東經》

《公羊傳》（漢公羊壽）
《博古圖》（宋王黼等）
《墉城集仙録》（五代蜀杜光庭）
《屈原賦今譯》（郭沫若）
《事物紺珠》（明黃正一）
——以上《大荒南經》

《說郛》（明陶宗儀）
《三餘帖》（宋？）
《通志》（宋鄭樵）
《商君書》（秦商鞅？）
《鶡冠子》（周？）
《壬癸之際胎觀》（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
《開元占經》（唐瞿曇悉達）
《潛夫論》（漢王符）
《孝經援神契》（漢・佚）
《開闢衍繹》（明周游）
——以上《大荒西經》
《中國神話研究ＡＢＣ》（玄珠）
《方言》（漢揚雄）
《稽瑞》（唐劉賡）
《黃帝玄女戰法》（六朝？佚）
《志林》（晉虞喜・佚）
《通典》（唐杜佑）
《通考》（元馬端臨）
——以上《大荒北經》
《弘明集》（六朝梁釋僧祐）
《說文繫傳》（南唐徐鍇）
《游氏臆見》（佚）
《花的故事》（盛森）

《春旺和九仙姑》（見《中國民間故事選》第一集）
《白氏六帖》（唐白居易）
《論語》（周）
《爾雅翼》（宋羅願）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
《神農本草經》（三國魏吳普・佚）
《王隱晉書》（晉王隱・佚）
《幽明録》（六朝宋劉義慶・佚）
《新序》（漢劉向）
《説苑》（漢劉向）
《桓譚新論》（漢桓譚）
《發蒙記》（晉束晳・佚）

——以上《海内經》《周禮》（周）

有关此电子图书的说明

本人由于一些便利条件，可以帮您提供各种中文电子图书资料，且质量均为清晰的 PDF 图片格式，质量要高于网上大量传播的一些超星 PDG 的图书。方便阅读和携带。只要图书不是太新，文学、法律、计算机、人文、经济、医学、工业、学术等方面的图书，我都可以帮您找到电子版本。所以，当你想要看什么图书时，可以联系我。我的 QQ 是：85013855，大家可以在 QQ 上联系我。

此 PDF 文件为本人亲自制作，请各位爱书之人尊重个人劳动，敬请您不要修改此 PDF 文件。因为这些图书都是有版权的，请各位怜惜电子图书资源，不要随意传播，否则，这些资源更难以得到。